

藝 國

特
大
號



行發會協藝文國中

中國文藝協會組織一覽

會長

孔憲鏗

顧澄

張秉輝

顧問

奧宮正澄 西里龍夫 赤星為光 柳町精 岡田 尙 伊藤左右三郎 折田武二

理事會

常務理事 尤半狂 陳寥士 孫英 朱重綠 吳經伯

理事 鍾任壽 郭崇增 陳一峯 陳彥通 王西神 馮乃駿 蔡哲夫 徐公美

甯振銳 朱明

編輯委員會

委員長 陳寥士

編輯委員 (本會理事均為當然委員) (以筆劃為次序)

于潔夫 阮紫陽 李東佛 吳新民 吳悌芳 周海澄 陳巨來 陳伯治 陳耐充

馬午 張次溪 張曙蓮 張魯山 黃劫之 黃遜齋 曹惆悵 曹緯真 屠煥衡

高鳳介 程白葭 程翔 馮叔鸞 談月色 劉希平 潘叔璣 龐獨笑 龐漢三

譚承萱 羅錦圭

月刊編輯

朱重綠

陳彥通

屠煥衡

旬刊編輯

尤半狂

馮乃駿

吳經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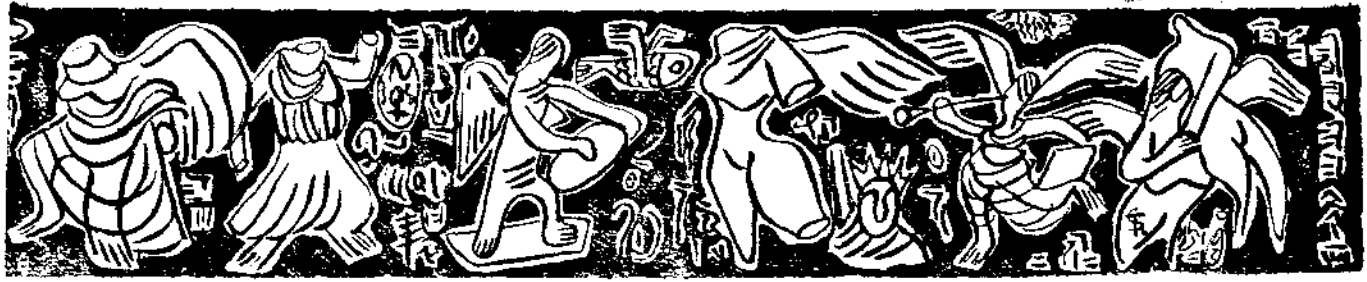
藝 國

期 二 第 卷 一 第



行 發 會 協 藝 文 國 中

日 五 十 月 二 年 九 十 二 國 民 華 中



國藝月刊第二期

民國二十九年二月十五日

卷頭語

壁畫存影引言

北平天橋志序

天籟軒詞譜後跋

今文選

論著

歷史的文壇兩大派——桐城與儀徵

死與中國人

文學與宗教(上)

漫畫之認識及其藝術上的原理

拿出事實來

關於和平文藝

中國的文化

和平的建設

我們需要實際的努力

戲劇的能力與目標

文學的革命

李太疎……………二

夏蔚如……………三

陳耐充……………三

徐凌霄……………五

曹見微……………六

淳……………八

徒予……………一三

荆……………一八

荆……………一八

萍……………一九

萍……………一九

萍……………二〇

萍……………二〇





散文與創作

禁閉室中

流浪歸來(續)

傷兵

Sonnet 兩首

流亡前夕

追念着的長沙

慾

無春

春笑

哀江頭

雪中行

雪在玄武湖

阿羅漢圖

辦公室一隅(描素)

猶太難民(木刻)

遊子倚船舷海波曉月妍

金諾……二二

王難……二二

郭夢鷗……三三

莎士比亞作
衡譯……三四

新……三六

人……三七

子……三九

蘇茵……四〇

子瑜……四一

力員……四六

馬午作圖
荷子撰文……六一

正變……六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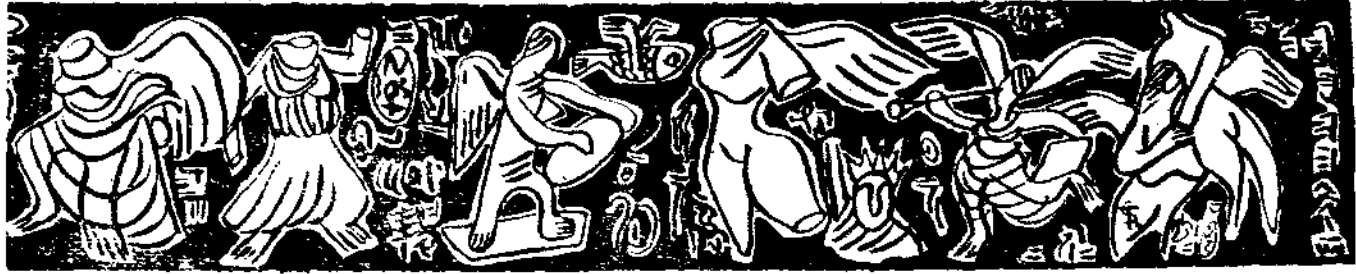
黃均……六四

馬午……六四

德一喬約瑟，斯查勞茲作……六五

怨園……六六





詩詞

采風新錄

單雲閣詩話

壽龔專頁

閒話詩鐘

愛渦

五十年來崑曲盛衰記

劇 戲

舊劇的編演難

怎樣改革中國舊劇(續)

考 證

古鏡漫譚

紫泥雪影(續)

茶丘西屋金泥石屑(續)

詩緒輯雅(續)

雨花石子記(卷二)

八十年前之金陵風物(續)

衆異等……………五〇

單雲……………五五

錢崇威等……………六七

耐充……………六九

綠蒂……………七〇

丁丁……………七六

馬二先生……………八一

二渠……………八二

東生……………八五

後紫霞翁……………八七

老寒……………九〇

朱維魚著……………九二

曹惻悵藏……………九二

王猗會撰……………九六

張次溪訂……………九六

燕歸來謄主人……………九九





中國四大美人考

「哭廟」「奏銷」案及其他

筆 乘

藝林珍屑

鬧新房

楊火魂……一〇八

半 谷……一一〇

鼠 堪……一二三

无悶室主……一二五

譯 母與子

女人

著 可怕的一夜

外人眼中之中國小說(續)

市橋一宏作……一二〇

班相作……一二二

斯提西奧摩尼爾作……一二六

柳 蕓 介……一二八

附 錄

徵文……二二

中國文藝協會編輯委員會組織細則……八〇

補 白

以金剛子念珠壽寒翁用寶虹韻……莊玉坡(一一二) 己卯十一月

望夕寫金泥石屑稿至子夜適見月當頭口占廿八字……老寒(一一二)

琵琶仙……馮乃駿(一一二) 點絳脣……馮乃駿(一一二)

滿江紅……馮乃駿(一一四) 虞美人……馮乃駿(一一四)

編者的話



華中政治經濟唯一雜誌

新命

第十三號
業已出版

重 要 目 錄

國際大勢的瞭望

中日經濟合作應有之認識

從中國共產黨說到馬克斯社會主義

和平運動聲中全民的信念和希望

歐洲新情勢與日本之立場

格調詩派概說

紫金山下(獨幕劇)

實 價 每 冊 二 角

發 行 處

復 興 路 二 〇 〇 號
新 命 月 刊 社

分 銷 處

本 京 各 大 書 局 均 有 代 售



文人和藝人，都是「爲文藝而文藝」的，求文藝於文藝之外，納文藝于文藝之中，纔完成文人和藝人的使命。

有的說：發表文藝作品，近于自炫和自矜，「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還不如「藏之名山，傳諸後世。」有的說：「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賞奇析疑，還不如及我身而得愛好文藝者的欣賞和批評。

將文藝作精神產物，便是經歷萬劫，精神不朽。將文藝作物質譬喻，便是經過千次的化學試驗，物質不滅。

大阪每日新聞社的華文大阪每日總編輯原田稔先生在文藝座談會上曾經問我「對於華中文藝界的觀感怎樣？」我的答復是：「在過去一個時代，上海好像患了充血症，南京好像患了貧血症，現在中國文藝協會成立後，願意擔起醫生的任務！」

意志，情感和理性，惟有文藝可以調劑他。文藝能夠寫出戰爭的痛苦，又能寫出和平的光耀。

「國藝」創刊號問世的時候，恰好碰到國歷的新年，現在第二期出版了，又剛是農曆的新年。我們永遠向着新的宇宙邁進，自強不息地向着新的領域開拓。

明媚的春光，蓬勃的春光，浩蕩的春光，創造新生命的春光，都吸收在文人和藝人的筆尖上。



壁畫存影引言

李太疎

古者寓諫於畫。圖往跡之可備勸懲者於堂墀。漢宣帝詔圖功臣像施用漸廣。及佛法入中國。欲以七寶莊嚴歆動世俗。壁畫之製遂遍於海內。稽諸載籍。難更僕數。而裁剗匣藏以供奇玩者。始於李約之蕭齋。復見於集古錄宛陵集所道上黨寺壁胡霈然墨迹事。然猶是壁畫也。若東坡四菩薩閣所藏。乃及畫矣。而自茲以降。泯然無聞。蓋其度置之難十倍絹楮。且沈淪於荒宮廢刹之中。日就磨滅。卽有好事者不易求而致之。雖以勝朝士大夫之窮研古物。亦終未一及。洎燉煌石裂。寶藏西流。國人悟其可貴。則競事剝取。然實利所值。而非惜其藝。識者慨焉。僕不揣其力。雜收兼畜。欲探其源而觀其變。頻年所聚可數十版。意選若干種付之景印。爲同耆者倡。冀各出私藏公諸天下。而完整名跡之僅存垣堵者。尤當力爲維護。以永其壽。斯固僕之所企幸。是集之作庶不爲虛矣。

己卯嘉平太疎樓主人識

北平天橋志序

夏蔚如

志者史之支流。若山水鄉市小志。則又方志之一體。弗爲則已。爲則必無軌於史法而後可。余嘗論之。以爲執盈寸之鼠。析其脈絡之貫注。膚革之附麗。四支百骸五臟六腑之分布。蓋與全牛何以異。是故必能解牛者。而後知礫鼠。可斷言也。余昔撰玄武湖志。蓋嘗斤斤於此。近年纂北京志時。則東莞張子次溪出所序北平天橋志。夫天橋特小小耳。積地不盈方里。非有淳峙之川嶽。夥頤之人物。足以動聽視也。然聞大雄氏之言曰。一花一葉中。各有一世界一如來在。今就此世界而爲之紀述。殆亦非率爾者所能執筆矣。抑余聞今所謂天橋者。塵濁穢澱。百色妖露。爲京師下流之尾閭。非士大夫所忍廁足。使不觀此志。嚙復知百餘年前酒樓烟柳。畫舫清波。固嘗爲名流暢詠地耶。然則志之爲効。其不可沒也如此。嗟乎。昆明池水。並是劫灰。倚月清談。顧乃未已。僕與次溪。得非胡僧之流歟。次溪屬爲序。書此歸之。己卯嘉平既望枝葉夏仁虎序

天籟軒詞譜後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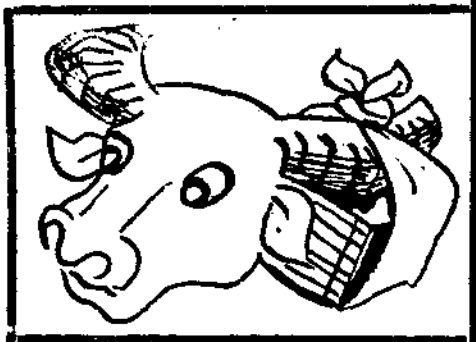
陳耐充

宋填長調詞自仁宗時柳耆卿始。耆卿爲閩崇安人。得武夷山水之清秀。故詞獨委婉曲折。有井水處。皆能歌之。降而南渡。康與之詞尤華贍。受知高宗。亦閩福甯人。是知言詞者當以閩人首僂一指。乃自林鐘爲填洞仙歌。鎖考同押一韻。高宗知其爲閩音也。而世之讀詞至澀滯不可讀者。則相顧而詫之曰。此閩音也。不知劉龍洲填鞦韆金井。溜倒同押一韻。其誤與彌窩正同。詞以方音叶韻。所在多有。不獨閩人爲然。若以方音抹煞閩人。吾閩人且不受之。夫又何損其爲詞之價值耶。清初余澹心丁雁水。皆閩之能詞者。各有佳什。膾炙人口。及道光時。葉小庚先生以閩閩名家。喜研填詞。而閩中詞風爲之一振。乃繼之者則有鄉先進孛星邨，謝枚如共十餘人。起而結社。此倡彼和。踵事增華。所謂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此焉而已。竊嘗論之。填詞非難也。詞爲倚聲。檢譜填之。遇陰陽平填陰陽平。遇上去入填上去入。成規具在。自無舛錯。其善爲詞者。言宮調。言派別。此則運用之妙。在乎其人。猶弈者之用棋譜

者繪之用畫譜。其巧則由領悟得之也。清代詞譜至夥。讀朱竹垞詞綜。已見苦心孤詣。及萬紅友詞律出。不特張南湖詩餘圖譜。及程明善嘯餘譜誤處矯之。且辨別上去。至為精細。若大韻軒詞譜。則小庚先生自言是譜悉本詞律。但體例不同耳。古者當筵作伎。如今演劇。欲應時刻之久暫。不得不計字數多寡。分為小令中調長調。後人詞譜因之。不及六十字者為小令。六十字至九十字者為中調。九十字以上者為長調。唯先生不用淺俗名目。僅以字數為次。其有同調異體者附之於後列。蓋即一調中既選小令。又選長調。此為取其編列之便耳。曩自南湖用黑白及半黑白圈為平仄之別。各家詞譜率多襲用。獨先生不取強同。但用韻處以重圈識之。以示區別。其法至善。至譜中不錄併體。則以詞貴雅純。與曲不同。是先生見到之處。觀涪翁詞。屢字歇字皆字書所無。鼓笛令二首。一曰燒沙糖香藥添和。再曰燒沙糖管好滋味。皆宋時佛語。幾不可解。至詞律選詞。不用原作。似不求本。先生選憶秦娥。則用李白。選如夢令。則用徐唐莊宗。咸以原作及名著為譜。視詞律度越遠矣。唯為詞律所誤者。如周美成荔枝香近。「香澤方薰遍」落遍字。

且遍字是韻。蔣勝欲白苧「憶昨」下落「聽鶯柳下」四字。張子野山亭燕「問還能寄相思否」落「還」字以上所落等字。當一一補入。又念奴嬌注一名湘月。以宮調言。念奴嬌大石調。湘月雙調。大石調用四字住。雙調用上字住。因笛孔四上二字相連。謂湘月為念奴嬌隔指聲則可。謂即為念奴嬌。似乎未可。此湘月二字。刪之較妥。若東坡水調歌頭。暗藏合缺二韻。先生用重圈表之。又惜分釵釵頭鳳等調概以攝芳括之。此為先生獨具隻眼。有功於詞學者。詞凡一千一百餘調。二千三百餘體。詞律選者僅六百六十調。一千一百八十餘體。先生增至七百七十一調。一千一百九十四體。雖所選不及欽定詞譜之多。而常用者已悉收之矣。詞譜之後。附以姓名爵里。使讀者有所參攷。尤為傑作。詞韻一書。若宋棗斐軒詞韻乃秦敦夫偽刻者。至程明世吳娘學宋齊詞韻出。而鄭春波綠漪亭刊本依之。或謂失之過寬。如真文庚青蒸侵及元寒刪先寧鹽咸通用之類。然戈順卿詞林正韻。當時尚未刊行。則採用鄭本而增廣之。亦云備矣。余於詞譜校勘既畢。爰識所見如此。時庚午七月後學陳應羣耐充謹跋

派大兩壇文的史歷



徐凌霄

徵儀與城桐

比較有系統的討論，則有劉師培氏根據他的鄉前輩阮芸台所著文言說，而再接再厲，希圖打倒古文的正統，扶成駢文的霸業，阮劉都是儀徵人，可稱儀徵派，與桐城派可稱江南文統之兩派。

劉氏著的論文雜記說：唐人以筆為文，始於韓柳，昌黎自述其作文也，謂沉潛濃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上規姚姒，盤詰易詩春秋左氏，下逮莊騷太史子雲相如以閔中肆外，而子厚亦有言，每為文章，本之書詩禮春秋易，參之穀梁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韓柳為文之旨。夫二子之文，氣盛言宜，希蹤子史，而韓門弟子，有李翱皇甫湜諸人偶有所作咸能易排偶為單行，易平易為奇古，復能務去陳言，辭必己出，當時之士

以其異於韻語偶文之作也，遂羣目之為古文，以筆為文，自此始，而昌黎之作尤為學者所盛推，即兩宋文人亦以韓歐為圭臬。試推其故，約有三端，一以六朝以來文體益卑，以聲色詞華相矜尚，欲矯其弊，不得不用韓文。一以兩宋鴻儒喜舍道學，而昌黎所言，適與相符，遂目為文能載道，既宗其道，復法其文。一以宋代以降，學者習於空疏，枵腹之徒，以韓歐之文，便於蹈虛也，遂羣相效法。有此三因，而韓歐之文，遂為後世古文之正宗矣。

劉氏此段不說駢文古文之優劣，專就古文之所以盛的緣故，推究一番，列舉三端，十分中肯。其第一端與桐城派的話，可以對看。「古文辭類纂」之詞賦項下說「余編詞賦一以漢略為法，古文不取六朝文，以其靡也。獨辭賦則晉宋人猶有古人韻格存焉，惟自齊梁以下則辭益俳而氣益卑故不錄」，這是姚姬傳對於「選派」

文字所下的總評，用「俳，卑，靡」三字來了斷一切，可是劉師培亦把這層說出來了，「六朝以來，文體益卑，以聲色詞華相矜尚」這個錯，他是不能不認的。同是他對於「文」「筆」之分，還是堅持到底。他說「漢魏六朝之世，悉以有韻偶行者為文，而昭明編輯文選，亦以沈思翰藻者為文，文章之界，至此而大明」，若以筆為文，則與古代文字之訓相背，而流俗俗每習焉不察，豈不謬哉」。這是他爭論文統最有力最有心思的言論。



論著

桐城是安徽一縣，儀徵是江蘇一縣，江蘇與安徽在清代雖是兩省，卻又總稱江南省。南京（江甯）便是總省城，每到鄉試掄才大典，兩省的士子都要趕到南京去應試的，所以蘇皖要算很密切的「老鄉親」。江南為人文淵藪，科名之盛，且不必說，以文學而論，桐城派古文自清初方姚創業開基後，曾滌生推波助瀾，說是「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晚清之吳肇甫及姚氏兄弟，行其道於北方，稱為文之正統，雖然說閒話，鳴不平的人很多，不過隨便批評，至於正式抗爭

於韓柳，昌黎自述其作文也，謂沉潛濃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上規姚姒，盤詰易詩春秋左氏，下逮莊騷太史子雲相如以閔中肆外，而子厚亦有言，每為文章，本之書詩禮春秋易，參之穀梁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韓柳為文之旨。夫二子之文，氣盛言宜，希蹤子史，而韓門弟子，有李翱皇甫湜諸人偶有所作咸能易排偶為單行，易平易為奇古，復能務去陳言，辭必己出，當時之士

死與中國人

曹見微

「死」是人類一個打不破之謎嗎？

我以為至少在中國人中確是一個大謎。中國人一向是諱言死，好像死是不值討論的一件事，又好像人生永不會死。終日營營，絞腦汁，流血汗，都是為「生」的打算，從未向「無常一到萬事休」上着念。透澈一點的，也不過以為死是人人不可免之事，叨念無益，孔夫子尚說「未知生焉知死」，聖人還不談死呢，我們去管他作什。所以這個死的問題，迄今沒有澈底解答。

近來倒常有些人談論死底問題，但大多是嘻笑開胃的文章，筆下快意，嘴上熱鬧，結果，於死字還是找不出具體注腳。但，死是人人都有關係的事，實在比人世一切問題都重大！何以這個死字就無人注意呢？

大多數的中國人意像中沒有死字，可以說是「不死的人生觀」。知道死的難免而努力想法跳過「死關」的，四千年多歷史上，僅有秦始皇，漢武帝等很少數的幾個人；他們想真正不死，一再向海上仙人去求靈丹妙藥，演出供後人

噴飯的愚笨舉動。因為他們是想長生，不是對死字有澈底了解；是想逃死，不是能打破死字，比一般人還糊塗！

曹操臨死立遺教，命他的姬妾在靈前照常奏樂上食，和生前一樣。他知道死是不可免的事，却想到死後的苦悶，而定出這個死後享樂的妙法；比秦皇漢武高明些了。但這是喜劇的動作嗎？實在是更慘切底一幕悲劇！還是對死字理解不開。隋煬帝臨死，引觴對鏡說：「好頭顱誰當斫之」，更是無可奈何聊作快語，不是對死真有了了解。

「人生如寄」，「視死如歸」，這類話達觀極了。然而說儘管說，古今來真能做到的又有幾個呢？像文天祥之臨死大書：「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方孝孺臨死怒叱永樂說：「十族又何妨」！一類轟轟烈烈的死，是為國盡忠而死。許多烈女飲鴆就刃，慷慨殺身的死，是為盡節而死。以及其他為義為仁為孝的死，都是有所為的死。他們認為「更有大於死者在」，所以死而無悔。固然死得可欽可敬，

近乎視死如歸，却和死的哲學不生關係。

別看文丞相岳武穆一般凜凜千秋的死引起後世的無限贊歎，却並不能感動後人，使後人效法。他們非但不顧效法，而且內心還在引以為戒，口頭上和文字上的贊美，正是「言不由衷」底虛偽表示。這話絕對不是「苛論」，並且不僅適用於一般普通人，而且適用於士大夫階級；士大夫階級所最欽慕，最憧憬的人物，決不是文丞相岳武穆，而是郭子儀。郭令公之「富貴壽考」，真是古今士大夫階級心目中所欲追求的標準人物。他們贊許這位功名並茂，福德全歸的郭令公，却是從內心發出底贊許，沒有一點假意。

封王拜相，佔盡人間富貴的人物，歷史上也很多；郭子儀之所以異乎一班富貴功名人物者，便是富貴到了極頂之外，還能活到八十歲，還能善終。長壽而善終，比為國盡忠而死自然合算；比短壽或橫死更強勝百倍。所以能令萬世欽慕，倒不是欽慕汾陽的人格，而是因為他全佔了「福祿壽」三個字。這福祿壽三字，才是中國人「真正的人生觀」。

這種人生觀的養成，可謂年代淵久

，根深蒂固，到現在更成了大眾的不拔信念了。凡與「福祿壽」抵觸的，都出乎一般人所認為正確人生觀的範圍，自然多在排斥之列。死——不是壽考的死——當然更是要不得，那怕你是為救國救世重于泰山的死！

死字既成了大家齒冷的東西，根本沒有人願意去提它，更談不到研究了。但「置之不理」，「諱莫如深」，閻王就不會找你嗎？可憐的中國人！天天為名為利，為自身享受，為妻兒享受，不惜見利忘義，巧取豪奪，蠅營狗苟，鉤心鬥角，不恤唾罵，固顧廉恥，甘陷刑辟；從會吃飯一直忙到頭髮白，從未想到隨時都可光臨到身上的死字。把很短促的幾十年寒暑，當作萬年不壞的根基；見了棺材才下淚，方知覺悟已遲，祇好兩腿一伸，片刻不許停留地跟着勾魂牌走。

這一羣一羣前後接續，往墳墓裏去的人們，不暇自哀！後人也沒有哀之之資格，祇有上帝看得明白，替它們歎息！但沒有法子在它們省悟以前覺醒它們。所以這死的謎，在中國人中永遠是個大謎。打得破這個謎的實在找不出幾個。

歐洲有些哲學家曾說過：「西洋文

化是建築在宗教之上，沒有宗教便沒有西洋文化」。這話一點不錯。宗教精神的中心，便是對於生死有澈底的闡示；這種闡示，便救了若干歐美人，使他們不致醉生夢死。啓發了他們底犧牲精神，消滅了他們底自私心與殘暴性，從而造成了歷史上許多偉大的成就與近代文明。

東方的日本人，對於死，也比我們有了解。我友陳以益先生日本國民性與人生觀一文裏說得很明白，這兒大可介紹一下：「日本和中國，同文同種，然國民性大有不同；岳武穆公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這兩句古話彷彿替日本寫照。反之，中國的大毛病也不外乎「國家之敗由官邪也」。為什麼他們不愛錢，不惜死，而我們偏發生官邪呢？我想，他們的國民性，得力於佛教的生死觀，了解「人生無常」的意義。只要看伊呂波歌，便足以代表大和民族的看破生死；既看破了生死，當然不愛錢，不惜死了。中國人忘記了一個死字，好像人生是永生的，只想陞官發財，營私搜括，無所不用其極。倘使他們一旦覺悟人生是無常的，一定也會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吧。伊呂波歌，是弘法大師用和文字母全部作成的，譯意為「

色香易散！人間無常！世路崎嶇！弗勞夢想」。

宗教給予人類的生死觀念是怎樣重大！我們中國人却僅得了些皮毛，學了些口頭禪，于其精義一點沒有領略到。在今日，恐怕除了未開化的民族而外，世界上沒有再比中國人醉生夢死的了！

耶教與佛教，於「死」都有精當的詮釋。中國的儒家，根本是入世的，孔子便不談死，後儒更不談死；「儒」原非宗教，也難怪它。然而死，實在是一個值得研究，不可忽視之問題。能夠把死的哲學弄明白了，在個人方面，可以減少許多無謂的奔競與罪惡，可以心寬體胖，多活些年。在社會國家方面，可以化污濁為清明，變成良好的風尚，而使一切一切皆向上。死的哲學關係人羣，是如此的重大！

我認為「死」，決不是消極的問題，竟是消極底反面。所以鄭重地提出來討論。死與生有密切的關係，能把死關打破，活着才有意義！否則「異於禽獸者幾希」。宗教誠能使人了澈生死，但除宗教之外，也還有打破死謎的途徑；這就要看個人的自己省悟性與解脫力如何了。



文學與宗教 (上)

(淳)

文學之幼稚時代 文學與宗教同為人類自然情意之產物，宗教為信仰神聖的事物，能影響於個人的，或團體的幸福，因而表現此種感情及行為於外。同時負有解釋宇宙全部系統之建設及創造之觀念，規定人與神的一般關係。文學是個人情感熾熱的爆發，藉文字的作用，依戲劇小說詩歌或某種的形式，以遞達對於人生某部事物的態度的作品。宗教對於人類全部文化至古及今都受它的支配和影響，不論進化較高級的佛教、印度教、回教、基督教、不用說它能嚴格支配它的信徒的精神生活，就是信仰最原始的宗教如澳洲、南北美洲、東印度羣島等地的蠻族及我國苗、彝等族，他們對他的宗教信仰敬虔畏懼的態度，並不讓於一切已開化的民族。宗教的發生在結繩記事前已經老遠存在了。文學的產生，比起宗教來却幼稚得多。文字發明以後，文化才有一綫曙光以後成熟到達一定的階段時，然後慢慢產生文學。社會進化到了所謂銅器時代，人類文化已培養出很甜美的文學菓實了。文學對宗教的輩數，雖然低得許多，但兩者同具有淑世的作用。在今日文明發達的社會，文學對於社會上的精神生活擁有絕大的潛力，它的需要便和麵包、咖啡、柴、米、油、鹽、同樣重要。在古代社會一般人設想以為它當不會被古人重視，事實恰與想像相反，也佔了很重要的地位。我國古代朝廷上有所謂「侍從文學之臣」不但為君主所愛幸，即在社會上的地位，也頗為重要。如司馬相如漢武帝讀了他的「子虛賦」便恨不能與作者同時。左思「三都賦」，傳寫於外，至今洛陽紙貴。北宋的詞都譜上曲子，可以彈唱的，當時柳永樂章集的作品真是家談戶誦，至有「有井水處無不誦柳詞」的話。元朝戲劇大家王實甫和關漢卿兩人，到現在還為我們所熟知，但當時的君主和大臣們除了讀歷史的人外，恐怕誰也不願意記憶他的尊姓大名吧！最奇怪的文化落後的社會，對於一切文藝都很愛好，據許多民俗學者觀察的紀載說：野蠻人對於詩詞、戲劇、傳奇、故事、非常歡迎。Grousse E. *Beginning of art* 一書上說：澳洲的土人，很愛念詩，沒有事便念，怒也念，喜也念，饑餓也念，酒醉也念。他的題材並不限於片斷，有獵人夜間追思日間打獵的快感，有勇士們預備出戰時鼓勵作戰勇敢的戰詞，有嘲笑別人跛足的諷刺歌，有輓歌，就是見了文明人的食物食指動了，也唱起歌來，表現垂涎的情緒。戲劇普遍流行於上古半開化的社會，古希臘的戲劇，不但在當時已發展至高度，就是它流傳到今的規律與形式也為現在歐美戲劇界所採取。小說的發展，雖是後來的事，然說書的人，却是當時社會無貴賤老少都所歡迎的人。希臘的荷馬時代，每個部落裏的酋長或君王都蓄養着一個說書的盲人，每逢節日或喜慶的日子，酋長便召這說書的盲人當筵演奏他的詩歌，以娛賓客。這些詩歌的內容，都是描寫英雄的戰蹟，和一生的遭遇，後來這些詩歌便發展成荷馬的史詩，為日後傳奇小說的張本。可見古代也同樣需要文學，不過寬度與深度與現代文學比較有點差異吧了。

文學與宗教雖是平行發展，各有各的源頭，文學的襁褓時代，還是在宗教的搖籃裏長大的。在這裏，不得不將古代的社會組織，略加說明。

在王權時代未出現之前，社會組織是神權時代。宗教信仰支配了全國度或全部落。僧侶階級成了握有最高權威的統治階級。大僧正或大祭司是事實的國王。他一方面是宗教的首領，担任祭祀時的主腦，裁決一切宗教上各種事務。他方面總攬俗務握軍事政治的大權。僧侶階級之下，是貴族，通例是軍人的首領和戰士。其次平民，從事農工商各種職業。最下是奴隸階級，國家制定的法律，是由神的命令給大祭司的默示而創立的。那時的文化很單簡，一切法律大部份可說是宗教的信條。所謂得神默示的話，根本便沒有那麼一回事，只是僧侶們創立的吧了。爲了保存這些秘密，文字成了神聖的工具。文字的誦習，是僧侶們的專業，別的階級不能染指。故而僧侶階級亦即當時的智識階級。宗教的經典，和祭祀頌讚的文字，固然爲日常必修科目，即其他天文，醫藥，化學，和其他科學，亦在兼習之列。那時沒有學校，僧院即學校。沒有教師，僧侶即教師，也沒有醫師，只有僧侶爲人治病，治病的方法是符咒祈禱與醫藥兼施的。僧侶們不但壟斷政治，宗教，還壟斷了文化和精神職業。古代的歷史記載，和近世考古學者，在西部亞洲底格里斯河，和亞付臘底斯河，兩河流域的平原所發掘許多古城所獲得的資料，都大大增加了這示例的正確。

文字敘述最詳細而又正確可靠的，還算基督教經典中的舊約聖經。它除了包涵猶太教，基督教，的教義外，也表現古希伯來人優美偉大的文學模範。并保存古代社會一切法律風俗的資料。舊約出埃及記，敘述摩西領以色列族人離開埃及，越江海遷到迦南曠野的時伏，正是神權時代的開始。那時摩西是先知，——神的代言人，——是宗教的首領，——祭祀上帝時的大祭司，以色列族人事實上的君王，社會法律風俗的創製者而又是智識階級的特有權威。歷史上雖沒有直接告訴我們他是否運用文字，無疑他不但能運用希伯來文，還能運用當時的埃及文。他是在埃及宮庭長大的，文字誦習自然不成問題。觀他在數十年中，團結一個龐大散漫的民族，以教以養，至漸具有國家的雛型，創立一神教的基礎，這些能力的表示，斷非和其他不習文字純以武功見稱的英雄可比，我們敢武斷他是會習文字的。神權時代直至大關爲王才終止。嚴格地說，并不能說是王權時代興起，神權時代即終止之謂，不過僧侶們將一部份統治權劃歸王權，承認他爲俗人的領袖，而其他文化和精神統治權力還依然存在他們手裏。舊約的全部作品，幾乎可說是全在僧侶階級手中產生的。

再看王權發達以後，情形還沒有改變。當東羅馬帝國覆滅之後，基督教已被承認爲國教，而替代其他的多神教，正式組織教會的制度。那時高盧蠻族四出侵擾，西歐幅裂，羅馬帝國一切政制文化盡被蹂躪。高盧民族是文化較低的民族，沒有文字，但知作戰與殺伐，歐西因此分爲許多小國，互相攻戰很像我國的春秋戰國時代。此時生民塗炭困苦已極，我國司馬遷所說的：「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基督教剛在這時拿救苦贖罪信仰得救的口號來宣傳教義，真是「民之趨之如水之赴壑」。平民受教會之保護得免危險，并且吸引許多智識階級，貴族及有學問的人皈依教會，免受蠻族的凌辱。教會在那時的作用，一方面收羅許多智識階級加入教會，充實內部的力量，他方面藉教會的組織，保存羅馬殘存的文化不少。及

後羅馬城的大主教權力漸大，不但成爲蠻族諸王的共主，且成爲基督教的教皇，羅馬城的統治者，這時教會本身組織日趨嚴密，寺院制度也繼續產生。寺院是僧侶們靜修的所在，地點多在山林清靜之地，建築優美，又有固定財政的收入，足使清修的僧侶衣食無虞。并又是保存圖籍經典的地方，求智識的中心。這時沒有印刷術，更沒有書籍的販賣，書籍多是藏書家的手抄本，羅馬和希臘時代有學校和教師，羅馬覆亡之後，學校已不復存在了，故而一般愛好學問的人，自願捨身爲僧，既能避免塵俗的煩擾，又可從事學問的研究。當時從事文學的只有僧侶。他們在中世紀的基督教文學中，很有許多文學上的天才，創作不少的傑作。雖然宗教氣味十足的，但古代文學的風格與優點，如行文之典雅，形式的謹嚴劃一與對稱，都表現在他們的作品上。

文學的幼稚時代曾受宗教的撫育保護，不但古代基督教世界是這樣，就佛教回教的國家，也是一樣。許多國家有過這個時代。即如現在我國的西康西藏蒙古等地，倒是十足表現社會組織，仍然是神權時代殘存至今的活標本。一個西藏人，如愛好文學，只好到寺院裏領教喇嘛。喇嘛能寫能讀能作別的人也許略能識字念書，至於領略文學趣味，或從事創作，只有喇嘛有這般才力。西藏幾乎全部文學如詩歌戲劇故事傳奇等，均出自喇嘛之手。喇嘛們不但注釋經典，記述歷史，還有許多綺縵風流的情歌，也是出自他們的手筆。如第六世的達賴仁青蒼央甲樣，便創作許多美麗鮮豔的情歌，流傳藏土。直到現在就是婦人孺子可說是沒有不歡欣歌唱的。這和舊約聖經內所羅門王所創作的雅歌同樣是不朽的名作，至於戲劇的出演，角色通常是喇嘛扮演，戲劇的內容，是毫無二致的宗教劇，也和歐洲中世紀基督教的寺院演劇一模一樣，沒有分別。

我國有沒有過神權時代，與他文學自始即受宗教的羽翼，和其他各處一樣情形？歷史沒有顯明的確據可供佐證。但從其他斷片的記載，很可推斷神權時代曾經存在於中國的古代社會。不過中國史前社會演進較早，及有了文字記載後，即達到王權時代。唐虞之世時，僧侶階級已經不能支配政治的全面政治歷代帝王想出許多辦法鞏固王權，務使王權不至落在旁人手裏。將祭天的大權，歸併王權，稱天而治，自號爲天子，這種神權的意味，和埃及法老王自稱爲太陽神之子一樣。每有國家大事和重要節日，則祭告天地，儀式是設壇架柴舉火焚燒，這和現在一般民衆祭神用香燭一樣用意，古代希伯來人祭上帝儀式，也是這樣。書經堯典上說「類于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辯於羣神」。可知除了祭祀最尊的昊天外，還祭祀天以下的諸神。祭祀在當時很隆重虔誠的，至成爲具文的事，却是在周以後，文化大爲發達，王權日盛統治階級抵制庶民自有其他辦法時，自然不必稱天而治了。征伐別國往往藉口不修祭祀，代行天討，如書經夏甘誓：「予誓告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剿絕其命。今予維共行天之罰。」史記殷本紀：「葛伯不祀，湯伐之。」又書湯誓：「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爾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曰曷喪予及汝偕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又書牧誓：「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又史記周本紀：「師尚文牽牲，尹佚筮祝曰：『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生明德，侮蔑神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于天上帝。』三代的征誅，全以祭祀不修爲藉口，這

是很可吟味的事。基督教時代，不信上帝是瀆神，瀆神是有罪的，輕則逐出教會之外，重則處以極刑，當時教會設立所謂異端裁判所，即特為一般反基督教的人們設的。三代的時，正是銜接僧侶統治時期之後，王或天子同時身兼宗教首領之職，遇有瀆神之舉，若發於諸侯，正好出師有名，拿作討伐的藉口，若發生自天子，臣下便以為革命的號召了。這都是證明唐虞以前的社會組織，有過神權時代的一個階段。及進化為王權時代，僧侶階級雖不治民，但君主却以天子的身份，兼掌宗教首領的地位。

王權發達以後，許多職官是在僧侶統治時代分化蛻變而來的。據史記太史公自敘說：「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於夏商，故重黎氏曲序天地，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談為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揚何，習道論於黃子。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其下又說「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爭，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古常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後統封太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乎！是命也夫！」又漢書百官公卿表上說：「……周官則備矣！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是為六卿，……又藝文志上說：『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師古注曰『保氏地官之屬也。』』又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又曰：『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據上面的引證，更可推斷我國古代不但有過神權時代的一個時期，僧侶階級除了執掌宗教政治的職務外，且壟斷文化事業，文學的幼稚時代，確是在他們懷抱長大的。在王權的堯舜時代以來，天地官地位很高，不但管理陰陽歷數天象占卜等事，且亦兼理民事掌管教育在他職掌的複雜性質觀察宗教色彩實相當濃厚的，且居職的多備上公資格。至周時天官總攬百揆，等於現代政治術語首相的地位，却非執掌歷象天文占卜等事。而實際執掌那些職務的，却全屬於太史之職。比古代天官的地位低得多了，但太史的職掌除了占卜天象歷數之外，還有圖籍國史的保管，小學文字的教授，也是他的職責，故司馬遷任安書內說：「……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可以窺見王權雖已脫離神權而獨立，還殘留大部份的文化職務，在保有很濃厚宗教色彩的太史身上。所以司馬談感憤於漢武舉行『封禪』那樣重大的典禮，竟不讓一個傳統的神學專家來參加，不但掃興，且確實失了面子。

上面沉悶的說了幾千字，不外引伸兩個原則。(一)古代社會是神權社會。在神權社會中，文學是受宗教的撫育，慢慢長大起來。(二)神權社會會普遍存在於各地古代社會中，中國也不能例外，中國早期的文學，也一樣是受宗教撫養提攜的。

早期文學的特徵 當人們勞動的時候，口中發出荷荷的聲音以宣洩他的疲勞，令精神能繼續反覆的興奮。他的情緒是很自然的，不必思維的。那便最單簡最原始的詩歌起源。世界上儘管是文化最低的民族，他們也會謳吟詩歌，發抒自己情緒。故想像文學最早出現的形態，也許是詩歌。野蠻人無一個不喜歡詩歌的，在許多旅行家的記載可以看到，尤其在青春期的求偶時代，兩性間為誘致對手的喜悅起見，無不竭力鼓動自己的歌喉，修飾歌詞的音節，增加內容的優美，以撩起對方熱烈的情緒。故而野蠻社會的情歌，無一不具有坦率，自然與熾熱的特色。戰歌，凱歌，祭神的歌，也有同樣特點。但是野蠻人文化力量，

却有幾種缺點，限制他的詩歌發展：（一）他們物質的環境過於貧乏，「大自然」對於他們常是吝嗇而非優厚，故影響於詩歌的內容相當侷隘，貧弱，與單調。（二）野蠻人沒有文學的素養，故詩歌中最重要的一種質素，想像力與理想力，都很貧薄，比例上深度與寬度都不夠。（三）野蠻人不懂文字的運用，感物與比興却都衝口而出，不假思索，即有好的作品，與傑出的天才，也不能保存到下代。以供觀摩研究，故此沒有進步。

僧侶們是野蠻社會中唯一懂得文字的人，也是野蠻社會中唯一的有階級。從來有階級，是被認為較容易獲得文學素養的。僧侶們既受人民的供養，沒有尋求衣食的顧慮，他的精神活動自然容易發展到文學的領域去。在實用方面，僧侶們為增飾祭祀上儀式的隆重，令參加的民衆，油然對神生虔敬畏懼之心，宗教的尊嚴當更能鞏固，而自己的地位身份亦可隨之增加，故應用詩歌於祭祀方面，當為最先。要知神須是古人最畏懼的對象，但終是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的抽象物，也許人民有時會懷疑背叛。宗教家想利用人民的心理時時刻刻都有神在監視自己的行為，無論在何處，都莫能逃避神力的控制。天地，宇宙，山川，河嶽，飛潛，動植等等切切是神所創造。人類一飲，一啄，一衣，一食，是神所賜與。敬神的得受好運的待遇，瀆神的要受不幸的懲罰。全社會敬神，便獲得時年豐穰家畜繁殖，人口平安，禍亂不作。反之神使降地震，山崩，水旱，川溢，疫癘，戰禍等等天災人禍來懲罰人類。便選擇一種工具為普通人民日常愛好習用，并能將上述這種觀念透過於內，用來不絕的提撕警覺，反覆注意，於是頌神的詩歌便被選為有力的工具了。當僧侶們注意到人民在日常生活上歌唱的熱烈，及在祀神時反覆呢喃的私訴，引吭高呼的頌禱，在具有文學素養的僧侶們的眼光看來，便會聯想到進一步的實際運用；如以詩歌的形式，配上悅耳音樂和節拍，反覆吟誦豈不更增加這工具誘惑的力量，愈能發揮其本身的價值嗎？事實上人們理會抽象的能力，比較是薄弱的，對人們敷衍宗教的義理，不過一二小時便全場瞌睡起來了，若將教義創製成詩歌的形式，配上音樂，彈唱起來，效果便兩樣，空氣不會變成單調，驅逐沉悶與疲勞，回復注意的力量，更因連續合唱的效果，精神更能集中，教義自然容易注入了。故早期文學的特徵是詩歌而內容比較充實，形式比較優美，意味比較深長，常是宗教的頌神詩歌。而這些詩歌，無一不配上音樂，以備祭祀敬神之用。這些例證，都可在我國古代詩歌裏窺見跡象，如詩經「周頌」「執競」詩：「鐘鼓錙鏜，磬管鐃鐃，降福穰穰。」楚詞「九歌」中「東皇太一」「揚抱兮附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靈寢兮姣服。芳菲兮滿堂。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又禮魂「成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姮女唱兮容與。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

在我國古代儒教家所豔稱的「禮樂」，亦即神權時代宗教的蛻變物。「禮」質量方面，都佔了大部份是祭禮，即祀神與祀祖的禮。「樂」是祭禮時樂章與音樂。漢書禮樂志上說：「王者未作樂之時，因先王之樂以教化百姓悅樂其俗，然後改作以彰功德。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招，禹作夏，湯作濩，武王作武，周公作勺。』周師既備，而其器用張陳，周官具焉。典者自卿大夫師瞽以下，皆選有道德之人，朝夕習業以教國子。國子者，卿大夫之子也，皆學九德，誦六詩，習六舞，五聲八音之和。又以外賞諸侯，德盛而教尊者，其威儀足以充目，音聲足以動耳，詩語足以感心。故聞其音而德和，省其詩而志正，論其數而法立。是以薦之郊廟，則鬼神饗，作之朝

廷，則羣臣和，立之學官，則萬民協，聽者無不虛已竦神，說而承流。是以海內徧知上德，被服其風，光輝日新，化上遷善而不知所以然。至於萬物不夭，天地順而嘉應降。」

觀此歷代作樂之用意在：「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和「薦之郊廟，以待鬼神來饗。」而求「萬物不夭，天地順，而嘉應降。」這和現代基督教徒禮拜時唱歌頌神一樣用意。故所謂「雅」，所謂「頌」考其本原全是祭祀的樂章。

然我國神權時代祭祀之詩，已渺不可得，只能就王權時代祭祀祀祖所用的詩歌加以考察。我國大河南北，進化較早，江淮之間，進化較遲。北方夏殷之時，已統一為一大國，至周而文物大備，王權極尊，宗教之進化也較高級。而江淮之間，猶未開化，部落林立，神權極盛。北方的詩歌作品留傳至現代的，可以詩經為代表，南方的則以楚詞為代表。我們所根據的只有這兩本作品。



漫畫之認識

及其藝術上之原理

徒子

漫畫始自歐西，英文為Cartoon，或為Caricature，蓋指圖畫中具有誇大，談諧，諷刺，滑稽，之諸種特點之描寫之謂。故或別譯作諷刺畫，蓋以意譯，或譯作卡通則以音譯。實則皆藉人或物之諸種題材，就社會上政治上刻意描寫其種種矛盾關係之構圖，閱之則參伍錯綜費於解說之問題，胥恍然於心，或令人莞爾微笑，或令人拂然而怒，而不必藉文字以為解說之圖畫也。漫畫在近代藝壇上已能獨樹一幟，而有廣大之發展。歐美各國之日報及定期刊物皆無不闢有漫畫一欄，延攬專家執筆。其作用固非補綴篇幅，（實則歐美各大日報之篇幅，價值昂貴已極，數英寸之面積，代價已極可觀。）而為就政治上，社會上，發生之諸種問題，根據自己立場，予以攻擊，或擁護之用。每一作品之評價，在技巧上，固完美無訾，且構圖巧妙，

剪裁得中，而又寓意深遠，刻畫淋漓；具有藝術素養者，因足供玩味，即一般民衆，一望即瞭然其所表現之關鍵。故其本身價值，能駁駁從文字中解放而出，獨立發揮其特色。

漫畫不只發展於日報及定期刊物之廣大領域中，且侵入電影界而成爲獨立部門。在銀幕上所常見之Educational Picture，尤爲一般人所歡迎，且特別爲兒童所深嗜。城市兒童無不知有米老鼠之歷史，亦猶一般電影迷無不知有差利卓別麟，而常津津樂道之。

漫畫與文學上帶有幽默性之小品文地位性質極相類似，同爲軟性之作品，篇幅不多而寓意辛辣，談言微中，相似一。雖剝露社會上諸種問題之矛盾關係，然諛而不虐，無傷美化，相似二。兩者在近代藝壇之發展，幾有喧賓奪主之勢，極爲民衆所歡迎，相似三。原近代城市之社會生活，日趨繁複，城市中人爲實際生活所束縛，如機械上之齒輪，按時而動，呆滯已極。日常生活耳目見聞，非絕少變化即變化過多，兩者皆易使精神陷於沉悶，而各種問題，又鞭策於後，一如兩性問題，職業問題，政治問題，國際問題等，既促逼吾人解決，而又無法解決。此時需要，非長篇鉅製之硬性文字，此等文字，不但非煩

燥之城市中人所易接受；抑亦不暇接受。而小品文與漫畫，恰能將微妙關係之題材，以極經濟之藝術手段，美妙處理其矛盾關係，觀之令人啞然失笑，煩燥頓解。其作用如夏天之冰忌淋，五味中之胡椒，如茶，如咖啡，又如舞台上鑼鼓喧天，精神緊湊，鴉雀無聲之後，丑角忽現，全場觀衆精神爲之頓舒。英國頗負盛名之漫畫雜誌 Punch 意即丑角之謂，義蓋取此。

因吸引力之強，故漫畫常爲政治鬥爭上宣傳主義之有力工具，每一問題發生，各政黨之機關報，或定期刊物之漫畫家，各就自己立場覓取題材，擁護自己主張，抨擊對方，務盡挖苦之能事。或當倒閣相繼之際，在野黨機關報之漫畫，則藉藝術之手段，以諷刺之筆調，將閣員之形相，刻劃形容，務盡猶惡滑稽之致，以介紹於觀衆而表示反對之態度。雖以大英帝國皇帝之尊嚴，在政治上實不負何等責任，而左派之漫畫家，常形容其變爲侏儒蹣跚之狀，不禁令閱者捧腹。此固足以反映英國言論界之自由，使漫畫家各得展其才藝。然足視國內政見黨爭之劇烈。至於每年國會開會，及日內瓦國際聯盟大會開幕日，各國漫畫家，磨集於會場旁觀席上，手持速寫簿與鉛筆，各就繪其所欲覓取之題材。

就政治立場上，漫畫家亦以屬於自身所附托之黨派，而劃分左右中央各派，一如其國內政治上之分野。惟極權國家只有政府黨而無在野黨，漫畫家只能就政府所推行政策之指定範圍內盡宣傳之任務。或就國際上之題材，尋覓攻擊對方之資料，以表現國民之態度而已。故以某種漫畫所表示之作風，即可審知其以屬之黨派而察知其對某種問題之向背，或對國際間之態度焉。

漫畫在國際題材之構圖上所假定代表各個國家之角色，通常亦有傳統之慣例。蓋十九世紀時，歐西國家與民族主義極爲

發達，各國文學家常虛擬一具體之形象以象徵自己之祖國或民族，漫畫家即採取其意以代表各國。英國常用約翰水牛 John Bull 爲肥碩壯健之中年紳士，冠高冠，穿燕尾服，登長統靴，挾手杖，隨猶惡之虎狗。美國常用沙姆爾叔父 Uncle Samuel，則爲六十餘歲之老人，軀幹修長，鷹鼻瘦臉，頰下蓄鬚，冠高冠，服禮服，衣冠皆飾以星及條，或十八世紀美國之 Yan-kee 商人也。（或譯作鹽客）法國以美曼之少女爲代表。德之代表無定型，昔日俾斯麥與維廉二世相繼執政時尤爲漫畫家愛好諷刺之對象。蓋前者面目嚴肅，鬚髮如戟，長靴巨劍，望之儼然，後者則髮潔鬚翹，軍服燦爛，顧盼生姿，胥有其特點。及第二帝國時代，軍人已一掃而空，而所謂「博士先生」及商人起而執政，此時漫畫界所表現者，爲架眼鏡之肥碩中年紳士，姿態平庸，蓋殊足表現此期政海人物之特點，及第三帝國時代，希特勒出現，彼常髮覆額際，若拿破崙一世之像，蓄短鬚，御單簡之制服，臂綴卍字之黨徽。彼之丰儀，爲德國婦人所愛好者，而漫畫家則常描畫成猙獰之惡魔面目焉。亦有以動物作一國之代表者，如英國以獅，美國以鷹，俄國以熊，埃及以鱷魚，印度以白象，澳洲以袋鼠。除英國之獅，爲王室之徽幟。美國之鷹，與美國獨立戰爭有傳說之關係，故取而代表其國外。餘俱就該地特有之動物以象徵該國。美國兩大政黨，民主黨與共和黨，則前者以驢爲代表，後者以象爲代表。皆饒有圖騰標幟之意味。其代表我國者，常觸國人之厭恨，爲一臃腫肥碩之中年人，戴瓜皮小帽，長袍巨鞋，腦垂髮辮，手蓄爪甲，或爲翎頂煌然之怪物，蓋一般漫畫家對近代中國，隔膜異常，僅以腦中之幻象爲製作之標本，故錯誤之處，不免離實象太遠。又或以龍，則不但因前清曾以黃龍爲國徽，且更足象徵神祕與偉大之意焉。其他抽象物之代表，皆擇希臘羅馬神話時代傳

說之神祇爲表，如戰爭以戰神爲代表，爲冠盔擐甲，手執巨劍，鬚髮蓬蓬之偉丈夫。和平之神則爲手執鳳尾草，頭戴桂冠之美貌女神。亦有以鴿子代表和平者。死神爲御黑衣執長鎌刀之可怖醜態也。

歐美各國漫畫刊物中負盛名者，如德之 Kladderadex 英之 John Bull, Punch, 美之 Live, New Yorker 德之 Kladderadex 其政治立場爲保守派，其作風有古典主義之優雅線條，排比剪裁，皆有整齊對稱之感，但略嫌微弱，缺少適勁之氣。英之 John Bull, 發行年代頗久，政治立場亦爲保守主義，雖不如德之 Kladderadex 之典雅，然亦間有可採。Punch Live, New Yorker 二者均爲社會問題之諷刺作品 Punch 作品尤堪玩味。其他歐美各大日報。如英之 Daily news, Evening post, Daily herald, Manchester guide, 美之 New York times, New York Sun Chicago tribune, 法之小巴黎人報，迴聲報，俄之紅旗報，真理報，上海之字林西報，大陸報等，亦間有極精彩之漫畫刊登。其中倫敦之 Evening post, 署名之 Low 君者，筆調瀟灑，構圖明晰，尤極合東方人藝術之情趣。蘇聯真理報與紅旗報之作品，線條極爲適勁，而用意辛辣，對資本主義之國家，常爲刻毒之挖苦。

富有童話色彩之連環性漫畫，其始刊於美紐約泰晤士報，極爲閱者歡迎，銷路大增。作者因而稿費之酬報亦加厚，不數年而聲譽騰起。各大報互相模仿，皆另闢一欄，或另增附刊。今上海中外各報所刊登之連環性之漫畫，雖自出心裁，要不脫美國色彩，或徑剪自美國之紐約太陽報，與芝加哥講壇報者，然徒以迎合低級興趣爲主，缺乏優雅情趣，是其缺點。未若 Punch, new yorker 等刊登之作品，典雅雋永，意味深長，合乎有藝術素養之市民把玩。

歐洲政治漫畫之發展，其先導源於法。當十八世紀，法國革命時，前進之報紙藉漫畫爲宣傳的工具，以攻擊皇朝，貴族，及教會，此等作品仍有不少得保存至今日者。法人天性富於諧謔，而又愛好文藝，成爲風尚，漫畫獻身於藝壇，極博觀衆之唱采。不久拿破崙軍鋒四出，大陸各國，無不受革命之濡染，咸以模仿法國爲時尚，報紙刊物與時俱增，漫畫之刊登，漸就普遍，然非立憲政體能推行於各國，則漫畫無以發展。蓋政治漫畫常以嘲諷爲能事，若在帝制王朝不但帝王淫威凜然不可侵犯，即王公大臣之身份地位，亦迥非立憲政體之開員所可比擬，漫畫家奚敢縱筆鋒一時之快意，而蒙奇禍？漫畫之發展固自當以法國爲鼻祖，然今日各國漫畫界其發展有青出於藍之概，而法國反形寂寞矣。

我國漫畫之發展，迄今仍屬幼稚時期。當清末革命運動時，國民黨系統下之報紙，亦間見漫畫之登載。以作者所知，辛亥年發刊於香港之中國日報，廣州之平民日報，皆曾作漫畫增刊之嘗試，藉以爲宣傳之輔助，未幾此企圖顯見失敗，其失敗固有多端，由於漫畫人材之缺乏實最重要，即有一二尋常藝術家從事執筆，然因缺乏斯道素養，終不能獲巧妙完滿之作品。漫畫家當有銳敏之政治見解，能藉尋常習見事物之因果關係，巧爲譬附，以達出諷刺之目的，同時技巧足以副之，方稱能品，當時藝術發展之條件，實不足語此，其後亦無任何之發展。民國十一年，東方雜誌始選載歐美各刊物之漫畫作品，聊資補白之用，并不重視。蓋其例亦仿自文摘 Literary digest 與近代史料 Current history 但選擇者毫無眼光，平庸轉錄，而反遺佳作。今各地稍著名之刊物，類皆備有時事漫畫一欄，較之往日已稱進展矣。若近年之作家如已故之黃文農，於斯道頗有收穫，但就技術而論，可譽之處頗多。蓋力求剪裁之經濟，構圖之

明晰，轉有筆調呆滯之弊。然在十年前足稱鳳毛矣。次則為豐子愷。豐氏藝術造詣頗深，并為文藝理論家，出其餘緒，以事漫畫創作，筆調渾厚自然，富有情趣，但多偏重人生社會之構題，政治之諷刺絕少涉筆。其餘如朝報之高龍生，中央畫刊之梁氏昆仲，上海之葉淺予，魯少飛，沈逸千等，不遑枚舉。大抵新穎有餘，典雅不足，創意比附淺率者多。就中葉淺予之「王先生等……」之作品，竟已見映銀幕，筆之筆調，較為活潑，然失之輕俗。然為迎合低級興味起見，固無足怪也。總之我國漫畫比諸民元以來進展已有可觀，然與歐美藝壇相比，距離尚遠。嗜好藝術家者究居少數，一般民衆，沉溺於低級興味，固不足怪，而職業社會教育之報館刊物等，分化未端，組織未備，對漫畫之採擇，一任於未受藝術薰陶之門外漢，而又報酬至薄，同時政治未澄清，官僚軍閥得端殺伐，忌諱至多，漫畫家稍一不慎，即罹重咎，故未能盡展其技。此後之發展，有待於從事者相與努力，文化界之獎扇，及政治之開明等種種條件之完成也。

漫畫除構圖命意稍與其他自然畫異外，其餘技術上，則毫無異致。自然畫之基礎不嫻熟，漫畫難期具有滿意之製作。猶之任何性質之戲劇，悉根據文學之素養，及軌範而來，否則亦無成熟的作品之望。漫畫處理題材之命意與構圖，不外根據幾個定律，就其題材，檢視其諸般關係，把握其要點，通過藝術之手段而組成。尋常所運用者不外五個定律：(一)具體律。(二)戲劇律。(三)矛盾律。(四)誇大律。(五)幻想律。

(一)具體律者，人類思想上產生之抽象物，實體上并不存在，而屬於精神界之現象。例如戰爭，和平，革命，工潮，階級鬥爭，條約關係，及各種事物之屬性名詞等皆是。凡抽象之名詞，概難施之畫面，漫畫家即以具體物替代之，如戰爭，即

以面目猶惡之戰神為代表，和平與戰爭之意義，自然活躍於紙上。單以文字形容，作用遠不及上述之直接透露也。文學亦與藝術同理，忌抽象表現，其應用於形容與描寫者更屬普遍。如表現文字為生者，曰：「筆墨生涯。」曰：「硯田收入。」表現優伶登場曰：「袍笏登場。」曰：「粉墨登場。」表現文思之綺麗曰：「錦心繡口。」曰：「彩筆生花。」表現人之品格地位，名士曰：「青衫。」富豪子弟曰：「膏粱。」「執袴。」「烏衣。」道士曰：「黃冠。」僧侶曰：「緇流。」表現婦人曰：「蛾眉。」「紅袖。」「紅粉。」「紅顏。」美婦人曰：「閉月羞花沉魚落雁。」又曰：「傾國傾城。」詩歌具體描寫其例更著如：「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則侘傺無聊之情緒可見；「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則客思之愁緒可見；「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則惘然之別意可見；「舞低楊柳廢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則美曼風流可見；「笙歌歸院落，」「燈火下塵台。」則豪華之氣象可見；「唐虞揖讓三杯酒，」「文武征誅一局棋。」則歷史意味可見；「縱有千年鐵門檻，」「終須一箇土饅頭。」則人生意味可見。蓋除描寫外，兼具象徵，譬喻，暗示，之諸作用，明此，漫畫之具體律，自易瞭然。

(二)戲劇律。蓋謂以戲劇之形式，處理漫畫題材之謂。此律之運用多見於社會問題之材料。有時一瞥之動作，究不足以表現問題各方面關係之全部過程，故以連續動作，發展於程度不同，或性質各異之多方面，而以戲劇化之場面表現內部之因果關係。其特色貴剪裁得當，不流於冗漫。命意貴含蓄典雅，而不流於俚俗。嚴肅之政治問題，如以戲劇形式構圖，用輕鬆之筆調以描寫之，極合諷刺之意味。笨拙，與紐約客之作品，往往取此形式，而短小精悍，剪裁極為經濟。

(三)矛盾律。宇宙間人物或事理皆含有正負二性，此正

負二面以極其對稱之強度存在，又以極不調和之比例充分集中於一點，即構成矛盾之感覺。黑與白，曲與直，方與圓，鈍與銳，如調和適當，足以構成美好之圖案，與人以快感。否則起不安之感。此不快感，即一切滑稽諧謔之最原始單位。侏儒與長人。在個別觀點固足發笑，未若結合而成夫婦，雙雙挽手，招搖過市之引人捧腹。差利卓別麟成爲笑匠，即把握此要點，極力發揮其特色。如其紳士之服裝，硬禮帽，白背心，手杖，短鬍子等，形式上固極其時髦，但配以寬大縐摺之褲筒，破爛洞穿異乎尋常之大鞋，形容寒酸而又褻褻，八字脚步，忽而裝模作樣，大搖大擺，忽而舉止瑟縮，行動蹣跚，蓋集紳士與流氓於一身，此兩種相反之質素以極對稱之強度存在，而其比例極不調和，各自并行發展，而又互相衝突。其個性之渲染，劇情之描寫，皆本於此理。漫畫之應用矛盾律，亦與戲劇同。不過前者爲平面的，靜止的，後者爲立體的動態的，至其所表現之特徵則一。

(四) 誇大律。凡事物各有其特性。雲煙則虛無飄渺。流水則漾動波盪。山勢則靜穆嶙峋。日則光輝燦爛。月則皎然如銀。人及動物此等特徵尤爲顯著。即端就外象而言之，如牛之遲緩，豕之臃腫，馬之矯健，猴之便給，象之偉大，狼之剽疾，虎之猶猛，獅之壯偉。以神態品格言之亦各有其致，如鶴以靜穆勝，鷹以猛鷲勝，鳥以神祕勝，孔雀以華貴勝。即同類中之個體，亦彼此各有其特徵，細心觀察，即知不必盡同，人爲尤然。即同屬學生之兄弟，但細辨必可指出其歧異之點。惠施所：『墨同墨異』蓋此指此。人之內外形性，因各有相異，即國謂與國別，其國民個性品格，亦迥不相侔。如英人嚴酷冷靜，好自由，守秩序，法人活潑樂天，好諧謔，多言語。德人質樸勤儉，好學冥思，重服從守信約等。形相辨別，藝術家與文學家鑑識最精。文學上所謂個性描寫，即憑作家銳敏之觀察力，剖決障礙，把握其特點，備極渲染，而人之百態畢現。漫畫家

更就人或事物個性之特徵，以藝術之筆調，極力誇張而描寫之，不辭強度之渲染，即具漫畫之風格。詩歌中斯例不少，如云：『白髮三千丈』，『綠愁似個長』。又：『萬綠叢中紅一點』，『動八春色不須多』。又：『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又：『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又：『六月南風吹白沙』，『吳牛喘月氣成霜』。世說新語中，相府郡與顧愷之共作了語所謂：『火燒平原無遺燬』，『白布纏棺豎旛旌』，『投魚深淵放飛鳥』。『矛頭浙米劍頭炊』，『百歲老翁斃枯枝』，『井上轆轤臥嬰兒』，及『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上所舉例，即各就事物之個性，作誇大之描寫，漫畫與文學，實技異而理同。

(五) 幻想律。爲增加畫面之色彩與與會，及減少現實問題之苦悶與暗澹之質素起見，或予主體以優美之好感，或予以醜陋之惡感，或表示事物關係變化之象徵等等作用，故幻想律之應用實有必要。如漫畫之構圖上。若爲和平天使於其頂上，增加光圓，或光線之放射，或羽翼，或雲彩，此等點綴品，皆幻想之產物也。而因其此點綴，和平天使，便更能美化與神靈化也。虎背上添以翼，蛇腹上支以足，蛇足虎翼，皆無其物，然漫畫家善能運用之，使若栩栩然，人觀之，神會首肯，此幻想之質素存乎人心中，決而相示，自然快意。幻想律應用於文學，更爲重要，詩歌中李白與李長吉二大詩人，其作品至被譽爲『仙才』與『鬼才』，要皆應用幻想律雕繪其作品，李長吉詩至以『啾啾赤帝騎龍來』以描寫夏日之炎熱，其設想之空靈皆此類也。漫畫家若善能運用之，極足美化畫面，否則不免蛇足之誚矣。

上述五律，非謂漫畫家構圖之前，必有此特定之軌範，存乎胸中，然後執筆。又非謂一圖必一律構成，或五律并用。天才作家絕不爲此紙上之陳跡所拘泥，憑其神悟，縱筆揮灑，自成傑作。但自學究式之研討，在藝術原理中，摘取其要點，或具一得之見，於漫畫界不無少補耳。

拿 出 實 來 荆

我們不必空談理論，也不必高喊口號，在此時此地，我們覺得一種浮於表面的急躁的企求，都不是頂恰當的。我們覺得最妥善的辦法，還是拿出事實來。拿出事實來，這句話也正如過去咱們文壇上會流行過多時的梁實秋的主張：不要看廣告，要看貨色！

我們之中，差不多沒有那一個不感受着多重的威脅，或者我們更可以說，我們的作家們所處的現實環境，正是更甚於針氈。曲解我們的，不，那些該是被御用了的「抗戰派」嘍囉們，對我們狂吠着，說我們是「漢奸文化的衛士」；而對文藝這新穎的推動時代的東西，被蒼老的意識所模糊了的人們，却又認為「無聊」，我們之努力為「白化」。先是這

兩個暗流，也足包圍住我們之心靈的週圍了。當我們看到每一個作家的頹喪情緒，當我們聽到每一個作家的咒罵和呻吟，這種以心底所挽起的感傷，我們可就不能忽略了，我們的作家，原是脫離不了現實環境的啊！

可是對於這種感傷情緒，我們認為是不必要的，而且我們正該打破這陰霾的局面。這原因也正因為我們是一個文人，而且是站在時代前哨的現實文人，我們不能忘掉現實，也正如我們不能忘掉自己應擔負的責任一樣。我們之中，沒有一個能承認再是阿Q的復活，因為阿Q時代畢竟過去了，對於「抗戰派」們的無的放矢，以及被蒼老的意識所歪曲了的無理指責，我們不能就此默契，我們更不能就此放鬆，我們正該加強地努力開拓，以具體的事實，作有力的答覆。

「淪陷區就是有文化的，而也只是一種復古的鬼話的文化」，這話證之事實，也充分地暴露了破綻。不過要是說「淪陷區沒有高度的文化」，我們就不能用詭辯來掩飾這是屬實的事實，這事實也正是我們私心所期望而要竭力爭取的指標。「拿出事實來」，「提供事實作佐證」，今後我們既確定了為新中國建設而矢志一心，我們便該擯絕了一切虛偽的說辭，在文藝的本位上，從事重工業化的行進，這行進是敏捷的，但也該是沉着的，而決不是空洞地談理論喊口號濟於事的。

新中國的新文化，已透露着曙光，這曙光就是我們要發揚為光大的強烈的未來的。

關 於 和 平 文 藝

基於現階段和平運動的進

展，配合着東亞情勢的新姿態，若干文藝工作者們，先後提出了和平文藝的口號，企圖在新生的中國文壇上展開一條新途徑，揭開和平運動前驅的大纛，來打破這沉寂的氛圍。

對於和平文藝，或是文藝的和平意識問題，我們並不表示反對，相反地我們却要加强和平文藝理論的建立。我們深信，文藝的本質是具有和平的特質的，它也常成為和平的象徵的。文藝的被作為宣傳武器的事，這纔是新興的，而且是不久以前的事。尤其是在目前，東亞的悲劇愈演愈烈，中日兩大民衆，都急待求得和平的時代，它更具有了非常的意義。但是在這裏我們可不能不注意，像以前文藝上的諸般運動——民族主義文學，大眾文學，一樣，開始時異樣蓬勃，而在結果時却又是那樣的殘破的史跡。所以，我們對於和平文藝運動的贊助，實在不光是贊助，因為作側面的推動是不夠的，非得要取得和平文藝的

核心作用不可的。由於取得了核心的作用，這樣才可把握住這個運動的滋長和發揚。

最重要的，我們覺得和平文藝，決不是一種單純的標榜，它該是含有着多方面的意義和任務的。它也不只是一個光桿的口號，而要通過全民的要求而表達出來的。而我們所謂文藝的核心作用，它也決不是少數文藝工作者所可包辦，而必須集體地討論和研究的。幹一個運動，尤其是作為動亂的時代的文藝運動，它更得要廣大的力量的集合的。

至於和平文藝的內容和形式問題，却也值得討論。我們的意見是，和平文藝最切忌的就是標榜和平而沒有和平的實質底作品，而也得要克服個人主義的傾向。托爾斯泰可以說是一個和平文學的發揚者，但是他的名著「戰爭與和平」「復活」便被後人攻擊着個人主義色彩太濃，而他的托爾斯泰主義也宣告了失敗。相反地雷馬克並不標榜和平，但是他的一

西線無戰事」，「戰後」都成了和平文學的名著。自然，我們的所謂和平文藝，當然受有地域的限制，而以東亞和平為基調，但在此以外，我們可不能忽略了更多的東西。也即是說，在反戰反獨裁反共以外，還要不能忽略了對於現實生活接觸的反應。單純地顯示反戰等是沒力的，貧弱的。至於和平文藝的形式，當然不限於一般傳統的形式，而對於新興的報告文學通訊文學也得善自地運用。我們不能說，被左傾文人利用了去的報告文學，壓根兒我們就不能運用，憑着客觀的需要，它實在更有待於採取的。

我們不但反對和平文藝，而且要加強和平文藝的表現，不過在和平文藝理論未建立以前，我們需要更多地學習，而且需要多方面的學習，以免這個運動踏上過去慘敗的覆轍。

中 國 的 文 化

淮 萍

曾經有人這樣的說：「東方文化的代表，是中國，日本，印度。」的確，這是人類所稱道的，他們都曾經放射過輝皇的光彩，在中古的時候，中國的文化是遠至日本，南洋，西洋，那時中國物質上，精神上的文明，遠非現代各國所及，但是現在却已成爲相反的現象，從西方文化播及這遠東以後，這古老中國的文化，日見陳舊，西洋文化是日見增進。的確，文化的低落，足使民族意識衰老，在衰老的民族羣體裏，雖有才智，亦不能盡其才而有所表現，故發揚與低落，形成了相對的比率。中國在文化上，確不能追隨着時代，並且還距離得很遠，這是誰都不能武斷否認的。直接爽快的說：現時代下中國的文化，不單

不能代表東方，並且還得加緊的努力，規復舊觀，那或許還有點希望，不然，真所謂「病入膏肓，無藥可救」。

和 平 的 設 建

兩年來炮火的氣味，使我們感到異常窒息，感到這戰爭的殘酷，與犧牲性的過鉅，無論從那一方面，都很迫切的需要和平，當然，唯有和平，才能停止炮火的肆虐，這正等水可以救火，一樣的重要，從汪先生的和平主張宣佈未從各方面急切的響應，這裏我們曉得，民心久已厭戰，不過因為環境的沒有許可，而不敢講罷了，今汪先生既能登高一呼，那當然是萬方響應。不過這和平的工作，現時代還很理論，沒有正入實際的階段，誠然，和平是實際的，不是理論的，對這偉大和平建設的工作，還

有待於我們每個需要和平的羣衆，加速的努力。使這和平的理論，能夠成爲事實。

我們需要實際的努力

在五百三十六號的新申報

新光副刊裏，有一段這樣的說：『在目前，醉生夢死沒有用處，自暴自棄沒有用處，過于燥急也沒有用處，有許多人悲歌慷慨得了不得，但其實是假的！我們要沈着地理頭苦幹下去，才能有抬頭的一天』。這裏，我是深刻的表着同情，這正等於我們看見一所樓房在急遽的爲火燒着，我們光袖着手，在旁邊蹬脚喊可惜，而不去澆水一樣的『乾着急』，結果還是於事無補，無益於實際，其結果還是等於另，所以在這

裏，我敢肯定的說，這時的我們，不能只重於空泛的言論，而是一切都需要實際的努力，在這新中國建設伊始的今日。

戲劇的能力與目標

我們曉得，戲劇是人生的

藝術，是需要爲人生作批評，作指導的，並不是爲某一種少數畸形的人生典型作讚禮的，更不是爲『布爾喬亞』的享樂者作表揚的，從這裏，我們可以得一個努力戲劇的目標，是要以大衆的戲劇去博得大衆的同情，填滿大衆的空虛，決不是以『美』的藝術來麻醉人生的，雖說戲劇是藝術的，但是我們還只能認爲這是戲劇的表面，而不是戲劇的實際，他實際偉大的目標，是要利用『

美』的原動力，來做改造社會，幫助社會的工具。

這裏，我希望我們在現時代下擔當着戲劇工作的人員，無論他是編劇導演或是演員，都該認定這戲劇的目標與能力，把這藝術的炸彈爆發起來，射出無數的火花，落在一般冰凍着的心田，使硬塊成爲流液，而至於沸騰。

文學的革命

文學革命的成功，是精神上改革，荒謬思想根本掃除淨盡的時候，但如果需要這種文學革命的成功，那還有待於我們每個文化人迫切的努力。

根本，在給赤色作家散佈了『紅色毒素』的中國文壇，與其說這是我們中國文藝作家

的園地，還不如說這是第三國際的宣傳品與播音器來得確切。當然，這種『臭寒菜』的文

學，在新中國文壇是該『一掃而光』，同時受了這種左傾毒氣的中国文化人，如果不澈底的去陳換新，那還等於『庸醫看病，換湯不換藥。』結果是很危險的事情，這裏我們就需要動員我們的文化人，來一次正義的文學革命，使起我們的大刀闊斧，斬關奪將的出入於三軍之中，凡是不合於新中國文壇需要的，我們都該毫不客氣的把他綁出轅門，也許，這時我們的文學革命，才可以大功告成。

文藝短論



徵文

題材：以此次戰事為作品之時代背景，繪述戰亂痛苦，提示未來新生，作現實生活之描寫。

類別：分創作小說，散文。

字數：創作小說，散文，以二千字至五千字的短篇為宜。

發表：錄取之徵文，分別發表於國藝月刊第三四期。

截止：民國二十九年二月十日

酬金：由編輯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分別等級，從豐致酬。

地址：地址南京中山北路五十五號
中國文藝協會
月刊編輯部

中國文藝協會

國藝月刊編輯部

禁閉室中

金諾

昨天午後七點鐘還差九分的時候，我懷着極沉悶的心情，無聊的坐在窗前，仰望那已近黃昏的天空，那輕薄的雲霧，無掛無礙的飄搖着，漫騰着。變幻出千形百態來，那才是人跡不能到達的聖域，天國，仙境。

一會兒我突的苦笑一聲，低頭，對着案上的小方鏡，照映我這笑中的面孔，像觸動了靈敏似的憶起五年前在鳳凰縣被拘留於軍司令部禁閉室中的往事，那時就是這樣的苦笑！

鄭師長總攬了十五縣的軍政大權，霸佔在那兒稱了多年的湘西王，對於犯了一「他的法律」的犯人，分為兩個地方拘留；已判死刑的，移到縣署大監去，尚未判罪的，就拘留在師部的禁閉室。

禁閉室是在副官處衛兵室後面，輪流派衛兵監管，衛隊部就在王前面的隔壁，禁閉室的面積，約有一丈五尺的正方，三面是磚牆，一面是木柵，柵門就在木柵的一面，照牢例在柵門上開有一個不到一尺正方的小孔，是給犯人們接遞東西，這一面雖是木柵，因為在隊長

室的後面，白天也沒有什麼光線，差不多整日都是昏暗的。

室中左角，有一個隆起的土堆，那兒埋着了半節入土的糞桶，這就是犯人排洩處。先前我以為是苗人風俗。或許是人多了才用這種加大馬桶，後來才知道其中的屎尿，不是每天挑出去的原故，照例是十天挑糞一次。

在八九天上，若是犯人多了，就會糞滿為患，室中的老犯，便命令說：「不准亂撒」簡直是不准再撒，你要講究犯人衛生，那是毫無辦法，於是撒尿的撒入老鼠洞，撒屎的才准上「加大馬桶」。

說到吃飯與睡覺，那更精天下之大糕，因為是暫時禁閉性質，內中並無囚糧，禁閉又是待審，室中又無床板，於是吃者自己在外買飯吃，睡者自己打草包安地鋪。

拘禁在室中的人，並不限於軍事犯，有的是餓寒交迫的小偷，有的是無力繳納苛捐雜稅的商人農民，還有些是欠繳尾款的收款員，或無力償債的破落戶

浪浪為來

王 難

流 浪 歸 來

這段路程較短，而且走的速度也迅速，晌午時候，我們就可遠遠看見像在地面上長蛇一樣的戰壕了。忽然，在我們後面，却不料有二十多個人，每人挑着兩個木箱，步伐更比我們快，向我們同一的方向進行，等臨近一看，原來就是我們這一師所僱用的民伕，每人挑着有四十多公斤裝在木箱裏的槍彈，聽說每天得走八十華里，代價是五角大洋，假使挑不動，或者半路上走累了而不能再走的時候，對不起，後面是跟着一位八老爺的，他手中的皮鞭向來不留情面的，專門找挑不動和走不動的人來一下皮條炒肉的，後來在某個場合之下，我問起了一位軍官，為什麼伕子走不動却要拿皮鞭子抽的理由何在？他回答說：「上面的命令，叫督監運輸的人幾時幾刻把彈藥運到某某地，他就不能就誤一秒鐘，否則軍法從事——槍斃！假使他不拿皮鞭督促這些伕子准時到達目的地時，他不是白白的送了命嗎？」當下，我聽見這一番訴說，真有無限的感想。以為將政權既抗戰，事先就得將自己各方面的準備量衡量，單就火線的運輸彈藥方面看來，這又是大大的不該！用人力運輸，已經顯得可憐，並且又不准有絲毫的差誤，民伕固然晦氣，這個八老爺又何嘗不倒霉？由此一點，推而廣之，其它的一切也可想見。抗戰，實在說來說去，真是荒天下之大唐！

一陣勝利後的太息，一陣愉快的呻吟，我們終于走到了我們的目的地——八斗嶺（相傳八斗嶺即

，其他逃兵土匪都有，我却是客軍寄押在這裏的一名犯官——排長，還有一個出身秀才的苗子土司，那時的犯人已有二十名。

季節已是隆冬，天氣十分發寒，正在下着大雨的一夜，雨已深了！難友們一部份熟睡着，尋他們晚間在出獄的好夢，此外便是盤桓自己案子而嘆氣的，與毒有緣以下燒烟的，不知悲哀在唱歌作樂的，瞎三話四專講談閑天的，一齊都被環境圍着去聽外面疾風暴雨的聲音，這悽慘愁悶的氛圍，真所謂「天怒人怨」了！

是命運之神播弄我吧！不！我太乏「知人之明」了，我是誤上了賊船，被翻入賊夥，到今日來遭受賊殃……我這樣的憤憤的想着，一與奮便不能入寐了。

「夜已深了！排長！睡吧！」挨着我睡的一個偷了布鞋被捉來等候判罪的張三娃子，他關心我的身體而催我睡覺。「這兒那有晝夜？何曾得見日月？早睡遲睡都沒有關係啊！」我瞅了他一眼，又繼續我的幻想。

對面還在燒大烟的吳土司，知我尚未睡覺，昂頭換過來向我招呼：「請來抽一口吧！排長！」

「不客氣！我不會抽的。」我被他叫一聲排長，叫得耳根發燒，臉也紅了。我要求他們不要稱呼我為「排長」，我現在原是罪人，他們法律判定的罪人，已經撤了職的，何苦還要叫我排長呢？然而他們不聽，都說我是在黃埔軍官學校畢業出來，由見習而得實缺的正式排長，況且又是客軍寄拘此間，難得獄牢相會，我們是應該這樣稱呼的。這原是所謂中國人的「養老官」，那種惡習在作怪，我也無法不答應他們了。

我的思思正擴充到中國人何以有這種愛虛名而叫人下台後的「官銜」的時候，只聽有人粗魯的大聲喊道：

「開門！老金！拿鑰匙來開門。」這是大家耳熟了的龍子隊長的聲音。

「開門」二字，驚動了未睡全體的難友，登時盡都惺疑惶惑起來！據說在此地牢獄中，夜間開門，是最不好的事！多是提堂審訊，提出去的人，都是不會轉來的，不是槍決，便是下監，所以難友們。起了一陣騷動，睡熟了的都鬧醒了，大家面面相覷的，等待着那不幸的開門以後的事變，看究竟落在何人的身

是三國時代的曹操之子曹植的陵寢所在地，曹植原是古時有名的才子，有才高八斗之稱，故其墓地因名八斗嶺。這裏是比曹植更小的集鎮，師部的留守處則並不設置於此，而卻遠在八斗嶺西三里遠，名叫「大吳家」的地方。當我騎馬走到村前時，看見一隊士兵，站在一堆高高的土阜上吹着軍號，等我們很欣慰的跨入大吳家村前的小寨門時，他們突然喊了一聲：「立正！」頓時，使我們十分慚愧地回着禮，每人舉在帽沿邊的手指，也顫抖得像觸了電。這時，邱又低聲告訴我們，大約師長已上火線，特派副官長來歡迎我們了。話才說完，出現在眼前的，便是邱所說的副官長，看上去年紀很青，高長身材，整個輪廓都顯示着他的秀美和英俊，也向我們行着軍禮，隨後輪流着和我們每個人熱烈的握一握手，問了姓名，最後關照我們隨他走入師部去，並且一邊走一邊說了一番客套話。

師部是所剩，設備很簡陋，像別的寺廟一樣，大門內左右是雜漢，最後一進的大雜貨店便為師部的辦公室，三張方桌擺在殿右，桌上有一座電話機，文房四寶亂雜地鋪滿桌面，灰塵猖狂地遮蓋着每件東西的臉面，啓示陌生人以一種不快的觀感。殿左放着不少的槍枝和指揮刀，都一樣的象徵着主人好久沒有使它們在戰場活躍了，還有四張床，死沉沉的躺着，夜裏看來，真像四具棺材。我們在那兒休息了約摸兩個鐘點，抽着在那兒認為特殊高貴的強整牌香烟，至於飲料，仍如「侯家地」一般，是黃泥飽和了的水，物以稀為貴，大家也就痛快的吸着喝着。陌生的面孔很多，川流不息，都熱情地和我們打着招呼，問着我們每個人的以往，然而，我的心裏正在思索：「我們所要問於你們的更需要更追急更多，可是你們到先問了？」

師部的自鳴鐘響了一陣，針指四點，副官長便

上。

老金來了，睡眼朦朧的，左手提一架馬燈，右手提着一掛長長短短的鑰匙，去到牢獄門前擱下燈，開了那把尺長而又鏽了的牛尾鎖，推開了門，這回却不見他開口叫出犯人的名字，他掉頭開望着室外，於是大家下意識的也隨着他們的頭張望着室外。

一會兒，四個武裝兵，前拉後推的帶進來一個雙手紮在背上的老頭子，那拉繩子的把頭端交與老金，大家望了室中一眼，惡惡恨恨向後轉定了，老金把老頭推進室中來，傲慢的說道：「守法些！進去！」然後關了門，又上了鎖，提着馬燈，揉惺忪的眼睛，蹣跚的出去了。剩下我們只聽那門外的風和雨還是如常的狂暴，彷彿還在為我們這一羣代鳴不平。

渾身被雨打溼透了的老頭子，早被收款員推過去倒在「加大馬桶」的旁邊，看他的年紀，有六十多歲，臉和手都已枯瘦如柴，額上堆了不少的縐紋，下巴蓄着一縷短鬚，那件油膩膩的老布大褂，前後擺都濺成了鐵刻的花邊。包紮蓬頭的布巾，已成了一條破敝的麻繩，短短的單布袴子，也是千痲萬補的，腳上未穿襪子，只有草鞋，他已走倦了，

凍僵了，睡在地上好久不說話。

吳士司大發了慈悲心，把自己的「竹烘爐」送去挨着老頭子的胸膛，其實這兒正好是兼烤他自己的。一雙冷冰冰的老腳，少年逃兵李二狗，大胆的走過去，替他鬆解了紮的棕繩。（照例不得上峯許可，犯人不准鬆綁的。）因為室中人多，熱氣重重，（空氣自然較外面暖）和老頭子默暈了一些時候，像增高一點兒體溫，臉色稍為好轉，自然不是慘白寡青了，兩眼動了幾動，望着衆人，他說話了。

「各位弟兄！大夥兒都是到此受難受屈的，照顧我些！」聲音是斷斷續續的，身體仍然不住的戰抖。

收款員任無雙也可憐他，把自己鋪地的稻草，分了幾把給他圍着，他漸漸地清醒了臉上發出苦笑，射出憤恨的目光，提高嗓子說：「媽的×！關老子鳥事！兒子犯了「他們的法」，來捕捉老子，真是「新章」？嘿！天曉得！」

「爲了你兒子的什麼事情？」愛接嘴的張三娃子搶口問他。

「待我講出來給大家聽吧！評評道理！」他的聲音在嘴裏已發抖起來：「車師長新組織的黑旗大隊，（隊中完全是苗兵教師的特種編制）下令要家家派

吩咐傳令兵(勤務兵在當時兼傳令兵的職務)為我們備一桌上好的筵席，但我們去入席的時候，所謂好的筵席也者，僅僅就是雞和豬肉所製成的菜，如紅燒肉，肉丸子，白切肉，紅燒雞，炒鷄丁，白湯鷄之類，其它則一樣蔬菜都不見，當時我們就偷偷的議論起來，認為軍隊的廚房實在有點混蛋，怎麼蔬菜都沒有一樣？這些鷄豬肉下肚，且不合腸胃發膩？同時菜雖十多樣，而每樣皆是「淡」而無味。人的嘴最刁，於是這又怪起軍隊的廚房大會省鹽。事後同志中有位快嘴哥小吳便將此事問邱，邱說：「在前線，老百姓大都逃光了，因此蔬菜便無人種植，軍隊裏祇好以鄉下人帶不走的鷄與豬來作下飯菜了。至於菜太淡，是缺乏鹽，現在連軍火都接濟不上，前方那裏再會有吃的鹽呢？」經過如此解釋，大家啞然，衷心懊悔不該錯怪了軍隊廚房，這且不提。

餐後，師部當局已為我們安排了一座跟在師部右邊的房子，做為我們的辦公室兼寢室，床是沒有的，都睡在地上，反正有的是稻草，極簡單的鋪成了所謂軍事的「地舖」，誰不願清潔與舒適了。

說起這寢房主人，他並沒有逃走，而且他還是劉姓之類的人物，有求必應，我們所需要的一切器具，都蒙他慷慨借給，才能完成我們這一間寢室又兼辦公室型的起居處。等各事都草率地料理停當，天黑了，眼睛也如加上一層簾幕，頗以早去睡覺為當前的急務！

在大吳家的幾天內，我們彼此商討的結果，終於確立了一個訓練工作的方針。像學校課程表似的，訂定了一個時間表，無非是按時訓練些話劇，講演，歌詠，漫畫，宣傳術等等。話劇，歌詠，宣傳術三個部門是要全體參加的，其它則以各人所專長的而加以分組訓練。沒有指導者，所謂訓練，不如

丁一名，出去充任隊丁，無人去的戶口，須出五元錢一月，催請別人去補數。

我有兩個兒子，老大遵令去了老二，閑着沒事做，想每月掙五塊錢來養家活口，就被本莊廖甲長催去替他家充數，我先得了廖甲長的二元五角錢。

老二去了四個月，廖甲長却第一月的尾數二元半錢，都不會補給我。問他要，他置之不理，還說：「花戶為甲長當差，是應該的」。我便寫信告訴老二，他看了信，大大的冒火，對人家說：「這是什麼世道，拿性命替別人來充兵役，都得不着錢去養家，還幹什麼兵差呢？」在本月十五號的晚上，他就開小差(逃走)了！

他走之後，大隊長不問廖甲長要人去補缺，却帶了兵士來捉我，罪名是「教唆隊丁潛逃」限我十天交出老二來，否則要押到捉住老二的時候為止，今天已是第九天了，冷得要命，又下大雨，他們不願意散押，未陪着我受冷，就送我到這裏而來，我已經兩天沒有吃一口飯，連水都沒得一盃喝的」。

我的老婆子比我大五歲，今年七十一歲了；「半身不遂」的整天睡在床上，能吃不做事，老大的媳婦，才生一個未滿月的女兒，又在害奶癱，也做不得事

情，家中老的少的，都沒有用，只靠我的雙手來找吃，現在我替老二來坐牢，不知那個時候，他才捉得來，我才放回去？」

他說完了在情態中涕淚交流，似乎還咬着牙齒作響，聽的人也有幾個陪他流眼淚，還是羅福興翻身坐起來，開口大聲道：「老把把(爸爸)！哭個舅子！咱們見官如會老丈(岳父)挨打如放邊炮，砍頭如揭拉帽……進衙門如歸故鄉，坐監卡如進廚房！充其量！「砰」！吃顆「衛生丸」(槍斃)「了百了！我可以說；怕個舅子，哭個舅子！嘿！這個世道，那兒有讓老百姓抬頭的地方？」

老頭子不懂他說些什麼話，仍然是哀哀的哭泣，一個局長子衛兵走過來，荷着槍探頭在棚縫中喝道：「不准哭！這麼夜深，嚷嚷鬧鬧成什麼話！再要哭！就拿去丟大監，讓你哭死！」

他聽了衛兵的警告，不敢再做聲，也漸漸收淚了，靠着「加大馬桶」凝神閉目的蜷伏着，與那幾把稀疏的稻草，混雜在一堆，像狗窩中睡着一條落水的爛毛狗，雖然胸前有吳士司的「竹烘爐」，因為夜深天寒，全身還是不住的為他的兒子得來的戰慄。

就是一種準備而已。每天早晨六時起身，便去離此兩百步遠的一塊土坵上，向東面對朝陽練習歌誦半小時，回來早餐，就吃吃飯，則其惡劣，實令人髮指，無他，蓋一、無茶葉，一天兩頓，肚皮裝滿了雞與豬之肉，二、菜太淡，鹹好過湯，因無鹽，比白開水還難下咽，三、飯內有石子，幸虧彼此都很年青，牙床結實，否則餓死了也不想吃飯。所以當時有同志說，吃飯如吃藥，不吃不成，吃就難堪，一點也不錯。飯後呢，照例「海闊天空」一番，等與一盡，便各自去找自己頂樂意的書來幹，邱在漢口就買了不少樂器與運動器具，到這時，大家就大顯身手了，有的二胡拉得像小蜜蜂哭，有的口琴吹得像兩個蟋蟀共鳴，一種極難奇荒謬的音樂，整天鬧得這屋子烟霧繚繞，你能說這是無理的舉動嗎？

第五天，前方師長來了長途電話，命令邱即日回武漢，去參加「軍委會軍訓團」所召集的前方政治工作人員受三個月之所謂「軍事訓練」，另一方面又命令我們速去火線正式工作，在此情形之下，我們像嬰孩失了乳母一樣的悲傷，邱當然用婉轉的言詞來安慰我們，他說他此去三個月，回來仍能輔和我們在一起相處，但願我們自他走後，彼此應為工作而更努力，服從長官的命令……

四

說起我們的首領邱，是一位豪爽正直的人，任何事情，都以大家的意志為意志，他並不是沒有主張，然而他願犧牲一切，不願我們的堅強個性被屈服而感到傷心，他處處都虛心，做我們的首領，法官，軍師，教員，什麼好的德行他都以身作則，起身最早，睡眼頂後，並且兼理我們這團體的會計，庶務；我們人數雖少，十個男女的烏合之衆，沒有

二

第二天風息雨停，空中溫度也增高了幾度，大家都吃過午飯了。

一個二十多歲的苗婆，衣服很是襤褸，臉色像學過了大病一樣的，提着一隻小竹籃。內中攪了一盤平平鬆鬆的白飯，在中心有一勺鹹菜，她站在禁閉室門口，無法放矢的問：「這裏面有個陳公公嗎？」

那時候沒有人理會她，一會兒她又向着空中在問了。

「這是衛兵室嗎？」

「這是禁閉室，你會那一個？」

一個衛兵似睬不睬的望着她，

「啊！是的！禁閉室，我說錯了，

禁閉室中有個陳公公嗎？」

她望着衛兵，急於等待他的答覆。

「這柵門是對穿對過的，一眼望到底；你生得有眼睛，自己去認去！」

衛兵很不屑的告訴她。

「我不認識他呀！軍七！」

「呸！不認識的人，你會他幹嗎？」

「我替他送飯來的，我的丈夫帶信

來家說；同隊陳阿毛的父親，關在司令部禁閉室中，叫我每天與他送兩次飯來

。」
她說完了兩眼望着室內，希望有人承認。

老頭聽她說到陳阿毛，就現出意外驚喜的模樣答道：

「我做姓陳，我就是陳阿毛的父親，受笑受笑！這大年紀能替兒子坐牢，嫂子貴姓？謝謝你呀！」走到門口來按過了飯盤去。

「我姓古，我的丈夫在黑旗大隊當隊丁，與阿毛哥同排同班，很是相好。

「苗婆向老頭子聲明他們的關係：『：：：！你太不懂事了？爲什麼要『開小差』？致連累你老人家，這年頭我這等人家的子弟，當兵也是死，不當兵也是死，那裏有塊安甯生活的地方？』

等到老頭子吃完了飯，她接回空盤，放入籃中，又向他說：「安心些！陳公公，晚上再來看你老人家了。」

「給我一包皮絲烟好嗎？嫂嫂！嘿！謝謝你！」老頭子露出苦笑的向她請求。

「是！晚上我帶來！」她應着聲的走了。

老頭子吃飯了又發議論：「現在的世界道，還是有善的，我的老大苦不有這

相當道德，學識是難於制服的，況且每人來自不同環境，智識水準參差不齊，行為嗜好亦各有所別，假使一個較有理智的人，看了他能夠應付一切而不感困難的美德，我想誰都該為他的前途永遠祝福的吧？

本來，任何人能夠有一個好的上司，好的領導者，我認這也是本身幸福的一種。在好的領導者之下，自己一切的專長可以充分表現，自己的一切弱點也可以受到正確的指正，根本不須要懷着鬼胎，存有妒忌，視為眼中釘，看做蛇蝎，企圖誰打倒誰，誰暗算誰的。有本事的人，領導者懂得怎樣駕御，懂得怎樣使得他的本事更會開展，即使一無專長的人，在良好的領導之下，也會有相當的進步。反之，一個不學無術行為不端的人而來做一個團體的領導者，這便有了極其惡劣的結果，才能者固然有「良馬不遇騎主之嘆」，就是無才能的人，則照此下去，更不會有長進了！

我們於悲慘的環境中，度過一夜，第二天起來，却下着牛毛雨，我們的情緒也如天一般陰沉，熱淚流向肚皮，咬着嘴唇，大家和邱說了離別時例有的言語，緊握了手，悽楚的告別後，他向南，我們朝北，分道揚鑣，偶而後顧，真是：「別有一般滋味在心頭！」

這次，我們沒有領導者，祇添了一名副官作我們的嚮導。有詩人風度的老史，因為過去便是這團體的中心所在，所以大家公推他做大哥，一切雜務由他籌劃與接洽，我們開始再向前。

天一直陰沉着，每個人心的陰霾格外加重，彼此默默地，脚步踏在泥土上，也不像往日那般有勁。氣氛既是這樣低，無言的寂寞裏，我偷眼看到四個人滿身汗珠混合着淚珠，尤其是大哥老史，嘆氣的聲音，彈動得每人的心弦，更分外悲切。祇有那

個善人做朋友，我坐在牢裏，豈不要餓死嗎？年青人多的善人，年輕人喜歡年輕人做朋友。」他臉上又露出了一絲微笑，伸向羅福興要香烟屁股，他的衣服經過了一夜又半天的體溫烘煎，也像有了大半乾，身體沒有像昨夜那樣抖戰了。

這時候內為他才進門來的原故，沒有人附和的議論。錢牛照常打草鞋，他是靠打草鞋來糊口，雙手搓着草繩，還撮口嘯軍歌的調子，李二狗彎着腰，撈掀開了自己的衣裳捉虱子，三娃子與收款員在地上走「五子沖棋」，吳土司埋頭燒乾柴來烤自己才洗的襪子，羅福興對着三四個難友，又在講他常常講過的搶人故事，其餘的人們，睡的睡着，醒的醒了！

這室中惟我才有一本殘書，燕山外史，這不知先前什麼人留下的遺產，幸運的我來承受了，讀這「外史」，我有規定，就是每天午飯後，口讀一段，不能多讀，怕讀完了，無書可讀，那天讀的一段：

「人皆集苑兮，我獨自隅！何彼榮而此瘁兮，豈才異而知殊？匪虎兇而率彼曠野兮，俾蛟龍之困於泥塗！余將披髮而馳玉鬪兮，直騰身以叩金樞。奈彼

蒼之浩浩兮這終不白夫區區。

物豈好嗎？必有難平之感！人非多淚！總緣痛極而生，放臣居澤畔而行吟，逋客向廬中以浩嘆！成絕命之詞，無從抒憤，發叫天之響，足用作歌。」

我獨自哼着，似乎把胸中的鬱氣，都藉着這些詞句發出來了，音調夾着多少感慨，吳土司到底是苗官——秀才出身！他聽着我在嗚嗚咽咽的呻吟。便安慰道：「排長！不要過於傷感啊！日月尚有食焉！」

我拋開了書望着他發出了一陣若笑。他也捋了襪子，倒下地鋪燒烟去了。晚上，不！只是近黃昏的時候，那年青的苗婆又送飯來了，在竹籃中多了一小包皮絲烟，站在柵門外叫道：「陳公公，飯來了，又有烟。」

老頭子端飯接烟，眉花眼笑，開心的說道：「謝謝你！嫂子！」

苗婆這一回專注意室中的我們。似乎在她的眼中，個個都是可憐蟲，她却恨自己不是觀世音，有無邊大的法力普渡我們，只是個人愁苦的低聲嘆氣力，說：「這麼小的一間屋子，關了這麼多的人，吃的拉的睡的都在一起，怎麼過的慣？到了熱天，一定會被臭氣悶死人的……」

位嚮導者，每到一個集鎮，便特別殷勤的照顧大家的飲食，這份工作，當此時期當然有些吃力不討好，但他却是樂天主義者，常用許多滑稽的口吻說着幾個輕鬆古老的故事，不過這樣也不能引起作時，他便舉起他的「六子左輪」遠射天空，贏得一聲霹靂，驚覺每人悲哀的情緒。一路上雖祇有他在演獨腳戲，這却也是愁苦中一點歡娛。

因為大家不樂意，連去的目的地也忘記問了，等到大家「離別之恨氣」平了之後，方才想起這件事，一個同志先問：「副官，快到了沒有？」「看得見了哩！」地名叫什麼？「界牌集。」一問一答，頗有節奏，並且副官還瞭解這地名的來歷，他說：「界牌集，看了這三個字便明白了，因為它是合肥，定遠，滁縣等三縣彼此交界的地方，而且這地方和以上所述三縣縣城的距離差不多，界牌集當然名其為界牌集為適當了。」說着，說着，到啦，他又驚呼着。

界牌集，這祇有三十幾家的小鎮，當我們達到這地方的時候，所剩不滿十戶人家；房屋曾於該地臨第一線時被砲火所燬，所以斷垣破壁，十分荒涼。我們這一系列小隊伍，男女參差，兵不兵，官不官，斜皮帶是掛的，符號證章都沒有，照當時所謂軍律，似應大吃軍棍，所以我們剛走界牌集的中心，就被一隊兵士包圍，不准通行，幾經解釋，也不生效力，後來還是湊巧遇到我們師部的一位軍官，經他的說明，並提出保證，我們才恢復自由；原來這位軍官，就是邱臨行時告訴我們的此後代理的嚮導者，這樣的巧遇，當然使大家都很高興，仍舊本着從前愛護耶的心情，向他致非常敬意的敬意。蒙他已為我們找好了宿處，大家去看了一看，則遠比以往的更為簡陋。從小聽說人是最高貴的動物，在這裏，萬不料與牛豬為伍，假使昧了良心說為祖國而抗戰

愛接嘴的三娃，當着她笑道：「人生三種大事，就是吃飯拉屎與睡覺，在這屋中，都全有了，倒很難得！哈哈哈！……」

「小哥？你在好笑嗎？」那苗婆正色的說：「人到了這步田地，應當懺悔改過，將來出去做個好人才是！」

「倒像是個福音堂的女牧師啊！」任無雙在那邊昂着頭批評她說。

「我們並不都是罪人呀！」李二狗憤憤的說。

「你不知道是犯了「師長的法律」麼？」羅福興也氣憤不平的插入了一句。

「這是監牢的監牢，地獄的地獄，禁閉是無罪的人！」吳士司文縷縷的說了三四句。

苗婆不接話了，等着老頭子把飯吃完了，又提着籃子和空盤回去。

三

老頭子每天吃了飯就是睡，後來大家混熟了，在夜間也講些苗民的故事，有時高興起來，還唱幾曲小調兒，他到過雲南省的，能說出在雲南的某縣，每年都可以看見白龍上天，他又說出，昆

明有什麼特別的物產，風景很美麗，氣候又溫和，凡是害了病而有錢的人，到那兒去養病二年半載，包你會恢復健康。

他又愛吃酒，每天總向別人討得一口兩口殘酒喝，居然極少的餘酒，會使他大醉，在醉後他就哭了，叫喊他老二名字，最愛說而又用力說的話是：「老二！你永遠不回來！切莫去當不正式的兵！」馮着在夜間難得睡覺。就靠着吳士司烟盤子聊天，有時說的是苗話，看情形是談到了女人，大約的是他們年幼時候的豔史，在苗話極端投機的當兒，吳士司自然而然的送他抽一口大烟，這於他算是難得的恩賜，抽了烟又繼續的談，那就更有力，也更起勁，終於談到了吳士司閉目睡熟了為止。

平時還是愛向眾人發議論，他主張；第一件是禁閉室應當改良。改良的第一件，是取消「加大馬桶」，或者先行每日挑糞，這都是每人贊成的事情，其次他也細聲宣佈過「越獄」的計劃！却被吳士司當面大大的申斥一頓，以後關於這類的話，他不再說了。

後來，他成了室中的議論專家，附和的人，也不斷增多，他倒不感覺寂寞，不過他倘然想起了家庭的老小，和那

，吃點苦當然是應該的，反之，說這苦不該消受的，於是就有了大帽子戴：「漢奸！」你看我們的新領導者在對我們訓話的時候，滿口抗戰要吃苦，抗戰不怕犧牲等等云云，因此我們就祇有打地鋪，和牛豬同睡的命令，他呢，高級長官，骨頭值錢，壓睡高床，鄉下人的大門可以不關，却不能不拿來做他的床，烟草沒有，有來往後方的採買士兵為他帶三砲台，我們呢，曰：「軍人不准吸煙！」

在昇牌集的生活真算苦極了，大家心中早有些不平，可是每當這位領導者說到吃苦犧牲，大家也祇有捏着鼻子，東耳進，西耳出，誰是傻子？敢說這苦吃不消，而拿自己的腦袋瓜開心？

在這裏住了三天，除日常聽聽領導「吹吹」之外，真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第四天下午，前方來了一批傷兵，領導者便要我們去招待，其實傷兵原是可愛的人物，其堅苦的精神是令世人佩服的，雖然他們是受了利用。比如在前綫，中國的武器太差，為要保守一塊土地，就不惜以血肉來抵禦炮火，一師人，也許不到一星期便盲目地送個乾淨，真正戰死的，並不多，受傷的却不計其數，除傷在要害的，立刻見團王外，其它傷在腿部的，則因缺少担架兵，大軍敗退下來的時候，也無法跟着後退，祇好等死，有些雖然有担架兵救護，但是野戰醫院的軍醫們更比老百姓怕死，早把野戰醫院搬到人不知鬼不覺的所在，傷兵因受時間上差誤的影響，等不到担架兵抬到野戰醫院而就在棚布床上一命嗚呼的也是數見不鮮的慣例。萬幸受傷的部份在手臂，而能退了下來，則祇少餐風宿雨，步行一二百里路，達到一個比較大的鄉鎮，找着傷兵收容所或傷兵醫院，這就如落水者遇到救援一樣。而這其間的經過，在在都是九死一生的危機在等候。試想想離火線相近的地方，何處來的飲食，受傷處既沒有一點

流浪出去的老二，又會變臉大哭。

一天，他想要用一顆釘來整理他的爛草鞋，四面一看，壁頭上部沒有，在那牢門的小方孔上，却看見四面都釘得有長過一寸的洋鐵釘，他便想走去拔了一顆，來使用那四面的洋釘，恰像老虎口中的擦牙，他正在拔着，「老虎的擦牙」時，早被衛兵看見了，便喝令他截止動手，一面跑去報告隊長，

「一會兒隊長叫老金開了門，把老頭子拖到牢門口打了二百板手心，那手掌已爛成血珠肉塊了，他痛得喊不出聲音來，據說隊長處罰的理由，是說他「企圖越獄」。

「怎麼會說是越獄呢？」老頭子挨打以後悄悄的問那個老犯。

老犯說：「這是法律書上不載，而鳳凰縣禁閉室中所獨有的一條，因為前三月有兩個逃兵，年紀都不過十三歲，把他兩捉來關在室中，他們年紀太小，又怕槍斃，在夜間趁着大家都睡熟了，他倆就由這牢門洞鑽出去跑了，因此才在上下左右四方，釘了這幾顆洋釘，表示縮小範圍，誰人去動了洋釘，就是企圖越獄，打幾板手心，還是減刑，否則還要槍斃！」

大家聽了都不作聲，老頭子更無話

可說，只是疼痛不過，哼哼的嘆着氣，兩眼裏熱淚不住淌下來，羅福興在他身下撕下一塊衣裳來與他包裹了傷處。

這樣的過了六天，忽然苗婆不來了，第七天上，老頭子整整餓了兩頓，他接着空空的肚子還體恤她似地向人說：「怕是古家嫂子病了啊！這樣寒冷的天氣，每日走來回去有三四趟，多麼辛苦呢？」

在第八天的中午他餓得心慌意亂了！臉色忽然變了樣，與初來的時候那種萎靡不振的神態相同，看看別人在吃飯，口角不住流饑涎，但還是忍耐着，仍然在說：「怕是古家嫂子病了啊！這樣寒冷的天氣，每日走來回有三四趟，多麼辛苦呢！」直到晚上還是不見苗婆來，眾人都吃完晚飯，他餓得哭了，但雙目依然渴望着柵外，二更鐘已響了，他因餓了兩天的身體，也是年紀太大吧！疲倦得再無力支持着向外面探望，便臥倒在地上了。

「這裏面有個陳公公嗎？」一個乞丐模樣的老婆子，站在門外探問。

「有的！」李二狗代他答道，一面推動老頭子叫他起來答話：有人找你呀！快些起來！老把把！」

他勉強伸着頭，向外面有聲無氣的

藥品加以急救，還要餵着肚皮步行這許多路，請問：抗戰即使能夠得到所謂最後勝利，而這些犧牲自己血肉的士兵，得到些什麼代價？

招待傷兵本無具體的原則，不過說幾句假惺惺的話，這些從後方帶來的慰勞品，傷兵有的當然對此表示感激，有的對此却漠不關心，因此，在我個人招待傷兵得了一個結論：「他們是為生活而從事打仗，並不是對日本抗什麼戰，而且也不懂得為什麼要抗戰；既不想打勝，也不願戰敗，祇要有仗可打，勝負無關，他們確實是專靠戰爭而吃飯的！」

這樣，我們忙了所謂招待傷兵四天。大家日以繼夜，夜以繼日，過去嬌養慣的身體，到底有些受不了了，可是我們的領袖還要我們繼續努力，幸好不久自最前線來了一道命令，說是我們這一師和另一部隊換防，這才減少我們無謂的痛苦，重又開始行軍！

五

軍隊的生活固然要有規律，但是在行動則不然。例如今天行軍七十里，照理到了目的地便應該休息，可是每每剛到目的地而才把鋪蓋打開的時候，却忽然又有了命令：「開拔！」這呢，又是沒用的，要抗戰呀，於是這「抗戰」二字就成了當時變相的「聖旨」，誰敢違背聖旨？而且，第二次繼續步行的路程是十里，暫且使你不得而知，方向也弄不清，目的地的地名更是莫名其妙。我們這次開拔當然不「便」例外？

當官的，樣樣上算，人家步行用兩腿，我們的領導者則是「四脚」代步，按當時黨軍規矩，少校階級以上皆可騎馬行軍，而八老爺之流一方面要身負一枝步槍，二十個子彈袋，四柄手榴彈，米糧一包

問：「那一個找我」？

柵門外的老婆子也看見了他說：「我是與你帶口信來的。」

古家嫂子說：「她們的家境，本來是不好的，屋裏還有八十三歲瞎眼老公公，婆婆早已死了，丈夫在黑旗大隊當隊丁，沒有開餉，每日只發三分菜錢，一月共有九釐錢，實在是吃菜都不夠，那有餘錢帶回家來！自己還有三個兒子，小的個尚在吃奶，家中一切都靠她替人洗衣服做針線來維持生活，雖說有兩個弟弟，二弟派出去築公路，無工資不說，還要自帶食糧，自己挖祖墳上的石頭，三弟呢！上月客軍過境的時候，被「拉夫」去了，前幾天送來的飯，是自己嘴角省下來的，這樣半飽半飢了一禮拜，奶奶少了，小的孩子晝夜哭着要奶吃，看光景，她自己一家都難保，老祖公罵的厲害，說她拿飯養別人，所以沒有飯再送來了。」

她不好意思來回掉你，叫我來說一聲，你得自己打主義，今天却帶了兩塊高糧餅，給你老人家暫時救救急……

……
老婆子說完了，在懷裏摸出兩塊圓東西。由柵門搵進來。
餓昏了的老頭子不能走動，只爬過

去拾了來睡着吃。咀嚼了兩口下肚去，似更有了一點精神，淚珠也淌出來了，他說：「謝謝你家為我帶口信餅子，我實在是至死也感激她，明兒個出來了，叫我的老大重重的報答她們！」

「那倒不必啊！」老婆子感動得眼圈都紅了；「可憐你偌大年紀，替兒子坐牢！」

她又在衣袋中摸出了八個銅板，丟給老頭子說：「這點小意思，給你老人家買皮絲烟！」她掉頭去了，看背影她還舉起右手，在拭她為老頭子而洒的同情之淚！

之後，老頭子就絕了糧食有好多天。每天吳士司和我剩下來的飯菜，原是給三娃子，錢牛，和一個逃兵分吃的，現在為了老頭子，就分為四份了，兩人的食物，分作六個人吃，已是微乎其微，那知五天之後，因吳士司的案子完結出去了，這一羣就無法再飽肚子，甚至他們三人把我剩下來的飯菜，都爭得來吵嘴打架，老頭子自然無份了。

我因欠了包飯作的三個月伙食費，想多加一客飯，也不成，心中就是想周濟老頭子都辦不到。

，軍靴一條，鐵帽一頂，其它還有偽裝物洋瓷碗牙刷等等等等，另一方面有時長官們的咖啡罐，香烟，茶葉，西裝，絲棉襪等等等等，亦皆多命八老爺背負。性命價值七元五角（當時一等兵餉），活該要做牛做馬，雖不平，也不能鳴，鳴了，砍頭！

這次行軍八十里，是沿合肥至定遠一條公路走的，公路早已每隔三步挖了一個大坑。說是爲的阻止對方的坦克車，渺小的我們對此並不發生興趣，祇覺得坑越多，對我們的步行就越覺不便。走的時候很涼爽，午後四點。便到了舊居之地「大吳家」，順便又在「八斗嶺」用簡單的晚餐，不料才跨出八斗嶺的大寨門，東方來了一陣旋風，片刻，大雨傾盆似的下起來，大家閉聲無言，肚子裏當然是怪著老天太不饒人了。

雨愈下愈大，路上因而變了滑冰場，右腳前進一步，左腳就得保持重心，否則一個倒栽葱，連爬也爬不起來，像我們的同志「常熱陸」，塊頭既大，「八字」式的步行，在今日這時此地的情況下，還要大跋大步，而僅掉下公路的大坑中去祇有五次，似乎總還算萬幸！後來天漸漸黑了，伸手不見五指，腳踏下去的份量，事先就得估計估計，我的手杖支持了我同妻，兩個人雖有五隻腳，仍不見濟事，領導者則早就一馬當先前面躲雨去了，所以我們不得不大胆地翻開他的鐵皮箱，每個人拿了一枝洋燭，花上足有半小時的光陰才把他點着，以便繼續前進。雨呢，仍下着，滴在洋燭上發出吱吱的聲音，像爲我們的災難呼喊着哀怨！風不大可也不小，所以在曠野地方要維持洋燭的光亮實在不容易，手要顫到他，身體就有滑倒的危險，脚步只好緩慢下來，這其間，疲乏，恐懼，忿恨，哀怨，痛苦充滿在這大自然威脅下每顆跳動底心！

默念着時間，想來已是深夜哪，前途還是那般

四

氣候越過越寒冷，聽衛兵說，外面是下大雪，老頭子在飢寒交迫中，精神一天不如一天，以前他睡着可以說閑話，現在却蜷伏一團像隻喪家的餓狗，有時候也勉強坐起來，只埋頭在兩膝中和暖，不說一句話，晝夜打着哆嗦，臉色全是灰黯，瞎子已經模糊了，冷起來鼻涕不時長流，有時也一聲聲的在喊他兒子老二的名字。

這幾天他却有一種新玩意，就是扯出他那鋪地作床的稻草來，用指甲一根一根切成了些短短的節節，洒滿地上，白天如此扯，夜里也如此扯，幾乎成了他的功課，有經驗的老犯說：「老頭子再不能活三天了！凡是要死的人，會要計算他的死期，扯短稻草成爲短節，就是在計算死期。」

這個有經驗的道理，我以前沒有聽過，似乎「無稽之談。」不過有人把剩下的飯菜給他吃，他也不曾吃了！老犯又說：「這是腸胃都餓窄的縫，食管不能再吞東西。」這個理由，或者是對的吧！我依然不完全相信只是覺老頭子的生命，已在危險期中。

又一天，由他那草堆里，爬出來成行成陣無數的虱子來，這又是我第一次看見的奇蹟，有經驗的老犯又說：「老頭子快要死了！或者就在今夜，古人說：虱子搬了家，無常把命抓！」

這時他不吃，也不哼，只是照常扯稻草，還能夠喊出熟人的名字，也會向他人要香烟屁股，看樣子倒也清醒！

「犯人可以請假出去治病的，他該告假出去養幾天，」我向大家說。

「我們這裏十幾年來，或者若干年來，都沒有這個規矩，」坐了禁閉室的黃占彪說。

「這是法律上規定的。」我向他解釋。

「嘿！法律！師長有「師長的法律」，黃占彪也在向我解釋。

「我們試爲報告守衛班長，看行不行？」羅福興的主張。

「那個有錢去請人寫報告？」三娃子又吡嘴了。

「喲，排長就會寫的，搖筆而成，他還會要錢嗎？」錢牛笑了用手指着我。

「好吧，我者寫一個報告去試試，」取出紙筆，埋頭就寫。

老頭子在聽見我們在討論他的事情

渺茫，要不是遠遠的顯出一點燈火，我怕誰也敢就此睡在雨中夢想着天明吧？

遇到首領，感謝他還教訓我們一頓說：「你們真不配參加抗戰，不配做抗戰中的戰鬥員！」我現在還深深的記下這句話，因為這句話足以代表所謂抗戰中一個中心思想，不，不是，而是一條令人感到噁心的「救」令一樣！

到了目的地尚不知地名，這也是天下難有的新聞。可是大家也不問，祇在默默的料理自己的行裝時隱約的聽得勤務兵說，此地名叫「梁園」。第二天連該地風光都沒有福氣觀光，於是開拔——行五十里到「楊家莊」。楊家莊是一個建設在小山崗上的集鎮，風景甚佳。在莊上最高處遠望四周，則更有一條玉帶似的流水，南面被蒼鬱山林遮沒了視線，北部是通到外面惟一的出路，西邊滿園梨樹，正開着嬌潔的白花，這地方像一只口袋，三面被圍，一方進出。楊家莊家家戶戶姓楊，而且多半吃的是牛羊肉，要是說起大肉（同回教稱豬肉為大肉），他們便向你膛目而視。我們到達之時，整個師部亦不知從何處而來。當下就由領導者領我們去見師長，師長姓程，短短身材，要我批評起來，不愧是一位綠林的好漢（聽說他原是土匪出身），初見面，照例訓了一番話，像有了尾巴而無頭，說得令人不勝「阿彌陀佛」之至。

「強將手下無弱兵」，果然不錯，我們又遇到了隊部的別動大隊。這大隊人馬，不愧在師長領導之下，十足具有了綠林豪傑的風度。皖北白酒著稱，這些好漢早就聞名，每到一處，且肯輕易放過，好在腰包有的是錢，「游規」來的鈔票，於是便由喝消去，鄉下人樂得識相，惟恐孝敬不恭，那管好漢們受之無愧？如此一來，好漢們的口福竟天天不淺了。你要知道他們爲了此次戰爭創造些什麼功績，我

，似乎全都懂得，向着大家苦笑，算是表示謝意，又向我磕頭，哀叫一聲「排……長……」依然蜷成一團，扯他的稻草。

五

夜深了，只有凜冽的風雪，愛來光顧我們，拚命的由木柵外吹進來，那些瓦縫角穴，都成了風的入口，難友們瑟瑟縮縮，多數都在叫苦號寒，淒涼的籬的三更響聲，由遼遠又遼遠悠悠的在冷寒的黑暗中送來，一聲聲似乎都可以震斷心弦，我像有什麼丟不開的心思，長久興奮着，又不能入睡了。

壁上掛着那盞鬼大樣的煤油燈，把全室照成幽冥的景色，最能吸住我視線的，就是蜷伏着貼貼實實一團的老頭子，我想起白天有經驗的老犯說的那一些對於他的不祥的話。登時毛骨悚然，實在有些害怕見着我未曾見過的慘事，雖然我在戰場上打死過人，又看過死的人。

我又想，「若是老頭子，今夜真能離開這痛苦的，黑暗的，煩惱的，不公平的世界，倒是他靈魂幸福的開始，我能看着他去，也是一個難得的特殊的機

會已胆子反而大了，我破例的又讀「燕山外史」，其實想用來遮着我們可以看見老頭子」的視線。

大約要到四更了，他嗚嗚的哼起來，連人帶草都在打抖，難友們全都熟睡了，除他的嗚嗚悲咽以外，室中是死一般的靜寂，我預感不幸的事情，快要到來了，又大胆的拋了書，注視着他的動態，不久由嗚咽變成號泣，又不久，他忽然站起來了兩步跑到柵門前，大聲叫道：「我要出去了。開門。開門。」

這「開門」的聲音，驚醒了幾個在夢中的難友，也驚醒了在外面站着「依門而睡」的衛兵。

「老糊塗。要出去。除非死，」是衛兵閉着眼，張着口在罵。

老頭子被罵倒了，壓在李二狗的身上，嚇得二狗大叫，抓着老頭子的腰帶，使勁的摔他回到「加大馬桶」的原位，醒了的人還有在罵：「老糊塗。要瘋了。」

他又蜷伏着，氣力都用盡了，只像一隻垂死的病狗睡着咽氣，難友們又睡過去了。

老頭子的喉中，漸漸的湧起痰聲來，哼着哼着，時斷時續的，這樣捱過了半點鐘，冷和靜，形成了室中全無聲氣

就敢以我的筆來担保他們是奪了本國人民的生命財產回國的！

我們在楊家莊不過是休息，三小時後仍須前進。走路要當飯吃一樣的愉快，這不是件容易的事體，不過養成習慣後，慢慢走來，再加上心境一好，就頗有點像聆聽初春小序曲一樣的快感了。

楊家莊過去，四郊不見一點山影或是能夠稱為河流的河流，路兩邊，小麥長得很豐滿，可惜有些靠近路旁的，則被人馬所踐踏了，假使不打仗，怕這些豐實的麥穗該已變成糞土了吧？這次行軍是全師人馬，走的是小道（走大路怕飛機轟炸），路面約有三尺來闊，左右是水溝，兩人並肩而行就不方便，所以要趕前一步就有掉下水溝的喜劇可看了。

八老爺走路向不落伍，一個跟一個，連繩繩布散丁，也得用像電燈樣的速率把他札好，否則掉了隊，第一吃飯成問題，況且行軍是忽東忽西的，行蹤和方向都捉摸不定，假使掉了隊，以後連自己的隊伍找不到也是常事，萬一流落，準是餓死無疑，因此身上不管有多少重負，速率總是不變的，可是我們這些「少爺小姐」兵則不然，初出茅廬，對於如此這般經驗，「大大的不明白」！按自梁園起程，到濠縣，中間距離約二百七十餘華里，師部決定在三、四天內完成這段路程，所以日以繼夜，夜以繼日，向前猛進，要是問問何以走得那樣快，則答曰：「上面限三天內達到濠縣，軍令不得有違也！」我們呢，當然跟着拼，但是途中爲了喝喝些水，坐一息板櫟，結果於是在第二天早晨終於不得不宣告落伍了。落伍是五個人，妻和我即其中之一。參加到前線來也有三個月了，苦頭吃得不少，雖然掉了隊，有着嚴重的危機，可是人一到了時，也祇能以不了了之的，所以各人倒也處之坦然，反正身上穿的是老虎皮，厚了臉皮學游魚，到處爲家；吃住便不成問題，晚上到了一個莊子，在鄉巴佬的茅屋內，還要打上八圍小牌，誰能知道自己將來的命運如何呢？反正是得過且過再說吧了。

這期間，我們像囚犯恢復了自由，每日仍是照

，那煤油燈的火焰，忽然變成了慘綠色，閉一閃的扯動了我的心，也照樣的忐忑不安，再看那一羣橫七豎八倒臥在地上的難友們的面孔和形態，有的開着口，有的睜着眼，怪眉怪眼的，兇神惡殺的，醜，愁，塗上了他們的飢寒已久的臉孔，好比鄴都城十二殿的鬼卒，似乎真有死神降臨在那裏，更使我寒噤而又恐慌，心胆好像怕得要破裂了，額頭上駭逼出了冷汗。

老頭子忽然「呃……」了一聲，兩眼翻白，四肢伸長，再也沒有氣息，只聲得遠遠的又傳來了淒涼的愁慘的四更鑼聲，這正是爲他而敲的喪鐘啊！

我駭得發狂的大叫道：「老頭子死了老頭子死了。」

推醒三娃子，李二狗，於是錢牛，羅福興，黃占彪，任無雙們幾乎全體都醒了，二狗去探他的口鼻說：「沒有氣了！」

大家都很惋惜，三娃子在旁流淚，室中起了大大的騷動，衛兵聽道了，用彈壓的口氣說：「死條老狗命。有啥稀罕。大家轟鬧什麼？不准再鬧了。等天光了，報告上面去，靜候發落。」

天亮了，我們湊集些錢，焚紙錠來在屍前焚化，含悲忍淚的默視他「早升

三天。」

早上無人過問他，中午也無人過問他，晚間還是寂然。大家都作急起來，我很懷疑的說：「怎麼獄中死了人，許久不招出去埋呢？難道死了也要坐牢嗎？」

據有經驗的老犯說：「死人麼，有等待，衛兵先報告班長，班長才做呈文報告隊長，隊長轉告副官長，副官長轉呈參謀長，參謀長報告師長，師長交秘書長擬批，秘書長批交軍法長，軍法長令縣長派人來驗屍，是否病故，檢驗屬實，那然後才准許招到城外義塚中埋葬。」

果然等到了「照例」的「公事手續」完畢，已是三天的早晨，閉室的柵門開了，有兩個力伏進來，拖去老頭子的屍身，據說是招出去看驗，埋葬期還沒到呢。

我們整整陪着老頭子的屍身三天三夜，臨到時看他還是睜着嘴，張着嘴，露出一排惡恨恨牙齒，寬愈的怨色，無言無語的去了！想來他在九泉之下，也不會爲這瘦死而瞑目啊！

★ ★ ★

着向壽縣的路線進發，日行夜宿，絲毫不肯浪費自己的體力。五個人中，雖然有一二人心裏發急，頗以在第三天當我們達到壽縣時，火速追上大隊為要，但是我們反對這種主張，所以大隊人馬又遠離我們了。幸虧在城門口的石碑上，看到我們先行同志留下的標記，他的意思是囑咐我們馬上向鳳台縣急進。因為彼此好久沒有經過城市，這次在壽縣，當然很想留連，細加觀光一番，可是正在大家遊興蓬勃的時候，不料警報大作，連吃頓飯的機會都沒有，便匆遽地僱了五輛獨輪車，夢也似的向鳳台前進。

鳳台縣城。于淮河北岸，面對八公山，形勢非常雄偉，風景亦美麗不凡，可惜為了抗戰，人民逃避一空，市面的蕭條達於極點，不過，假使我們不捲入所謂「抗戰」的漩渦中，我們也沒有福氣飽一飽這地方的美好的景色。當我們小土車推上河邊上而準備僱小划子渡河的時候，對面鳳台縣中忽然發出警報，我們便後退躲入淮河邊上的蘆葦中去。忽然，三色銀色的飛機出現在天空，由北朝南，疾駛而來，我們拚住了呼吸，手和手都顫抖地緊握著，雙眼注視這令人喪胆的鐵鳥，連暗禱禱上蒼保佑的哀告也無能為力了。

第一聲「轟」，第二聲「轟」，第三聲「轟」時，我祇聽到一半的聲音便睡着了，那是我生以來最安穩的日子，千銀萬金買不到的經歷！醒來，我看到現實：一所傷兵醫院中，我躺在一片門板上，頭流著血，妻的手上裹著紗布，抹著眼淚。隨後我感到頭部一陣陣的疼痛，這疼痛，使我懊悔，使我覺醒，使我想起走錯了路，得一個嚴重的教訓！生與死的意念在我腦中搏鬥：「無謂的犧牲性下去呢？抑或是回過頭來從此創造新生？」而我自己不能夠得到答案時，而妻，她却用眼淚啓示我：「回頭是岸！」

夕陽西下，我攜著妻，手扶手杖，用堅毅的步伐，走上新生之途——我企求得到正確的歸宿！

我勇敢地回到明朗的天地中來！

傷兵

郭夢麟

縣政府附近的照牆上，貼滿了各種各式的標語，裏邊很多是請老百姓要尊敬傷兵的話：

「負傷的勇士，是為保衛我們國家而負傷的。」

「我們對於負傷的戰士，要十二分的敬重。」

「我們對為國家而殘廢的戰士要讓路。」

「我們對殘廢的勇士要脫帽致敬。」

「戰士的疤痕是最光榮的疤痕。」

在這大動亂的大時代下，看了這樣適合時代口味的標語，就像患淋病的風流公子看着專治淋病聖藥的「利比兒」的廣告一樣的「觸目驚心」。加以每張標語下都有「縣政府製」四小字，更抬高了這標語的價值，蓋以一縣最高的行政機關的縣政府都這樣說，誰還敢不尊敬傷兵呢？至少我們老百姓知道縣政府是用十分的真誠來尊敬傷兵的，不然怎麼會寫出這樣動人耳目的好標語呢？

秋末如剪的寒風，無情地把縣政府

附近照牆上的標語的周沿吹得捲起皮來了；加以連日的淒淒苦雨，嬌媚似的向着標語洗泣，而標語自身似乎也明白是被人利用作為誇張和裝門面的工具，把自己的真面目也哭得不成樣子了。字跡一天一天地模糊下去，五彩的紙色也一天一天地淡褪下去，並不像前幾天的觸目驚心了。氣候却也一天一天地寒冷，滿街上檢來檢去的傷兵，衣服單薄得使上下齒混戰着，聳起肩縮着頸立在照牆下看標語。

「他媽的！老百姓對我們讓路，脫帽，有甚麼用，我就沒有看見老百姓對我脫過一次帽，就是讓路也是怕我們髒，他媽的！脫帽讓路暖不了我的身。」

這是負傷的戰士們憤激的話。的確，可憐，標語上所謂的老百姓對之要脫帽讓路可敬的戰士，就這樣讓他們在蕭蕭的秋風中躑躅，這最光榮的疤痕也就任其在寒削的氣候中僵凍。

「好啦！聽說縣政府裏要發棉衣了。一個沒襪的戰士，笑着對他們的許

Sonnet 兩首

莎士比亞作 衡譯

1.

許多次我會望見燦爛的朝陽
 用他底偉大之眼媚悅着山上。
 金色的臉龐吻着碧綠的草場。
 把曖昧的溪水鍍成一片金黃；
 然後驀地一任那下賤的雲彩
 帶着黑影馳過他聖潔的靄顏。
 把它從這淒清的宇宙藏起來！
 偷移向西方去沉埋他的污垢；
 同樣，我底太陽曾在一個清朝
 帶着輝煌的光華臨照我前額；
 可是唉！他只一剎是我的光耀。
 下層的烏雲已把他和我遮隔。
 我底愛却並不因此向他生白眼。
 人間太陽會無光，天上也常暗。

多同志說。他固然仍穿着單薄的夾軍服，大約因為有發棉衣的希望吧，欣喜使他身軀發出熱來，不似往日那樣縮成一團了。

「大約明年夏天我們總可以穿得到。」斷了中指的一個戰士幽默地說。

「你這不是說笑話嗎？」另一個嚴正的插進來說：「我聽說在這兩天要發下來了。」

「我不相信，中國人辦事有這末快。」斷了中指的如老吏斷獄的，看誘了人間一切的事，似乎都不會出他意料之外的那樣有把握。

「不相信！拉倒。」嚴正的那個很不高興地說。

「他不信，隨他去。」沒腿滿臉笑容的對嚴正的那個說：「老劉！你這消息從那兒聽來的？」

「我是直接從縣政府裏打聽出來的，你呢！誰告訴你？」所謂嚴正的老劉他很自得地說。

「我是旁人對我說的，我以為還靠不住，經你這末一說，那倒是真的了。」

「不是真還假。」

「哈哈！」一個年紀輕輕的戰士歡喜得跳起來說：「那末我們今年冬天不怕

了。」

傷兵醫院裏每天儘是談論着發棉衣的問題，他們殷切地期望着棉衣早日的發下，的確，他們是急切的需要棉衣，他們因為寒冷，傷口是不容易復原的，他們因為寒凍。身體更加孱弱，只有棉衣可以減少他們的痛苦，只有棉衣可以溫暖他們的身軀，可以溫暖他們殷切的心。然而一天一天迅速地過去了，朔風凜烈怒號着，像把利刃刺痛了每個傷兵的心。棉衣，棉衣，他們仍在殷切地期望着，祇有斷了中指的那個老練的戰士，在微笑着，勝利的微笑着。

X X X

當正確的發棉衣消息傳到傷兵醫院的時候，歡樂愉悅的聲音騰滿了醫院裏的每一角落上，第二天棉衣真的發下了，可是震動全城的大風潮也就隨之而發生了。那是因為棉衣薄得同夾衣一樣，並且多是舊棉花，一點也不暖和。

縣政府附近照牆上雖然仍舊貼着許多褪了色的各種各式的標語，各種各式的叫老百姓尊敬場兵的標語，但是這激起傷兵公憤的大風潮就在這裏發生了。縣政府的大鐵門緊緊的閉着，鐵門外堆滿了傷兵和看熱鬧的悠閒老百姓。

「狗畜的縣長！還要揩我們的油。」

既然金屬，或地質，及無邊大海。
沒有不屈服於那赫赫的無常。
美，鎚底力量比花還柔脆。
怎能和那肅殺的權威爭抗？

啊，夏天溫馨的呼吸怎能支持
殘暴日子時刻猛烈的轟炸打擊。
當岩石，不管怎樣險固，或鋼鉄。
無論怎樣堅強。也得腐化消滅。

啊，駭人的思想！時光底珍飾，唉。
怎能逃出了時光底寶箱？
誰能夠挽回他輕捷的足跡
或誰能禁止他把青春奪去？

啊！沒有誰，除這奇蹟有力量：
我底愛在翰墨裏永遠發光芒！

「一九四〇年早春重譯
（編者按：sonnet 爲英國流行之
十四行小詩）

「打呀！打呀！衝進去打呀！」

一遍喊打聲從肉羣中擴散出來，震天撼地的聲音，驚飛了附近樹上的烏鴉和屋脊上的鴿子，撲撲撲地四散了，祇有大鐵門裏的警衛隊仍然嚴陣以待，並沒有給這喊聲所嚇退，這樣相持了許久，傷兵仍沒有辦法，越沒有辦法越怒，傷兵的武器僅僅是木棍和拐杖，在鐵門上亂敲着，聊以洩憤。而悠閑的老百姓却越看越起勁了，時時也從旁哄喊着，不知是助威還是捧場，但從面部的熱烈表情，至少是有三分對傷兵表同情，其餘七分的愉悅倒是他感到「熱鬧」的滿足了，因為像這樣的大場面，是難逢的好機會啊！

正在嘈雜的嚷鬧中，忽然有一讓開讓開退後退後」這恐怖的聲音襲擊了每個人的耳鼓，迫近大鐵門的傷兵，頃刻間都迅速地往後退，鐵門裏的警衛隊也都往裏躲，說時遲那時快，蓬蓬炸裂的狂聲，大鐵門前冒起了兩團黑烟，鐵門倒了，牆也崩了一角。嚇散了看熱鬧的悠閑老百姓，只見許許多多抱着頭喊着「手榴彈手榴彈」向兩旁商店亂竄，同時傷兵已「荷荷」喊着衝進縣衙門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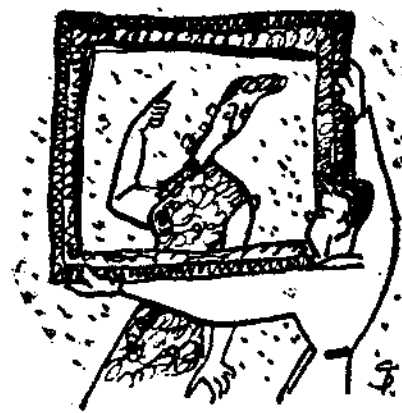
「縣公署燬平了，燬平了！」街頭巷

尾，茶樓酒社，佈滿了這種聲調！城裏戒嚴了，謠言紛紛的產生，人心也惶惶不定。然而，過幾天，不戒嚴，謠言沒有了，人心也就安定，這一場大風潮就此宣告平靜。而悠閑的老百姓却又得個好消息，那就是：南門外今天鎗斃搗燬縣公署擾亂後方治安爲首的三個傷兵。

當這消息還沒有傳遍全城，那三個所謂罪魁的傷兵，已經僵硬的躺在南門外草地上。老虎的朔風，抵不住四方趕來看熱鬧的人的熱心，來來往往，從早晨到下午始終是許多人，圍着觀賞，唧唧噥噥地議論着。

啊！這就是縣政府叫我們老百姓見之要讓路要脫帽的英雄戰士，這就是保衛我們國家的英雄的結局，這就是有着最光榮的疤痕的傷兵啊！





流亡前夕 新

經過不知多少預言家的預言，觀測家的觀測，他們一致認為一九三七年是世界大戰的一個年頭。

當這種預言和觀測鬧得熱鬧的辰光，正是太平洋上不太平的時候，東亞風雲，一天緊張一天，中日的戰幕，也就在這個年頭揭開了！

八一三上海一開戰，八月十五日的下午一點多鐘，石頭城的上空，就開始空戰了，這是南京有史以來第一次的遭遇，也可說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的遭遇，一陣轟！轟！轟！的炸彈聲，放爆竹似的高射砲聲，驚醒了南京百萬市民和平的迷夢！

原來過慣「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的悠閒生活的南京人，平時野火燒

到屁股也不管事的，可是經不上幾次空戰之後，也就改變了他們悠閒精神的表現了，因此，恐怖·緊張·驚慌·紊亂的空氣，就籠罩了全南京城的街頭巷尾。

其時中山路上只見長蛇般的搬場車子，結隊成羣的逃難民衆，車站上的行李堆得像南京城牆一樣高，江邊碼頭只是終日終夜的男男女女老老小小萬頭攢動，還有箱物鋪蓋，銅床沙發，古玩字畫，金漆馬桶，山也似的一船一船載出去。

急來抱佛脚的政府，才如夢初醒地一面趕築防空壕，一面疏人口，一面又要把全南京的建築物，塗上烏黑的保護色，手忙腳亂，不知所可。

人口還沒有疏散多少，就疏散到公務員的太太身上，到十六這一天，又疏散到公務員身上了，公務員分三種疏散，第一種留部辦事，第二種留京聽候調差，第三種着回原籍，作者歸入第二種人物，既不要你辦公，又不許你回籍，可謂疏而不散的一員。

這種疏而不散的生活，也可說是馬浪蕩生活，軍國大事，當然用不到管，辦公室裏也用不到去，一天鑽三四次的地洞，就算唯一的公事了，不過在鑽地

洞的辰光，我時時地會發出一種疑問來，為什麼一開戰，吾們公務員，反而閒散得終日無所事事，豈是中國戰時的人才，已運用到過剩了嗎？這種袋鼠生活，實在受罪，又熱又悶又臭，還有蚊子來搗蛋，後來地洞鑽膩了，連鑽地洞的公事都不辦了，隨你黃牛叫似的警報，叫得什麼樣驚人，也就置之不聞了！

經了一百多次的空襲，看了一個多月飛機在天空中翻筋斗打架以後，一個繁華的首都，就成了滿目淒涼的死城，死寂得連晚上野犬的吠聲都聽不到。

「壯烈空前，全師捐軀，作有利的退却，移轉新陣地。」這種好消息，在號外上無線電中日夜不休地送到我們眼前和耳裏，這種阿Q的精神勝利，畢竟逃不出優勝劣敗的天演公理，退却！退却！像山倒雪崩似的退却，經了無數次的有利的退却之後遂要有利到南京城了！那些大人先生們，照例還在高喊着：「死守南京城！」「保衛大南京！」可是他們就在這「保衛大南京」的口號之下，帶了如花美眷，滿載了法幣和貴重物品，也就悲壯地作有利的退却了！

平時出口民衆，閉口民衆，拿民衆做金字招牌的政府，此刻他們心目中連半個民衆都沒有了，拿這班無路可走的

民衆，丟在江邊，隨你們哭。跳。叫。罵，急得像燒鍋上螞蟻一樣，一概置之不理，一眨眼，大搖大擺的跳上專車專輪，浩浩蕩蕩，向着漢口重慶，作有利的退却去了！

可憐無路可走的民衆，平日此刻只好瞪直了兩只眼睛，癡望着滾滾長江的流水發怔。

當國府宣佈遷却之日，一面就大唱其人力總動員的口號，一面就拿留京的公務員，大刀闊斧的開去五分之四，于



追念着的長沙

人

前年新正，我從漢口避難到長沙，因為愛慕岳麓之勝，不知不覺的住上了半年之久，人是感情的動物，有了半年旅居關係，自然時時會追念到他，可是現在呢？長沙是化爲一片焦土了！其時

此我不禁感歎吾們中國畢竟地大物博，人口衆多，人力總動員的口號，沒有唱出一天之久，公務員已過剩到五分之四，這實在使吾對於戰事前途，發生十二萬分的樂觀，現在我是變成無家可歸的無業災民了，好像失羣之雁，又好像被遺棄的棄婦一樣，前途茫茫，後顧蒼蒼，只好一人默默地獨自悵觸，靜候命運之神來支配着！

在臨別南京的前夕，約了十幾位同一命運的無辜被遺棄者，痛飲一席，借

漢口的外圍戰，已經很緊張了！一次，二次，三次，的疏散令，連續地發下來，每天成千成萬的傷兵，難民，避難寓公，被疏散的災官，專靠了一條碩果僅存的粵漢鐵路，運到長沙，把整個的長沙，擠得滿坑滿谷，幾乎氣都透不過來，一時形成了有史以來未有的繁榮。長沙略有身家的本地人，早就就攜老負小的下鄉去，竟他意想中的桃源仙境了！大批的江浙人，大都『有家歸未得』就反客爲主地逃來住家了！因此，長沙的大街上，除了傷兵，難民災官，以外，又出現了許多吳儂軟語燙髮旗袍的摩登小姐來，當時走在長沙最熱鬧的八角亭街上，彷彿走在蘇州的觀前街上一樣情

酒澆愁，這是就算最後的晚宴了！

別矣南京，臨走的時候，看看樓上玻璃缸裏的金魚，還很活潑的游泳着，窗外手栽的夾竹桃，還很嬌豔的開放着，在蕭瑟的秋風裏，走出了家門，一路望着氣象巍巍的紫金山，蒼古偉大的石頭城牆，金碧輝煌的宮殿式的新建築，同時又想起六朝金粉，秦淮風月，着實低徊憑吊了許久，最後挾着萬種愁思，滿腔別恨，帶上了最後一列的津浦車，走入吾流亡之路。

景。

後來索性連都揚州小籠饅頭，蘇州豬油年糕，湖州春捲，鎮江餛飩，無錫麵筋，各種吃食店，都搬來了！在長沙活上五六十歲老年人，平生從沒有嘗過江南風味，幸虧這次一打仗，得以大快朵頤，這固然是長沙人交上了吃運，其實飲水思源，還是要感謝江浙人的移樽就教呢！

可是長沙人倒並不感謝這些！反而當地的各報上，在高唱精誠團結之餘，對江浙人一致聲討，每天長篇累牘的大罵其江浙人，尤其是上海來人；說：『下江人一來，（長沙人叫江浙人爲下江人）物價就飛漲了，下江人一來，拿這

種沒頭髮，長旗袍，高跟皮鞋的淫風帶到長沙，破壞了長沙固有的厚俗。

作者是江蘇人，當然也在受罵之列，每天報上受罵，固然受得夠苦，不過我倒不能不敬佩這班糾風正俗的士文豪，這種一面高唱精誠團結，一面鼓吹排斥下江人的做法，正和年來盛唱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口號，有異曲同工之妙。

當地各報，對江浙人雖是一致聲討，可是這種燙頭髮，長旗袍，高跟皮鞋的淫風，還是像狂潮一般的湧進長沙，自然而然的決破了士文豪的糾風正俗的堤防。

長沙是文人輩出之地，所以教育極發達，尤其女學，五六十歲的老太太，戴上了老光眼鏡，也能看報讀小說，可是同時又極迷信，雙方在極端矛盾之下發展着。

遇到空襲的時候，受過高等教育的新女性，就瞪直了一雙鳳眼，跪在方檯底下蒲團上，合了十指，念「南無阿彌陀佛」的，作者見過不止一次。

在長沙最堪回味的，就是長沙的黃包車夫，雨天，戴上大笠帽，穿上大釘靴，把車柄挾在他的臂彎裏，嘴裏啣了一枝「哈德門」香煙，一面抽烟，一面

在石板鋪的街道上，慢拖拖的大走其八字步，一步也不脫板眼的，很像道學先生的踱方步，由此充分地表現出東方悠閒精神來，坐在這種黃包車上，着實感到有些詩意呢。

長沙特產除了湘繡，大米，茶葉，桐油，蓮子，以外，就要算到爆竹了，據長沙人說出口貿易上，也占有相當的地位，這種爆竹的爆炸力，非常強大，所以燃放起來聲音也特別的響，當地的百響（小爆竹）放起來像吾們南方的高陞一樣響，當地的高陞，放起來就要像開高射砲一樣響，長沙人家裏有些事情，就愛放爆竹，祭祀也放，上學也放，送行也放，初十五，逢時逢節，也要放，至於生子，開張，做壽，嫁娶，出殯，追悼會，尤其要放，好像長沙人就在爆竹聲中度他的一生。

長沙人個個嗜辣如命，每隻菜裏都加上了濃辣尚嫌不夠其辣，還要外加辣油，辣粉，辣醬，等等辣碟，上菜館麵館點心鋪裏去，這幾盆外加的辣碟，天經地義，終是少不了的，聽說長沙人一餐沒有辣，就一餐吃不下飯，一天沒有辣，就一天吃不下飯，吃辣的長沙人，辣到眼睛裏淌出眼淚來。才說夠味，這實在使吾江浙人望塵而却步，據生理學

家的報告，食品 and 性情，有密切的關係，泓一法師也會這樣的說過：「西洋人因為愛吃牛乳，牛油，牛肉，所以有些牛脾氣」，長沙人因為愛吃辣的關係，所以感情非常熱烈，相傳謂：「湘女多情」，或許也基因於愛吃辣的關係上，有人說：「辣椒是血的徵象」，因此當兵的很多長沙人。

長沙為富庶之地，各家的經濟，大都很充裕，中等人家，都雇用廚子做菜，主婦向不上廚房去的，至於小菜場，更談不到了，像上海的主婦，大概因為太精明強幹了，色色都要御駕親征，每朝一手提籃，一手持秤，走到小菜場裏講斤講兩，那在長沙的主婦目光中看起來，認為做這種廚子做的下賤工作，引為奇羞大辱，吾想如果吾國也抄了希特勒的文章，叫女子上廚房去，那末長沙的主婦，一定會首先出來反對。

中國家庭，一天就忙了三頓吃，長沙宅門中的小姐少奶奶，因為解脫了上廚房的苦役，終日飽暖之餘，安閒無事，有的，供起佛堂，念些經典，有的，呼朋引友，消磨歲月於王麻將之中，（長沙的麻將在一百三十六只以外又加上了八只陸，合，元，喜，總，萬，索，筒，王牌共計一百四十四只打起來就比

一百卅六只複雜得多于此又不得不敬佩長沙人腦筋的複雜了。有時湘戲電影看膩了，還可以叫一個男彈唱的，到家裏來彈唱唱，這種男彈唱的，彈的是三弦，唱的是彈詞，雖說是彈詞，又很像甯波東鄉調，彈詞的內容，不外乎描金鳳，雙珠鳳，珍珠塔，文武香球，孟姜女，等幾本舊小說，總而言之，就是『落難公子中狀元，私訂終身後花園』這



坐在屋裏，讓爐火的暖氣圍着全身，如若外面也很沉寂。沒有人踏在落葉上，沒有樹枝互相碰擊，我就可以保持心上的平靜。預備開始讀一本書了。這

一類古式戀愛的故事，是最配中國小姐少奶奶口味的，因此，這種男彈，唱也就做了長沙的小姐少奶奶口中的消閒品。

長沙！我時時追念的長沙，觀前街式的八角亭大街，聲討江浙人的土文豪，跪在方檯底下念經避飛機的新女性。走八字步的黃包車夫，天天像年初一的爆竹聲，辣出眼淚來的辣碟，做小姐少

鬍常是在夜間，燈光對我是友愛的，而且逐去白天的疲倦。又想到沒有什末約定，沒有人會來敲我的門，於是默默地嘗受今夜會是安適的預感。不久便有一種嘶嘶的聲音，讓我輕微地驚訝，我需要回一下頭，看見水壺站在火爐上，它增加了這屋裏安適的情調，而且，我常常想到吃什末東西上面去；彷彿火爐上有一個小鍋，水同樣地在那裏面叫，我將把預備煮的東西放進去。

在夜間有一些飯食或別的東西吃的事，是好久以前的，而我回想每一次給他們染上新鮮的色彩。我看見那個低矮的火爐，牠的紅色的焰苗不息地伸張着，我坐得那麼近，覺得衣襟上發熱。我只在留心守候那小鍋裏的水，它的叫聲在增高，水上彌漫着白的霧氣。如若

奶奶胃口中所消閒品的彈唱，以及其他長沙的一切，像電影般的，時時在我回憶的銀幕上映演着。

可是！在我離去了不到半載以後的長沙，就在焦土政策的火焰之中，化成了一片焦土！

長沙一切的一切，祇好在我追念之中追念着！

總沒有沸騰起來的樣子，我就會坐不住了。在這以前，我是走在半凍的雪地里，披着沉重的棉袍，鄙視着迎面的風，攜帶着瓶子或碗走向一家小店裏去的，當我回屋的時候，身上的寒冷完全遺在門外了。我將匆忙在桌旁安排起來。最後的事是可以想到的，我滿足我的食慾，直到夜深，仍然會帶着滿足的心睡下去。沒有做不熟或味道不合的時候，也沒有幾個爭食的時候，這都在那一個冬天呢？我也記不清楚。其後夜食的事漸漸稀少起來，以至於不願想到，免得嘗受失望的懊喪。是的，現在我是很懷疑那時候舉辦之易。如在今夜，我的爐火會有旺盛的焰苗麼？我會有一個小鍋與預備的食物麼？我能走出去買調和而且找得到一個小店麼？我能那樣熱心地在

爐邊等待着麼？更重要的是，睡前不久
的飯食會讓我失眠或生病，但我記得做
小孩的時候，必要等到夜深，祖父從外
面回來，才陪着他快樂地吃晚飯的。

兩年前，我住一個小胡同裏，遠離
開粉亂的街市。屋裏有爐火，但它彷彿
總沒有歡躍起來過，只在屋角發出淡黃
的光。我常常不注意它，直到自己的脚
寒冷起來，才去撥動爐中的餘燼。我不
敢想到牠會有煮熟一點東西的能力。每
一夜，代替水響的是門外的幾種叫賣聲
。他們來訪問那荒僻的地方是奇怪的。
（後來我知道了一個小賣者每晚會走遍
附近的那些胡同，想是生意冷落的緣故
。）有時我走出去，站在門口，看見擔
子上的燈光，很明亮，照着胡同的一段
。我認識了幾個小賣者，尤其是那賣餛
飩的人，由於試買一次而我變為他的主
顧了。他的語聲與叫賣聲都是可聽的，
人是一個將近中年者。我可以坐在屋裏
，不久他就捧着一碗送進來。我覺到自
己的貪食，每一次碗裏毫無餘剩。就
這樣，當腹中溫熱之感未退的時候，我
舒適地睡下，我的夢將是很幸福的。但
我終於離開那條胡同了。我在那里寓居
的期間很短，最多不過四五個月吧。遷
移後開始過雪解冰消的季節，所以對我

熟識的小賣者的思念並不太深切，漸漸
地淡漠了。在某一個夜間，我走到一個
小飯館裏面去，要了餛飩，不料那味道
與我記憶中的完全不符，我沒有吃完，
走到街路上去，覺得很憂愁，正如在尋
找什末東西終於不見的時候。

又有一個夜，我不知道已經過去多
久，以及在那一個季節裏。空中落着淒
涼的雨，在夜半。我在一條不認識的街
上找一個人，為的是到他那兒借宿。我
找到了。當我坐在他的疲倦燈下的時候
，忽然一種空虛的感襲有力地攻擊着我
，它給我因惱與不安讓我不能設法睡覺
。我無意識地聽着，外面「硬麵餛飩」
的叫聲像一條蛇爬進我的耳裏。不久我
已經站在另一個燈光之前而且對我趕
上的人說話了。在傘的覆蔽之下，他打
開提籃的布蓋，展露出來微白的，淡黃

的，有花紋的，或帶着芝麻的方圓或長
的小餅，我是那樣滿意地拾奪一般地把
它們放在手裏。爲了回答我的詢問，他
告訴我他久已慣於夜行了，在半夜後，
那些做着異樣的事的人們正需要食物，
而且會買的很多。但他對於我之所以做
他顧客也許是不了解的罷。

近來當我到街上去或從街上回來的
時候，也常常遇見擔子，燈，與熱氣，
那小賣者或在叫賣或坐在那裏默守着，
但我們都是不相識的了。爲甚麼我不走
近去看一看呢？爲甚麼我失了我的食慾
呢？爲甚麼我不再另找一個賣餛飩的人
呢？沒有東西吃就可以過夜，這是生活
上改進的表現嗎？不。我對夜食的事雖
有些淡漠了，而那種聲音，無論來自叫
賣者或水壺的，仍不失爲我提示者，讓
我停住當前的思想，用一段時間去追蹤
我的記憶。

春 無

蘇 茵

沒有一朵苜蓿花，
沒有一朵金鳳花。
一支歌，（哀怨的）
一支曲，（悲慘的）
有人在這嫩黃柳枝下唱出一

這不過是春天！

這不過是春天！

在荒蕪的田野，

在喧鬧的路邊，

在灰色的大廈，

失業的流浪者，

哀憐的賣笑者，

像無家的病犬，

在寒風裏抖顫。

讓和平之神

奪回我們的春天吧！



春笑

子瑜

(一) 青年的狂

「皆せん！今日は最後の授業です。暫くす別離するのでよく健康に注意しな。來年の新春は又御一緒に勉強致します。」

震耳的鈴聲已響了二分鐘之後，岡本先生到此纔結束了他的含有希望和鼓勵的談話。

「哄！」的一聲同學們都似脫籠的小白兔一般笑嚷嚷的跑出了教室。

梅薇坐在右側的一角，俯身向書桌裏去拿皮夾和書本，見到同學們這樣歡喜的情形；不覺也從心裏微笑起來。

「梅薇！」一個充滿着喜悅的青春的聲音，接着琳靈帶着跳跑了進來。

「天氣多好啊！又是放假，一塊兒去玩玩好嗎？」她一手拿着書本和皮夾，頑皮而又懇切地問着。

梅薇握住了她的手想了一想，笑道：「我還沒有決定呢！」

「唷！怎麼放假也不出去玩玩，太悶了！」琳靈嬌地望着梅薇說。

薇望着地板上微動的陽光，默然：說不出什麼理由，可以回答這可愛的純情的女孩子，半響纔道：

「那末你先去，我再來好嗎？」

這時，外面有人在高聲喊道：

「琳！琳！新宿很遠的，已經不早了，快去吧！」

「幾點？」琳吃了一驚似的問：

「十點了！」回答。

「啊！真不早了！梅，我先去，那末你一定得來的，我在伊勢丹公司裏等你，別忘記，再會！」她行了一個敬禮，怪有趣的，自己也笑了。

「再會！乖乖的和朋友玩一天吧！別吵嘴，」梅薇笑着打趣。

琳被梅薇說得漲紅了臉，「呸！」的一聲，跑了出去，怪不好意思似的。

梅薇向門前一瞥，只見二人的影子一霎眼便過去了。教室中就剩下她一人，在咀嚼着又似喜悅又似痛苦的滋味……

她無聊地出了學校門，躊躇了片刻覺得還是回學寮的好，琳的話徒然是孩子的話，不至於真會老等在公司裏的，况且……她這樣想着，於是就很快的走向電車站去。

天很寒冷，雖然滿街全是太陽，可

是她的暖力總抵不住迎面刮來的厲風，直鑽進人的皮肉裏和心裏，她豎起了大衣的高領，繫緊着眉頭，急急地走。

風一陣大一陣地捲起來，她的大衣的下擺全被吹開了；太陽暗了一次，地上的新聞廢紙一頁頁飛來飛去，像是無家可歸的飄泊的靈魂。她微微的感到大氣的脅迫，匆匆的，連自己愛望的大空，也不想仰望一次，知道，天色已變了！

「密斯孔！那裏去？請慢一點，一同走好嗎？」

她聽見有人喊她，回頭一望，見不是別人，又是這三個流氓似的滿州學生，東北青年，她恨恨的立刻再向前走，脚步更快了。

後面突然又一聲哄然大笑，大該是笑自己吧？她氣極了！想教訓他們一次，又恐怕他們誤會了她的意思，反被旁人見笑；所以，結果還是忍住氣，一聲不響地走。

「唉！下流的東西，簡直不知廉恥，她心裏想。

一會兒，就轉灣了。尚幸他們也沒有再跟上來，纔放緩了脚步，低着頭慢慢地走。

「密斯孔！是回去嗎？」迎面來了

一輛自由車，一個穿西裝的青年從車上跳下來，喜出望外的這樣招呼她。

「誰？啊！原來是密司脫沈，好久不見了！是的，今天已經放寒假，我現在正回宿舍去呢！」梅薇微笑着說。

「真嗎？那好極了，我們已放了二天了，密司孔若是高興，我們一塊兒去談談走走好嗎？不知道密司孔的意思怎樣？」他希冀着說，望着她這時正在風裏吹得白裏透紅的臉色，覺得愈可愛了；記得畫畫的時候，他要拚成這顏色時，曾失敗過好幾次。

她垂着眼睛，一會兒才抬頭道：「謝謝你，我還有一點別的事，我們改天再玩吧！」她見他正出神的望着自己，心裏不意狂急的跳了幾跳，面色更紅潤了。

「密斯孔，既然是還有別事，我當然也不能耽擱你，那末，這是我正待發給你的賀年片，請收了吧！」他不得已笑了一笑，纔從口袋裏拿出了一個潔白的信封。

「謝謝！我們再見吧！」梅薇很恭敬的接過來，見這信封是封口的。

「送你上電車好嗎？」懇求的口吻
「太勞駕了，怎敢當！」梅薇實在覺得有點不好意思，可是拒絕人家殷勤

的表示，又似乎太不近情理。況且他又

是孫伯伯朋友的兒子，早在中國介紹認識的，自己出國時，孫伯伯還特地把自己重托了他，請他多多照顧，她想到這裏，纔又笑道：

「請便吧！」於是，就一同走了。

「聽說密斯孔用功得很，日文已很好，真是佩服得很，我實在是望塵莫及，很慚愧的。」他很謙遜地說：

「不見得，也是敷衍罷了。」薇心裏非常不安，她想他太誇自己了。

「東京附近的日光和箱根都去玩過沒有？」他突然想到了這，很高興的問。

「學校裏已經全體旅行過了。」她含糊回答。

「真的嗎？風景真好啊！若是密斯孔有暇再請一同去玩一玩，在那裏畫畫是再好也沒有的境地。」他喜悅的神情，好像在作憧憬。

「的確，風景是頂美的」梅薇回答，接着道：

「到了，我就在這裏上車的，謝謝你。」

這時恰巧有電車停下，她就道了再會跳了上去，風也似的飛去了。

他呆呆地站了片刻，及至電車的影

子已經望不見時，才茫然的一笑，騎上自由車；看手錶已指一點鐘，自己飯都還沒有吃呢！

一會兒，她跑進學寮裏，寂寂的，覺得特別清靜，一點人聲也沒有。

「這些小麻雀大概都已飛出去了吧！？」梅薇一面想一面把房門完全打開，讓暖和的陽光直曬到床上，她自己就坐在床欄上，沐浴在明朗的光輝中，抽出大衣袋裏的信封，拆開一看是一張大方而美麗的賀年片寫着：

恭祝

梅薇女士 幸福

沈毓琦鞠躬

她看着笑了一笑，再一看，裏面還有一封信，奇怪，寫着什麼呢？她急忙讀：

「梅薇：

不知是那裏來的勇氣，也不知是怎樣下的決心，我的信終於有一次放到了你的手裏；我不必猜想，你會發怒？或是懷恨？只需要你知道——我：

誰說藝術家是幸福的？我覺得世界上沒有絕對的紅顏色，也等於沒有絕對的幸福一樣。現在當我畫畫的時候，覺得什麼顏色都已厭倦似的，惟

：

：

：

：

有那「朱紅」的顏色還含有相當的興奮！相當的刺激！

世間一切的事物，都使我發生了懷疑，發生了信念的動搖，不可思議的謎，像波浪一般繼續着增漲，繁華的都市的喧音，已使我靈魂欲醉，手腕，早已失去了他動彈的能力。

以前，我自認是救世的英雄，人間的豪傑；世上的不平，都要剷除，播種和平，快樂的種子。可是，到今天，我的夢破了！我的藝術的宮牆坍塌了！殘殺的血腥一陣陣充塞進來，啊！我憤恨，我發狂，我方始發覺自己被困縛在黑暗裏，困縛在危險的絕崖上，可是我的手腕早失去了他動彈的能力

在迷茫的途徑上，我像受傷的睡獅，幾次振奮不起；不過，我見到那遠遠的一豆光明時，我還勉力掙扎，力求充破這恐懼、絕望、黑色。

梅薇！我在這裏喊你，你相信吧！青年人永遠是這樣邁進的，勇敢的，幹一切他想做的事，只要他還有一線希望臨照的時候。

琦二十三日黃昏

她讀完了，模糊的雙眼都潤濕了淚水，在她的前面好像有許多同樣熱情，

流着熱淚的發狂的青年；猶笑着臉在何處吶喊，慘白着臉在向她流涕，他們都像失去了目標的孤雁，凍僵了羽翼的小鳥，在茫茫霧烟中，濛濛雲海裏，莫辨歸宿的家鄉！他們亂鳴，倦飛，心灰了！意懶了！消沉，墮落，飛到崖壁，看哪！一顆顆星暗滅了。

梅薇站起來，仰望着外面，遠無纖塵的晴空，伸展到無邊無際的廣大。她同情着這樣的青年，可是她已不能救起，因為她的愛已許給別人了。

★ ★ ★

(二) 冬的憂鬱

已近黃昏了

灰色死寂的長空，在寒風下一陣陣吹黑，一陣陣暮暗；朦朧悲慘的夜色中，屋宇似凍冷的病人悄然地緊縮着；葉兒早已落盡的樹幹，也拚命地抵禦着冷風，臉也發褐，氣也微喘，可是她那樣的鎮靜，依稀，她是最傲慢的表示不怕風霜的侵凌。

「c, c, c, c,」三隻鷄兒在籠暗迷離的庭園裏，往來躑躅着；似自語又似嘆息；夜色一分分地浸濃了。

「碰！」一響，門開處一個七八歲左右的小姑娘，穿着一身大袖的花花綠

綠的和服奔了進來，一陣子「吱吱喳喳」把雞全趕進棚裏去了，不管她們倦了沒有。她於是，一轉身又帶跳帶跑地奔走；

「碰！」一聲，門關了。鎖在園子裏的夜色一霎更濃黑了，迷離的，悄然的……

站在窗前的梅薇，看着這一切景象，好像使她想起了什麼。

回頭看剛生的火鉢，炭已旺旺然流動着熾熾的紅光，一縷縷暖氣正向上昇起。梅薇就在旁邊坐了下來，隨手翻開小ノボト裏面自己摘錄的日文生字，可是也是一個字都看不進去，立刻又丟到了桌子上去，她無聊的在火上搓着手，呆呆地望着火光，眼睛有些發酸，潤濕得像是哭過的樣子。

她站起來，走近桌邊，半彎腰從抽屜裏掏出了一封已極破舊的信；她似乎還不十分明白裏面寫着什麼事，已不知讀了多少遍，現在又用着微微濕潤的眼睛，看：

薇友：

接到妳深鎖着愁雲的信後，我非但同情妳，可憐妳，並且也可憐着世界上所有的人們。我將對妳講些什麼呢？安慰嗎？鼓勵嗎？啊！這年頭誰能

安慰誰呢？誰不同樣遭受着苦難？現在，我們也只有著手怎樣去解救自己！怎樣克制自己的痛苦，以期偉大的成就。

關於斌輝的消息，我忍到今天不能再隱瞞妳了。在這裏：就讓我久已鬱悶的心胸暢快的傾吐吧！

他在香港，自從知道和妳同行的事情不可能後，就加上了某某機械部的救國工作；一直向雲南等地前進。最初聽說生活還好，可是後來，就沒有消息……最近，從那面歸來的友人中，似乎聽說已在今年五月間，他患了瘴氣病，而永遠和我們別離了。

親愛的朋友！關於他生死問題，我想妳不會過分流淚，因為；妳信上帝，妳為他光榮的雄壯的安息而禱祝。而妳會長期的憂鬱，妳會發狂的問我為什麼這世界上要有爭鬥，有流血，有飢餓呢！

朋友！大概是人類的心太窄狹了！太殘酷了！太野蠻了吧！才有這重大的懲罰。我們在說這話而自以為自覺的人，自己也未始不是人類中污穢的一份子！可是一切只需要有真的覺醒，衝破，排擊，用熱忱的精神，來拯救自己拯救人羣，那末我相信暴風雨

的威力也有消失權威的一天，願我們繼續，頹廢是懦弱，努力纔是自強，即是死，也不是無聲無臭的死。

她的臉興奮而漸漸發紅，充滿着淚水的黑眼睛，飽射出堅決的光輝，她覺得這時已不是梅薇自己了，因為，她的靈魂的深處又滲入了萬斛的熱感。

她站起來，打開窗戶；重重的風吹來，直打在面上，覺得一點也不冷，反更熱了，燙了。靜靜的俯視下面，從鄰家窗戶中射出的燈光和園地似乎已凍凝在一起，天空是無際的墨黑一片；是污穢的深窟？是罪惡的埋坑？是和平的破壞？還是恐懼的醞釀？她驚奇地想。

微微的，悄悄的，有音樂的歌聲，似暮色中嫵媚的炊烟從山腰升起？又似海波上遙遠的顫抖的流音？啊！不！那是憂怨，煩燥，憤恨的心聲？是英雄失敗時孤獨的淚泣？是徬徨的訴情？似垂死的懺悔？她垂下了頭默默地想。

一會兒，音樂的聲音似乎沒有了。脆弱的靜默，暫時停留在人間，她如夢乍醒一般，一看，桌子上的小鐘已指十一時了。火鉢裏的炭已在漸漸熄滅下去……

關窗時，方始看見，一朵朵雪花球飄下來，飄下來……

是剛纔下的吧？她滅了電燈，心裏想，睡下。

可是，小鐘點點答答的聲音愈來愈清潔，聽覺也愈來愈靈敏，她的眼睛睜得大大的，無論如何睡不着，好像那體體的白雪已覆蓋了世界，覆蓋了自己。

「汪！汪！汪！」犬吠聲充破了夜的濃厚的靜默。

「上帝，幫助我入睡！」她祈禱，在胸前劃了十字。

「汪汪汪！汪汪汪！」漸次急而大總於不住地吠。

那聲音，他呼不平嗎？他失望悲號嗎？他發怒長嘯嗎？他要喚醒人類嗎？

「啊！這呼聲一定是為人類，為我們，我怎麼能睡呢？我們怎麼在這樣就睡呢？」她幾乎喊出聲來，終於這樣深深地想了。

★ ★ ★

(三) 病了 的 綠梅

花香滿園的早晨，輕霜戀吻着人間，還依依懷抱的時候；太陽已展開了金黃色的羽尾，輕聲地，靜寂地，飄進了冬的睡園，她含笑俯視，溫存地慈愛地，期待着可憐冷縮的靈魂，甦生！

鳥兒飛出了暖窩，屹立在薄寒的晨

曦中，眺望了片刻，就振翅飛上那正盛開着梅花的枝頭，可是，片片的梅花，便在她的跳躍歌唱中飄零在地上。

輕輕的窗戶啓開了。陽光耀耀地照着，她靠在窗畔，抬起惺忪的睡眼，遠眺着一片無塵烟的青天；很舒暢地打了一個呵欠伸了一伸懶腰。

一陣鳥兒羣飛，從歡欣的歌聲裏又飄下了紛紛的梅花點，縷縷沁人的清香，隨風帶來，把她的心已吹清，眼也吹明，頭髮也吹香了。

冬去了！惡夢醒了！
她滿心喜悅的跳回去，白色的睡衣飛了起來。

「梅薇！梅薇！」琳虞高聲喊進來，打開了門。

「啊呀！懶極了！剛起來？！這樣好天氣，早起跑跑，多麼舒服。」

「琳！我正找你哩！今天是我的生日，一塊兒上銀座去玩一天好嗎？」梅薇抓住了琳的手起勁問，這喜悅的面色，多美多鮮明，「真的，今天恰巧是星期日啊！」她更喜躍了。

「去！去！」琳霎手舞足蹈的大聲喊起來哩！

午後，溫和的微香的空氣中，銀座一帶都醉燻燻地沐浴在暖和的金黃色的

光輝裏。

「鈴鈴鈴！隆隆隆隆！」電車飛馳般來了，又飛一般去了。

「哇！」叫子一吹，人們便雜亂擁擠着跑過去。梅薇和琳虞二人，也在人叢中擠到了一家公司的門口，梅薇抬頭望了一望高高的建築，輕聲對琳道：「就是三越。」琳點點頭。

這時一批批人拿了東西出來，也有一批批走進去，於是她們也無目的的進去逛一會。

滿目是亮閃閃的東西，滿耳是暖烘烘的聲音，滿鼻是脂粉的香味，是特別的日本女子的香味。

「薇！你看，那邊正在買粉匣的那女子的裝束，都奇怪，簡直和西洋人一樣。」

「不錯，就是面孔不同，你看，多得很呢！那裏不是又有幾個嗎？帽子上的鷄毛管紅的白的，轟起着。來了，寫意的看，釘着她怪不好意思的。」

「噓噓噓！」斜視的目光中，帶來了特別尖俏的笑聲。

梅薇和琳只作不知道，二人昂着頭很莊重的樣子走過去，這時恰巧有電梯，就趁了上去。

洋裝部的西服，至少是三十幾塊一

身，在一個個亭亭玉立的模型上穿著着，可是，都看過去了，絕少有人顧問，最多不過加幾句好壞的批評。

買棉毛衫褲和兒童春裝的地方，擠滿着人，檢這件，丟那件，大家都要便宜又要好。

石階級非常潤滑而平坦，她們慢慢走下來。琳看見了玩具部，歡喜得了不得，她想買一個洋娃娃寄給妹妹；可是都貴得很。有的會叫了可惜眼睛不會動，有的也會叫也會動，可惜頭髮是直的，披散着。臉相也是死白，死紅的非常難看，要價廉物美的東西實在沒有，琳失望地搖了搖頭。

「ハ、ハ、ハ、ハ、ハ、ハ」女職員不等你看中那個，她就這樣表示歡迎了。

於是琳霎有點不好意思起來，她想，那是非買不可了。

只得和梅薇二人一同俯身仔細的看一面商量，琳偶然抬起頭來時，看見那二個女職員正在唧唧噥噥的耳語着，好像是在講自己又不能笑出來的樣子。於是琳急急地檢了一個洋娃娃，待她包好付了二元錢，拉着梅薇就走，大家才相信，到外面是非換裝束不可的。

出三越後，向高島屋，白木屋等公司那面走去，這一條路，往來不絕的行

人，擁擠着，蠕動着，她們也只能慢慢地跟着走。

不知不覺間，行人都站住了！同時哄哄然的聲音也慢慢地肅靜下來，有隆隆重重的聲音漸遠而近；不久便見一輛輛鐵甲車上站着威武的軍人，一路開過，最後是整隊出發的兵士，都有着嚴肅的面容。人民都歡呼着，擁護着，他們的每個血管似乎熱烈得都要爆發一般。

她們再從公司裏出來的時候，天已完全黑了。冬處的電鐘都寫着「不良」二字，無從知道是什麼時候，兩人只得順着來的道路，向三越那面回過來。

夜攤已完全擺出來了，冷峭的春風使那些生意人還縮緊了脖子，等待雇客。這上面，各種各樣的東西都有得買，只要你光顧，價錢是可以便宜一些的。

一路走過來，看見：皮夾，刷子，拖鞋，領帶，插花，玩具，雕刻，小變戲法等應有盡有，可是她們都不要。

在擠滿着的攤子前面，梅薇和琳奕也住了步，擠進去，原來這是買橡皮手套的；他高聲地喊着：「五角一雙，四季可用，增加美觀，保護手部……」別人聽得都有點心動，一個個都俯身下去揀，試了這雙，又拿了那雙方，

實在都很稱心的樣子，不過五角錢的價值似乎還可便宜些吧？

「價錢是一樣的！不買要後悔！」那人的聲音更響，也更有勁了。

手套放下，立起來，看看又俯身下去揀，「這雙好嗎？」問背後的人。

「好！不差！」這是肯定的回答。

「是五十錢嗎？」再問那小販。

「是的，要買幾雙？」殷勤的問。

「一雙夠了！」摸了一張五角的鈔票付後拿了東西便擠出去了。

她們二人也就跟着，再往前跑，突然，有一股既不是臭，又不像香的味道迎面而來，心裏怪風得難過，仔細一看，原來迎面來了一個穿和服的妙齡女子，梳着高高的髮髻，頭油搽得亮光光的，臉色在輝煌的燈光下顯得特別白，嘴唇特別紅，眉毛頭髮特別黑，她的衣服，又特別花特別鮮明，尤其走過時那姿態，那……

「啊！這是東方美人！」琳不是喊出聲來。

「美是美，就是頭油味兒難聞。」梅薇說完後，不覺的笑了。

一忽兒，已到電車站，兩人就在夜色朦朧的時候，離開了正沉醉在燈光酒影中的銀座，像衝出了醉漢的懷抱一般

哀江頭

力員

大約是三年前十一月月中旬一個黃昏時候吧！潘川急急忙忙地跑到M君家裏，進門劈頭就說：

「M君！M君！你還坐在鼓裏！外邊風聲緊了！已經決定放棄這座六代豪華底古城……燒，燒，燒，轉瞬焦土，唉……我也不再請你向陳局長謀事，我明兒下S鄉去，恕不能帶你同走！你呢？」

「我有田雨公帶我到W城外，江心小洲住着！」M君答道。

「田雨公！是田雨公麼？」潘川驚訝着說，「不久以前，這傢伙居然派人拿收條到我家討債，幸虧你墊款解圍。哼！如今他帶你這窮光蛋走，怕又是「屁」你吧！他真算得是「蔣二屁」的徒弟！你上當，……！」

× × ×

隔了三十六個鐘頭，東方纔浮泛着魚肚色，六輛黃包車，拉着M君家老老小小，一直到江頭，來到此地：霜風淅緊，江樹凋零，寒鴉在舉頭向人喳喳叫，是一幅絕好凌晨流民圖！

，模糊中趁了電車歸去。

梅花的清香充滿了寢室，梅薇一踏進房就聞到。她疲倦地倒在床上，心魂依然不定，微微地閉着眼睛，喧嘩的聲音，似乎仍在耳際震鳴。

憧憧的高樓，輝煌的電燈，擁擠的人羣，這一切像是什麼？實在是不像什麼？那叫囂，那嘶聲，那蠕動的人羣，那飛馳的汽車，那靜默的臉，那飢餓的目光，那可望而不可近的女子，這些是什麼呀？使人頭暈，使人呆呆地似乎要想起什麼？但是似乎又什麼都想不出來的樣子，朦朦朧朧的，梅薇倦了。

梅花的清香又一陣充滿了寢室，一點點涼水一般噴射在梅薇心上。

她站起來，微笑着——苦的笑影走到床畔的桌子前。

花瓶裏的綠梅僅祇二天未曾看，現在已那麼憔悴不振。一片片白色的花瓣和一綫淺綠的花心，都掉在桌子上，書本上，靜靜的躺着。

「綠梅病了。」薇拿起花枝吻着，茫然……

清香又一陣沁入心肺，這涼意使她驚恐，使她顫抖。

風過處，花瓣又似雨的吹落，「噁！噁！噁！」

(四) 春笑

濃的兩絲，似霧一般，罩着大地的顏役。一切都濡濕在渴睡的雨夢裏。

但是，數日的雨聲止後，含有暖力的陽光展開了廣遠的青天，風兒暖地和吹着，葉兒微微的飄動，夢也搖醒了！

午後，孩子們都在門前嬉遊，活潑的捲着衣袖，裸着雙腿，玩得多麼爽快。一見梅薇挾着書包回來，都哄的一聲，圍住了她，有的抓住了她的裙子，有的拉住了她的手，十分的歡迎這個可愛的隣舍姑娘，梅薇笑了，一個個都摸摸頭或拉拉手後，她纔逃出了這個重圍，帶着萬分喜躍的心，跑進了宿舍。

小母さん正在太陽裏坐着補襪子，她見開門進來的正是孔さん，於是急忙告訴她道：

「應接室內有客人等着，快去吧！」說完了。

「喔！是誰呢？」梅薇可怔住了。

她走到應接室前，湧着的好奇心不覺使她偏促不安起來，慢慢的隨手把門啓開。

那裏面正在看報的人似乎也吃了一驚回過頭來，二人的目光恰巧都怔住了。

「呵！姓常的，姓鍾的，兩位大老闆沒有回來麼？我看你家帶來東西太多，不好過江；……且慢，……好讓我先到洲上去想辦法，你們等着！」田雨公發愁似地說。

等，等，等，一去無消息；七點，八點，九點，十點，十一點鐘，m君的母親哭了，指着m君說：

「早知如此，悔不當初；潘川底話應了！……我們回去吧！」

恰巧，空襲警報到了！喔！喔！喔！江頭人們都慌了！都亂了！只見那不盡長江，滾滾兒的流來。啊，大江呀！「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m君心頭轉轉，思前想後，對此茫茫，百感交集。半晌，忽地大聲道：

「有了，我還是一個人先過江尋這田雨公；一家人千萬莫急！」

★ ★ ★

尋，尋，尋，生疏之一片荒洲，毫無把握地在尋這田雨公，朔風割面，隻影笑，嘗着生之苦味，猜着生之啞謎，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蒼茫人海，誰也不向m君表同情。唉！天曉得！

嘿，田雨公站在麥場上了，m君有

「啊！斌輝！」梅薇驚喜欲狂的叫起來，奔進去。

「梅薇！」他熱烈地抓緊了她的手，無聲息中，他們充滿了歡喜的眼淚，相視着。

「什麼時候來的？」半嚮，梅薇微笑着問。

「昨夜九點，那時，恐怕你早就睡着了！」他一面回答一面望着她笑，他要怎樣來報告這三年中經過的事情呢！而且在今天，他好像快樂得什麼都忘記了。什麼都想不起來哩！

他倆很快的登上省線電車，不久在練馬下來，那裏有一條蜿蜒似銀蛇的小溪，潺潺地流動着。

在大自然的懷抱裏，清鮮，香甜的空氣裏，他們慢慢地沿着溪岸，散步。

「真的，輝！我已好久沒有來欣賞這郊外的野景了。」梅薇仰望着天空，正見三三兩兩的雀兒在雲端飛翔，自己也不覺得舒暢地吸了一口新鮮空氣，都市的污濁的氣息完全吐了出來。

「薇！我也好久，不知幾年以前，才看見這樣碧色無涯的天空，才聞到大自然的清香，以前是做夢，現在是夢醒了吧？」他像想起了什麼似的興奮的問道：「這三年中，我：我，不，許多的青

年，完全都捲在發狂的漩渦中，我們只知道拚命的向前衝，由於熱血的鼓動，生和死簡直是辨別不明的一回事，我們像野人一樣，失去思想，失去知覺，啊！薇！那時，我完全忘記你了，也忘記了還有我自己。可是，現在，薇！從今天起，我又得開始新的人生和新的奮鬥了！」閃着興奮的覺醒的淚光，投到溪中正打着漩渦的波紋，他靠在一棵樹上，無言地低着頭。

梅薇看了他一眼，是同情呢？是怨恨呢？但是她總於覺得幸福的曙光已到臨，很快樂的道：「斌輝！我也希望你，從此，做一個中國的好男兒！」說着，把地上採起的紫色的野花，一朵朵全向他的身上丟。

「梅薇！想不到今天你倒會這樣弄花巧！」他笑說着。也抓了一把花草向她頭上揮去，可是，沒有揮着，偏巧都掉落在水面上，閃閃燦燦地浮盪着。

這時，梅薇以手加額，眺望着一片被夕陽照耀得閃閃發亮的田野，和一帶帶吐着紅暈色的樹林，紫色的紅黃的雲彩中，時有一羣羣雀兒歸來，農夫們辛勤地還在田間佈種，她出神地望了片刻，偶然回過頭來時，正巧碰着斌輝的目光，兩人的微笑都洋溢在眉間，和心底深處。

命了，破開喉嚨嘶喊着：

「老田！你在這塊！找壞了！……」

「！」

「噢！你怎麼會來的？」田雨公皺眉伸頭，左掌緊握右拳，吞吞吐吐地在說。「你一家人不是老早回去了？」

正說着，桑厚之業主和胡大一搖二擺地，蹣跚地，打從村上澡堂裏走出。原來桑厚之是m君十多年不見面的學生。當時相見之下，彼此都有點驚疑，少不得通名報姓，喜壞了m君！

★ ★ ★

幾個人陪m君在胡大家中吃完了飯，桑厚之招呼三五個長工過江接m君全家，拖着田雨公同行。來到江頭，已是下午三點半了，m君的母親一見，不由得又心酸起來，嗚咽着：

「哎呀！田先生，你還來囉，我們喝夠了西北風！你再不來，我要跳江！」

田雨公紅漲了臉，像豬肝般地，應聽答道：

「老太太！這年頭，反正沒有辦法，自己也會不相信自己的！你瞧：那堂堂的（？長）眼前不也是就要拋了老百姓跑麼？」

采風新錄

史亭

喜雪是日大寒借爰居閣臘月初五夜韻

履齋

初度日病中自北京飛抵金陵

乘異

高空寥廓遂吾翔。直以飛車當病坊。行半九州炊正熟。目營八表淚難量。古來哀郢關初度。連歲居吳算故鄉。何日一丘容小築。更從人海理歸航。(黃左田晚署所居曰人海歸航)

夜坐四疊寬字韻

乘異

世短翻憐寸抱寬。林空初覺一庭寒。縱橫鼠迹宵彌永。膈膊雞聲夢未安。氛稜待占京氏易。陰霾爭撥米家山。量才揣分吾何冀。鼻涕誰能對懶殘。(有為余推辰命者)

己卯九秋次溪以重輯汪精衛先生庚戌蒙難

實錄屬題

什公

玉貌能傾舉世人。頭顱不負却餘身。神州終有澄清日。卅載陳編證此因。

次溪屬題京津風士叢書

什公

坊巷流風娓娓聽。年時人海拾彫零。白頭我亦滄桑客。儻許添修野

淹滯江城歲又闌。平添幽興與銷寒。油衣慣借稜稜瓦。鉛粉新描采采山。便祝豐穰猶有待。政憑蕪麥未應殘。此翁風味清於雪。茶熟詩成且閉關。

己卯小春寥士招飲河房分韻得咸字 彥通

之子吾宗美。芳蘭竟體銜。豈緣階地進。不惜肺肝鑄。壯飲荷(作平)天祿。酒者天之美祿。宋藝祖語。清音繼大咸。未教妨作樂。風月正相摻。

劍知詩句甚哀次均廣之

釋戡

為句少年便爾哀。我懷那得為君開。但教歲月堂堂在。不合心腸寸寸灰。擗轡投鞭從睥睨。尋花問柳儘徘徊。丈夫肯灑臨歧淚。小却還思萬里回。

留北京五日南飛空中作

釋戡

歸來丁令顧何言。五載離懷五日溫。執手親朋俱老醜。銷魂門巷有亡存。雞鶩猶唱繁華曲。舊燕難尋去住痕。上帝九關今咫尺。巫咸須與問煩冤。

不寐

釋 戡

更深鄰笛似山陽。不寐還堪夜漸長。無主殘書堆架滿。愁人斜月傍
牀涼。千年壞壁尋吳畫。萬里歸裝破阮囊。邦國已非衰朽事。卻從兒
女漫思量。

夜坐用爰居閣秋暑均

釋 戡

笙管猶專夜。羅紈未覺秋。波瀾翻北陸。風月失南樓。國計兵間切。浮
名域外流。短檠從汝棄。高枕政吾憂。

己卯中秋

釋 戡

酒際香樺動晚晴。江城佳節未休兵。南飛寒翼猶生計。西下殘陽換
晦明。賓榻嬋娟雙袖白。畫堂燈燭一簾清。霜人將老情誰說。兀坐詩
成聽五更。

醉夜

釋 戡

偶追年少醉扶頭。酒渴憑誰倒茗甌。庭桂蘼香經雨澹。砌蟲流響入
鐙幽。一家四口分三處。兩敗俱傷遍九州。歸去已無官可棄。更從何
地問菟裘。

十園招飲明湖春翌日有詩見教依韻奉酬

默 園

赤日行天集衆賓。渴心樓檻看揚塵。能來儘有成歡酒。相顧都疑歷
劫人。猶畧明湖何取義。難留殘夏枉思春。(距立秋只四日矣)雙
聲到處聞時鳥。隔座歌姬盡帶顰。

爰居主人以佳日詩見示余亦繼聲

鶴 翁

澆愁莫放酒停杯。歷劫滄桑話幾回。冷眼何妨依舊看。熱心未許等
閒灰。年華轉燭空多感。身世浮萍笑不才。為俟河清長太息。江南賦
罷子山哀。

寄題十園

鶴 翁

小住他鄉即故鄉。園名以十孰能量。儼如記里須亭埃。應少爭墩說
謝王。閣外山橫青玉案。(登閣可眺鍾山)林間客泛紫霞觴。一輪蔬
豆橋邊月。啜菽烹葵野趣長。(園中多植葵。因用齋風烹葵及菽事)

病中得寥士惠詩賦答

鶴 翁

經時臥病老相如。寂寂空齋悵索居。忽在故人天際訊。如披雲笈篋
中詩。平原渺渺初飛葉。短榻勞勞一抱書。除此更無閒興味。與觀聊
復事蟲魚。

寄寥士

鶴 翁

却後園林善自治。銜華佩實佐蓮時。知君隱具調羹手。借問梅花發
幾枝。

山行

惆悵

雲物連空望眼平。薄寒山氣釀陰晴。霜乾曲澗燒痕溼。風戰高林黃
葉鳴。古塚鶻鷹秋拜月。荒祠雷雨晝藏精。地窮村僻人休早。倦旅蕭
蕭祇獨行。

乘輿夜行

惆悵

疑入洪荒宇宙中。掀簾放眼苦昏聩。垂頭養倦來幽夢。袖手留溫謝
冷風。羣犬警村殊有勢。雙燈辨路欲無功。此時萬念都消盡。只祝輿
夫健始終。

莫歎

惆悵

莫歎深冬未放寒。天涯儻念客衣單。欲將淡泊回涼俗。賺得清閒似
冷官。病裏窺人知健樂。亂中無恙恬貧安。迴腸盪氣當何用。爭奈詩

魔遣卻難

寄金悔廬先生兼訊程玉霜

惆悵

世稱黃門筆。必述樂令旨。樂旨與潘文。竝之則雙美。玉霜妙音聲。薄
海久風靡。要非悔廬功。曷克遽臻此。悔廬不解歌。妙在得聲理。平傳
節亢墜。咀嚼審宮徵。雅音窮韶咸。變調極些只。世間悲歡情。一一搜
書史。編爲樂府傳。哀樂有正軌。貞女含芳堅。節婦靡他矢。穹廬思欲
絕。荒山淚如洗。(玉霜新劇。如碧玉簪。珠痕記。鴛鴦塚。荒山淚等。皆
出悔廬手編。)猿啼嶺樹愁。雁唳湘江水。聽久隱坐忘。竟爾出唇齒。
是何筆與喉。莫摩造化壘。比得悔廬書。新編彌未已。何當金臺游。談
藝共掌抵。秋聲颯然來。投策矢興起。

惆悵私憐室主貽詩賦此奉謝

悔廬

閉門無計遣心安。製曲篝燈興未闌。敢借文章供笑罵。要從人海種
悲歡。才慚洪昉士銓傳聲遠。友慚羅瘦公姚父學步
難。爲謝新詩重拂拭。近來風義在伶官。

晚秋階前偶見殘菊

叔璣

弘一法師遺墨 十園主人藏
我愛山中作觀化。俯且仰一法。下管情不
深。日鏡像鏡。鏡言物。空身才。端已成。西笑板。大
重。空。哀。谷。爭。酬。譽。我。愛。山。中。行。安。步。下。須。
馬。有。時。訪。怪。石。有。時。過。村。下。个。才。取。境。心。已。
分。更。修。拾。唾。唾。世。道。中。鑽。龜。復。在。元。
心。隔。意。不。神。詩。以。年。寧。士。願。才。之。意。少。日。之。言。書。
菊黃未許作花香。秋老東籬一片寒。微性只堪長
蕩落。霸懷何事惹悲歡。搖搖欲淚霜枝短。黯黯如
愁日影闌。惆悵殘英餐已苦。首山薇蕨採應難。

西窗偶望

叔璣

木葉凋餘出老枝。西窗凝睇日遲遲。寒鴉不帶殘陽色。病蕊徒牽獨客悲。故國沈吟憐楚佩。高邱迢遞怨佳期。何郎沈約原消瘦。未抵蘭成作賦時。

贈陳寥士

叔璣

斯世幾人如我輩。簿書叢裏作詩忙。騎曹無礙呼爲馬。穀失何曾勝似臧。酒到次公狂可飲。香熏荀令去難忘。六朝千古閒愁地。莫使閒愁對夕陽。

奉和寥丈孝園遇雷雨韻

勸之

窗小黃昏易。依林有溼雲。鍾山猶兀兀。王氣自氤氳。滄海龍爲壑。柴門鶴作羣。人生當快意。共醉晚晴醺。

題蒙山隱居圖

寒瓊

仲卿衡榜海騷閣。陳疊海慕鄭湛若露。榜其閣曰海騷。以儷嶠雅。爾雅矜持綠綺臺。鄧爾正藏鄭德若之綠綺琴。唐琴。雲禪威儀空。想象從亡翻妒汝能來。

病起口占

寒瓊

衆生苦共維摩病。那有文殊問疾來。一臥浹辰跽阿起。黃梅還憶藥

爐開。

雜詩十九首

十園

鍾山如玉復如烟。秋瑟春琴咽逝川。依舊青谿朱雀路。重尋白下赤烏年。

離合神光寄妙音。翻從疎冷見湛深。絃聲忽作滄桑語。重見秦淮馬鳳琴。

玉璫緘札費綢繆。秋語悵悵餐底收。誰續板橋新雜記。夢痕倘祝十三樓。

燈寒稍覺簾侵月。酒惡端宜藥代茶。他日十園尋影事。小詩辛苦錄東華。

袁庵先生遺墨

家世江傳志宦江。不調五鼎事神向。彭澤不林通擬。李黎詠李花佳氣。喜勝投轄。并爲文章。張碎。奉。奉。奉。地。內。系。始。行。樂。作。健。過。本。志。志。志。賦。解。風。元。江。詩。使。禮。廷。篤。座。接。高。賢。碎。舍。味。水。馬。程。西。燕。添。神。凝。弄。瓦。來。合。看。脩。名。祝。士。社。已。欣。宏。議。託。中。楹。林。論。兼。景。詞。朝。通。引。詩。子。明。湖。海。去。情。心。紫。雲。藏。在。成。實。

十園主人藏

寒士先生四十始滿道。出此兩字。昔年賦。二律。書。以。爲。壽。西。門。市。致。聊。博。新。樂。耳。仙。是。身。衣。志。亮。

自歷千辛與百艱。奚須蕭瑟賦江關。年年王氣隨消長。始信鍾山屬
半山。

稍除翳障成疎筍。略置餅餌鬱古歡。簪筆灌園容嘯傲。秘書亦是一
枝官。

相看但覺可憐卿。離固回皇合未成。無語中含悽惻意。靜聞鬢畔墮
釵聲。

對影聞聲已惘然。哀歌墜泪咽朱絃。人間誰種相思樹。覆水心傷錦
瑟年。

山溫水軟不勝情。暗燭明眸夢底縈。餘韻長留邀笛步。梅邊風月至
今清。

鷗邊蝶外盡新愁。醅酌消時酒漬留。弔古偶尋江令宅。尋歡怕唱玉
京秋。

黛色正橫青玉案。霞光平視紫金山。小園宜入蘭成賦。淺草疎林碧
似環。

夢底尹邢皆國色。醉中燈燭即春光。碧雲知為佳人合。青鳥徒傳玉
札忙。

春外休尋桃葉渡。酒餘且上木蘭船。穠香不似清香遠。祇許梅花伴
水仙。

小家碧玉烏衣巷。大道青樓白板橋。建業秣陵南北水。擘箋狎客最
魂銷。

才子南朝詩酒色。佳人北里管絃歌。衣冠六代銷成土。脂粉千年漲
作河。

旗亭水閣玉京家。天上人間紫願賒。密坐哀絃澆苦莽。可憐深色一
叢花。

終是不堪回首處。已無如是我聞樓。西風殘照生新感。流水栖鴉喚
舊愁。

解厄媿非王百穀。驚才猶是馬湘蘭。啼顏笑齒渾無賴。如齋秋茶且
作餐。

清言似水注歌塵。澹蕩襟懷窈窕人。不但秋波能照座。心光為爾照
千春。

雜著六首

十園

何如通德知前史。尙有何哉是舊人。地樹一園都是碧。心華四序莫
非春。

荒園獨佔飄兒菜。老圃猶存梔子花。白酒醉君詩外意。青山驕我鬢
邊華。

燈邊稍覺鼠姑妍。莫譜興亡入管絃。織得歌詩同錦繡。金絨囊括好
山川。

百年蠶觸都成史。一代風花總是春。惜取當爐備保意。蛾眉壓酒最
醺人。

一聯直換青春價。(遺山夢中句云。天上近來詩價重。一聯直欲換青春。)七字初安白髮新。詩史才粗渾未恰。稗官野語倘宜人。亂世陽秋見未真。熊肥蛙瘦各風塵。掃除天下憑誰了。未是神州袖手人。

無題

十園

鈿車風露沈冥夜。水閣燈醪宛孌人。驗髮河陽非少日。盟心中谷正穠春。

斗酒狂傾香積園。一燈涼透廣寒宮。賣癡消恨渾無計。卿在愁中我醉中。

絕句七首

寥士

吾生本自浮。大地看成海。一一青蓮花。亭亭觀自在。
鍾山積青史。雄壓秣陵關。哀樂兒童物。中年百感慳。
桂為百藥長。葵是百蔬王。桂香葵亦熟。采采盈雙筐。
秋聲多在山。秋色多在水。文詞爛馬揚。鈞黨紛牛李。
舊歡難再得。好夢怕重溫。窈眇凌波影。回環唾碧痕。
勳業歸黑頭。知音屬焦尾。文史足三冬。滄海杭一葦。
曼倩善滑稽。魏徵工嫵媚。莫聽口頭禪。且探囊底智。

哭袁蘊庵文

寥士

風雪天四冥。悽絕閨噩耗。尚冀傳非真。揮涕空悲悼。公每誦我詩。嗜

痴輒阿好。一月六七書。置郵無不報。入冬訝信疎。小簡以疾告。願公早霍然。天必保老耄。文名滿寰區。卓筆媚突奧。允撰我詩序。許我能深造。鬼伯忽在門。未訣空追懷。竟繼瞿(良士)林(半櫻)亡。詞壇盡素縞。少具神童譽。文辭作有芒。義甯授衣鉢。淵源自堂堂。抗俗懷古道。愛才餘熱腸。交遊同骨肉。高歌慨以慷。同學皆彥碩。二陳(彥道病樹)尤清揚。倘儻爾益翁。交我十餘霜。宦游多在浙。視浙如故鄉。東坡與子由。花萼聯芬芳。世變各分散。爾翁久回湘。招要未果至。相思天一方。歎浦公流寓。猶喜同杯觴。叔世幾耆舊。相保胡能常。爾翁萬里隔。驚嘆人琴亡。

念奴嬌 金陵懷古用稼軒韻與楊彥兄同賦 叔璣

石城鍾阜。訪英雄不見牙旗金節。虎踞龍蟠爭戰地。幾點寒鴉飛怯。劫火燒天。驚濤捲岸。故國難為別。新亭風景。渡江名士能說。誰念此日蒼生。夷吾江左。相賞南樓月。塵尾清談成底事。愁聽陽關三疊。禿柳烟消。頽垣蛛罥。欲弔心先折。未須惆悵。一樽聊慰華髮。

念奴嬌 潘叔璣先生命賦金陵懷古用稼軒野塘花

落韻

楊彥

大江南北。問消磨幾許英雄奇節。落日雨花臺畔路。馬上西風寒怯。古渡津迷。新亭人杳。彈指滄桑別。吳宮何處。亂離葵麥休說。寂寞淮水東邊。女牆高照。猶是當時月。散盡衣冠春社冷。歌遍桃花千疊。巷口斜陽。橋邊野草。枉自柔腸折。一樽傾倒。莫教空誤華髮。



單雲閣詩話

濂亭遺詩二卷，宣統鄂城刊本，武昌張裕釗著，書品明朗可喜。濂亭古文，與吳塾父齊名，而詩亦不弱。如贈戴子高云：「往從樸叟論經學。苦說長洲一老賢。江表耆舊近凋喪。浙西弟子欲聯翩。感期孤往山體雪。文字千年江導源。一笑相逢真我輩。秋風斜日白門前。」咏史云：「功名富貴盡危機。烹狗藏弓劇可悲。范蠡浮家子胥死。可憐吳越兩鴟夷。」偶書云：「少日苦求言語工。九天九地極溟鴻。豈知無限精奇境。盡在蕭疎閑淡中。」偶題云：「淵明五言貧更澹。放翁七絕老逾清。閒來試取一編讀。何異魚山聽梵聲。」曉泊云：「孤棹寒山外。荒村亂水濱。橋梁通小市。鮭菜集清晨。泥雪鴻甯記。滄波鷺自馴。浮生信飄泊。天地與陶甄。」日日云：「日日庭前數暮鴉。年年江上聽秋笳。山風落後時過寺。籬菊開時最憶家。果熟歡聲喧鳥雀。香殘烟篆鼻龍蛇。曲肱一覺藤牀上。夢去樊溪揮釣車。」步李佛生晚涼出遊原韻云：「佛笙先生自笑狂。脫巾散髮去追涼。卽事筇竹一枝好。何處菱荷十里香。信有野鷗狎滄海。可憐雌雉在山梁。斜陽澹澹清江遠。放浪人間更底忙。」安州道中云：「菰蒲深處住人家。楊柳陰陰四面遮。白板扉前孤艇繫。一灣流水浴雛雅。」斷霞明處白鷗飛。浦溆縱橫迷所之。蘆葦蒼茫烟水闊。望中何處一帆遲。」當時走馬長安道。歷歷蓮橋記舊遊。今日扁舟橋下過。回頭三十二年秋。」蘆汀葦蕩碧無際。雲影天光靜與涵。今日風帆何處所。烟波滿目似江南。」皆學北宋有功者也。

范伯子詩集十九卷，通州范當世著。其長末一首爲落照，詩云：「落照原能媿旭輝。車聲人跡盡稀微。可憐步步爲深黑。始信蒼茫有不歸。」字字沉痛。光緒三十年中秋月云：「噫余瘦削不成影。見汝盈盈在上頭。一世閨人齊下

拜。八方圍實競前投。移鐙讀曲行行怨。倚杖看雲片片愁。病久可勝寒徹骨。頽然掩袂若爲秋。」伯子本善病。此詩滿紙蕭瑟，說者謂其下世之先徵也。

范伯子所製詩題，皆縣縣有情致。光緒詩壇中，卓然名家。如屏風山下作云：「倦過名山不用探。看山無句分應慚。平江水落歸何處。廣漠風來冷不堪。竹屋浮沙成小市。漁舟壓雪擁深潭。湖山與我同蕭瑟。豈有潛龍睡得酣。」七月七日感靈鵲起句云：「天上無婚媾。靈鵲空中啼。」祇此十字，已能冒起全文，是工于發端者。夢中連夕爲詩，醒疾留數句，睡起而仍失之，是晚對月睡在堂，夢得兩聯，則立起續成，方知夢中與開眼所爲，仙凡迥別云：「眼中俗物未全空。一夢離奇始不同。璧月愁爲鵲點黑。金天喜有雁來紅。九霄盃影成孤酌。萬里琴聲有一宮。却下風窗養燈穗。照人和寐聽秋蟲。」看保安沙還至上海和敬如見懷云：「爲別四五日。六日甫至止。一日山中臥，一日走江汜。兩日風雨中。水深沒車軌。去其往還日。實祇四日耳。何張于吾人。良非等閑比。新僮入故羣。磊磊真可喜。雖然相從樂。豈不念吾子。人間子名者。循例欲誇譽。論子口則符。不論腹有痞。沈思世賢萬。取足一知己。盡人而費辭。是亦可以已。飲河期滿腹。不得盡河水。甯獨吾道然。子意亦如此。取子之赤心。照地立人紀。得時亘光芒。不得伏而死。空空是非間。卽是安足理。緣子詩念吾。還辭以喻指。」中段以後，奇警之至。「人間子名者。循例欲誇譽。」二句尤爲悲痛，天下名士，同聲慨嘆。贈愛爰云：「四方上下一東野。百里東西兩上游。舊用談嘲今則哭。醉將拋撇醒難休。翻翻棋局論千變。轉轉車輪有萬周。雪後臨溪真異事。凍魚如欲煦泥鰍。」過焦山內人扶病眺望云：「斜陽冉冉天光好。積水洋洋樹色酣。欲問山靈此何世。尙將晴翠撲江南。」「臨江病眺莫傷懷。不死終能爾我來。放意存茲一片石。世間何物是樓臺。」讀濂亭師次袁爽秋郎中見贈韻，有王城浩浩着君隱之句，尤以痛嚼，揜卷和之，時之上海舟中云：「人至番番師友盡。自然憔悴作頽翁。沈泉昨已悲蘇軾。棄市今猶泣孔融。吏隱荒唐危可待。文游慘淡好胡同。臨江不問無歸夜。且看殘陽萬頃紅。」爲伯嚴錄天津甲午中秋詩，至人間佳節復有幾，淪失八九鍾阜南之句，覺向時所惋惜，能償以此日之遊，而今此所悲哀，復絕異于當年之事，伯嚴愈有且莫承平更百憂之作，感痛可勝言哉。

，次韻盡意云：「一世不爲明日計。吾儕能惜此宵遊。拚將特地清醒眼，來覓當年散失憂。寂寂山川夜逾靜。沈沈歌管死無憂。應疑從古高寒月。只照人間百尺樓。」其所造詣，皆有混茫之元氣，吐納其間。

李剛已遺集五卷，第一卷則詩也。有范肯堂吳塾父評語。如連日與辟哥唱和，而君昂病無一語，戲以長句相挑，想仲達讀之，亦當發憤謀爲泰山一擲也云：「日月雙丸駭下坡。勸君有興且高歌。古今亦是人相續。血肉誰能石不磨。大鳥三年仍未語。水犀百敗已無多。耕屯沼上誠非計。奈此深溝堅壁何。」月夜庭中獨步云：「茫茫哀樂兩無因。局促詩書秋復春。世事急於前後水。月華閱盡古今人。千年大藥生何處。萬道狂瀾逼此身。便欲乘風遊汗漫。再來城郭定沾巾。」再用辟哥登台韻云：「百感縱橫強自裁。乾坤浩漫此登臺。背人落日還相照。動地狂歌盡可哀。目接交親長恨少。數窮賢聖不能才。十年未徹人天障。何異螺紋轉水杯。」口號遺闕云：「坐領窮城歲欲周。略陳風土備詩謳。萬山壓境無餘地。六月燬鐘似晚秋。高下穴居蜂啓戶。紛紛私鬥蟻爭邱。韓公嘗作髭孫尹。持比陽山定孰優。」出于范吳之門，其氣度自淵淵也。

貴池章鶴齡、字六峯，著靜觀書屋詩集七卷。六峯嘗兩至都門，一匿名公巨卿，折節與交。晚年歸池陽，東南名宿往來江上者，莫不相與唱和，文燕甚盛。古意云：「心如時樣花。織上機中綺。裁綺製爲衣。花開無終始。」棲雲禪林題壁云：「打頭紅葉落紛紛。寂寞空庵映夕暉。幽鳥自啼人自去。倩誰管領一山雲。」贈踏云：「升沈定自我生初。贈踏休教所守疎。三朋卞和仍抱璞。十回蘇季尙陳書。少年不賤輸同學。素志勤求在隱居。從古聖豪能拔俗。致功務實立心虛。」夢遊一處，迥異尋常，因得頸聯，寤時其景猶在目也，遂足成之云：「乘雲縹緲伴仙曹。異境真成意外遭。水激危灘魚影亂。風生大壑虎聲高。磨崖字古疑倉籀。拾級身輕附羽毛。覺後豪情猶未減。笑人檻外一株桃。」種菜云：「宿雨喜初晴。晨曦上城里。田事方告終。復此園蔬理。隨時各有營。荒怠我心鄙。旨蓄費御冬。非侈羔豚美。寒烟凝一畦。嫩綠勻無比。隔離一叢菊。含英綴菽蕊。秋老猶未花。得毋傷棄委。抱甕勤灌將。權學漢陰子。清節白重陽。柴桑風杏矣。蟹酒雖云佳。稱鮭雅宜此。」其集刻入貴池先哲遺書中，劉世珩稱其「王導不生誰管仲

陶潛雖隱亦荆軻。」一聯，俯仰人世，寄慨殊深云。

何義門先生集十二卷，宣統元年刊于廣州，元和韓崇，歸安吳雲，吳江翁大年同輯。余藏紅印本，末二卷則詩也。馮已蒼謂作江韻詩皆愚物，偶和王荆公韻為一篇，希不見哂于馮氏也云：「龍騰采石斷長江。檄到中原指顧降。紫蓋運移難復始。青聽謠合竟成雙。休悲地蹙中分界。却羨船迴一面廳。東望蒜山曾半裂。欲從京口醉深缸。」雪後戲書云：「銀沙一夕混遙空。敝履懸知路不通。臥穩擁鬚從作蠅。寒戰舐掌笑非熊。神仙偶許窺籬嘆。智勇難邀入蔡功。乘興阿誰還興盡。獨憐檢點出塵中。」熊韻甚趣。明瑟園云：「四山環合一溪通。明瑟園富野綠中。遠望拂雲林隱屋。到來宜月水涵空。小欄低檻坐無厭。曲琦平崗步不同。作賦前頭有朱老。景多先怯語難工。」義門名焯，初字曰潤千，一號無勇，因哭母更字肥瞻，而印章則作咳瞻。為人短小麻鬚，綽號袖珍曹操，又有髯字紅文圓印，晚年又號茶仙。幼時頗魯，因遊道院見蝴蝶飛而心開。全謝山為之墓誌銘，有云：「長洲何公生于三吳聲氣之場，顧獨篤志于學，其讀書繭絲牛毛，旁推而交通之，必審必覈。凡所持論，考之先正，無一語無根據。吳下多書估，公從之訪購宋元舊槧，及故家鈔本，細讎正之，一卷或積數十過，丹黃稠疊，而後知近世之書脫漏譌謬，讀者沈迷于其中，而終身未曉也。」讀此，可見義門先生不愧為清初通儒，固不獨工詩已也。

落落齋遺集十卷，明李應昇仲達著，武進盛氏用明崇禎本重雕；余有硃墨本。其詩有受命草，歸田草，息影篇，三遊草，別匡草，招五草，孤興篇，倚雪篇等。如張公洞二首云：「靈竒不信是人間。仙佩冥冥去未還。留得老龍和玉乳。一聲鶴唳下空山。」空洞濛濛剪石雲。天門一柱海濤聞。石牀原有青泥在。灰却名心贈與君。」過鄒滕漫賦三首云：「東人憔悴未全蘇。麥隴烏棲草欲枯。唯有兩行楊柳色。青青得似舊時無。」「圮堞荒烟黯故城。幾家耆舊弔餘生。撫循正是痲瘵日。莫侈催科與聚兵。」「妖摩赤幟說天丁。京觀高時鬼不靈。風雨黃昏明月夜。也應回首泣傳經。」曉行云：「客路催行急。鄉關夢未勻。秋風涼宿雨。殘月淡晴雲。野店疏燈曉。荒烟古木分。忽驚羣象易。初月散霞文。」關山用壁韻四絕云：「白雲古廟中。片片寒光曙。清磬偶然聞。雲落無處。」「層巒日影孤。浮開

翠微裏。石液霜未消。日暮寒烟起。」「賸有風霜色。山僧識我還。瞿然拜遺像。白日滿高山。」「嶺勢控神州。巖關一劍留。月明嘶赤馬。山鬼夜應愁。」度庾嶺云：「嶺表迢遙路。初看第一山。輕嵐凝宿雨。老樹壯空關。地氣分涼燠。車音辨往還。行行聊復爾。可惜荔枝關。」晚行云：「載酒隨波去。波翻落照紅。孤舟如畫裏。秋色在杯中。」五乳寺訪憨公云：「路入叢棘中。不識青山面。折歷松脚摩。草沒蹊如線。滴滴五乳鮮。何處飛絕巘。溪回徑始平。翳盡峯爽見。憨公息深深。熊虎恣奇變。泉甘浮乳花。香靜團雲片。聊復理玄言。五岳指端電。」課士宿鹿洞月下口占四首云：「長松蔭寒泉。隙月墮深井。驚濺老龍鱗。散落千層影。」「山靜鳥無言。月波冷可沐。不道石上月。還疑眠白鹿。」「渡溪芒屨濕。兀立酒初醒。點點松梢白。疏痕幾箇星。」「言尋獨對亭。相將松影去。獨對者誰子。問松松不語。」石門禪房揭止靜二字試以偈問之二首云：「問汝止云何。萬法本無住。澗聲流不息。汝心在何處。」「靜中何所有。靜中何所見。十年坐蒲團。錯認如來面。」

關公詩存六卷，藍印本，丹徒丁傳靖著，傳靖字秀甫，七古多梅村體，近體格雖不甚高，其中論敘掌故者頗可傳。如柳如是妝鏡爲曹君直題云：「絳雲樓閣烟飛夕。墮下瑤台秋月魄。老樹飄殘豆莢紅。香塵蝕盡菱花碧。儂家生小住金閨。攜得唐宮片影涼。春入猩籠開笑靨。夢回犀枕照啼妝。星眸相徧東林士。此心早爲虞山死。尙書髮白妾顏紅。雙照盈盈入秋水。拂水莊前月正圓。我聞室裏望如仙。脂痕春膩琴川漲。鬢影秋涼笠澤船。好夢方濃明社屋。金甌殘破銅駝哭。照見刀繩手握來。郎意遲回妾顏惡。斜日西風白下潮。江山金粉又南朝。珠冠星燦蛾眉笑。」阮大鍼以珠冠贈柳夫人見明季南略。玉轡風馳雉尾飄。（柳夫人戴雉尾冠，與牧翁並騎出遊，見三藩總錄。）巾帽都非春不管。年來鏡面黃塵滿。詔獄風波問吉凶。青銅一片懷中煖。天許生還感不禁。玉台差不負初心。春風冉冉朱顏老。暮雨瀟瀟白首吟。月到中天圓復缺。分香賣履聲嗚咽。廿載恩深一死輕。鏡缺灑徧啼鵲血。淚漬塵封二百年。背銘未泐土花鮮。閱殘泡影都如寄。照徧悲歡總可憐。查田寫入金陵景。（此鏡題詠初見查初白金陵雜詠）後人一見都稱幸。蒲桃海馬亦尋常。愛他曾照藤蘿影。勝國滄桑豔跡多。殘脂剩粉照山河。玉京琴韻橫波畫。一種蒼涼可奈何。」又有柳如是

妝鏡分韻得將字云：「拂水莊前半野堂。簾櫳初日照新妝。琴河水漲脂痕膩。燕市人歸鬢影涼。深碧乍看苔篆繡。嬌紅應帶豆花香。曹唐什襲知無恙。手拓何時望寄將。」此詩有引，因並錄之：「此鏡康熙中查初白得諸金陵市上，有詩記其事，載敬業堂集。其後流轉浙中，嘉道間，浙人題詠最夥。後歸元和曹君直舍人。往與君直同在禮館，曾攜以見示，並以拓本見貽。鏡背鐫五言絕句一首，與初白詩注所載悉同。又在廠肆見王仲瞿手拓鏡背小冊邊廓微缺，缺處有朱文小印，文曰，仲瞿手拓。此鏡缺處宛然，知非贗作。今年消寒分韻得是題，檢拓本不知何時失去，悵然賦此，並寄君直吳門。」

丁開公擊鉢吟一卷，其詩題皆綴古人軼事，以雋永而珍異者為主。如項羽妾冢道德經。劉安謫守都廂。東方朔娶宛若為小妻。漢哀帝名童賢妹所居為椒風舍。小喬墓磚硯。羊祜為蔡邕外孫。陶淵明醉眠石上觀瀑。張融牽舟上陸。張麗華坐陳後主膝上決事。虬髯客看紅拂梳頭。宋之問駱賓王靈隱寺聯句。宋璟與明皇論羯鼓。劉角媒人。李林甫選婿。太白送內尋廬山女道士李騰空。安祿山冥籍會為回向寺僧。唐肅宗以九花虬紫玉鞭賜郭子儀。郭汾陽屏姬妾見盧杞。竇喜鵲。裴晉公綠野探梅圖。韓公為翰林院土地。李贊皇次柳氏舊聞。李衛公贈甘露寺僧方竹杖。牛奇章令街子夜從杜書記。蠡念阿房宮賦。陸魯望能言鴨。皇后園。(李茂貞事)滿朝歡。待闕鴛鴦社。契丹稱和凝為曲子相公。羅隱請錢武肅王舉兵討梁。羅隱為錢武肅王作謝表。蜀王建奔韋莊寵姬。孟蜀主鴛衾。李後主使人窺韓熙夜宴圖之。李後主為小周后製樂府豔詞。李後主書金字心經賜喬宮人。陶穀賦風光好詞贈秦弱蘭。魏國長公主麵杖。宋太宗玉龍膏。金錢買燈。陳希夷幡桃核酒杯。渴睡漢狀元及第。寇萊公生日。張詠諷寇萊公讀霍光傳。狄武襄釘錢。宋子京半臂。石曼卿微行倡館醉歸為廂帥所杖。歐公簸錢詞。聚星堂禁體賦雪。蠻布弓衣繡梅聖俞春雪詩。宋元豐間命待詔崔白圖汴妓蔡奴貌入禁內。龜鶴夫妻。邵康節宅契。王荆公騎驢日過定林寺。富川東坡竹。東坡諫買浙燈。東坡以詩贈黎子雲折菜錢。溫都監女窺東坡。李龍眼賢已圖。山抹微雲女塔。王南陔珠帽還家。良嶽記。龍舟門。賈宜人墳。金人發蔡京故居得錢二百萬築汴京裏城。芳儀曲。吳彥高為宣和宮人賦人月圓詞。李易安賭茗縉書。李易安琵琶行圖。



雪停後，路上結了冰，脚下一滑，什麼「元寶翻身」的魚全出現了。



車胎光是自己打滾，因此坐汽車的大爺們，也得用出一股勁兒。



大夥兒縮緊了頭，洋車夫不敢跑，祇有清道夫淌着大汗掃雪路。

雪中行

馬午作圖 荷子撰文



深藏在民間的藝術天才真多著哩，堆雪人就是個好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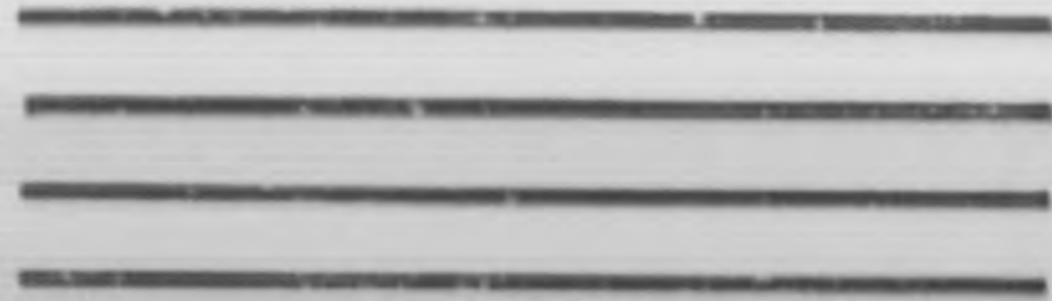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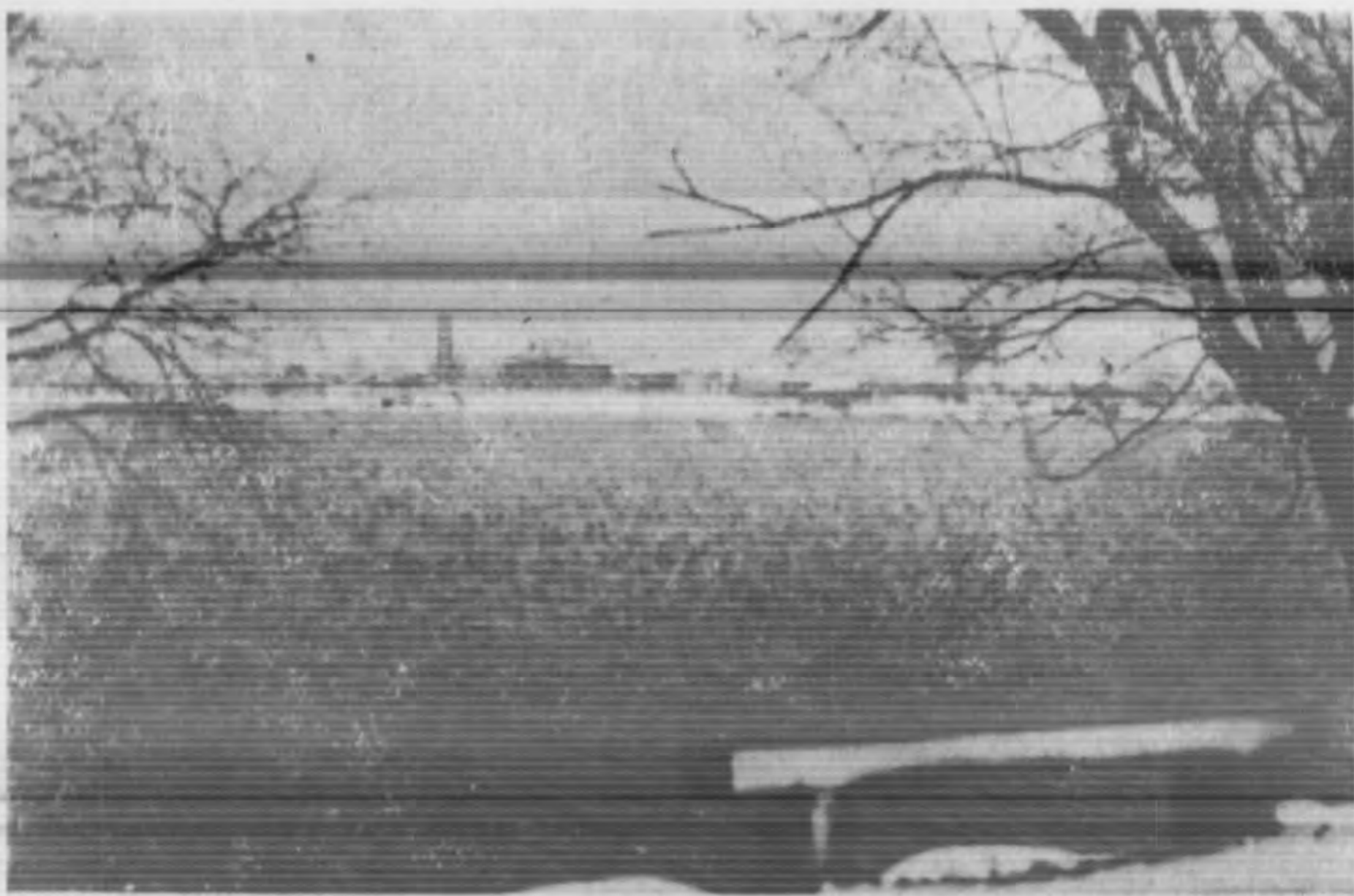
一大羣，一大羣的烏鴉，在下雪之後，纔叫夠苦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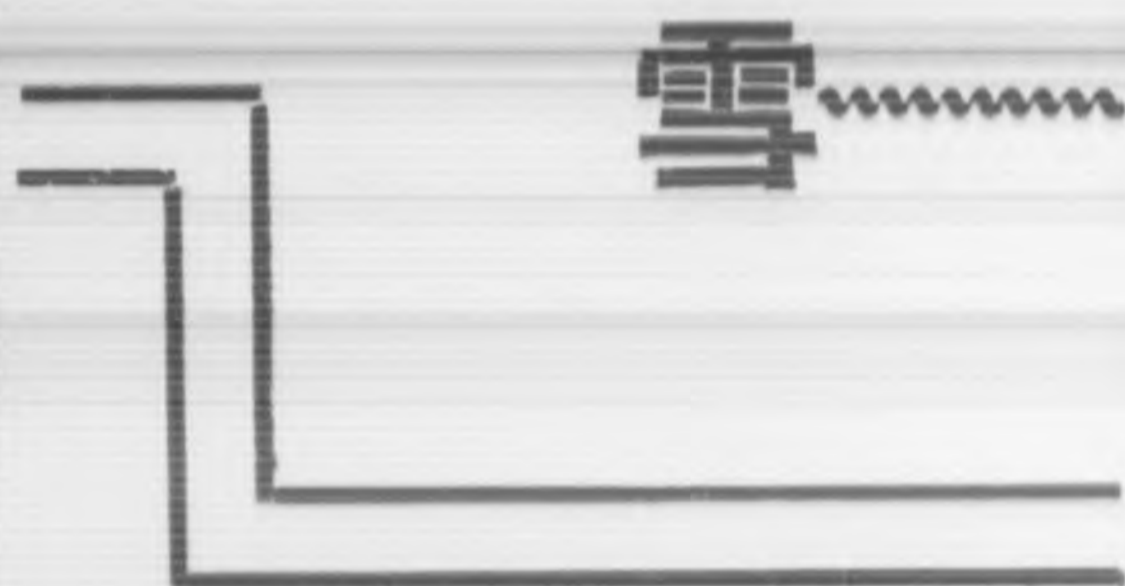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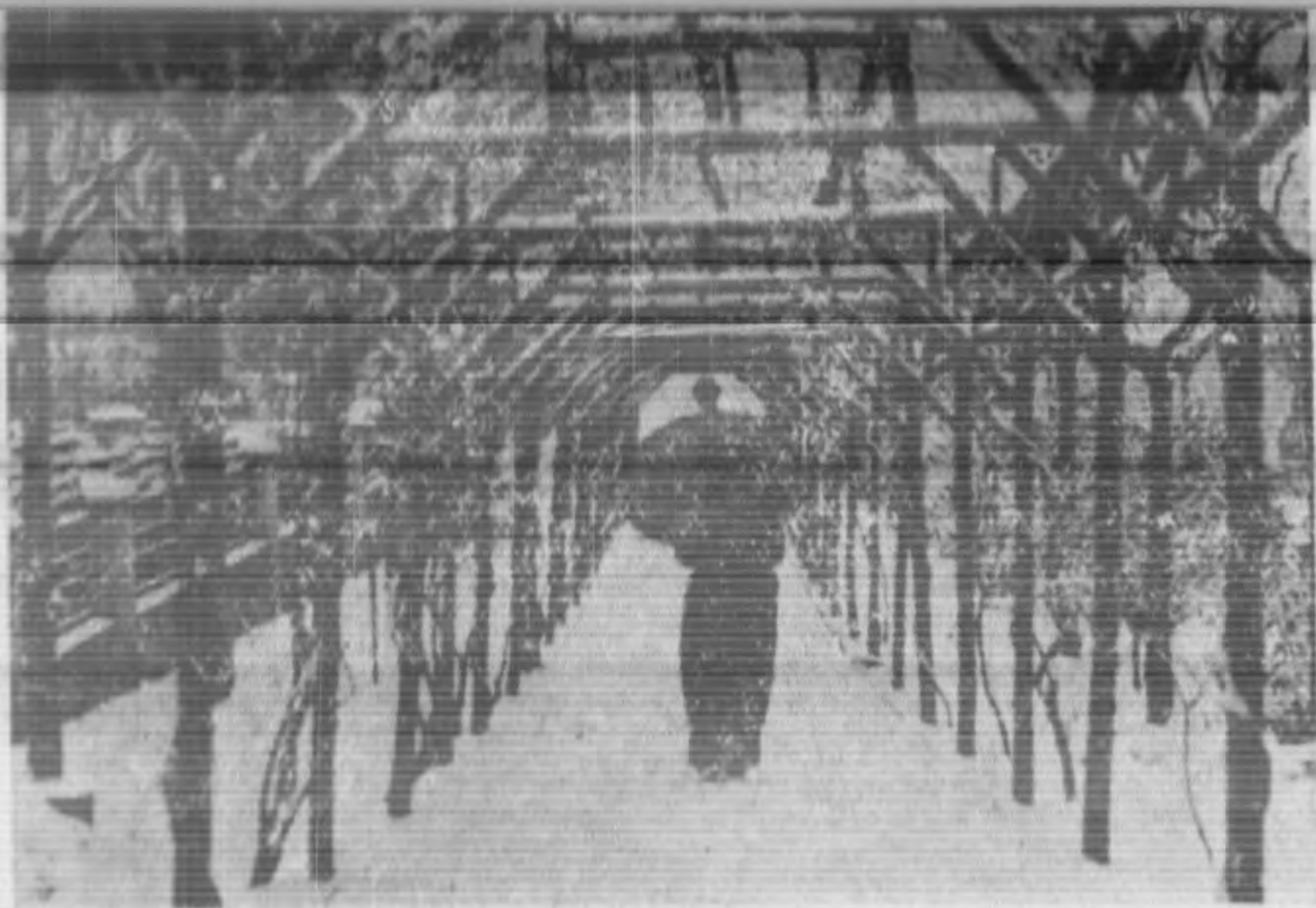
當此飢寒交迫的時候，難民們定要叫：「天哪！下些米粉吧！」

~~~~~在  
~~~~~玄

~~~~~武~~~~~湖







黃 勃 之 作

# 圖 插



阿羅漢圖

黃均作

黃君為北平藝專國畫教授

工筆人物逼近唐宋此幀為

近作精品



辦公室一隅 (素描)

馬 午作

# 猶太難民

作茲勞查斯，登約荷——德



(刻木) 房廚式通普



(刻木) 夜前節活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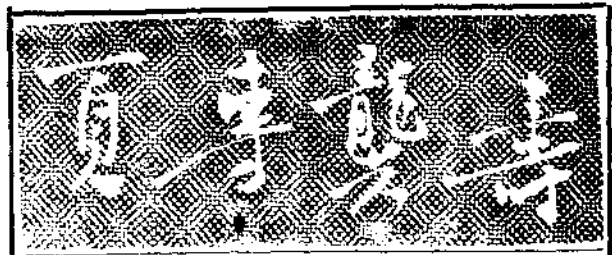
(刻木) 舍宿寄夫鯨





作圖 怨

妍月曉波海舷船倚子遊



龔曉龍先生，遺德  
政事文章，世所共  
仰，已卯臘月，年  
登七十，海內耆舊  
，賦詩稱觴，彙錄  
數篇，以留永念。

寒識

其一

錢崇威

歷史重甲科。所期在得士。薦剡亦尋常。所難在知己。叔季味真賞。但藉拾青紫。豈知一氣感。文字秕糠耳。衣鉢有淵源。沈澁具微旨。契合骨肉同。夙夜盟在此。吾師大雅宗。妙年史筆珥。甲辰試泮闈。青睞及賤子。得請海外游。發軔扶桑指。丙午師來東。攜家橫渡美。英英陸文節。(亮臣同門時入東京士官學校)班送神戶浹。計歲逮辛亥。初典龍門史。是秋諸及門。請期肅樟筵。語次述所聞。春夢殊恢詭。(陸文端師舊事。師幼年受業)讖緯事竟符。

王室傷如燬。羸裝謁起居。南下整行李。荏苒歲月間。假息集滬市。適會季方婚。(癸亥意岑世兄完姻)冠禮欣參擬。授以定山集。(蒙賜定山堂詩集)宗風振正始。侍坐近十年。拜辭復歸里。低徊桑海變。農圃寄行止。展轉遲兵戈。孤島重停趾。慰藉意有加。疑年樂同齒。賤辰月在卯。紆尊賜清醢。逢臘月嘉平。七旬師覽揆。詩篇紛藉湜。大者粗能紀。不才感從游。三紀誌端委。歸然此門牆。共喜班隨鯉。襟懷浩如春。神明湛若水。奉觴侑俚言。冀爲一莞爾。

其二

高振霄

淮南山色秀如前。誕降於今七十年。卜世科名徵地脉。聯鑣翰苑耀奎躔。(師言明嘉靖間龔氏自臨川遷合肥第三世葬始遷祖於龍潭港有堪輿家過之爲留識記至二十世二百餘年來每世有驗者邑人咸能道之)心危錯聚虛籌箸。(乙未東人既歸遼丙申師隨專使歷聘歐洲諸國)朝旨更注重聯俄緝逋師隨時皆有所論列格不能行未十年而禍中于東亞今且愈烈)神燭幾先合中權。(戊申始設坎學大領署部臣請以師總其事)旨允之

辛亥春請急歸不復出)咫尺門牆趨走地。幾番證道到天泉。

品泉盧蕩挈同游。詩境清涼暑氣收。(丙子夏師招住莫干山兼旬登眺名勝令賦詩以紀書册署年是歲適爲賤辰六旬)卻掃浮雲瞻北極。偶攤畫草洞西歐。眼簾歷歷滄田幻。心地閑閑水石幽。(師童時兼習西文喜刻印集郵票攝影辛丑病指遂皆屏置)任是疊虛營債苦。卽今已勝曲江頭。

大麓風雷撼屋椽。諸艱歷試守寒氈。方平並挈麻姑駕。(丁丑七月初戰始滬濱師來視敝寓因互論勝負之數世妹並與內眷相慰藉)明復躬親介石傳。義重師生深骨肉。道參爰樂薄神仙。要知得歲原無極。不數蒙莊歲八千。

尚書峻望流風在。大雅扶輪一世宗。祇以憐才爲性命。餘將集古遺心胸。盧瞳元髮猶今昔。綠樹青琴自夏冬。載酒休誇奇字問。門生幾輩早登龍。(仲炤中翰嘗相謂曰君與龔門諸子真可謂登龍矣諛語良工可入解頤錄)

其三

葉先圻

經師國老魯靈光。回首蓬壺歲月長。三世芬談耀槃敦。百家博識盛籤緇。



園林圖畫相遙映。金石琅玕有古香。消釋兩朝陽九厄。人文重話定山堂。

絕域迴樅早見幾。眼中桑海水橫飛。名高朝市容天隱。智貫垓垓亦古稀。老去襟懷樂真率。亂餘師弟愜因依。歲寒珍重千秋意。更喜佳兒萬里歸。

卅年提倡受恩身。歷劫相從誼更親。原憲不辭貧與粟。顛孫猶喜語書紳。先衰蒲柳頭疑雪。同氣芝蘭坐有春。曠野絃歌吾道在。樂尋文字數前因。

升堂載酒憶吾徒。歲歲瓊筵異味俱。同樂恰來靈困鹿。長歌還戀故鄉鱸。

（師有蓬園家鹿甚多每歲生日治具留飲飯有鹿肉登俎或兼致松江四腮鱸皆有詩）河山念亂心猶壯。杖履生春氣自腴。元髮方瞳申伏壽。商顏合寫採芝圖。

其四

張啓後

卜宅清幽綠閣開。盈庭杞菊蒔迴環。紅欒軒檻花常好。綠浸階除草不刪。冒雪種松存漢臘。綠雲疊石當商顏。豆池景物應無恙。杖履何時任往還。

其五

張璋

明時珥筆木天叢。兼領官書校刻工

嘉惠儒林傳近史。猶徵課草到顯蒙。

衆人國士遇原殊。靖獻無勞滯宦途。巍闕卅年碁局似。臣心止水在江湖。

永光寺巷日初斜。蘿徑清幽少客車。侍女傳呼徒步人。海王村賈餽候葩。美玉權當輜櫜藏。羊皮牛口幾星霜。天心有意澄涇渭。杖國猶堪覲國光。

煙火神仙世幾人。才名祿壽備今身。萃甘重作瓊林宴。祇數區區十二春。

其六

宋育德

尚書門第定山堂。別有園林足退藏。三世皇華銜羽節。二難詞館應文昌。歐公畫舫春常滿。杜老詩篇晚更蒼。爲擬秦燔傳萬印。丹砂要敵養生方。

滄江幾度看桑田。龍漢居然劫外天。燕燄盤殮來藉喜。嘯寒風雪慰淵騫。掄材詎止升沈感。謀國難忘少壯年。聞道佳兒歸萬里。綵衣好共賦長筵。

其七

陳道量

定山堂著舊家聲。累代簪纓屬老成。不著滄桑宜遠矚。漫專丘壑寄高情。傳家書味醞醇富。照世心光宛宛明。四海春風桃李盛。天南秀出一枝榮。

同治庚午十二月四日爲郵生辰今己卯荷

諸君子贈詩爲壽惟有慚感用廣雅堂六十九歲生日詩韻奉答 龔曉麓

吾生雅不識機心。老信時難陸易沈。（杜工部詩反樸時難遇忘機陸易沈）舊似謫居侍香案。記曾陪宴到瓊林。蝸爭蠻角能多少。蠡測潮痕漫淺深。且作消寒添酒債。醉歌應勝曲江吟。

已忘甲子與春秋。南北東西總倦游。嶄嶄履端開臘尾。沈沈故事到心頭。拜師早愧三年晉。（丙申隨專使聘歐洲時廷議因遼事亟于聯俄舟中與于晦若前輩論辯專使之前謂交遠非可攻近宜鑒英法翌日獨呼入室述諸臣之開內旨之堅而概有所言舟濱黑海余因故繞道赴英館旋復赴俄知其約已籤定）規國終憎兩成歐

（英訖中國先以鴉片俄以接壤將禍亞東昔人亦已言之余並以英之慣技可類推歸遼俄已挾功爲言）未信神皋無陸海。天風還許近瀛洲。





### 閒話詩鐘

耐充

南史王僧孺傳，「竟陵王嘗集學士刻燭爲詩，四韻者則刻一寸，以此爲率。蕭文瑛曰：何難之有。乃與邱令楷江洪等，共打銅鉢立韻，響滅則詩成，皆可觀覽」。此蓋近代詩鐘之作所由仿也。凡詩鐘係採七言詩中間一聯有對者爲之，一經命題，每人作若干卷，必須限以時刻。故高齋聯吟之際，往往製有詩箱一具，箱內置筒數箇，以爲詩就投擲之用。箱外又置一銅盂，加直線於其上，繫香寸許，或紙捻燃之。間綴銅錢一枚，以爲界限。及至香殘線斷，錢落銅盂，鏗然有聲，如鳴鐘然，而箱蓋亦隨之而閉，不得再投詩卷。此詩鐘命名之由來也。樊雲門先生謂「科舉廢後，其猶存科舉遺意者，惟有詩鐘一道」。何以

南社，則以白描爲重。又閩中詩社亦夥，如源社純取典底，託社非用白描不取，且對仗不欲工整，如西湖可對二月，白髮可對青山之類。茲錄鄙人舊作，由第一字起至第七字止，計共七首，非敢言工，不過摘其句氣香豔者，聊博閱者一粲。

#### 五霜 鳳頂格

「五」木當場逢鳴雉

「霜」華遍瓦感零鴛

#### 髮錢 燕領格

撩「髮」心情常攪鏡

簸「錢」年紀却羞花

#### 雪微 鷲肩格

新浴「雪」膚香汗透

卸妝「微」睇綺情含

#### 青馬 蜂腰格

瘦履踢「青」鉤一縷

香絲墮「馬」賦雙鬢

#### 金月 鶴膝格

檀板歌殘「金」縷曲

熏籠覆着「月」華裙

#### 寒老 鳧脛格

衣篝貯月初「寒」夜

脂盞憐春未「老」人

#### 肉飛 雁足格

兩峯抱肚雞頭「肉」

寸步行纏鳳翼「飛」

(待續)

### 重刻不去廬集書後

蔡守

羊額（順德縣鄉名）何不借先生。身遭甲申之變。慨然有駢虜之志。往來吳越齊魯燕薊間。周覽形勢。搜訪人物。卒無所合。歸隱北田。殆顧黃王之徒歟。豈沾沾以文士自命者哉。顧其文辭高古。詩宗曲江右丞。有聲于時。雖所存不多。而吉光片羽。浩氣于焉寄之。則信乎不廢江河萬古流矣。今先生族裔覺夫。輯刊其遺著。屬守一言。守少奔走國事。雖已光復舊物。惟干戈在運。世變益亟。先生遺著。誠如汪景老云。亦是救時之藥。當世之士。其亦有同感于斯乎。己卯冬日。里後學蔡守。謹識于建康茶丘西屋。



### 第一幕

時間：二十五年暮夏

景：學校辦公室一角

人物：蕭明、稽倩、茶房

蕭明：（身穿西裝襯衫西裝褲

，坐在辦公桌上抽煙，

打烟圈，出神，低聲哼

着名歌『天倫』，哼完

，打呵呵，伏在辦公桌

上嗑睡）。

稽倩：（天真活潑，髮髮，身

穿時色旗袍，進私立黎

明學校，在辦公室口略

作張望，微笑作羞）。

這兒有人在嗎？（說畢

又微笑）。

蕭明：（打呵呵，伸懶腰抬頭

見稽倩，吃一驚，含笑

作答）。請問有什麼事

？

稽倩：（進辦公室，態度自然

。）這裏是不是黎明小

學的報名處？

蕭明：（笑嘻嘻，起立作答）

。是的，是的。請坐，

請坐！請問是不是有學

生來敝校報名。（說時

向稽倩上下端詳）。

稽倩：先生尊姓？

蕭明：敝姓蕭。

稽倩：貴校有沒有章程？

蕭明：有的，有的。請問報

幾年級？敝校各級，

現在空額無多，一年

級新生空額僅伍名，

二年級至六年級插班

生每級僅有三名，據

今天上午報名結果，

恐怕只有一年級新生

有餘額，其餘各級已

存額無多。（兩手開

中抽屜，取章程。）

這就是敝校的章程。

稽倩：蕭先生，那麼三年級

呢？

蕭明：三年級吧！這個困難

！（作躊躇狀）。

稽倩：有什麼困難？是不是額

滿了嗎？

蕭明：是啊！

稽倩：我有一個弟弟，因為住

家和貴校鄰近，想要入

貴校讀書，送到較遠距

離的學校，媽怕他年輕

，走在馬路裏，對於那

些來往的電車汽車不放

心，所以無論如何想要

入貴校讀書。(說畢作躊躇狀)。

蕭明：那麼這個問題……(對稽倩上下打量)。

稽倩：這個問題只要蕭先生幫

幫忙就得了，倒是我的弟弟很頑皮，以後要請

蕭先生多多的教導哩！(說時，微笑與蕭明作

對視，又含羞低首)。

蕭明：(與稽明視後相對搔頭得意微笑)……

稽倩：(更含羞)蕭先生！請你多多幫忙了！

蕭明：(又對稽倩微笑作對，許久，搔頭作思)。好的！我設法替他插入進去。(取報名單)這裏有一紙報名單，請填一填。

稽倩：(不加思索的填上，填畢交蕭明)。

蕭明：蜜絲稽，填得真快，令弟一定和姊姊一樣的，入學後可以為敝校增光不少。

稽倩：那裏我的弟弟頑皮得很

！就是我也希望蕭先生多多教導。(說時，低首沉思)。

蕭明：太客氣了！蜜絲稽，以後請時常指教。

稽倩：(沉思不語，許久，斜視蕭明，又沉思)。

蕭明：怎麼？蜜絲稽不高興麼？也許我太高興了。

稽倩：不！蕭先生沒有你的事

蕭明：那麼……那麼蜜絲稽究竟為些甚麼呢？

稽倩：我不高興提起報名的事

蕭明：奇怪！你既然爲了你弟弟來報名，而你又不高興提起報名的事，這是怎麼一回事？(疑慮難答)。

稽倩：不！蕭先生！請你別多心，實在沒有你的事！(沉思)。

蕭明：那麼，那麼請蜜絲稽不妨說啊！(等待回答)

稽倩：不！這是我自己的事，因爲我是想進學校沒有

進去的一個。

蕭明：這就容易辦了，請求你家長送你入學就是了！(說得爽快得很)！

稽倩：別說容易，我屢次的請求媽，媽不肯；向爸說，爸又說女孩子念什麼書！所以，所以我眼看這二三年來同學姊妹們的前進！而我呢？依然還是一個我！(說時作驚嘆！)

蕭明：(振奮精神，作鼓勵)最好，最好能戰勝環境。尤其是女子，受家庭 and 社會的壓迫，更來的多啊！

稽倩：我想……(雙目對蕭明斜視)。

蕭明：是的。(視線和稽倩接觸)。

稽倩：我想請蕭先生介紹一個學校。(雙目又對蕭明斜視)。

蕭明：那是容易的事。(爽快)地說)。

稽倩：不過要找到一個免費入

學的學校，那才能奮鬥環境，戰勝環境。(接着爽快他說)。

蕭明：(加強嗓子說)好！我我決心幫助一個無力的女子去奮鬥環境，戰勝環境。

稽倩：(又加強嗓子說)蕭先生！你真的幫我的忙麼？我真……

蕭明：可是……(回作沉思狀)。

稽倩：可是怎麼呢？(急急追問)。

蕭明：可是我……我……

稽倩：是不是蕭先生沒有力量麼？(又急急追問)。

蕭明：不！可是……(皺眉作疑慮狀)。

稽倩：蕭先生！你方才高興的答應我，現在就不能說了，可是什麼？請說呀！(更急追問)。

蕭明：可是我總不能說。(急答)。

稽倩：說呀！蕭先生說呀！(急問)。

蕭明：（遲緩地說）可是我過去幫助一個女子……（嘆）。

蕭明：幫助一個女子怎樣呢？（皺眉追問）

蕭明：（咬牙切齒切高聲說）幫助得使我太灰心了！當沒有辦法要想奮鬥之前，什麼多跟蹤在我的背後，要我設法，等我東奔西跑的好容易設法以後，她又不去。後來苦苦的勸她去上學，讀了半年，名義上是免費的，實際上我花費了不知多少的錢！等我用得牀頭金盡的時候，知道她手裏還有一些，假期裏，我要求她暫借拾元錢，給我的另用，到開學時我一併歸還她，並且還替她担任全部的學費和另用她都不肯！你想：世界人有這樣狠心的女子嗎？

蕭明：這不消說了，甚至她還

寫了一封絕交書給我，同時，她又自動的調到另一個什麼女子職業學校去。你想想我的出發點是救助她，而她的目的却在利用我做牛馬。非但如此，將我牽入愛情的漩渦是她的，而拋棄我的也是她，怎不要使我灰心呢？怎不要使我灰心呢！（說畢，倒在辦公桌邊的沙發上）

蕭明：不過……

蕭明：不過我很同情女子奮鬥環境，戰勝環境。不過……不過實在使我太灰心了。

蕭明：蕭先生！請你不要老是這樣的灰心吧！假如你同情我的話……

蕭明：一個人在沒有到達希望以前，總是高興的滿心想去兌現希望，要是果真兌現了希望，也就會忘却了原來的希望。

蕭明：蕭先生！請你放心，我

蕭明：蕭先生！請你放心，我也不是像蕭先生嘴裏所說的女人一樣。

蕭明：那麼，那麼暑假後我決定替你想辦法。

蕭明：真的麼？（表示有希望的發問）。

蕭明：那怎麼會假的呢！但是，我要問你，你的家庭裏能允許你這樣的做麼？

蕭明：關於這一點，我已經決心奮鬥了，也顧不得家庭的對我允許與否，我已決定去做！（皺眉肯定地說）

蕭明：別太激烈了，假如真的和家庭間發生擦擦而決烈的話，也是不幸的事。

蕭明：然而我也顧不到這許多

蕭明：（相互放手起立作驚異狀）有什麼事？

，我必定要達到我的目的。蕭先生！你要知道，在我的四周，環境太惡劣了，我的左右鄰居的女子，都是工廠裏的

蕭明：（推門，門響，推門進來，見狀退出，在門外作咳嗽聲）。蕭先生在裏面麼？

蕭明：（相互放手起立作驚異狀）有什麼事？

蕭明：（相互放手起立作驚異狀）有什麼事？

茶房：方在校長臨時雇用一個

茶房來，他不識字，蕭先生你不是叫他去貼招生廣告麼？我從書局裏

買書回來，看見馬路裏，有半數是倒貼的，請問蕭先生怎麼辦？（說畢，作咳嗽聲）。

稽倩：（哭中帶笑，將手帕擦眼淚，作整衣告別暗示相互握手）。

蕭明：該死！該死的傢伙！（蕭明穿上西裝）。

——閉幕——

（第一幕完）

## 第二幕

時：二十五年初秋

景：夜公園

人物：蕭明、稽倩、李梅

媽、趙均謀、邱正

李梅媽：天氣太悶熱了，在家裏果然悶，到公園裏

來也並不覺得涼快。

趙均謀：怎麼了！你覺得悶罷？這兒有風，你瞧瞧（指着西裝）我的領

帶衣服都飄着呢！

李梅媽：不是的，我並不是說有沒風，可說我總覺得悶呀！

趙均謀：我覺得爽快得很，一點兒不悶，一點兒不悶。在這樣的環境，像更換了一個人生一樣，梅媽！你記得我倆過去的往事麼？

李梅媽：別說了，你瞧瞧（指着凸起的肚子）沒有過去的往事，那會這樣的受累，什麼都不便，甚至連呼吸都受了束縛。

趙均謀：這樣纔好，這樣我才能做孩子的父親呢？

李梅媽：得了，得了，你做你的父親，我受我的累，我不上算，我要你賠，我要你賠償我的損失。

趙均謀：不是麼？我已經賠償你了，賠償你做一個孩子的母親再不好麼？

李梅媽：誰向你說這套費話，我要恢復我的美麗，我要回復到像我倆第一次來這公園時一樣

（蕭明、稽倩從遠處走來，繞道特灣又遠去）。

（日光針對着蕭明、稽倩的背影）。

李梅媽：怎麼了，我向你說話，你簡直不答覆我了。（推着趙均謀說話）。

趙均謀：（依舊望着蕭明、稽倩的背影）。喔！……：喔！……

李梅媽：怎麼了，你你倒底怎麼一回事啊！

趙均謀：你瞧瞧你瞧前面二個黑影多麼夠詩意？（手指着蕭明、稽倩的背影）。

李梅媽：（向黑影望去）怪不得，你的注意力原來集中在那裏呢？（看

了許久）。奇怪！這個男子的背影很熟，好像我的表弟蕭明。（作思考狀）。

趙均謀：是呀！我也是這樣想，好像是你的表弟蕭明。（更作仔細的觀察）。

李梅媽：然而我仔細想來，我的表弟，他是一個老實人，決不會和女子混在一塊兒的。

趙均謀：你的表弟確是老實，可是我不相信世界上的男子，都像你表弟那樣的老實。

李梅媽：人家都像你的壞嗎？將做父親的人，還和沒有做父親的人比作一樣。

（邱正從遠處緊步的走來，東找西尋，像失去了東西一樣。走近趙均謀、李梅媽面前，依舊向遠處找尋，惶急不堪）。

李梅媽：正舅舅！你找什麼人

李梅媽：正舅舅！你找什麼人

李梅媽：正舅舅！你找什麼人

李梅媽：正舅舅！你找什麼人

李梅媽：正舅舅！你找什麼人

李梅媽：正舅舅！你找什麼人

吧？

邱正：（吃了一跳）啊！怎麼你在這裏？（回頭一看）啊！均謀也在這裏。

趙均謀：這話也有相當理由，我也是這麼想。

友吧！

蕭明藉倩的黑影處）我懷疑着那個黑影正是她呢？

李梅媽：奇怪！我當時奇怪的是明弟平日並不是混在姑娘羣裏，我以為明弟所說的，也許她認識我是開玩笑的，

這裏。

邱正：請你們別再這麼說，你們越說，使我越懊惱了。

趙均謀：怎麼樣？你說正舅舅老實，他也懂得戀愛，明表弟更老實，他已經是有愛人的人了！（作得意的質問）

李梅媽：奇怪！我當時奇怪的在姑娘羣裏，我以為明弟所說的，也許她認識我是開玩笑的，那裏知道會真的關上戀愛？不過，我現在依舊懷疑，那黑影是否蕭明和藉倩？（指黑影）。

趙均謀：對的，我也在這裏，正舅舅！你究竟失去了東西，還是失去了女人啊？

李梅媽：那爲什麼呢？

趙均謀：怎麼？你正舅舅動機是我們引起的。

邱正：你們還沒有知道呢？最近蕭明病了，病得很厲害，在床中嚙語，喊着藉倩。藉倩呢？也日夜抽開來伴着蕭明，甚至有一個晚上，更深以後，她媽派人來找她回去。到第二天清晨，長長的情書，又派人遞送到蕭明的身邊。她倆的愛情，真是打得如火如熱。

邱正：不！沒有失去，一樣也沒有失去。（惶急地向四際探視）。

邱正：提起那個女人，就會使我懊惱。我赤心誠意的追求她，她却會愛上了冷冰冰同冰一樣的蕭明，那天晚上我約她看電影，她說：可以的，但是，非要和蕭明同去不可，可是去了以後，她隨時隨地隨機應變的在追求蕭明，記得，那天看的是一張「十字街頭」的影片，散場以後，我要她倆批評，她倆甚至映什麼影片都沒有知道，你想她的愛，那有我的份兒？（說着，指向

李梅媽：正舅舅向她追求，他動機是我們引起的。那麼，明表弟的向她追求，也是你去引起動機。在滬南那個公園的那天晚上，你不是說，明弟！你瞧那個女學生，身段兒纖細，生一個長圓的鵝蛋臉，怪討人歡喜，明弟，你有手腕向她進攻麼？後來，她走近了我們身邊，她忽然的嫣然一笑向着明弟，你還說是，你認識她麼？明弟說：我不認識她，也許她認識我。

李梅媽：我還不信，我要看個詳細，方才能深信。趙均謀：好的，那天我看得並不清楚，藉倩到底是

趙均謀：對了，沒有失去是我過去的經驗，（指着李梅媽）。喂！你記得嗎？當我第一次來到這公園找你的時候，也是像失去了東西一樣。

邱正：不，實在沒有失去，我是一個人在這兒玩的。

李梅媽：我可不相信，也許約了前天我們在滬南一家古色古香的公園裏所看見的那位女朋

李梅媽：我可不相信，也許約了前天我們在滬南一家古色古香的公園裏所看見的那位女朋

李梅媽：你一個人在這裏玩麼？

李梅媽：我可不相信，也許約了前天我們在滬南一家古色古香的公園裏所看見的那位女朋

李梅媽：我可不相信，也許約了前天我們在滬南一家古色古香的公園裏所看見的那位女朋

李梅媽：我可不相信，也許約了前天我們在滬南一家古色古香的公園裏所看見的那位女朋

李梅媽：你一個人在這裏玩麼？

李梅媽：我可不相信，也許約了前天我們在滬南一家古色古香的公園裏所看見的那位女朋

李梅媽：我可不相信，也許約了前天我們在滬南一家古色古香的公園裏所看見的那位女朋

李梅媽：我可不相信，也許約了前天我們在滬南一家古色古香的公園裏所看見的那位女朋

李梅媽：你一個人在這裏玩麼？

李梅媽：我可不相信，也許約了前天我們在滬南一家古色古香的公園裏所看見的那位女朋

李梅媽：我可不相信，也許約了前天我們在滬南一家古色古香的公園裏所看見的那位女朋

李梅媽：我可不相信，也許約了前天我們在滬南一家古色古香的公園裏所看見的那位女朋



怎樣一個的摩登姑娘，我也要看清楚。

邱正：那麼，我失陪了，我要先回去。（頹傷地分途而去）。

（趙均謀、李梅媽、慢慢地向黑影移步而去，蕭明、稽倩、黑影漸移動，轉幾個灣，由後出至台前。蕭明、稽倩挽手而行，各有羞狀，似心中跳動不定狀，步入台中，向草地上席地而坐。）

蕭明：我倆一逕進園，派司沒有，門票也不買，看門的巡捕也不干涉我們，真奇怪！

稽倩：是的，我也要緊和你談話，談得出神，一逕進來，忘了。

蕭明：方才你說今天煮菜切開一個指頭，（揉着稽倩的手）。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稽倩：你還要問呢？今天我媽

一定指着我要去煮菜，

可是我老是想着不要錯過了時間，累你等得好苦，所以慌慌忙忙我竟切開了自己的手指，等我包紮繼續煮菜，吃晚飯以後，我再仔細的去看看，還早一個鐘點呢？

蕭明：那你太急了，為什麼這樣的急急呢？

稽倩：不，我的心目中，實在太愛你了，在我的身邊，一刻兒沒有你，我便会像失去了靈魂一樣。

蕭明：那你太癡了，為什麼要去愛一個窮苦的青年呢？

稽倩：明哥！以後請你不要再談「窮」字吧！在我倆戀愛的辭典中，沒有一個窮字。你沒有窮，你能自立，我愛你有力量自立。

蕭明：在我生活不能安定的過程裏，談不到戀愛，而且更不配像你蜜絲稽這

樣摩登的姑娘來愛我。

稽倩：明哥！你無論如何不能再說我摩登了，自從你病後說過一聲關於批評我摩登的話，我腳上的高跟鞋皮鞋，馬上換了平底，穿的旗袍，一概換了沒有花紋的旗袍，我聽從你了，我是聽從你了！明哥！請你答應我不再說摩登吧！

蕭明：蜜絲稽！你對我的熱誠，我感謝你的盛意，不過我總是害怕，害怕你不徵求我的同意，就向你媽提出關於你的婚姻。（說時聲音略帶顫動。）

稽倩：明哥！恕我吧！因為我實在太愛你了。當徵求我媽之前，我會向我的姊姊商量過，我的姊姊說：待我看看蕭明是怎樣的一個青年，上次我背着媽請到我姊姊家裏吃飯，也就是爲了這個緣故，後來我的姊姊

說，像蕭明這樣的青年

是不可多得，因此更堅定了我愛你的信念，姊姊見了我日夜的在思念着你，爲了解除我的苦痛，請姊夫向我媽提出了我倆的婚姻，在千辛萬艱中說出動搖了我媽的思想，最後又允許了我倆的婚姻。（面部表示十分的愉快）。

（雷聲微作，電光略閃）蕭明：我真不懂得你爲什麼苦苦的自尋煩惱，定要來愛我，追求你的人多着呢！同我在壹塊的同事邱正，他特地地約你看電影，要向你說他需要說的話，然而你又是硬做的拉着我去，使他失望。又有電氣公司裏的職員，很醉心着你，送給你照片，要求你覆信，你非但不覆信，反而把那些照片，付之丙丁。此外，你又時常談起追求你最熱烈的一個

受軍事訓練的高中生王君，都是關心你追求你的人，你也該在這其間選擇一個適合條件的對象，何必苦苦的定要找住我呢！蜜絲稽！請你原諒我吧！我是一個窮小子，我是一個不夠資裕談戀愛的窮小子。（說時，帶着沉重的表情。）

稽倩：明哥！你為什麼老是把窮說回頭來，老實告訴你呢！因為你窮，我才愛你窮，我是一心一意

蕭明：（聽得遊客慌亂的脚步）



丁丁

崑曲到了現在，已成了強弩之末，衰頹不堪，只有以前崑曲傳習所出身的

的愛着像你這樣窮的明哥啊！（聲音帶顫慄淚水直下，手帕擦着眼睛。）

（雷聲大作，電光閃爍，一陣緊似一陣。蕭明、稽倩目光對着雷電處呆視。隱約中走過若干遊客，趙均謀李梅媽也在附近身傍經過，但目光各注意着雷電而去，近身時彷彿隱約說，暴風雨來了，蕭明、稽倩不容易找得了！）

蕭明：（聽得遊客慌亂的脚步）

聲裏，喊暴風雨來了！接着也不自然而然的增強了嗓子暴風……雨……來……了！這個動盪的時代，也像暴風雨一樣的……來了！（蕭明起立指向電光閃爍處，稽倩靠近蕭明的身子，挽着手。）

蕭明：明哥！你在說些什麼話？你倒底愛我不？

稽倩：明哥！你愛着我麼？

又會愛着我自己。明哥！你愛我，你要愛我的……（說着，擁抱蕭明）。

蕭明：倩妹！倩妹！我……我愛……你。（說着擁抱稽倩）。

（雷聲突然大作，兩人驚跳，遠處隱約有脚步聲雜踏奔跑，電光強烈閃爍。）

仙霓社，全班不足二十人，在那裏苦撐場面，聽衆寥寥，完全不受人注意，非惟不能比平劇的風行一時，且不能與女子越劇，蹦蹦戲等地方戲劇，一較長短，預料不久之後，就是這班碩果僅存的崑曲班仙霓社，也得如廣陵曲散，成為絕響，崑曲的名稱，不過佔着中國戲劇史上的一頁而已。

清全盛的乾嘉時代，戶戶笙歌，即是指崑曲而言，只在這五十年來，戲劇起了絕大轉變，崑曲漸漸不為時尚所趨，慢慢走入沒落時期，便是這戲劇轉變的五十年內，崑曲由盛而衰，由衰而盛，直到現在，也不知經過了幾度滄桑，幾多變化，終因曲高和寡，提倡乏人，崑曲伶人，一味墨守繩規，不知改革。到此一蹶不振地步。

蘇州，是崑曲的集中地與發祥地，崑曲的盛衰，在蘇州最可以充份表現，

因所有的崑曲班子，從以前的聚福班，全福班，到現在的仙霞社，沒一個不在蘇州成立，蘇州演唱，班中伶人，也都是蘇州的籍貫，蘇州人的能崑曲的，爲各地之冠，這不是別一地方，沒有崑曲，因自從遜清乾嘉之後，崑曲已漸走入衰頹時代，復經了紅羊大變。各地崑曲，不再風行，只剩了江南一區，而江南區中。崑曲人才，集中於蘇州，蘇州便成了崑曲蒼萃之地，幾度提倡，崑曲在蘇州，又日漸風行，這五十年來，崑曲的盛衰，便可以從蘇州崑曲班的經歷而作爲代表了。

自遜清光緒初年起始，崑曲可說是一個中興時代，雖不能比乾嘉時的笙歌遍地，人盡度曲也極風行一時，因這時期了紅羊事變，元氣方復，由於官府的提倡，點綴昇平，崑曲人材，次第輩出，崑曲班既名份叠見，蘇州人對於習曲的興趣方濃，差不多凡是中上級家庭的子弟，都得學幾句曲詞，以爲風雅，崑曲遂成不多見的盛況，班內名伶，佳材甚多，先後二十年，如官生麻金，福來，巾生王鶴明，阿掌。老生李子美，黑衣生沈壽林，六旦周鳳林，葛子香，葛小香，作旦聚林，正旦阿四，大面王松，白面茂松，付姜善珍，陸四，刺旦雙

慶，老外慶壽。丑小阿三，小王四等，次第聞名一時，爺台（崑曲票友之稱）中尤多人材，大面張雲亭，六旦程練秋，老生張潤亭，老外程藕卿，正旦張玉藻，丑陳子和，付楊劍三，小生徐凌雲，王蔚伯等，均一時著有盛譽，笛師般老四，鼓板松福，都是不可再見的能手，將近有二十年這般的鼎盛風行，那自然可說是中興時代了。直到光緒去世，方一度衰落，鼎革之後，崑曲班與爺台們，雖仍維持着登台與客串，但並不是常年演唱，此時的崑曲，進入中落時期。至民國初年，崑曲傳習所雖成立，崑曲班却已風流雲散，難得登台，崑曲的衰落，已到極點，直到民十二年，崑曲傳習所以新樂府班名登場，因所員劇藝尙佳，人亦齊整，又有顧傳珩朱傳茗，倪傳鉞，王傳淞等幾個特殊人材，遂名震蘇滬兩地，崑曲前途，似又有光明希望，新樂府在上海大世界演唱時，是新樂府的全盛時代，但尙不能比光緒初年的中興時代，不過崑曲在戲劇行中，已有了立足點，惜乎如曇花一現，顧傳珩脫離之後，即一蹶不振，走上了沒落途徑。

崑曲在遜清乾嘉年間，年代已遠，漫不可考，從光緒初葉起。蘇州的崑曲

班，名高天小班，最先開演於申衙前，即現在的景德路中段，既稱爲小班，伶人的年齡，自不甚高，這正是五十年來崑曲的起始，班中人材，極爲整齊，大都典型猶在，官生麻金，福來，巾生王鶴明，阿掌，黑衣生沈壽林，六旦，是葛子香，掌生，小桂林，大面王松，作旦寄生，聚林正旦阿四，阿本，刺旦雙慶，白面祥林，茂松，付姜善珍，陸四，丑小王四，巧福，此外尙有小阿三，時來助演，人材濟濟，俱爲一時崑曲的優秀伶人，所演的戲，亦甚齊全，一文錢，焚香記，羅經記，翡翠園，長生殿，鮫綃記，紅梅記等，均有整本，惟武行則付缺如，因崑曲本稱文板，武戲極少，伶人祇須能把子，演鐵冠圖中的甯武關「對刀」，「步戰」，即爲全材，高天小班，亦屬如此，開演後大爲觀衆歡迎，生涯鼎盛，崑曲走入了中興時期，可惜不到兩年，高天小班的班主，因病而死，主持乏人，該班頓成無形解散，輟演匝月，方由作旦聚林發起，組織一個崑曲班子，時高天小班內所有的伶人，一概羅致，取名爲聚福班，在郡廟前開演，這時有一崑曲旦角加入，這一個崑旦，藝術的高妙，可稱空前，在五十年內，能如此色藝雙絕，祇有他一人

，便是崑旦周鳳林，此時年紀尚小，以小彌彌戲為主，如邯鄲夢的番兒，西遊記的胖姑等等，高天小班遂脫化而為聚福班了，崑曲班子，本有兩種，一種一年四季，在城中演唱，稱為坐城班，還有一種，專走江湖，應各地的廟會，酬神等戲，名為江湖班，聚林組織了聚福班，因有不少伶人，不願常年在城登台，便分而成二，一班坐城，一班江湖，班名都取了聚福，坐城班的人材較全，小阿三，聚林，寄生，祥林，以及葛子香的兒子小香，年方十四的鳳林，都隸屬在內，聲名比了高天小班尤甚，可是不到幾時，遜清西太后哀詔下布，停止了笙歌歡樂，聚福班不得不解散，伶人各謀生計，崑曲的盛況，一落千丈，幾乎與現在相仿，這一時期，足足過了一年。

此時蘇州，市面與娛樂集中地，起了很大的變化，盤門外日本租界青陽地，正在勃興時代，各種娛樂在青陽地開設的不少，遂由曲家程藕卿，徐益生，程練秋，王蔚伯等發起，招集了以前聚福班伶人，再度開演，地點便在青陽地，但是蘇人，因青陽地附近，一片荒涼，本來盤門，有冷水之稱，大都不敢深夜歸家，經過這一片曠野的冷水盤門，

生意不甚起色，不得不遷地為良，便揀定了鎮撫司前老郎廟，作為戲院，老郎廟即梨園公所，伶人的集中地，租借也便宜，聚福班便又遷回城內，這時沈壽林已死，壽林子月泉方登場，為小生家門，繼壽林所能，老外出與義生，兼唱老旦，白面金阿慶，尤為顧曲家所贊許，唱白做三行，都臻神妙，勝過茂松，付有沈斌泉，老生有李子美子桂泉，沈金鈞，旦角丁蘭蓀刺殺旦自江湖班歸來的小金虎，大面程西亭，尤順慶，加以聚福班以前的伶人，人材濟濟，盛極一時，周鳳林正當盛年，紅極無比，名列第一，方非平劇的頭牌，所有的戲，應有盡有，約一年餘，又發生了事故，遷至觀前街竿裏，班內角色，大致未動，又加入了尤彩雲的旦，小彩金的刺殺旦，徐金虎的花旦，小長生的作旦，陸春慶的付，小金壽的丑，較老郎廟尤為齊整，鳳林又排出了四六板戲，如崑山記，奇雙會，安天會，鳳凰山等，顧曲者耳目為之一新，鳳林的藝術，也到了頂點，崑曲中旦角，本分五旦，即閨門旦，如牡丹亭的杜麗娘，西廂記的鶯鶯等，六旦，即貼旦，如牡丹亭的春香，西廂記的紅娘等，正旦，如六月雪的寶娥，琵琶記的趙五娘等，刺殺旦，相梁刺

梁中的郎飛霞，蝴蝶夢的田氏等，小彌彌，胖姑，番兒等，鳳林無所不能，無所不精，又有四六板奇雙會，百花點將等戲，甚餘又能雜耍戲，安天會飾月孛星，水門飾蚌精，開打跳蚌，增加觀衆興趣不少，生涯大盛，在五十年中，此為最盛時代，客串的爺台，這時也最多而好，第一個糕糰大面張雲亭，嗓音之亮，為崑曲大面的第一人，陳晉伯，王子廉，程練秋的旦，程藕卿的老外，張潤亭的老生，楊劍三的付，陳子和的丑，便是在班內，也極少見，每逢年終，必登台客串，轟動了全城，士紳之家，常可聽得清越的笛聲，曼聲度曲，好似不能崑曲，不足為知音與有閑士紳，這種盛況，也有四五年光景，方漸漸由盛而衰，觀前房屋改建，聚福班停演，開碼頭出去，成了江湖班，但士紳子弟的愛好崑曲者，依然叫了拍先，笛師，在家中習曲，曲社的組織不少，喜慶人家，有曲局的極為通行，崑曲雖衰猶盛，不過沒有常年開演的崑曲班而已，聚福班到了秋末冬初，也回城開演，過了新年，方再開碼頭，地點初時在老郎廟，後因老郎廟太覺狹小，遷至長春巷全浙會館，戲台既寬，坐位亦多，爺台客串，也在此時舉行，這一時期，最為長久

，伶人老的如掌生，麻金，姜善珍，陸四，王鶴明，葛小香，小阿三等都已死了，只剩了李桂泉，沈月泉，沈金鈞等多人，直到遜清未葉，全國鼎革，軍事緊急之時，因沒有人再有這閑情逸緻，聚福班又告輟演，所有伶人，風流雲散，崑曲到了極度衰敗時候，鼎革之後，崑曲在蘇州的地位，還沒有達到完全沒落，曲家尚多，民國初年，便再度經曲家提倡，借定全浙會館，招集了碩果僅存的幾個崑班伶人，恢復聚福班，仍如以前到了歲底年頭，在城演唱，平時走江湖各地，崑曲班總算又與蘇人相見，不過老輩人材，相繼凋殘，祇剩了小生沈月泉，老外吳義生，老生沈金鈞白面金阿慶，付沈斌泉，且尤彩雲，徐金虎，丑陸壽慶等為中堅，金阿慶與陸壽慶，又不常在班，因這時崑曲伶人的包銀，極為細微，月泉的頭牌，每天只取一元，其餘不過幾角，伶人除了與爺台們拍曲，可以度生外，都難維持生活，阿慶壽慶，已在上海搭入平劇班子，每年只回來一次，作為客串性質，所以這時的崑曲，正式的入於沒落途徑，而且所有的曲本，大半失傳，四六板的奇雙會等，更不再見，卽翡翠閣，榜尋親，拜月亭等，也因了人材不全，只剩幾折，

典型盡失，已非崑曲本來面目，崑曲的不成絕響，却因爺台們所組織的幾個曲社，如和和，稷集等而已，到了民四五年，即每年冬令，也不復再見聚福班登台，這因班中伶人，老的老了，死的死了，不能組織成班，剩餘的沈月泉，斌泉，丁蘭蓀，尤彩雲幾人，與人教曲度日，崑曲的末日，已在目前，與現時的仙霓社，正復相同，要不是蘇滬曲家的努力提倡，組織了崑曲傳習所，怕不待現時，崑曲早成廣陵絕響的了。

崑曲日衰，便是平劇日興的時代，顯曲者因平劇腔易調簡，戲情平度易解，行頭鮮明，場面熱鬧，崑曲地位，漸漸中落，蘇州上海的兩地曲家，知道常此以往，崑曲定必成了絕響，為保存崑曲在中國戲劇上的地位起見，便有崑曲傳習所的組織，辦法至善，因目的是在養成一班崑曲人材，情形雖與平劇科班相似，性質絕對不同，招了一班願意學習崑曲的子弟，名義上有二百元一人的身價，實際上到崑曲學成之後，完全自由，所以有二百元身價，因了防止所員半途而廢，這倒是蘇滬兩地的曲家一番苦心，所中教師，便以聚福班的一班老伶工充任，又聘了平劇的武工教授，教所員武工，曲家們如張紫東，嚴渭漁張

某良俞振飛輩，又四面去搜集失傳的曲本，以前聚福班所不能上演的崑曲，一排習，所員的取名，一列以傳字頭行，且角以草字頭，小生斜玉榜，付丑三點水，四男外，生，淨，副淨用金字榜，所長也是客串中人，名孫永裕，一切就緒，在蘇州桃花塢正式開班學習，足足的八年，化掉的經費，達八萬元左右的鉅數，方造就了這小班崑曲人材，十三年，第一次與世人相見，在上海汕頭路美舞台原址，以新樂府的名義登台，人材十分優秀，小生顧傳珩，周傳瑛，沈傳球，趙傳瑛，正旦傅芷，王傳蕙，五旦朱傳茗，姚傳蕙，六旦張傳芳，華傳萍，刺殺旦劉傳蕙，小彌彌方傳芸，老旦馬傳善，龔傳華，外倪傳鈺，老生施傳鎮汪傳鈴，末鄭傳鑑，大而沈傳錕，白面邵傳鏞，周傳鏞，薛傳鋼，付王傳淞，顧傳瀾，丑姚傳涓，華傳浩，周傳滄等，內中尤以顧傳珩與朱傳茗，倪傳鈺，王傳淞，最出人頭地，所有的戲，都已排出，如金印記，麒麟閣等，失傳已久，亦均齊全，四六板戲，自亦得到，全班大都能文武，刺殺旦劉傳蕙，老生汪傳鈴尤高，成為文武崑班，開演之初，即為顯曲者所稱道，崑曲又漸為人重視，又告興盛，翌年，返蘇在

青年會登台，久已絕跡之崑曲班，又見於蘇州，六城轟傳，生涯奇盛，光緒初年之境狀，得再發現，惟此時生活程度，已非當年，蘇地不能發展，適上海大世界聞名來聘，以三千元一月的包銀說妥，民十五新正，即在大世界正式登場，復於舊有崑曲之外，編排新戲，全本白羅衫，全本永團圓，湘真閣，紅線盜盒等戲，次第排出，崑曲場座無隙地，為大世界各場之冠，此為新樂府全盛時代，惜盛極必衰，顧傳玠忽因外界引誘，退出新樂府，新樂府改組，定名為仙霓社，仍在大世界登場，顧為班中唯一人材，脫離自大受影響，幸其餘尚仍其舊，祇少一丑角姚傳渭，入三星舞台，又新編三笑姻緣等戲，還能維持，但不久大世界方面，因包銀太鉅，不再續訂合同，仙霓社乃入大千世界，初時以有奈何天，一捧雪等新戲排演，顧傳玠又不時以客串名義登台，尚可吸引觀衆，漸漸因了觀衆既日久生厭，大千世界的場地不佳，除了新排的本崑曲之外，難得熱鬧，老生施傳鎮又常病，社員也不認真，後輩繼續的人，也一個沒有，日漸衰落起來，一度到城內小世界，再回大千世界都無起色，終於在一二八一役內，停止登台，這唯一的崑曲班，不復

與人相見，仙霓社輟演後，如朱傳茗，王傳淞，倪傳鉞等，都另有了出路，其餘張傳芳，鄭傳鑑等，淪落江湖，甚至不能糊口，直到兩年之後，方再集上海，自組班子，在大中華開演，施傳鎮已死，倪傳鉞轉入仕途，老生、老外，只剩個沒有噪音的鄭傳鑑，朱傳茗本可另謀較好的出路，因了全班生活起見，不肯他去，因倘沒有了朱傳茗，越發不成為崑曲班子了，所演的戲，整本因人材不全，不能排出，只可演散折，自愈非顧曲者歡迎，近兩年來，一逕在這苦撐場面下支持，地點由大中華而大羅天，仙樂，每况愈下，已無所謂之崑曲，不過總算有這麼一班的崑伶而已，五十年來，從中興而衰，衰後再起，蘇滬曲家，組織了崑曲傳習所，又把崑曲一度提起，終於到了今日之下的沒落地步，從此之後，恐不再有第二個崑曲傳習所出現，崑曲或竟致絕響，亦未可知，至於北方的崑曲班，以前的韓世昌，白雲生等，此時也到了沒落時期，而且這一班名義上是崑曲班，根本弋腔出身，不是崑曲的正宗，而南方的崑曲，廣陵散的時期，已就在目前了。

★ ★ ★ (完)

### 中國文藝協會編輯委員會

#### 組織細則

- 第一條 本委員會負擔中國文藝協會編輯定期刊物及叢書等之任務
- 第二條 本會設委員長一人由中國文藝協會理事會推定之
- 第三條 本會委員除由理事會理事全體充作當然委員外得由委員長就會員中加聘二十五至三十五人為委員
- 第四條 本會定期刊物先出兩種如左  
(甲)月刊——純文藝  
(乙)旬刊——會報
- 第五條 本會月刊及旬刊編輯負責人由委員中公推各三人担任之
- 第六條 本會得設特種門類編輯如「考古」「譯著」「攝影」「漫畫」及「婦女」等由委員中分別推定之
- 第七條 本會各種刊物稿件委員長有最後審核之職權
- 第八條 本會委員均為無給職
- 第九條 本會視會務之繁簡得設幹事若干人委員得兼任之
- 第十條 本會預算得提出理事會決定之
- 第十一條 本會出版叢書視經費之許可另推專門委員編輯之
- 第十二條 本會附設於南京新街口記者俱樂部內
- 第十三條 本細則經過後施行
- 第十四條 本細則有未盡事宜得隨時提出修正之



## 舊劇的編演難

馬二先生

中國舊劇的劇本，（內行謂之總講）都不知出於誰何之手筆。其由於近人編作者，則有：

1. 斗斗山人 李直繩氏，名準，四川人。清末，官廣東陸路提督。
2. 齊如山 高陽人，梅蘭芳之編劇人也。
3. 歐陽予倩 字南傑，瀏陽人，工青衣。自編之劇，有饅頭庵，潘金蓮等。
4. 楊塵因，張冥飛 楊皖人，張湘人，皆予倩之友。曾合爲予倩編黛玉葬花，晴雯補裘。
5. 金仲孫 浙人，曾任國會議員。繼癩公捧程硯秋編紅拂傳。

以上六君子，皆愚所素識者，若其他所未及知者，姑從闕焉。

斗斗山人之編作獨多，皆以之贈金少梅。（民十愚在北京嘗與山人共觀少梅劇，故知之確也）其王魁負桂英一齣，乃取材於川劇者，然場子太繁，殊不及川劇原本之緊俏簡捷也。愚於民四，亦嘗爲予倩編寶蟾送酒一劇。諺云：事

非經過不知難。敢以一己閱歷之所得，述之如下。

初愚在春柳劇場，曾與予倩共演紅樓諸劇，有大鬧甯國府鴛鴦劍等。後愚又編夏金桂自焚記，實即寶蟾送酒一劇之前身也。愚時任大共和日報筆政，因戲以寶蟾送酒一節，編爲舊劇本。

但予倩嫌其祇有一場戲，且唱工太少，乃以其己意增出一場，又添出夏金桂一角，又編出大段西皮唱詞，乃以之實演於舞台之上，即現今流行之寶蟾送酒是也。其後段書房一場，爲余原編者。其前夏金桂命寶蟾一場，乃予倩所添入者。

余以予倩所增添之一場，殊類蛇足而非要。其理由如下。

- 一、京劇本長短不拘。故有演八刻者，亦有二刻一刻者，必嫌其短，殊非必要。
- 二、若云添一夏金桂可使觀衆明瞭，亦不盡然。苟觀客而熟知紅樓夢故事者，一場亦可明瞭。苟其不曾讀紅樓夢者，雖再加數場，亦仍不明

瞭也。

三、京劇原有唱工劇與做工劇之分。寶蟾送酒，原爲花旦做工劇，所謂玩笑劇也，無加重唱工之理。

四、予倩所增入之一場，念白與做派不合。蓋金桂喚寶蟾用京白「寶蟾！寶蟾！」則扮寶蟾者，必須如花田錯之丫頭，一面答應「來啦！來啦！」一面跑步上場方合。而予倩乃因古裝，不能跑步，用「鳳點頭」牌子慢步走出，殊與喚者之口氣不相符合。

五、夏金桂論身分亦屬花旦，不但與寶蟾相複，且無劇可做，殊無味。因此種種，余乃不願再爲予倩編劇，亦不欲承認寶蟾送酒爲余所編者。蓋增出一場，已失去原劇之精神故也。

然因此乃深感編劇之不易。

1. 編京劇者，必先能明瞭台上之做派及念唱等規則原理，方不致錯誤。
2. 編唱詞必能唱者，方不致錯用轍口，以及字音之平仄抑揚等等。
3. 編劇者必與演劇者協商合作，方可不致誤會原意，而妄行刪減或增改。

斗斗山人所編者每失之太冗長，唱詞又多不諧調，難於上絃，亦且難拉上口。此等弊病，即因不明瞭台上做派，及不能唱而發生者也。然而能唱能演者，又未必能編劇，此現今舞台上所編之劇雖多，而終覺多隔膜，不及舊有劇本之緊湊精彩也。





# 怎樣改革

## 中國舊劇

一一渠

大凡一個角色之走動，須以板眼為準，快板有快板的走法，慢板有慢板的走法，萬不能一時脫板，任意行走。且各脚走法，又都有來歷，如粗魯莽壯人行走，多用大步，所以花臉的步法，得講闊大。如文人學士走路時，多注重穩慢，所以生角的步法，講方圓纏綿。女子婦人的行走，多細步嫵媚，所以旦角的步法，講慢穩多姿。細而進門出門，亦各有不同，男角色遇有應進門出門之時，則用舉步過門檻式代表之；女子則

抬手稍作扶牆式，此為形容其弱不勝衣之態者。進出街門房門花園門等，其式一樣，惟大門則可二人同進，如為臥房門，則須一前一後，但遇了環扶小姐出入時，亦可并行，此就其大者言之。再細而一舉手一伸指一抬足一轉身，亦均有一定姿式，而要以美觀為標準。茲舉伸手為例，淨角須五指離開，將手張圓，此所為形容其粗壯者，生角須四指合併，只將大指伸開，此為形容其莊雅者，小生須四指合併；將大指彎向手心伸去，此形容少年書生，舉止不敢放肆者；且角須四指合併，將大指僅按於食指之底節，此所以形容其態度羞澀者。凡此種種，乃其初學時所必知之門徑。至於戲內演至何種情形之下，應作何種表情，除去男子笑則直笑，女子笑則以袖遮口，哭時均用袖拭淚，憂愁則探手擱眉，思想則摸胸潤腮，羞則用袖遮臉，煩惱則頓足踏胸，揮人去則用手搖擺，招之來，則用手上下招，懼怕則閃身躲避等等有因定法則以外，亦可斟酌情勢，有所變通；惟必需描摹逼真，能與神化，方為上選。論此做派細膩安貼，各種不同之戲劇中，要以崑腔為最好；每一劇之演唱，皆有身段譜，以為說明，一句有一句之身段，一字有一字之身段。且其身段，又皆為編戲之人所自製者，如阮大鍼於既作春燈謎燕子箋諸傳奇以後，又親指授身段做派，於自己家中所蓄之伶工，使之演唱，或見張岱陶庵夢憶書內。李笠翁既作十種曲，付家伎

搬演，而於伶人之做派服飾，亦極講究，其議論則見笠翁自著之閒情偶寄中；可見做派之重要，實不下於唱白。三是衣服，在唱白做派，是屬於動的方面，為舊劇表演時最注意之部分；但屬於靜的方面，如伶人所穿的衣服，亦為與表演有關。中國舊劇所著之衣服，俗則名之曰行頭，其樣式製法，乃斟酌唐宋元明數朝衣服之樣式，特別規定而成者。故劇中無論何等人，穿何種衣服，均有特定規矩，不分朝代，不分地帶，不分時季均照此穿法。惟按從前的老規矩，如演清朝的新戲時，只用一人穿清朝衣服，便足表示本劇為清朝事蹟，其餘角色，則仍著舊日規定之行頭；如探親只城內親家母，梅玉配只少夫人，施公案只金大力等等。民國以後的演戲，便打破此例，可任意的穿著起來了。四是盔帽靴鞋，中國劇內盔帽靴鞋等物，亦係合唐宋元明各朝制度，綜合起來，而製出的；雖不見與原物一般無二，但大致也還不差，不過稍微華美一點。五是鬚髯，按古人習慣，以鬚長為貴，故戲中之人，亦皆帶長鬚，不過古來，亦未見有如是之長度，後人趨重增華，遂成爲現今之樣式。三國的關羽，本有美髯之號，因之更爲特別加長。各名角，利用此長鬚，又加了許多身段，致有所謂鬚式舞者，也就由此而發生了。普通用鬚，有黑青白三色，乃表示年齡之意，又有紅色者，惟不規則之人，及神怪方用之。其製法，則皆用馬尾，亦屬至單簡

者。六是臉譜，用粉墨塗於面部，用以表現其人之爲忠爲佞爲善爲惡，這也是戲劇表演中，最有研究之價值者；大概紅色臉係表現血性男子之意，紫色臉係表示有血性而靜穆之意，黑色臉乃表現其人性情粗莽之意，藍色臉乃表示烈於黑色之意，黃色臉乃表示內有心計而外不露暴烈之態，此皆爲其正色。後來雜揉五色，又添出金銀綠粉紅灰等色，雖各有用意，而所取仍以美觀爲重；現今講臉譜之書甚多，亦皆可取以爲參考也。七是切末物件，按舊劇規矩，處處事事，都要摩空，最忌像真，尤不許真物上台，間有持真物者，亦不過丑角插科打諢，莊重角色，決不許用之。故台上所有物件器械，亦均有一種規定，或將原物變通形式，或將原物設法用一二物率以代表之，這也是幫助表演，所必不可缺者。八是音樂，中國舊劇之唱作，既屬古時之歌舞，歌必以樂和之，而舞亦必用樂引導，倘舍去音樂，便不能成爲歌舞，亦即不能成爲舊劇，故音樂實爲舊劇構成之最要成分。現下舞台所用者，約分文武二場，文場則爲吹彈之絲竹樂器，如笙笛胡琴三絃月琴唢呐等，唱文戲時用之；武場則爲金革木三種樂器，如大鼓小鼓大鑼小鑼鈸板等是，唱武戲時用之。在劇場上所以兼用此二種者，因絲竹聲哀，聽之使人易倦，故必有金鼓之聲，以震蕩之。惟有武場震蕩喧嘩，因爲不可，但若備有文場柔靡之音，則亦必使觀者昏昏入睡，

故此二者，又實屬缺其一則不可也。

### 三、衰弱原因及目前之危機

前在舊劇之種類內，已言明黃腔原本起於湖北，也是地方劇之一種，不過入京以後，能吸收昆弋的長處，又混合西皮二簧於內。所以黃腔由道光十年入京，在道光咸豐同治三個朝代裏面，一方是吸收昆弋之長，一方又是力與爭鬥，以求生命之綿延。按天演公例，永是強者吞食弱者，直到同治末年，可說昆弋的勢力，已都被征服下去，而皮黃的勢力，在京師歌壇，已佔最優地位。不料自入光緒以後，昆腔弋腔的勢力，雖然衰弱下去，但是梆子的勢力，却又大張起來。所以在光緒宣統二朝，一共三十多年中間，又是與梆子奮鬥的時期；結果仍是皮黃打了勝仗，一入民國，即將梆子戲班，排擠得她不能在各大戲園立足，不得已乃闖入天橋大柵底下，苟延殘喘。自是以後，向全北京城圍裏頭的大戲館子去看，弋腔戲班既極稀絕跡而觀腔亦僅有自高陽縣來的一個土班，時而發現，時而外出，梆子戲班，則只有天橋一隅地方，各大園子裏邊，間或有一演唱者，但也不能持久。於是在京各種戲劇的勢力，只賸下皮黃一種，稱霸梨園，唯我獨尊了。戲劇乃是藝術之一種，必須互相觀摩，方可以日見生色。自入民國之後，京師戲劇，既讓皮黃獨自佔據，是已失去其可供觀摩的機會；譬如一顆樹，叫他自己生長，越來

越覺老大，直到枯朽，便也就歸於滅絕而已。所以舊劇衰弱的第一原因，可以說是環境造成的。其次就是在以前的戲班，是合羣制度，那時是有飯大家吃的意思，每一個戲班，都有大下處，凡是不帶家眷的，都住在裏頭，吃在裏頭，當他年輕力壯的時候，可以掙錢費用，及至年老衰弱，也由戲班供給生活，所以那時的戲份，相差並沒有多少，即便說你是唱大軸的，唱壓軸的，所拿戲份，和唱開場戲的，也多不到什麼地方。戲份既是均勻的，所以大家便都能維持家口費用，倘值國難，戲班停演，或是賠錢的時候，當班主的，尚須拿自己的錢去維持大家的生活。因此之故，各個角色，不但具有特長藝術，並且肯於賣力。而現在情形，可與此大相反過，吾無以名之，只好叫做獨角制度。大概是自民國後，梅蘭芳尙小雲程藝秋等四大名旦興起以還，在舞台上的勢力，是把老生掛頭牌習慣打倒，改以旦角代之。此時雖然注重旦角，但他所用配角，也還找一二等的角色，來作幫襯；不但他這齣戲能看，就是前幾場的戲，也還不錯。由這注重一個旦角的制度演進，以直到現在，一般旦角，也認為所有看戲的人，都是衝着自己一個人來，貼戲報時，只寫一個人的姓名，合他一個人所唱的戲，其餘的伶人，和其餘的戲，便算都不上說；所以都是用些乏而又乏的角，唱一二齣之而又乏的戲，對付幾個鐘頭，於是就開了這個主角所演的主戲

。致令觀衆對於除主戲以外的戲，全都絲毫不感興趣。這些乏角們，因拿的戲份既少，又見觀衆對之不大注意，於是不用說他沒有能耐，即有能耐，也不肯賣；因為這種情形，遂使伶人的藝術，日漸退化起來。所可發展的，只在生旦兩途，倘若你唱好了，便可掛頭牌，拿大戲份，對於其他角色，即便學成，也不能掙錢養家。現在你到各戲園裏去看，除去一二齣開場老生戲如渭水河雙燕，忠戰太平等以外，惟花旦戲和武生戲是必有的。（這武生戲，也不見得必有，如四大名旦中某兩大名旦之戲班，才來各有武生，但遇着他班子裏武生外出時，便不再找人，只好空著武戲不唱，所以各戲班有時連武戲都可以不唱）。其餘如文武戲武旦戲老旦戲小生戲武丑戲（這是指專演之戲，在生旦主演的戲中作配角，不在其例。）便很難看到。你想這些角色的戲，既然不再演唱，則懷有此伎的伶人，也必日久而生疏起來。新出的角色，一齣本戲不學，只要能充配角，便可掙錢，這樣下去，使此文武丑角老旦武旦小生等等藝術，還日漸退化，以直歸於不能再演此戲為停止嗎！在一般角色藝術，已是如此的日見衰退，可是當主角生旦的藝術，又怎樣呢？按目下已成名的諸大名旦之藝術，那是各有所長，暫且不論；拿各大鬚生的藝術的來說罷，現時舞台上鬚生幾大賢的戲，我也都看過幾齣，大概都是有幾句唱腔，尙可稱之謂稍堪入耳，至於

他們的做派，可說絲毫沒有。關於劇中情節，至應有所表現時，却一點也沒有表現；按他們那動作說，已與傀儡戲，相若無幾。我在前邊已經說過，舊劇之表演，以動作為最關緊要，亦最能傳情，所謂戲劇之足感動人心者，也以動作方面為多。現今一般伶人，只要幾句腔調，省去做派不講，這樣又怎能夠談藝術二字。可是這些唱生旦的，論藝術雖不及古人十分之二三，而掙錢之多，却能勝過古人數十倍，所以趨向這兩行的，却大有人在。但我認為生旦藝術退化，關係於舊劇前途者尙淺，唯獨文武丑角小生老旦武旦諸項角色之日漸無人，實於舊劇發展途徑上，有莫大的危險。我們要知道，現今所謂平戲之嗚嗚戲，因為什麼叫做嗚嗚戲嗎？這嗚嗚二字，乃是半班戲的轉音；所以叫做半班戲的，便是因為這種戲的班子組織，以小旦為主角，次則小生，次則小丑，除此之外，若老生武生大花臉二花臉武二花武三花正旦武旦等角，是一概沒有的。所以牠所唱的，只是生旦調情之戲，關於整本大套忠孝節烈之戲，又一概的沒有。因其只有三行角色，不獨一個整個戲班的資格，所以才喚做半班戲。倘若皮黃戲班，逐漸退化，使其他角色，都歸失傳，只剩生旦二兩種角色去演唱，那樣和半班戲，又有什麼差別。故我認爲當這皮黃戲班在走向半班戲而尙未走到的時候，正需要有人出來，將此危機加以挽救，我因有鑒於此，遂擬定幾

備方法如下：

### 四、改善之方法

前於論舊劇之種類時，雖然舉出所謂舊劇向有椰子傀儡等，但不過為皮黃作陪襯，為的是令人看出皮黃之所以興盛的，是因他能集合各種戲劇的長處，所以才能有今日之勢力。現在我們要想改革舊劇，實不容易把每一種都加以改革，因為傀儡有點太高雅，為一般普通人所不易鑑賞，而椰子又只流行鄉間，樂此者多目不識丁，毫無涵養，欲想對之加以改革，實屬太不易為之事。所以現在我所談的，仍是對着皮黃劇而言。其所擬改革方法，可分為二項：一為屬於編製方面，一為屬於表演方面，亦即藝術方面的。屬於編製方面者，又可分取材佈局詞句三類來說，先說取材，在舊存諸劇之有關於忠孝節義的，可以保留的，即加以保留，不可保留的，即可不再演唱。按目下論，在往時所謂屢遭禁止的淫戲，如葡萄架送灰麵也是齊等，已早歸絕跡，即仍有演者，如關王廟之類，但已將極壞地方，都行刪去，這都是有進步的表現。再就常演及新編之戲論，其所應亟加改善的，便是神鬼仗義荒唐無稽一類材料的戲，因為古者以神道設教，所以雖迷信戲，仍寓有勸善懲惡之意。在現今科學暢明時代，方破除迷信之暇，又何必再編十八羅漢大鬧封神三霄青城十九侯等等神鬼無稽之戲，以為號召。所以我認為

對舊有戲劇，固應加以討究，而對新編之戲，更應加以注意。就是要告訴一般編戲的人，當這國政維新時期，欲編舊戲，須以恢復民族固有道德為觀念，多編些關於忠孝節義一類的戲，使一般對於老戲看膩了的人，再看些有意義的本戲，也未始不可增加其叫座能力。次是佈局，在編製新戲時，最要緊的，須使場場緊湊，無懈可擊，像一些沒大關係之情節，俱都可以刪去，更不要有違背情理事蹟。按雷峯塔乃一部極流行的小說，誰都知道白蛇在端陽節，因吃雄黃酒，露原形，將許仙嚇死，遂有向南極老人處，盜取靈芝之事。許仙既得復活，知道白蛇是一個妖精，方才上金山寺降香不返，白蛇青蛇才有至金山寺大戰之事。我曾看過某坤伶的雷峯塔，在金山寺以後，接着斷橋，斷橋之後，又添出白蛇，夜露原形，致將許仙嚇死，許仙醒後，方知白蛇是一妖精，這樣佈局，真可謂之太背情理。因為將這一場搬去如花似玉的妻子不要，而決心要上金山寺出家呢？他上金山寺，還不是因為知道白蛇是妖精，不敢相近，所以才求法海庇護嗎？因為佈局一錯亂，便有事理不通之謂，故我切望有人要編新戲時，將那些不通情理之結構，務須刪去才好。再次是戲中詞句，我曾看過某坤伶的孫夫人刺本，其唱詞中，不通詞句，十居二三。按詞句雖然不求深奧典雅，當以通俗之語出之，但亦要詞通句順，

方足使人明白；如用上些不通詞句，聽人聽了，並不知道他所唱的是怎麼回事，那樣下去，決無良好成績。不但新編之戲，有不通詞句時，必須刪去，就是習為家常的老本唱詞，倘或有此弊病時，也不妨為之改正。上述關於取材佈局修辭三方面所應加以改正諸點，是為改善中國舊劇所必走之途徑，亦為就其精者而言。第二是表演方面，亦即藝術方面的。現今伶人最應注意的，為其做派和表情，要把從前不肯費力的惡習，完全去掉。按前在第二節內，已然說過，做派表情，比唱腔都還要緊，戲劇之足以感動人心者，在於做派者多，而在於唱辭者少。看現在一般不成名的伶人，或者尙知用力做戲，雖然做的不好，若其用心，則殊可取。而一般名伶，每每談調之，謂認真做戲的，為火候不深，說他這是暴燥，謂他這是酒狗血，必須等到出了台和死人一樣，方算穩重老練，試看如今在台上所謂第一等名伶的，差不多都犯這種毛病。所以我認為欲想使舊劇前途有望，第一着就在改革名伶的心理，讓他們對於做派表情，要知到下點功夫去研究，那樣才可以受社會人士歡迎，而圖劇勢力，亦可漸恢復到有發展之地步哩！其次為音樂方面所應改善的，就是一般名伶只為自己多掙錢起見，不肯多用場面，或是不用好場面。我有一個朋友跟我說，他聽梅蘭芳的唱片，唱的好壞，他倒沒有什麼評語，而他獨最愛賞唱的時候所用之樂器，分

外悠揚動聽，能超出一般伶人之上。梅蘭芳的場面，所以如此好，就因為他用的打鼓的是前清內廷供奉何斌清。胡琴是現今第一名手徐蘭沅，而所用其他樂器，亦較他伶為多。於此可見，多用樂器，奏出來自然好聽，故就質量方面說，是應行增加的。再就技術方面談，往時場面所用的曲牌子極多，在某種情形之下，應用某種曲子，都有一定。現在却把這些曲牌子，幾乎盡歸失傳，所以到用着之時，便臨時抓瞎，本為用於喜劇的而今却用於哀劇，本為用於武將的，而今却施於旦角，這樣豈不對馬嘔的曲子，又怎能引動人的美感。可見對於音樂藝術，也有極應為之想法保留的必要。再其次為切末方面，往時戲台上，雖然不許用真東西，但用夾紙皮革之類，將所有物件也都製出，甚至至於風雨雷電，真仙乘雲下降，鬼物由地鑽出等等的切末，也都製出，可見在往時時所用的彩切，也極繁複。不過在普通戲園，財力不夠，便難以製造出來了。現在科學昌明，大可利用之以入切末，自然可以受人欣賞。又往時不演夜戲者多，故對於舞台上的光線問題，不大注意，並且那時戲園子小，也無須注意。現今既以演夜戲時為多，更多大戲院之建築，所以對於舞台上的光線，及夜間所用燈光之配製，也需參用西洋戲劇的長處，來為之改良。關於這些細目，已有專書研究，我這裏不過略為點出，用喚社會人士之注意罷了。至於講到認真改革起來，因須伶人自己作去，但外界人士，對戲劇研究有素的，也應各盡己力，去領導梨園，去幫助梨園，那樣筆筆重力的做下去，或者有成功之日吧！

# 古鏡漫譚

東

自新石器時代以降，銅器之使用日廣，周禮考工，有金工之專職，司王家御器之鑄造，此種精美銅器，傳世尚多，重器如鼎，彝，尊，鬲，盤，敦之屬，非紀功之用，即崇祀之需，歷代金石家之研究，亦以此為準繩。漢代以還，形制漸變，惟鏡鑑一物，流行最廣，直至玻璃鏡輸入後，始見摒棄，在此數千年悠久之歷史過程中，不論其為文飾，抑為製作，均可藉此窺測其時代背景，物雖小而變化最多，使用廣而流垂彌久，我國素乏論鏡專籍，宋宣和博古圖僅列入一部，史乘傳記之中，亦鮮詳其源流，趙宋以來之嗜古者，祇重銘文而忽視圖飾，時代之考證既少，聯繫性之研究更渺，自羅振玉出，始輯古鏡圖錄，於我國之古鏡研究，另闢一新途徑，厥功至偉！同時歐美日本之考古學者，亦從事於中國古鏡之研究，搜羅考訂，不厭求詳，闡微探窮，輯有專帙，蓋鏡鑑為我國金工技術中最纖麗者，於銘文上可覘我國文學之嬗遞，社會思想之變遷

，於製作裝飾上可知合金技術之進步，雕刻作風之演進。旁及應用，可窺民俗風尚之輪廓，故研究古鏡，非僅欣賞而已也。

鏡既為傳世最多之物，導源何代？史載不詳，僅言黃帝採首山之銅，鑄十二鑿，是殆鏡之最古者歟？周禮考工記云：「金錫半，謂之鑿，燧之齊。」則於鏡之製造成分，已有較明之記述，惟商周之鑿，世已罕見，曩年考古發掘團在河南殷墟附近，曾於胙擘同一土層中，發現一鑿紋之古鏡，（曾載北平藝林月刊）此當為傳世古鏡中所僅見者。世言秦鏡品澈，鑿物不爽毫釐，但鮮見真品，日本大村西崖氏在「中國美術」史一書中，謂鏡之盛行，始於東漢，以所得熹平鏡為證，惟根據殊少。據後藤守一編著，高橋健自文學博士校正之「漢式鏡」一書，對我國古鏡源流，指細地紋而類於三代銅器者，

為秦代至前漢之物。寒齋所藏之蟠蛇鏡，即為一例。（見第一圖）蟠蛇鏡文，融雷文渦文於一爐，而以細線地文為之對比，鏡鼻小，起三稜線，銘帶繞於內圈，字作小篆，筆劃殊難清辨，惟相思二字極清晰，此鏡之時代考證，後藤氏指為公元前二四六年至公元前八年之物，富岡謙藏氏於「蟠蛇鏡考」「古鏡之研究」二文中亦同意此說。

蟠蛇鏡之時代考證，從篆文體勢與圖案上斷為先秦至前漢之物，似可無疑。鏡文纖麗絕倫，為古鏡中之第一品，足以代表我國秦漢時代金工技術進步之一斑。

自前漢以迄新莽，（公元前二〇六年——公元九年），鏡文多作雙線勾勒之朱雀玄武盤虺兔馬之形，有四乳，八

第一圖



蟠蛇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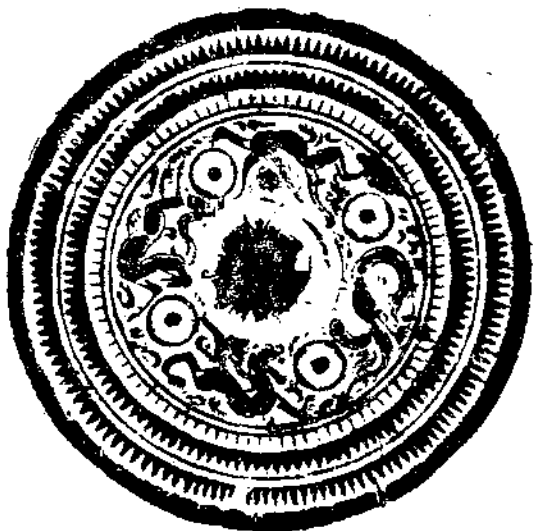
安徽壽縣出土，地文細若髮絲，鏡面晶光瑩澈。

（東生藏）

乳，十六乳之分。如寶齋藏鏡中之尚方鏡，太山仙人鏡等均屬之。銘文多作神仙意味之辭句，與吉祥頌禱語；如尚方鏡銘云：「尚方作鏡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飢食棗。」蓋漢武酷好黃老玄學，沉緬於求仙煉丹之術，上下效行，蔚成風氣，鏡鑑為日用之品，當亦難免。至應用吉語，銘之器皿，乃為漢人之習俗。高祖以平民起義，滅秦楚而奄有天下，身居九五之尊，坐享帝王之福，自為當時一般民衆所欽羨。由於功利思想之擴展，遂以頌禱冀望為理想之標的，漢器銘文多作「君宜高官」，「君宜侯王」者，不勝枚舉，鏡銘有「一位至三公」「君宜侯王」，「常宜子孫」者均屬此。

鏡文裝飾，多辟邪，飛馬，盤虺，筆者以為凡一事物足資紀念者，非新奇可喜，即為含有象徵意味，漢代距今已歷二千餘年，兩千餘年社會間所棲

第 二 圖



息之生物，當有殊於今日，原始動物中之恐龍類與哺乳動物中今日已歸消滅之異禽奇獸，在漢代用作鏡文之飾，自不足奇！（見第二圖）若與漢畫石刻相參證，當可了然。

第 三 圖



第 三 圖

東漢初年，佛教東來，於我國政治學術上發生一劃時代之轉變，印度藝術輸入中土後，浮雕半肉雕之作風大見盛行，東漢鏡文之特點，為陽文凸起象，顧燕園先生所藏之變鳳鏡，刻畫尤酷似武梁石刻。（見第三圖）

迨至魏晉六朝，漢鏡所獨具之「乳」，已見消滅，鏡文多神獸，龍文。至隋唐而技術益見精進，唐代中葉，自開元末至天

飛馬神獸鏡

鏡文作陽文凸起狀，四乳巨鼻，生砂活翠，審係東漢時物。

（生藏）

寶年間，（公元七一三——七五五年）盛行半肉雕之新型作風，與漢鏡已完全異趣矣。相傳玄宗時，有丞相張說之等，表請以玄宗誕生日為「千秋節」，開元十七年（公元七二九年）八月五日，王公卿相

變 風 鏡

鏡背鳥獸圖案花紋已受東漢印度佛教東漸之影響有健陀羅作風是鏡江西南昌出土（顧燕園先生藏）

競獻寶鏡以祝萬壽，此種寫生風味之唐鏡，取材多葡萄，鳥獸，蟲魚之屬，有八稜，六稜，八花，六花之別，更有螺鈿嵌背，金銀鑲飾之精緻製作。今市間海馬葡萄鏡流傳獨多，纖穠而麗，為世所稱。

宋鏡畫象，多寫實題材，精美不讓於唐代；降至元明，裝飾漸少，銘文簡短，間有裝柄以便執取者，至清則綴「五子登科」等吉語，與秦漢古鏡相較，不啻霄壤之判矣。

鏡鑑傳世，出諸古塚，古人殉葬，必以鏡入棺槨者，意謂明鏡品瑩，可澈照幽冥，漢代以來之古墓，幾無墓甃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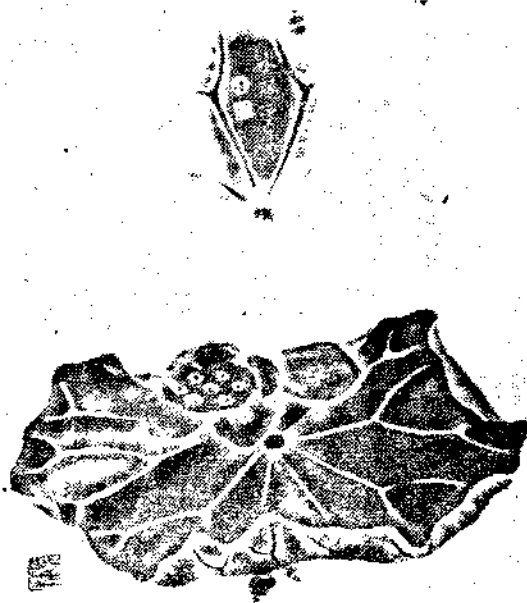
陳仲美鹿樽



鹿作俯  
伏形雙  
眸炯然  
底鈴陳  
仲美製  
四字方  
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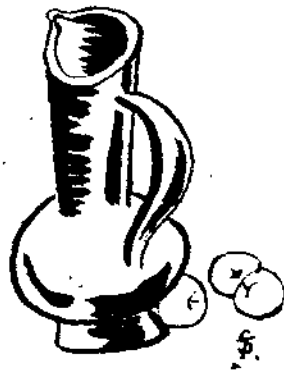
陳鳴遠以餘技製小花果。畢生僅作二十品。且每品均鈴鶴村二字小印章。有方形，長形，腰圓形，各種。絕少鈴鳴遠二

陳鳴遠荷葉盤



綠玉一  
盤旁綴  
荷花花  
房全彈  
底刻水  
佩雲裝  
四字娟  
秀靜好  
下鈴陳  
字小圓  
印鳴遠  
二字小  
方印

字者。今坊肆間贗品雜出。無論泥色太新。火候未脫。手工粗糙。絕無韻致。又均鈴鳴遠二字印章。即此一端。已明明告人



### 紫泥雪影(下)

後紫霞翁

，此於民俗學上，尤值得研究者也。  
頻年以來，壽州與紹興出土者均遠勝於昔，蓋與土質有關。鏡之佳者，水銀光明若玻璃，攬鏡以視，鬚眉畢現，按銅鏡以水銀擦之生光，入土後，水銀滲入銅內，發生化學作用，故品光愈甚。

漢魏之間，鏡之製造方法，傳入日本，泊乎有唐。因中日文化交流之機會增多，日本之「漢式」銅鏡，製作亦大見進步，其文飾與我國製造者無異。至西域契丹遼金，亦有古鏡傳世，惟鏡文簡陋，遜色多矣。

綜上所述，可知古鏡製作，銘文，

裝飾等，均與時代思想之演進，具有密切之關係，我國金工技術之進步，於公元前二世紀頃，已具精麗之作，此足以睥睨於世界，引以自慰者也，蓋國家文化之所寄託，即一細小之器物，亦靡不據此而窺測其輪廓，凡留心古代文化者，尤不可不加以注意也。



以偽。夥頤沈沈。那得有如許鳴遠作品。供人鑒賞耶。

鳴遠諸器中。又有鈐陳字小圓印，遠字小方印連珠者。其陳字耳旁作卡。東作東。又有陳字小圓印，鳴遠二字小方印連珠一印。惟不常用。凡一器到手。必先審其泥色製工及印章。印章不易偽作。亦如畫中偽品。虎賁貌似中郎。其畫或可淆人耳目。而題款之字。及所鈐之印。則絕對不能亂真。細加鑒別。自可不致受欺也。

陽羨紫砂作品。以供春為開山之祖。萬山磅礴。發脈崑崙。百川朝宗。濫觴東海。所作茗壺。球圖比重。海內收藏家。聞僅得二器。物希為貴。惟望洋興歎。懷古長吁而已。余所朝夕摩挲鑒賞者。惟時大彬，陳仲美，徐次京，陳鳴遠，四家。戲作紫泥四賢贊。每器又各系銘詞。尚未脫稿。茲先仿司空表聖詩品例。將四家作品。評語列後。

時大彬如周鼎商彝。自然典重。

陳仲美如蛟人弄綉。天孫織錦。

徐次京如漢儒說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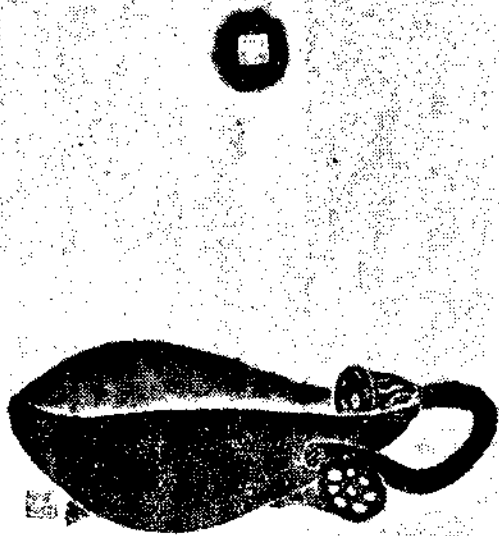
森嚴義法。一作如茗柯實理。味美於回。

陳鳴遠如奇花初胎。

美女顧影。

供春大彬而外。作者衆矣。上評僅限四人者。所知在此也。四家作品。亦不止寒齋所藏各器。茲僅就插架者妄加評騰。所見在此也。唐突前賢。是知罪矣。

陳 鳴 遠 蓮 花 杯



陳 鳴 遠 瓠 瓜 秋 蟲 筆 洗



紫砂作品。植物易作。動物難製。蓋蔬果花葉。可以折枝寫生。對花設色。惟飛潛行走之物。可以意象。不可形會。陳仲美生後大彬。銳意爭勝。欲主晉楚之盟。所作以動物為最多。無不工巧入神。妙到毫巔。

蓮 瓣 一 柄 旁 蓮 房 二 底 鈐 陳 鳴 遠 製 四 字 方 印

。余所藏蝦蟆樹根筆池。初嫌蝦蟆之唇微回。後有友人治生物學者見之。曰，君誤矣。蝦蟆鳴則唇鼓。此器蝦蟆昂首俯視。欲攫取池中之物。正在凝神潛氣。時音官並未振動。其唇自不緊縮。此正其寫生之工。余始恍然。鳴遠知動物不能勝過仲美。乃專作植物。而於花葉間綴小蟲一二。別饒逸韻。此自鳴遠聰明絕頂處。

瓜 瓠 上 小 一 棚 如 生 底 署 鳴 遠 二 字 下 鈐 陳 鳴 遠 製 四 字 方 印



陳 遠 鳴 佛 手 柑



此器之枝已惜微折古穆清潤香韻流

也。兩賢不相厄。亦猶憚南溟見王石谷畫山水。而專以花卉擅長

余續來鶴亭茶燕圖。徵求名流題詠。崇川高冠吾題云。佳茗似佳人。良器若金屋。佳人已難致。金屋何可卜。鶴亭(陳鳴遠號)挺明代。治器殊古穆。一旦盡搜羅。壺帝(西神自稱壺帝)稱不穀。不穀固佩壺。余亦有佳蓄。取余之鳳團。飽君之壺腹。壺飽貯嬌耳。憐嬌安能獨。曾嘗買佳茗。采采不盈掬。(成句)

陳 仲 美 天 雞 滴 水



此仿三代銅器印於腹下以周參白如星天

戲報以二絕云。詩中壺帝。乃粵東蔡哲夫寒瓊之別號。余不敢掠美也。因壺中小隱王摩詰。帝號自娛蔡少霞。錫我頭銜冰一條。茶

丘掌故勝宣麻。摘雲霏雪懷坡老。壓酒烹羊笑黨家。多謝頭綱三百餅。平添韻事到茶茶。(唐人呼小女曰茶)亦他日陶史中之佳話也。

考 證



# 茶北西屋 老寒

畫畫(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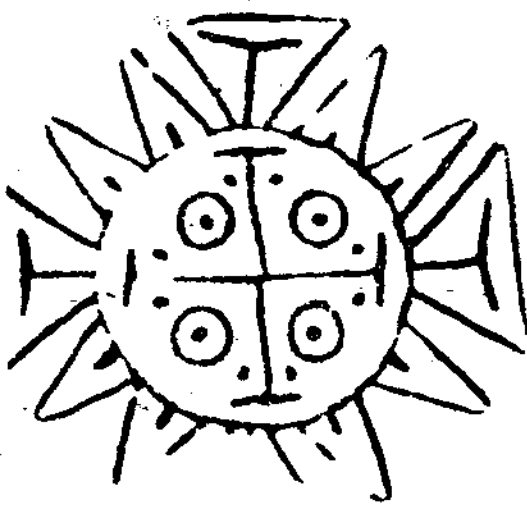
丁丑中元。余鑑定故宮博物院金石書畫未竟。而南京被轟炸。以怔仲證。不堪驚怖。因避地當塗。稅張景文「惠言」文孫謚齋「景遜」聽事居之。謚齋固儒將。治兵蜀中。多戰功。不稱意。解甲歸。工書畫。喜金石。隸書似鄭谷口「篋」。寫竹如歸懸弓。皆精妙。藏去金文墨脫尤夥。德配李友陶夫人「愛」。亦喜文翰。能繪事。精撓古器物文字。施墨之妙。似昔之李墨香女士「錦鴻」。今之萬靈蕤夫人「易忠錄室」。又同著古。曾得小泉直百二枚。精湛無匹。因以為耳環。拓本徵題。葉漢漁「玉森」。清平樂云。鷗波態度。明月瑤差御。絡索小泉凝翠。却笑對書眉夫婿。麝丸雙拓玲瓏。尺牋想見玄風。不是河間姘女。思量惟數錢工。纓蘭內史「包慧號璇芬」。采桑子云。吉金小品銀闌飾。錄索泉瑤。珍重函方。百琲珠璣來比量。能教阿堵成高致。試問前王。何似今張。許播流風百世長。劉雪蕉夫人「韵松」題云。畫陶閣上寫春暉

。鉄筆留痕妙入微。奏到鸞刀青可殺。鑄成鳳印自能飛。「謚齋」陶梁孟。并工篆刻刻文小印。雖王福厂，趙叔孺，皆遜其流麗也」。萬言立就會傳檄。百戰歸來暫息機。從此藝林添韻事。將軍也製芟荷衣。奚度青「侗」題云。一錢直百見時艱。愁上春閨鏡裏顏。掛耳驚雷聽不得。三分誰念漢河山。余與老月連句題云。將軍夫人李貞陶。璇閣著古傲時髦。脫本工細入秋毫。墨香李女真其曹。博學秦篆善柔豪。「夫人工小篆」剛健婀娜筆法高。從軍入蜀畫嶠嶮。更能擊鼓助戰塵。峨嵋嵯峨建旌旄。年年苦戰汗馬勞。盾鼻磨穿焚六韜。解甲歸去同遜逃。古玉當腰古錦袍。漢鏡海馬媚蒲桃。檢茨鵝眼「皆小泉名」系裙條。彷彿仙子下神皋。豔媿漢書香媿曠。胸前瓔珞珠琅璈。詎意清貧井臼操。風寒月冷親枯桿。將「更名曰號眺」。「謚齋近號」牛衣飢苦樂共牢。篋衍明璫尚足豪。小泉直百莫換醪。會有把似金錯刀。可想其閨房之樂。不讓歸來堂。「趙明誠，李清照」四人同居。昕夕論古談藝。洵桃源無此樂也。比來謚齋將以合作畫幀。彙為辟兵畫卷。景印行世。至十月杪。當塗亦危急。會與過東營袁家。謀藏匿之所。詩云。未出城東

已入鄉。寒林野水自荒涼。詎緣佳日探幽勝。豫為危時一閉藏。老僕情殷知故主。田家屋小有高床。偷生斬死原非計。微命推排聽上蒼。余與老月來辟地時。攜有一小犬名曰烏金。及十一月七日罹難。入白紵山辟兵。未同去。至戊寅正月下山。入難民收容所。老月有哀烏金詩曰。寒翁雙犬謠。已識汝之德。孖桃「亦犬名」洵不幸。慘哉遭磔磔。我固媿冬心。瘞犬無碑刻。汝時尚小小。竟解避獲弋。去秋歸見汝。恐汝流異域。攜汝來辟地。彼此冀相得。詎料才四月。世變安可測。辟兵入空山。庶未填溝洫。下山再見汝。我已心惻惻。今入收容所。每來似相憶。主人為難民。汝去自謀食。勿以我為念。使我更痛盡。回思初象時。么小善知識。何以錫嘉名。因汝之毛色。烏鴉遜其澤。玄猿遜其黑。何物堪媿倫。黝然如古墨。乳酪分汝嘗。金鈴作汝飾。錦茵聽汝臥。蘭湯為汝福。鎮日常相隨。無時不在側。雖非卿嬾犬。亦盡守窟職。意可長相伴。長樂當無極。一旦為亡人。那容共栖息。汝既曉偷生。須善深藏匿。會見太平年。同歸安樂國。老月愛此小犬。亦可想見。詎意從當塗返金陵時。不及攜。而陶夫人知為老月所愛。遂收養之。

而愛之於老月。亦因人及物歟。亂後謠齋入南京。斥鉅貲。得勝白也。『固』所藏金石文字不夥。白也喜漢畫像。故搜集尤多罕見之品。此畫蠶五事。更精湛絕倫。亟製版刊之如左。

五 蠶 畫



此蠶肖形如日光。『古蠶印文日光二字者至夥。或即此義乎。』邊有奇觚四射。又銳角八稜。適肖日光歟。內有四乳。則其義深古莫測。朱文。攪紐。紐長而無穿。益都孫文楷著稽庵古印牋云。昆，把鈕，高才餘。印無穿孔。疑古陶旗所用。古陶銘多一字。又與黃賓虹謂古蠶多用于陶器。『見上海藝觀第三期』正合。但孫黃二家所言乃文字者。當後于此肖形也。嗜昔地質學者朱庭祐。『曾為安徽教育廳長』在廣州中山大

學時。與余同辦廣東考古學院。曾出示在西康發掘所得新石器。『石質品瑩如瑪瑙』及同時出土之古陶器。其花紋。皆陰識『蠶陽文。故印於陶器上成陰文。』奇古。有類是者。可考其為三代以上之物。故勝氏寶貴之。今歸謠齋。固得其所。謠齋將挽其藏去蠶印為譜。余矚其以此蠶為壓卷。當不謬也。賓虹草堂藏古蠶印。有一紐。作。亦陽文者。大小與此相若。

六 蠶 畫



此蠶肖形一鷹。竝翅而立。昂頭殊英勇之態。其制度與前蠶同。當亦三代以上物也。西康古陶器花紋。亦有作鷹形者。可想猿狖之世。人皆尚武。余疑歲領海疆軍征朱厓。厓『音岐，苗之類』女新姪婦。贈余一石斧。『亦新石器』。好『穿也』下刻一鷹形。亦古苗族示威武之意。吾粵雷州固多石斧。故稱雷斧。龜族迺渡海入瓊島者。謠齋蠶印譜

當以此次之。

七 蠶 畫



此蠶肖形為一王世子，戴冠騎虎。虎身有瘤。前立一甲冑武士。此種屬晚周物。多穿帶印兩面者。一面肖形。一面吉語。如日光之類。如一面無字者。亦有三代物。余舊藏一紐。大於習見之穿帶印。一面無字。一面為兩王世子。同騎一駿馬。作騷行狀。一人斜倒於馬前。而馬竟欲踐踏之。賓虹亦藏一紐。為一王世子。騎一獨角獸。上有曲柄寶蓋。亦一面無字。賓虹定其為三代物。故知穿帶印。非始於晚周。故是蠶。余亦定其為三代物也。

八 蠶 畫



此蠶肖形。為兩鸞扇。中以一橫擔連之。擔上一鐘形。鐘上兩鳥。從天飛下。又兩鳥才飛起。扇之左右兩鳥。長頭高足。似是雙鶴相對。擔下一龜。當是東漢後道家之物。但一面無字。故弗能確定耳。此種肖形印。多屬釋家道家之物。賓虹藏穿帶印。一面天帝制鬼之印。六字，白文，有格。一面肖形。中一大樓。重簷延牖。左右更有兩小閣。窗戶亦具。樓下分二間。每間中鑲一怪獸。或即鬼物歟。余舊藏二

紐。一圓印。海山紐。肖形為無量雜寶。紐側有廿七二字。一為穿帶印。一面無字。肖形有山河花木樓閣。印側有卅二兩字。案無量壽經四十八願。隋慧遠疏。如右。

第廿七。一切嚴淨願。設我得佛。國中天人。一切萬物。嚴淨光麗。形色殊特。窮微極妙。無能稱量。其諸衆生。乃至逮得天眼。有能明了辨其名數者。不取正覺。

第卅二。寶香妙嚴願。設我得佛。自地已上。至於虛空。宮殿樓觀。池流華樹。國中所有一切萬物。皆以無量雜寶。百千種香。而共合成。嚴飾奇妙。超



詩 緒 輯

雅

流離 鳥也。少好長醜。釋鳥，少

美長醜為鷓鴣。註鷓鴣猶流離。邢昺疏，鳥之少為子者美。長食其母而醜。詩疏，自關而西。謂鳥為流離。張華禽經註，鳥在巢。母哺之。羽翼成。啄母自翔去。山堂肆考，鳥一名鷓鴣。吳人呼為鷓鴣。五雜俎貓頭鳥。即鳥也。人皆忌之。云是攝魂使者。

諸天人。其香普熏十方世界。菩薩聞者。皆修佛行。若不爾者。不取正覺。

據此稿能定其廿七者。肖形為二十又七願。其卅二者。肖形為三十又二願。乃釋家之印無疑也。佛法手印外。如密宗木印尤夥。皆以桃木為之。余舊有一木印。肖形為一女人坐一飛鳥。瓦紐。紐上刻文曰。如飛空中。往來無礙。因以把似美利堅女飛家雄妍冲霄。已攜歸海國。所存拓本。亦已散佚。可惜可惜。



此漢四靈「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印也。中有方格。君印也。似字「高」

鳥 一名鷓鴣鳥。釋鳥，燕白腹鳥。

邢疏，白項而羣飛者。燕鳥，白腹鳥。張緝廣雅，純黑而反哺者謂之鳥。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雅。鳥白項而羣飛者。謂燕鳥。白腹鳥也。雅鳥鷺，（小雅奔彼鷺斯）格物總論。鳥雅別名。種類亦繁。有小而多羣。腹下白者名鴉鳥。有小鸞而白。比他鳥微小。長而反哺。

朱淮魚著 曹惘悵藏

似是孫「四字。四靈印圓者不多。且白文印尤罕。固奇品耳。陳氏萬印樓。藏一紐。為龜形。而中藏一方印。文曰。李扶□。亦異品。又一方。朱白文。右徐成起三字白文。左，徐仁二字朱文。四靈亦至精湛。又一小印。右，皮印二字朱文。左，孟賁二字白文。小而益精。又一圓印。中有棋格。印文曰。次並之印。白文。四邊有四如意形。亦信佛者歟。四靈印之外。亦有只兩傍作龍虎者。各家印譜多有之。不勝枚舉。

（未完）

★ ★ ★ ★ ★

其母者名慈鳥。今有一種大啄及白頸而不能反哺者非慈鳥。南人謂之鬼雀。鳴則凶咎。（事物原始鬼雀謂之老鴉）埤雅，鳥一名雅。其名自呼。見異則噪。故以為鳥霍鳥霍。歎所異也。今人閉鳥啼則睡以鳥，見異則噪。故輒睡其凶也。

鴻 鴻大而雁小。疑其同鳥。雌雄之異。知避陰陽寒暑者。春則避陽暑而北。秋則避陰寒而南。詩疏，鴻鶴羽毛光澤純白。似鶴而大。長頸，肉美如雁。又有小鴻。大小如鷄。色亦白。今人直謂鴻也。博物志，鴻雁大略相似。以

仲秋來。一同也。鳴如家鵝。二同也。進有漸而飛有序。三同也。雁色蒼而鴻色白。一異也。雁多羣而鴻寡侶。二異也。雁飛不過高山。而鴻薄雲天。三異也。毛有麤細。形有大小。

鵝 鵝屬。釋鳥，鵝鵝。其雄鵝牝。又鵝鵝母，註鵝也。青州呼鵝母。月令，田鼠化為鴽。或云蝦蟆所化者。埤雅，鵝無常居。而有常匹。言此鳥性淳美。不越橫草。所遇小草橫其前。即旋行避礙。鵝雖小。然最勇健。故詩言鵝之奔奔。言其健也。甘氏星經鳥之關。疎其尾，鵝之關。疎其翼。

鳩 鵲鳩也。釋鳥，鵲鳩鵲鳩。註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今江東亦呼為鵲鳩。埤雅：左傳曰。鵲鳩氏司事。先儒云。鵲鳩春來秋去。故為司事。一名鳴鳩。月令，所謂鳴鳩拂其羽是也。（小雅，宛彼鳴鳩。亦是此鳩。）一名鵲。莊子所謂鳩與鵲鳩，笑之者是也。（釋鳥，鵲山鵲。註似鵲而有文彩。長尾。紫脚赤。說文，知來事鳥也。）鵲鳩喜食桑葚。然過則醉而傷。其性喜朝鳴。故又名鵲朝。

雞 知時畜也。爾雅疏，其大者名蜀。郭璞曰。今蜀雞之雛子名雞。雞之稍長未成雞者名健。爾雅，雞栖於弋為

雉。擊桓而棲為埤。郭註。今寒鄉穿牆棲雞是也。韓詩外傳，雞頭戴冠者文也。足傳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鬪者勇也。見肉相呼者仁也。守夜不失時者信也。雞有五德也。戒庵漫筆雞啼早則晴。晏則雨。上宿亦然。草木子南陽府廉訪僉事保初更聞雞啼。曰此荒雞也。凡雞夜鳴不以時。皆謂之荒雞。（鴻書雞或乙丙夜輒啼者俗謂之盜啼。云行且有救。故後魏北齊南宮大赦。於殿門外建金雞。衆不識其義。問於司馬膺之。對曰海中日占云天雞星動為有赦。帝王有為侯。至金為然。亦曰盜啼為有火。）

鳧 水鳥也。釋鳥，舒鳧鳧，註鴨也。（李巡曰。野曰鳧。家曰鶩。）又鵞沈鳧。註似鴨而小。長尾。背上有文。今江東亦呼為鵞。詩疏，大小如鴨。青色。卑脚短喙。水鳥之謹愿者也。格物論，鳧野鴨。頭上有毛。數百為羣。泊江海間。食沙石皆化。性食海蛤不消。隨其糞出。雅，埤雅善趨彙苑。詳註鳧常以長飛。故曰長鳧。吳錄婁縣有石首魚。至秋化為鳧。鳧頭中尚有石也。

鴝 鳥之淫者。陸疏鴝鳥似雁。而虎文連蹠。性不樹止。樹止則苦。故以喻君子行役為危苦也。埤雅，郭璞曰。鴝似雁無後指。毛有豹文。一名獨豹。

說文肉出尺哉。焦貢易林，文山鴻豹。（一名鴻豹。謂鴝能食鴻也。）肥膋多脂。蓋言此也。

晨風 鷓也。詩疏晨風一名鷓。似鷓。青黃色。燕頰鈎喙。鷓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鷓鷓雀食之。禽經鷓曰鷓。註晨風也。狀類鷓，色青。搏燕雀食之。

鷓 春鋤。釋鳥文，駐白鷓也。頭翅背上皆有長翰毛。今江東人取以為毳。名之曰白鷓縷。（張知白唐臺儀舊制。御史以鷓羽飾車。以白鷓見淵中魚。象御史察隱微之罪。）詩疏，鷓好潔白。故謂之白鳥。大小如鷓。青脚。高尺七八寸。尾如膺。喙長三寸。頭上有毛十數枚。長尺餘。翹然與衆毛異甚。將欲取魚則餌之。今吳人亦養焉。好羣飛鳴。（楚威王時。有朱鷓合奮飛翔而來舞。則復有赤者。舊鼓吹朱鷓曲是也。然白鷓亦者少耳。）步於淺水。好自低昂。故曰春鋤，青脚，喜翹。善蹙捕魚，其翔集必舞而後下。性惡露。雌雄相盼則產。

鷓 惡聲之鳥。與鷓同。（字从鳥。首在木上。）一名鷓。一名鷓。詩疏，鷓大如斑鳩，綠色。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鷓鳥是也。其肉甚美。可為羹臠。

又可爲炙。漢供御，物各隨時。惟鴉各不見物。夜則飛行入人家捕鼠。古人重其炙肥而美。盛宏之荊州記，巫縣有鳥如雌鴉。其名爲鴉。楚人謂之服。廣志，鴉楚鳩所生。不孳乳。埤雅，鴉禍鳥也。

鵝 鵝鵝。水鳥也。釋鳥，鵝鵝鵝。註羣飛沈水。食魚。故名洿澤。詩疏，鵝啄長尺餘。直而廣。口中正。出領下。胡大如數升囊。若小澤中有魚。便共抒水。滿其胡而棄之。令水竭盡。魚在陸地。乃共食之。故曰洿河。（禽經注鵝鵝一名洿河。詩云。維鵝在梁。志在水也。）田家五行，鵝鵝每來。每主大水。老農曰。夏至前來曰犁河。夏至後來曰犁途。以其背狀如犁。河言水深。途言水淺。

鴉 鴉鵝。鴉鵝也。爾雅作鴉鵝。註今之布穀也。江東呼爲鴉鵝。詩疏，一名鴉鵝。一名桑鴉。有均一之德。飼其子。且從上而下，暮從下而上。平均如一。埤雅，鴉鵝性壹而慈。月令，仲春鷹化爲鴉（七修類稿，鷹鴉鳥也。鴉即今之布穀也。仲春之時。林木茂盛。而啄尚柔。不能捕鳥，瞪目忍飢，如癡而化。故名曰鴉鵝。）揚雄方言，鴉鵝自關而東。謂之戴鴉。（爾雅，鴉鵝戴鴉。

註鴉即頭上勝。今亦呼爲戴勝。）埤雅，戴勝頭上有毛，花成勝。故曰戴勝。方言，鴉鵝自關而東。謂之戴勝。似誤。（陸璣曰。戴勝自生樹穴中。不巢生。而方言云鴉鵝。非也。）蓋鴉鵝。布穀也。按今男事與。而布穀鳴。女功興，而戴勝降。則鴉鵝與戴勝異。戒庵漫筆布穀鳥當四五月插秧時。自呼其名。分明云布穀布穀。因重疊其聲。人驟聞之。音相近而疑爲云郭公郭婆。又如云看鸞看火。今人遂稱爲看鸞看火鳥。亦稱郭公鳥。失其本名矣。

倉庚 鶯黃也。（即葛覃黃鳥）禮註，仲春之月。倉庚鳴。大戴記，商庚也。商庚者。長股也。（七修類稿，倉庚亦作鸞鵝。章龜經，倉清也。庚新也。咸陽春清新之氣而初出。故名。）說文亦離黃鳴。即鸞生。禽經，亦名楚雀。註今謂之黃鸞。黃鸞是也。其色鰲黑而黃。故名鰲黃。

鴉 伯勞也。（左傳作伯趙）釋鳥文，禮記，仲夏之月。鴉始鳴。大戴記，五月鴉則鳴。鴉者百鴉也。鴉者相命也。樊光曰。春秋云。少皞氏以鳥鳴官。伯趙氏司至。伯趙鴉也。以夏至來冬至去。陳思王惡鳥論，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陽氣爲仁義。陰氣爲殘賊。

伯勞殘害之鳥也。其聲鴉鴉。故以其音名云。通雅，鴉別名姑惡。夏小正作伯鴉。詩疏作博勞。郭璞註爾雅云。似鴉鴉而大。張華註禽經云。似鴉鴉。鴉鴉黃。伯勞啄黑。顏師古註漢書。以鴉爲子規。方言謂鴉爲鴉鴉，陳正敏遜齋閒覽謂鴉爲鳥。李肇國史補謂鴉爲布穀。楊慎丹鉛錄謂鴉爲架犁鴉鴉。郭說則似今苦鳥。按諸說當以郭爲正。即今之苦吻鳥也。如鴉黑色。以四月鳴其鳴曰苦苦。又名姑惡。俗以婦被姑苦死而化。東坡自註姑惡詩曰水鳥。亦誤。古今諺鄭志道論俗編云。伯勞食母。代代相成。此則因遜齋謂鴉爲鳥耳。冤哉伯勞。（異物志鴉鴉一名田鴉。春三月鳴。晝夜不止。音聲相呼。）

鴉 鸞鵝也。釋鳥，狂茅鴉，註今鴉鴉也。似鷹而白。又怪鴉即鴉鴉。又鴉鴉即土鴉。（邢昺疏此別鴉類也）今江東通呼此屬爲怪鳥。詩疏，鴉鴉似黃雀而小。先儒皆以爲今之巧婦。（本草斑鳩春分則化爲黃鴉鴉。埤雅鴉大如斑鳩。綠色。所鳴其民有禍。一名黃鴉鴉。雖所化也。彼云如黃雀而小者。得毋謂離所化之鴉乎。然離拙不能爲巢。則又不可謂之巧婦矣。）邱光庭兼明書。按郭璞註爾雅云。鴉鴉鴉類。魯頌



翻彼飛鵙。毛萇曰。惡聲鳥也。又賈誼鵙鳥賦序曰。鵙似鵙。不祥鳥也。又弔屈原賦曰。鸞鳳伏竄兮。鵙鵙翱翔。顏師古註曰。鵙鵙鵙。怪鳥也。據毛萇郭璞顏師古諸儒之說。則鵙鵙正鳥之類。非似黃雀而小者之巧婦矣。

鵙 知雨鳥也。《埤雅》詩疏鵙似鴻而大。長頸。赤喙白身。黑尾翅。樹上作巢。大如車輪。卵如三升杯。望見人。按其子令伏。徑舍去。一名負釜。一名黑尻。一名背竈。一名皂裙泥。其巢一傍為池。中含水滿之。取魚置池。稍稍以養其雛。《遜齋閒覽》鵙有長水石。故能於巢中養魚。而水不涸。埤雅今人謂之鵙石。飛則將之。《若殺其子。則一村致旱災。博物志鵙俯鳴則陰。仰鳴則晴。伏卵時數入水。卵冷則不鵙。取礬石周繞卵。以助燥。格物論鵙狀類於鵙。但亦脚無朱頂。巢於高木絕頂處。善搏。其飛也奮於雲霄之一。落處不知幾千里。仰天號鳴。必將有雨。

鵙 祝鳩也。釋鳥作其夫不。《夫方于反。又作規。不方浮反。又作鴉》。詩疏夫一名浮鳩。鄭箋夫不鳥之慈護者。人皆愛之。埤雅少皞氏以鳥名官。雖鳩孝。故為司徒。主教民籍。虞槐賦曰。春棲教農之鳥。即鵙是也。今之

鵙鳩也。壹宿之鳥。壹於所宿之木。一名楚鳩。一名荆鳩。一名乳鳩。一名鴉鳩。一名鵙鳩。一名鴉鳩。一名鴉鳩。離與尸鳩皆壹鳥也。故有尸祝之號。又斑鳩似鴉鳩而大。鴉鳩灰色。無絀項。陰則屏逐其匹。陽則呼之語曰。天將雨。鳩逐婦是也。《田家雜占》鳴鳩有還聲。謂之呼婦。主晴。無還聲。謂之逐婦。主雨。《爾雅》翼頭有贅。物之拙者。不能為巢。纒架數枝。往往破卵。無巢不能居。天將雨。則逐其雌。霽則呼而返之。按此則是鳥孝而不義者。得無以其衛母之故而暫逐其婦乎。

脊令 雀屬。離渠也。《爾雅》註。飛則鳴。行則搖。詩疏。大如鷓鴣。長脚尾。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故杜陽人謂之連錢。《義訓》曰。鵙鵙錢母其頸如錢文。類考。一名精列。一名錢母。禽經。鵙鵙其母。飛鳴不相離。詩人取以喻兄弟相友之道也。

鳥 鶯也。天中記。鶯鳴嚶嚶。鳥鳴啞啞。鶯鳴嚶嚶。風鳴啞啞。風鳴啞啞。雉鳴啞啞。雞鳴啞啞。鵙鳴啞啞。鵙鳴啞啞。鵙鳴啞啞。鵙鳴啞啞。鶯以喜啼。鳥以悲啼。鶯以飢鳴。鵙以絮淚。鳥以凶叫。鵙以愁啼。鳴也。梁昭明太子啓。啼鶯出谷。爭傳求友之音。

隼 鵙之屬。鶯鳥也。格物論。古人鶯擊之鳥。通謂之隼。釋鳥。鷹隼醜其飛也。翬註鼓翅翬然疾。是急疾之鳥也。詩疏。齊人謂之擊征。或謂之題肩。《儀禮》註。正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為正鳥之捷點者。或謂之雀鷹。春化為布穀是也。

鵙 介鳥也。《思元賦》遇九臯之介鳥。詩疏。鵙形狀大如鵙。長三尺。脚青黑。高三尺餘。赤頂赤目。喙長四寸餘。色多純白。亦有蒼色者。蒼色者人謂之赤類。常半夜鳴。《淮南子》鵙知將旦。鵙知夜半。風土記。鵙鵙戒露。此鳥性警。至八月露降於草上。滴滴有聲。則高鳴相警。徙所宿處。慮有變害。其鳴高亮。聞八九里。鵙譜。鵙以揚州呂四場產者為佳。其聲較他產者。更覺清亮。舉止登秀。別有莊雅之態。相傳為呂仙遺種。談苑。秀州華亭鵙。胎生者真鵙也。形體緊小。不食魚蝦。惟食稻粱。其體大而好食魚蝦。啄蛇鼠者。鵙台所生。乃卵生也。食稻粱者雖其馴熟。久須飛去。惟食魚蝦者不能耳。

鵙 雉屬。禽經。五采備曰鵙。亦曰夏翟。註。雉尾至夏則光鮮也。伊洛而南。素質五采成章曰鵙。註。言毛色光鮮。



桑扈 竊脂也。釋鳥文註。俗呼青雀，嘴曲。食肉。喜盜脂膏食之。因以為名。詩疏，好竊人肺脂肪反膏。故曰竊脂也。釋鳥，桑扈竊脂。又二鶴剖葦。註好剖葦皮。食其中蟲。又春扈鶻。夏扈竊元。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桑扈竊脂。棘扈竊丹。行扈嗜嗜，背扈嗜嗜。註諸扈皆因其毛色聲音以為名。竊藍青色。并疏扈鶻為九扈。兼明書

竊脂。註謂好盜脂膏。因名。非也。按下文竊元竊藍竊黃竊丹。豈諸扈皆善為盜。而偷竊元黃丹藍者乎。蓋竊之為言淺也。竊元淺黑色也。竊藍。淺青色也。竊黃。淺黃色也。竊丹淺赤色也。竊脂淺白色也。今三四月間采桑時。見小鳥灰色。眼下正白。俗呼白頰鳥是也。埤雅竊毛皆謂淺毛。則竊元言竊黑。竊藍言淺青。竊脂言淺白。固同一理也。

釋鳥云。桑扈竊脂。鶻鶻剖葦。此桑扈之一種也。蓋對剖葦言之。則竊脂者。所謂青質背曲食肉好盜脂膏者是也。對竊丹言之。則竊脂者所謂素質其翅與頰皆整然而有文章者是也。邢昺疏亦謂桑扈與竊黃竊元等並列。則為淺白色春秋九扈是也。此則別是一種青雀。好竊脂肉。小○交交。扈是也。



(卷二)

王張 王張 王張  
會次 會次 會次  
撰訂

### 造像

石具顏色紋形。無定像也。由人眼光認定之。而命以名。老子所謂無名萬物之母。有名萬物之始也。好石者之魔障。與石結緣。必先由造像始。其巧合者一經定名。千人莫有異詞。其牽強者游移者。亦不得違謂石劣。乃人之眼光未到。不能發明也。有時甲之命名俗劣。乙一見而改名。遂使石格高雅者。

往往而是也。有一石紋色複雜。命名不一。而皆可者。不妨並存。有石格甚高。而紋色特異。無所成名者。是一時未。有端倪。莫由觸起。不必強為之名。將來偶然會心。便成天然造像。故弄石者靈機活潑無窮之妙趣。存乎其人。世稱雨花石曰活石。實則石不能活。人自活之也。石成於萬古之先。非為後人造像而為之像也。而世界之事。由我觀之。則由我名之矣。今將歷年所得之石造像

有定名者。分述如下。

赤壁東山 石圓而三隅。有脊如界。一偏絢爛五色。如孔雀尾之珠毛。蝴蝶之紛衣。一偏綠色蒙茸。雜紅黃斑點。若萬綠叢中花蕊紛佈。對脊之一面。別瑩然蛋白質。由濁而漸清。各極其端。濁一端有層紋。清一端有白線一縷作圓範。其中若冰雪之花。晶瑩分別有致。倒其脊而橫觀之。則綠色質之一角。岬然若峯臨江上。由清一端射入光線。則晶瑩有素魄含光。宛然月出東山。而一偏之絢爛質。適隔岸為赤壁也。此月或有時沒滅不可見。杳然全無。旋又現出如初。無定時。但常見其有。不常見其無耳。半畝園者。同好而妒。最強項。不信余石之怪。以為余之故神其石也。因預約。月無時。急召會。以證其實。

又慮余之作法炮製也。用墨兩小字為記，以夾月之兩傍。無何。月果又無。方將召會。月忽又見。是日為民國九年陰歷二月二十一日。終日大風霧也。二十二日。余以昨日之異告半畝園。渠尤以為妄。余因晝夜伺石。至二十四下午三鐘。月又無蹤矣。急召會。於是半畝園伊楊鵬遠至。坐中又有曹子潤及余弟六冲。反復觀石。月不可見。映日既畢。又燃燈窺之。均不可見矣。相其嗟而詫異之。咄咄怪事。半畝園默然無語而罷。又四日。月又宛然復在。近幾年余不時一窺石。月光常皎然。常見其不見其無。但月之邊際漸有芒鋒。不甚圓整。當時趣味頗濃有詩紀之。末句云。世界正愁人太滿。我先鑽入石中游。又此石綺麗。一名後庭花。

東山月之出沒無常。其理可研求者。尚有一義。余向例不用井水磨墨。以其鹹鹹也。浸石亦用雨水。村南二里外有土井。頗清冽。上元前一日。余以雞初號時。披衣獨往井上。汲而飲之。東方大星睽睽若相戲。因以玻璃瓶盛井水浸此石子。其後月餘。月光不復見。疑為五更井華水之清涼所沁。故受激刺而縮其光也。然何以月餘之久乃有變化耶。余嘗謂石子不宜久浸水中。恐其傷石

也。以故雖雨亦不常浸。浸石而月亦無動靜也久矣。姑記之以待研考。

靛藍山雨 石之妙處在蛋白質居其高巔一部。如烟雨溼濛。能令觀者置身清涼境界。塵煩頓消也。此石長不逾寸。形如枕。兩端微翹。其下底為黃色甚粗。三四大空竅。綠銹填其中。余試以錐刀剔其銹。則空竅玲瓏若大石。稍上有朱砂紅紫色。暈作一圍圈。彌遍全石。由此朱砂圈上。又暈作白黃綠色三雜紋。作一大圍圈。彌遍全石。由雜紋再上。始為靛藍山景。山之上為蛋白。如烟雨。烟雨之內有樹高下。隨山如幢。蓋統計此石作四大層。由下而上。愈高愈妙。蓋亦輕清上升重濁下降之義。居然一小天地也。山景作兩方面觀之。狀態各殊。其一面有嶺。曲折作斜陔。嶺岩皆濃藍色。間有杏黃點綴之。蛋白細紋為雲水狀。嶺下有屋。屋斜向東南。(用地圖例)作淡藍色。屋前如小圃。雜花生樹。掩映窗牖。白石鋪地。流泉迴瀾。屋東彷彿芭蕉。斜披屋角。屋西則豆棚瓜架。垂丹綴黃。斜如柴門。傍有懸瀑。飛來小峯。此嶺前面之景也。由飛瀑迤上嶺坡。由下而上。皆蒼蔚蒼翠。竹樹茂密。其最能移我情樂我魂者。向此嶺後窺看。深遠幽邃。為清涼烟雨

杏靄漠漠之境。成一真景。皆蛋所白之致也。其一面則右為懸岩。左為峻峯。峯下有亭。亭柱黃色。其下雜卉繽紛。亦如前一面。其上之蛋白。則又較前面為空曠。浸水窺之。烟靄清遠。其下為堆藍山石。與凝白相襯。使我握游之興。不復涎想廬山面目矣。又右岩高懸。隙空中深奧處。偶與日光線相觸時。有光閃爍。如星如燈。

出水芙蓉 握游派嘗以石之細潤光澤為上品。粗糙為下乘也。不意愈出奇。竟有後來居上者。乃是粗燈石質。反有競奇鬧巧之光色。不亦異乎。張子輪遠一次囊石來交易。有一枚。面積大可盈握。上圓下平。似饅頭而扁。為兩面。極粗糙。凹凸不平。因笑指此石曰。礙脚石也。既換他石。復以此賤。余奇其貌之極醜如鍾離宿瘤女也。曰是必有異。取水滌之。質愈糙。色愈暗。細諦之。則愈糙乃愈細膩。愈暗乃愈光豔也。異哉此國色也。辱在賤餘。不可不為煎菽也。貯之以玻璃之屋。坐以紫檀之狀。芋蘿村采薪女。宛然姑蘇臺上矣。同人來觀皆矚目之。於是握游派腦筋思想。又開新經。蓋此石之質。以嫩膩為光澤者也。緞綾之光在平滑。不若絨縠之光在茸毛。蟬之添背。曷若蝶之粉衣乎。

此石全部凸起。綠葉的歷如蘋萍。葉之四週。有黑色界邊。若景泰藍瓷器花。有金銀絲圍繞之也。但凹地約深至粒粒之半。不似景泰藍瓷之一律平光耳。凹地作淺黃色。如嫩泥。如鋪粉。是其特異處。石之正面。萬綠叢中。淡紅一點。如蓮花初開於蓮葉田田中者。令人會心不遠。此淡紅點。大如三粒粒。色之深淺。如畫筆染成。一端極紅。漸退而淡。漸退而白。真如蓮花瓣上之色也。因錫以嘉名出水芙蓉或稱之為景泰藍。

香山九老 神策門之石。計九十餘枚。多上品。一白色者大逕寸。形扁而上銳。如人狀。首有紋如帽。下底平。亦有紋如裙。半畝愛而贈之。後復以交易。併一黃色者同歸余。黃色者身首端正。不似白人之斜向。紋尤詭奇。此石兩方面均停。因謂之孔子見老子。當握之。復得一黃色者。細如織扇。湊成三寶矣。輪遠見余集舍人數。贈一黃色石。作偏向人形。周身有圓紋。凡六七。如昔日之江網八圍花式。因曰商山四皓。亦呼四大金剛。妄念將來可集成十八阿羅漢也。一日見黃鶴生所蓄石有近乎人形者。一極白而綠花。如雲南翠石。一黃白質而色複雜。交易得之。遂成六君子。再選舊石略似人形者。一白質而

黑章。一淡黑而密布深黑點。一土黃而紅紫紋始成香山九老。高矮肥瘦不等。列而望之。亦各有致。時民國十二年六月也。僅有十八阿羅漢半部。

魏碑國字 余既有出水芙蓉。龜於玻璃盒中。崔黃鶴因贈余國字石。與之為一耦。石清澈近蛋白。一面有紅黃圈紋如雲。作三角狀。一面有黃褐黃之國字。大如食指端。最奇者此字筆枝四圍極肖北碑。其轉折處傾斜作態。宛然魏靈藏造像體。惟其中或字不真。頗類民字。為武昌革命軍時所改訂國字也。此石全體白透。惟國字黃褐色。顯然爽豁。其面積重量。與出水芙蓉適相類。

花鳥九秋 石計九枚。重舊衡二錢。形如蠶豆。各有秋景之植物。初秋者三石。一曰玉簪初開。石全體綠。色深淺不一。綠色上拖一箇狀白花。如玉簪之橫於葉上也。二曰曉露牽牛。石白而暈以淡紅。牽牛花兩朵。其一朵從正面為圓形邊際繞以白線。中央之孔甚深也。三曰海棠涼雨。石綠色。較以淡紅花片。上面花片渾亂。旁側花片。映於鮮綠葉上。娜婀甚嬌豔也。中秋者三石。一曰荻港西風。石蛋白雜糅。灰紫色。有叢生蘆荻狀也。二曰胭脂蟲葉。石黃色。較以紫色。零星碎亂。如胭脂之葉

為蟲所蝕也。三曰雞冠鬪紅。石有綠黃甚鮮。又紅一片尤為透潤。沒於水則見其為蛋白相糅也。晚秋者二石。一曰東園蘿版。用東坡詩意。石灰色。有紅蘿版二枚。白蔓菁一枚葉褐色。不能綠也。二曰霜楓黃鳥。石極白透。而又冥黯有氣。如凝晨霜。有極鮮厚之。色。雜黑斑。迥邇紛披。如樹參差葉層疊也。葉底立一黃鳥。作米黃色。喙端略作朱紅尾長於頸。老樹經霜。飽有秋氣。又有黃鳥洵佳境也。三曰松菊幽荒。石有黃色圓片凸起。似黃花數朵。其傍為樹幹。虬屈蒼古。如老松也。

歲寒三友 一石正圓平扁。白質透中有青翠葱蘢松樹一柯。樹下暗白。平鋪如雪。雪下透明者如冰。命之名曰歲寒冰雪。一石橢扁。黃質而有綠色。簇簇如竹林。命之曰黃岡衆綠。一石圓扁而上稍銳。純白質。而瑩澈若透。有兩綠枝。橫斜曲折。枝上皆暗白點。簇聚繽紛。酷肖梅花盛開。又有紫色點。適如蓼跗。每一把玩。輒誦林和靖詩。神往西湖孤山也。命之名曰寒香疎影。星球圖章 石大如葡萄珠。而通體蛋白質。晶瑩冷澈。故又名露珠。周身有紋深刻。非人所能。一面有大圈作凹文。圓而有微曲。似六棱而不鋒芒。極

乘野室之石靈花雨與刀寶市燕有我

# 物風陵金之前年十八

人主移來歸燕

有意致。圈內中央作一凸文小圈。小於菟絲子之半。極精圓。小圈周圍。凹刻劃平。頗寬敞。以昭顯小圈之高。出。而光圈四射也。其餘文如聯星如合璧。不可殫述。以印泥印之。各面皆成文章。可得十換形也。余嘗號亦嘗作星球。義取天王星海王星。因即以斯石為像形古文之章焉。

嘉文朱印 余既獲有露珠。號為星球圖章。旋與崔黃鶴交易。得一枚。體狀與之恰同。正紅色。一面略平。有凸文。作長曲一團。若蛇。又兩橢圓若蛙。又一雙行有密節若蜈蚣。故曰蟲文。

與露珠為一耦。皆可以印泥印真。又一紅一白相並。以白絲籠之。如兩櫻桃也。

黃石公 石小於星球圖章。而橢圓如大豆形。正黃色中嵌白圓數箇。夾一凹痕之蛋白質。清澈奧妙。底沈白渣。以側面光綫射之。現一老人面像。豐滿

光澤。目矍鑠。頰紅而髮白。面稍偏向。有痕無迹。如照像。活潑如生。然持至太陽強光之下。則寂空都無一物。挂壁上觀。又如初。因號黃石公。輪遠求

交易未成。而後竟失所在。輪遠得一石。大如雞卵。深刻文。遍體黃色。一端有綠。成一公字形。亦號黃石公。然未

忘前黃石公之妙也。嘗慨念之。

舉杯邀月 石質透白。一人形作醉倚狀。頭有折角巾。手擎酒杯向上。宛然李太白詩意。

蓮溪翠鳥 石質清白如水。適有一抹微紅。橫於綠色之上。成蓮花出葉狀。葉底有藍色小鳥。紅味宛然。以上二石皆小石。與羣小石貯一囊。皆精品。李景林攻第一軍於王慶坨。大掠奪。余之衣物殆盡。而囊石似珠玉故在被掠中。迄今思之悵然。更有一石特色者。是青蓮紫拖珊瑚紅花。是無雙品。又正圓而扁。今不忍詳細說矣。

莫愁湖 頑石齋之雨花石。以此為最大幅員。質黃而形扁圓稍橢。一端略銳。大如人一手。正面現純淡青色。而斑點層暈。紅黑相間。如敗荷之點水。而湖濱之界線。則恰乎全石面積。曲折天然。

松江鱖泳 石橢圓而扁。白潤如玉。有細紋。蕩漾如水。一鱖魚從左向右來。黃而黑花斑。腹則嫩白。喙翹而上。口之所觸。水紋適由此而分兩開。橫石竟觀之。與漆園叟濠梁之樂。同一感興。並不是馮煖之彈鋏。張翰之思莩也。

錢塘潮 石橢圓而平其底。上面突然分兩界。凹處清淵恬靜。凸處則蒼黑而湧起白痕。如潮頭之怒激。四射濺雪花

其五十一曰。江南好。石刻供觀音。格仿簪花舒妙腕。經繡貝葉寫多心。一字抵千金。(漢西門觀音庵。有管夫人小楷多心經石刻。)

其五十二曰。江南好。道院是崇霄。巒頂種松雲鶴靄。峨帽穿嶺路迢迢。清境絕塵囂。(崇霄道院在漢西門。峨帽嶺上。座落頗雅。)

其五十三曰。江南好。古觀仰朝天

。丹院春長森寶樹。斗壇夜靜禮金僊。  
樓閣盡雲聯。(朝天宮在漢西門大街。  
有飛雲閣飛霞閣。花木蔚然。)

其五十四日。江南好。園好姓留邢。  
竹透琴軒無限靜。花迎畫檻有餘馨。  
箇裏好池亭。(那園在朝天宮左。)

其五十五日。江南好。臥佛體何慵。  
佛若兼仙應化蝶。臥如有道可稱龍。  
欲覺定聞鍾(臥佛寺在宮後倉巷。亦大  
刹。)

其五十六日。江南好。古姓店常留。  
四字銀鈎標一額。六朝金粉衍千秋。  
名士最風流。(新橋香粉店。古子敬家  
四字招牌。傳是明人手筆。)

其五十七日。江南好。古迹記西樓。  
風入簾開清響動。月臨軒想素輝留。  
豔事說千秋。(即西樓記之西樓。在新  
橋。)

其五十八日。江南好。好運善司交。  
平地樓台疑幻屐。連天香火欲騰霄。  
酬願戲朝朝。(驍騎營有善司廟。忽顯  
靈。因大改造。)

其五十九日。江南好。米佛最稱奇。  
金粟影中開法界。玉杭香裏現牟尼。  
芥子納須彌。(在門西。寺剖稻爲龜。  
刻米爲大士像。)

其六十日。江南好。寺得瓦棺傳。

。如聞雷擊震碎。天地爲動。錢唐八月  
潮也。宋之問詩。樓觀滄海日。門對浙  
江湖。此境此景。亦復幾生修到。余居  
瀾水之陰。黃沙障天。風霧日作。蠢然  
蒙古包人。念廣陵濤名勝。羨涎直垂千  
尺。未卜蜉蝣餘生。得一放眼否耶。

趵突泉 石橢圓。一端稍銳而平扁。  
。白色微黃。質純無雜。匝四圍爲大紋  
。中央平潔如玻璃。突起一凸。如平  
地吐泉者然。石爲半畝園得自王叟者。  
余爲之名曰趵突泉。以余留意於泉也。  
轉以相遺曰。此君之所眷注也。噫。余  
思濟南趵突泉有年矣。不得一爲釀飲。  
而握此石子。遂解萬斛渴塵哉。余鄉掘  
井而飲。水鹹如鹽。腸胃積垢必厚。前  
年踞西山玉泉牛飲一次。去歲得崔黃鶴  
攜黃鶴樓下江水一瓶來。何日能如王仁  
裕之浣腸夢。至趵突泉傍。飽嘗清濟味  
乎。辛未八月余游曲阜泰山。還過濟  
南。始至趵突泉。得償夙願。盡量酌飲  
之。是泉之天然湧起處。水經注所謂泉  
源上奮。水湧若輪。春秋桓公十八年。  
公會齊侯于濼是也。此泉稍東。近人鑿  
泉底置筒。激而上噴。高可三尺。望之  
若玉柱雕龍。其聲轟轟。震蕩喧聒。音  
容雖壯。殊失幽雅。此泉左右。列置市  
場。管絃嘈雜。與泉聲相亂。

飛雲巖 石之具形似飛雲巖也。巖  
在貴州鎮遠府黃平縣道光間滿人麟慶作  
鴻雪因緣圖記。所繪飛雲巖。形狀甚詭  
異。記曰。巖倚山半。勢若垂天之雲。  
巖左有泉。渴瓶直下。不雲而雨。岩下  
潭澄壁立。垂藤挂絳。前有古柏。蒼翠  
蒙翳。陟石而登。有洞大於十數間屋。  
石形詭譎。雲影繽紛。是石是雲。不可  
思議。玉乳凝佛像。左有鸚鵡石。延頸  
伸喙。右爲石瓶。又折而右下爲石蟬。  
矯首以升云云。按此石景。當有人工飾  
造不少。求合於世俗觀音大士像者。庚  
申秋初。羅叟清廉贈余雨花石。有一枚  
頗肖此岩也。晶瑩冰澈。似泉噴激。不  
雲而雨。四週湧起如雲。左下有鳥形。  
右一點形似貓虎。

獅猴 石黃潤似瑪瑙。形如猴之蹲  
側視之。見左目。而稍白。儼樓而縮頸。  
黃葉村 石形方扁。於馬蘭花紫色  
中現黃綠斑點。大小錯落。想見風霜搖  
落。如東坡家在江南黃葉村詩景。羅羅  
漢妹倩黃叔華。於戊午秋由金陵還攜來  
者。叔華業西醫。乃兄亦好石。聞羅道  
其一次以五十金買一石。內透紅甲蟲。  
華表柱 石長圓。白而有紅暈。極  
透露。紋若雲龍。鑿工佳妙之華表柱

蔓草千年紫白骨。曇花一現吐青蓮。妙果證龍天（瓦棺寺在門西。梁地生青蓮一朵。掘之得瓦棺。花從僧口中出。因以建寺。）

其六十一曰。江南好。鐵塔寺名倉。恰好一枝森寶相。直須百鍊比金剛。緋色葆奇光。（鐵塔寺倉在門西。）

其六十二曰。江南好。好是鳳凰台。煥采久昭明主瑞。哦詩曾仰謫仙才。佳氣滿城隈。（在門西。鳳遊寺旁。）

其六十三曰。江南好。茹素到聯興。入座但邀知己客。加餐權作在家僧。鷄或購嘉昇。（聯興樓素飯店。在南門口。極有名。斜對門有嘉昇坊鷄鴨店。童子鷄甲一城。來飯者。每攜以就。）

其六十四曰。江南好。路遠過門東。鐵老鶴杆臨蟬窟。石觀音座鎮蛟宮。附會語偏工。（相傳梁郗后化蟬。誌公降之。故地名蟬蛇倉。有深潭。擊石爲大士像。坐於潭上。石罅投錢。水聲鏗然。地又名石觀音信府河立杆。鑄鶴於上。首遙對倉。謂鶴能制蛇也。）

其六十五曰。江南好。高仰孝侯台。與已共將三害去。從師親受一經來。將相負兼才。（周孝侯讀書台在蟬蛇倉上。）

其六十六曰。江南好。佳趣在東園

也。

長城影 石扁平。面黑黃相半。黑色蜿蜒曲折。如長城之照像片。逶迤中有方形凸高者。似烽火臺，又一石橢長。白而略灰。細紋多層有曲折。尤肖長城。

古刀幣文 余既得篆文像形圖章。此後每遇石子。必相度文近乎字形否耶。前與輪遠交易得一枚。大逾姆指一而平地。四週高而中央凸起篆文一行。連接直續。旁無參擾。一端破缺。類似齊刀齋建邦類。存其首端而殘其下半者。釀以印泥而低昂印之。能成完全印文。

火山崩裂 前有石粗質而白。形作破壞不倫。名曰邦稗古城、此石大小亦相類。紅文焱然。如火迸發。正由地心噴出時也。質粗燥。因其形與邦稗古城同。境之隆怪交相類也。故存之。

雪月林皋 橫幅景。由一角突來老樹杈杈。作黃綠色。滿籠白雪極厚。一望而知爲平地尺餘時也。但不露平地。只見大雪滿籠樹上耳。樹傍涼月團圓與雪同白。寒氣凜黯。此幅之妙。在雪樹偏處一角。而遠空寒曠。作黃昏之暮色。愈遠愈蒼茫。是畫法疏密相映帶。又簡淨無塵。余已經作雲林畫稿看矣。

滿城風雨 余嘗戲續滿城風雨近重陽。作絕句數十首。老友趙雨汀畫米家山。累幅皆題滿城風雨。自握游派相石。亦每存此想。殊少逼肖者。前與黃鶴生交易得一石。幅員與月林皋相埒。全體皆似紅葉。散布瀾漫。有一部黑綠叢積。樹色蒼茫。而白雲洋溢似水者。更加乎其。誠有秋風秋雨無限淒涼之概。雖無城郭。頗肖潘詩。

石梁懸瀑 石橢圓而扁。中央有蛋白一道。界線甚明。橫觀之。如大瀑布垂而直下。兩旁有雜質。彷彿樹木。麟慶雪因緣之圖題曰石梁懸瀑者。狀態驚人。余於光緒戊戌客浙東甯海縣。距天台不遠屢欲一往游。因循不果。一爲偶患土匪。一爲僮役言語不通。遂致裹足。迄今思之。恨少時之無壯氣也。近日書肆影印中國名勝。天台上下册。石梁大瀑布。較鴻雪因緣又爲真像。石梁上坐者爲南國名士蔣維喬。每一披閱輒生涎羨。而感慨時昔。

北固江天 北固山在鎮江丹徒縣城之北。下臨大江與金焦二山對峙。登北固者攬江天空遠之勝。可豁胸襟矣。鶴一在金陵攜來之石。有一枚稜隅不整。惟文色相複。有江山雲水之勝。懸崖峻拔。下臨空曠。白雲縹緲。寥廓江天。



。靈鷲文光頻射斗。野禽風味稱開樽。色景似鄉村。(東花園在門東。明人廢園。地極寬曠。有鷲峯寺。鄉試於此買下江試卷。寺西有野味店。為遊人小飲處。)

其六十七曰。江南好。古柏供慈航。畫佛通靈吳道子。傳神阿堵顧長康。松雪筆生香。(古柏庵在門西。趙子昂畫觀音石刻。嵌於壁。)

其六十八曰。江南好。財帛有神司。河泊竟傳將娶婦。錢神從此定生兒。子母衍姪斯。(財帛司在東花園。數年前神示夢娶婦。里人為製妝奩。)

其六十九曰。江南好。祠肅拜黃公。碧血一門殉大節。丹心千載仰孤忠。俎豆報無窮。(黃公祠在石壩街。明末公一家殉節。公名湜字。子澄。以字行。事載明史本傳。祠內有翁夫人血影石。)

其七十曰。江南好。園好舊名瞻。瑤島秋鳴珠樹鶴。瓊花春映玉階蟾。仙境許闕規。(瞻園在藩署內。咸豐元年忽生瓊花一朵。花類梔子。瓣如白玉。莖如碧玉。)

其七十一曰。江南好。御鑿讀麟經。三古傳疑都別白。千秋遺史足留青。奎藻挾天廷。(純廟御批綱鑑板在藩署

山陰積雪 石形扁薄。立幅為景者也。通體綠色紛披。遠近相間。若竹若樹。皆有白雲相襯。綠白相參無他色。此種雪景。為夏日山陰之景。非冬寒之景。曩見黃炎培游黃山照影。蓮花天都峯山後雪景松竹相參差。令人心嚮往之。

紅眼鷓鴣 石形隋扁。色淡黃。映

日看則透亮。黃而雜紅。一端有眼極透澈。兩面貫通。眼眶皆精蛋白質。凸起眼睛。眼睛凡四五層。始達中心瞳子點。第一層作紅圈。第二蛋白圈。第三黃圈。第四黃黑混合作黑點。其神甚清活也。余既鷓鴣名此石。映日觀玩。牽就鳥形。但無翅足耳。日置懷袖中夜臥置枕畔。誦鄭鷓鴣詩雨昏青草湖邊過花落黃陵廟裏啼。悠悠有江南之思。適天津存社徵文揭曉。三十餘人。獨余一人蒙嚴範孫先生加贈鄭集八冊。名物相轉。可謂奇巧。鄭名珍。貴州人。道咸間徵士。所著集經集詩文。梁啟超取列書目。嚴公督學貴州。網羅文獻。此集為木版舊式書。余作一詩謝嚴公云。鷓鴣背負秣陵霜。昨日翻飛入草堂。適有新詩來鄭谷。恭承嘉意感嚴光。牂柯江上春風暖。瓜步州前夜雨涼。如此三生足靈秀。頓忘身世是窮荒。詩載泰晤士報。和者為吳人張影香。越人蔡聽松。湘

人孟仲廉也。

烏賊魚骨 俗云海螺蛸。此種魚骨

之紋如螳螂子桑螺蛸也。黃鶴生有石類之。作半規形。通體白透。有紋層層然作暗白色。紋作圓圈疏鬆相聯。極透露。大致似烏賊魚骨耳。以交易歸余。旋又歸輪遠。

杏花村雨 石有紛錯淡紅。與白色

相綴。疏密相倚伏。如杏花村也。一面則杏花之中。雜以青綠。如茂樹。茂樹之中布以正紅之點。凡兩層相映帶。即雨中春樹萬人家之詩景也。上端一片白溪縈繞之。瀾覺澄鮮。超出塵外。

荒山冰海 此石亦透體。白稍灰。

有暗白色文。嵯峨奇險。與尋常石紋不同。有如洋海中突出冰山者。英國沙桑布敦起程之鐵達尼郵船。遇險大西洋中。觸冰山而沈沒。今睹此狀。令人驚駭。暑汗頓消。

海天遠望 石作淺碧色。一端雜紅

黃。細沙層層相間。如海灘前有城郭墟落者然。以漸遠推。則淡青如蔚藍天。與海水相連。

清樹烟樹 石正圓而略扁。質疏鬆

。作淡青色如清溪也。有樹亭亭如幢蓋。樹下短卉叢葩。縱橫相映帶。翻過一面。作遠景。綠樹之上有白雲。縹緲間



其七十二日。江南好。法帖彙明朝。墨蘸螺痕新入搨。堂開燈照舊開雕。字字重瓊瑤。(司前黨家巷車氏。有蜃照堂。明代法帖石刻。)

其七十三日。江南好。橫額少西誇。四字五房分刻鶴。二華一樣效塗鴉。龍貨總名家。(伍少西家四字店額。爲清初宋珏書。龍飛鳳舞。妙筆無雙。伍二華家四字。遠不如珏。)

其七十四日。江南好。錢廠聚裙釵。私向鐵貓成小坐。暗招玉燕入香懷。月下笑相偕。(錢廠橋旁有大鐵貓。俗傳中秋夜。少婦坐於其上。歸卽孕。每年是夜月光皎潔中。衣香人影。笑語盈街。)

其七十五日。江南好。園好五松過。稊帖雙鈎摹定武。內廷小璽印宣和。玉版拓牋多。(五松園孫淵如先生所構。廳壁有蘭亭石刻。)

其七十六日。江南好。不繫特名舟。萬里長風迴宦海。一帆指日到仙洲。破浪想前遊。(督署園內有石船。名不繫舟。)

其七十七日。江南好。鐘鑄景陽文。一派蒲牢連夜吼。數聲花杵隔江聞。探曳度寒雲。(明初所鑄。今在皇城樓

黑影小亭也。

紅繩繫狗。石黃色。質嫩而膩。形略扁平。而有紋如狗蹲坐。青灰色耳。喙淡紅。向石方。右方有一紅綫。橫空而來。恰抵狗頸。

白鸚鵡。石青白色，平面有白紋。雜黃紅亂絲。傍一鸚鵡。通身白色。頭向石方。喙亦白色。眼有層。翅有黃紅畫界。尾垂亦白色。石之邊際有紋略作方形。如鸚鵡之架。石友交易喧闐時。獨半畝園守閉關主義。一日余故勸之。攜石往謂之曰。今日定成亦易。因擲一石曰先相此石可否。再自擇一劣石與我。不亦可乎。半畝園乃由亂石中撥一枚相投。余大笑曰。破爾關門義例。因細玩石。竟是白鸚鵡。指以示半畝園曰。宜哉守閉關也。然不如此。白鸚鵡沿沒不見於世矣。東坡在杭州。有營妓求脫籍詩。開籠若放雪衣女。長念波羅般若經。此脫籍妓也。

乳鴨。石極粗。有紋如鴨。頭部甚大。老龜。石圓扁。色蒼綠。匝邊有紋。似龜之裙。枯老拙笨。的是塗中曳尾時也。

新嫁娘。輪遠伯元子贈。在金陵教學。代輪遠覓石甚多。一次三石價頗昂

。中有此石。顏色美麗。計有十三色深淺濃淡。紋理纖穠。莫可名狀。余名之曰新嫁娘。余在石界號好色。因交易得之。割去黃岡竹樓一石。此石一名漢宮春曉。一名霓裳羽衣。

青瑣丹墀。紅色鮮如朱砂。作大片紋。有略淡之紅。有近黃之紅。有白與藍青相間處。

水木明瑟。形扁作薄片。色靛青。而質地青白。如照像新法以藍色製版者。前後所得石子。靛青鮮潔者以此石爲第一。風景亦極清幽。樹外清溪。隔岸叢綠。又似竹光團野色也。

朝嗽。鶴一自金陵回。羣石隨之。適黃鶴生亦自武昌回。先見此石而攫之。示余曰此洞庭春色也。余夙慕東坡。聞其名不覺心醉。如飲洞庭春色酒也。乃陳各種妙石求與交易得之。喜極愈如醉狀。明日黃鶴生問余曰尙醉乎。余曰尙醉矣。黃鶴生乃更奪他石以侮余之醉。余之醉迄未醒也。一日斜對日光。窺石之蛋白中。遠近山谷。樹色溟濛。有一火色紅光。突然發見於村樹迷漫間。不覺置身於山村侵曉沈澗中也。紀以詩曰。早鳥啼破曉烟痕。山下依稀見野村。萬綠叢中紅一點。柳條搖曳掛朝暾。因以朝嗽名石。後余倒其石映日窺之。

用以報更。順風聲達江北。）

其七十八曰。江南好。墩是謝公成。

東晉風流猶可議。南人經術漫相爭。

莫便謂同名。（謝公墩有二。一在小倉

山東。一在皇城東北隅半山寺後。而半

山寺最有名。）

其七十九曰。江南好。舊內號皇城。

烈士血痕猶在石。故宮遺址已成塵。

憑弔屢傷神。（皇城明之禁城。宮殿皆

無。惟方正學先生斥永樂為篡。敲牙於

殿前。血漬石上。至今血影尚存。旗人

駐此。）

其八十曰。江南好。山下拜明陵。

道臥石麟繁蔓草。門殘銅獸塞寒藤。離

黍滿荒陲。（明陵在鍾山陽。今名孝陵

衛。）

其八十一曰。江南好。靈谷久流名。

眼界各分舍利色。乳鍾好辨景陽聲。

功德水彌清。（靈谷寺在鍾山陽。有誌

公所貽舍利子。隨觀變色。又有鐘四十

八乳。乳各一音。或謂即景陽鐘八功德

水。自鍾山引入寺池。倒瀆而出。更有

飛來笏。盤龍石等異觀。）

其八十二曰。江南好。行處入松深。

花落黏衣香不斷。翠橫滿徑晝常陰。

濤卷想龍吟。（靈谷深松。四十景之一

）

則蛋白質中烘然若晨霞。側其石以取日  
光。使集於一處。則焦點耀目。一如日  
光也。故又名日曜。

綠蝦蟆 鶴一在金陵。輪遠以五金

託買石。鶴一臺石北上。庚申除夕。會

于頑石齋。燈窗列羣石。浸水一一觀之

。余見此石之綠。名曰蝦蟆。輪遠因以

為贈。一時縞紵歡如也。此石一端略銳

。一端略闊。如蛙之臀。通體綠色。又

滿綠花。蛙之疥點不如也。按雨花石以

綠為上。綠石而滿綠花。尤為罕見。水

經注所云蓮芙蓉水也。故又名菱塘蘋藻

。以龍異之。後輪遠出席交易會。有思

故劍語。余曰。劍掛徐君之墓。季札豈

可回頭耶。

雪花六出 丁巳戊午間。石友嘗聚

趙雨汀君茶葉肆。有骨董客任高眼者。

因亦搜羅石子來會。皆大一二寸許。且

多庸碌品。余買一枚。橢扁。一端稍銳

。質色如栗皮。而遍體蛋白紋。皆六角

結晶。大小數十片。

松陰列泉 鶴一由金陵客浮梁寄石

十三枚。此石幾二寸。如嶺狀。可蹲於

案。綠色粉佈極濃密。如苔如藻。一面

則蒼松交蔭之間。適有蛋白清澈。深不

可測。如寒泉之出湧渟蓄也。

達摩面壁 浮梁十三石。以此為第

一也。初不能知。忽一旦悟而出之。如  
悟道也。石黃潤。僧衣為紅線。最奇者  
為頭部。凸出平面上。有痕迹可捫。

而全部平滑。無何礪處。原以凸紋為石

疵矣。擬之以僧首。則面壁而衣衲宛然

。若謂左行而迴顧。則眉豎準隆。岸然

道氣。兩袖飄飄。可名松下歸僧。因上

部有紫黑紋。鬆散團簇。望之如松也。

此僧平視極真。照視尤逼真。余求古造

像小佛。二十年不遇。不圖雨花石中已

早有佛。而余之皈依恨晚也。年來迭獲

南北朝金像七軀。佛緣大盛。是石中達

摩為先進之導引歟。將來余大會諸佛作

供養。當以茲石為佛祖。

紫藤花 胡鏡涵在瓜步江畔為余覓

石。雨中至靈彌山。終日無一得。乃向

土人買得二石來。其一可稱紫藤花也。

質微粗。而紫色暈小圈。若花之密簇。

紫葉斗酒 石界游戲。伎倆亦多。

鶴一自浮梁寄石於黃鶴。黃鶴故祕之。

而偽謂石由堂二里來。以炫石友。凡二

十餘枚。此為其一。形橢圓而扁。週遭

黃白。中有綠質一處。甚厚。綠中有紅

斑。作古之大斗狀。有柄。帶斷痕。似

從他處來粘貼於此者。斗之下及旁。有

綠色小點無數。余謂之紫葉。甲子重九

。握此石。與李介山楊朋遠作會於桑乾

其八十三曰。江南好。寺愛白雲高。屋後峯連天咫尺。檻前松動海波濤。俯視極秋毫。(白雲寺在鍾山絕頂。)

其八十四曰。江南好。鍾阜洞泉佳。雲鳥似綿吹不斷。水澄如鏡淨於揩。披酌暢遊懷。(白雲寺前有白雲洞。時時出雲。峯頂有一人泉。足供一人之飲。水極甘冽。)

其八十五曰。江南好。嘉善快追尋。元武湖光搖竹逕。紫金山色映苔岑。石壁插雲深。(嘉善寺在神策門外。石壁爲四十景之一。)

其八十六曰。江南好。清境愛湖樓。西日過城迴塔影。晚風吹岸送漁謳。蓮葉望中浮。(湖樓在太平門外後湖隄上。湖中皆荷花。後湖卽元武湖。)

其八十七曰。江南好。靜海傍江濤。殿礎九層雕碧玉。佛龕百鍊抹黃金。三寶證皈依。(靜海寺在儀鳳門外。明內監馬三寶使西洋四建議法。塑三寶像。殿柱以碧玉石爲磔。最有名。)

其八十八曰。江南好。到此莫須愁。山色湖光歸一覽。英雄兒女各千秋。吟眺好登樓(莫愁湖以盧莫愁得名。在水西門外。湖樓名勝棋樓。明太祖與中山王對棋樓上。王勝因以湖賜。今樓上供王像。樓下有莫愁小影。題詠甚多

河隄曲。攜果餌。啖於僧王臺。故不飲酒以矯俗例。而以握石之興味。饒於酌以大斗也。吾鄉王慶坨。適在桑乾河隄曲。乾隆間之南隄也。咸豐初。太平軍駐獨流。僧格林沁駐此。以防其北犯之鋒。築臺隄上以望敵。故俗稱望賊臺。余自弱冠至衰年。飲酒臺上。與友人作重九者。不可勝記也。臺下稍西北。尚有蘆荻一叢。使人悲感故壘西風之蕭瑟矣。

五百羅漢 浮梁寄黃鶴之一也。亦以交易歸余。石橢圓稍扁爲兩面。黃質而紋色紛複。皆淡舊。不作豔麗。而紋有多數圓圈。彷彿想像。可作滿山羅漢觀也。昔雨汀有桃核一枚。刻十八羅漢。立幅景也。此石亦立景。

湖西十景 一名大觀園。景物繁富。甲於羣石。石友翕然稱賞。莫有異詞者。重量約一兩。黃色爲質。衆色與蛋白紛錯成紋。隨地異形。風景別致。有平湖洲渚園林竹樹怪石亭橋井欄泉眼。筆不能述。一面白雲朱霞。繽紛縹緲。山嶺青翠。洞壑幽深。花蕊細點。淡紅膩綴。疑似桃源。有一懸崖。窺之深邃。懸一圓珠。紫色濃豔。四無依倚。含於隙空。其傍有形。類馬櫻花紫。尤嬌冶。異色奇紋。遍石都是。是誠石界之

大觀。石景之怪鏡矣。先是王僕緯唐者。金陵官歸。因友囑覓石。遂入行囊。旋里後分贈親鄰。本無軒輊也。余既從之。乞得赤壁東山一石。於無意中遂爲上乘。念其分餽他人者。必有明珠投暗。湮沒無聞。果爾搜到此石於漫不知石之家。與旋藍山雨之掇自水仙盆。同一遇合也。吁。由是而知美秀之埋沒者。不知凡幾矣。

池邊樹 賈島詩烏宿池邊樹。此幽鏡也。非詩魔不能得之。樹在池邊。既已清曠。烏宿其樹。遂覺夜月清奇。非尋常鳥與樹之境界可比也。石曰淨。周圍隆起若壑。中爲大池。池水清澈。一邊青翠孤高。倚一老樹。疑有烏宿其中者。因名之曰池邊樹。甚憶賈詩。

洛陽花園 石橫幅景也。通體透澈。皆精明之蛋白質。而又有極細之紋。縈迴於五色絢爛之旁。洵上乘也。紅之鮮處有等於昌化雞血者。丹紫與黃綠相映帶間。有紅花兩朵。伸出於叢色之外。嫣然牡丹也。因名曰洛陽花園。牡丹兩朵之間。有粉白精細之蛋白一部。與透白不同質。乃暗白也。其上有極精細之紋。非尋常目力所能見。須顯微鏡窺之始知其妙。其一端質色複厚。映日窺之。紅綠交錯。花葉相疊。至高巔處有

其八十九日。江南好。姚氏搆涼莊。山堞如陳青玉案。湖樓猶認鬱金堂。簾捲藕花香。(道光時勝棋樓爲水淹圯。姚姓重修。因自建樓於其右以納涼。建對清涼山城。湖中荷花極盛。)

其九十日。江南好。白肉弔橋頭。食者鄙甯曹劇笑。令人瘦免子瞻憂。密暗恣閒遊。(南門外橋棚有白肉飯店。人呼吳酒家。最有名。遊人每飯於此。)

其九十一日。江南好。三藏供真僧。經誦涅槃遺蛻在。子留舍利慧珠凝。低首證三乘。(南門外報恩寺三藏殿。有肉身佛。俗呼爲人乾。頸骨不能豎起。)

其九十二日。江南好。法界寫莊嚴。筋骨柳顏原不讓。腹心馬阮那無嫌。惋惜起觀瞻。(莊嚴法界四大楷字。徑三尺。餘爲王覺斯書。在報恩寺內。)

其九十三日。江南好。居入玩山深。嘗到青梅應澱齒。拈來紅豆喜同心。酸味細追尋。(玩山居在報恩寺內。可見雨花山。俗名鍋底牢。密澱梅豆最佳。)

其九十四日。江南好。古寺碧雲峯。泡影幻成千佛果。風顛摹出兩僧容。

紅花特顯。垂簾於彼一方。彼一方清白蛋白深廣。中有紅花舊蓄似石榴。一端淡綠。傍爲紫爲丹。又似秋色。所謂內透者是也。輪遠江南句當公事。號稱覓石。得石四十餘枚。歸來評閱之。以春景秋景爲最。此其春景也。余有一石。狀若龜背。粘石側。附四小石爲足。最風用力。輪遠以此石易去。復媵以錦袍。

紅錦宮袍 石圓扁。一端有缺陷。而通體紅色甚深。映日照之。則透而淡。蓋紅砂之細微者。含於蛋白中。如人之血液爲扁輪在汁漿也。一端有厚重綠色。其平而紅色中有多數藍花。每一簇藍花。皆有白色紋圈量之。以故愈鮮美。故名紅錦宮袍。又名紅狀元。與新娘爲一耦。

綠荷葉 神策門巴斗山之一也。石正綠色甚鮮。深淡不一。有隙縫藏蛋白。曲折懸空。余每作窵斜谷劍門左擔道看。

落花 石質膩而黃。有淡紅花瓣一叢。深紅爲邊線甚清楚。不能定爲何花。然豔麗無比。既無枝葉。只可謂之落花。岑參詩云。可惜落花君莫掃。謂落花可愛不可掃也。其一面黃色。又有淡紅淡綠團簇處。如黃錦鋪衣。石之尖銳處。適有傾窩。

滿湘竹雨 平扁而圓。一面微凸。淡黃細紋。綠如竹葉者散漫其上。有雨澱水紋之意。其一面極粗醜。曹質孫以爲似貓狗足蹠。嫌而出之交易場。

麒麟 外形也。如獸昂頭。通身白圓球紋。骨董客任高眼攜來者。

鳳皇 亦外形。大紋條鬃。青綠相間。如翅長伸。神策門之一。

黃熊 熊音愛平聲。左傳。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爲黃熊。陸德明曰三足鼈也。

黃鶴 石扁。一面似鶴。偃背縮頸。一面深紋似脛。李景林之役。黃鶴一去不復返矣。

太湖秋碧 神策門石。以此爲大。重逾三兩。橢圓略扁。極周正。全體青綠。有黃色如陸地之湖港島嶼。其餘地則青碧汪洋。千頃湖也。

漢宮黃葉 蟬鳴黃葉漢宮秋之詩意也。通體綠質。中央多黃。一角朱紅。有樓閣氣像。不似黃葉村景也。此石買之市灘。是誰家零散拋擲出者。

木魚佛光 狀如念佛者所敲木魚。柄處現一佛像。佛頂有氣上冲。由狹漸廣。其內又似小佛。一如古佛頂上光中又有佛也。亦石中奇緣。半畝園所棄。一面平底。其氣作大紋圈。圈中深透。窺

靜契悟禪宗。(碧峯寺在南門外。有木刻風像濟顛僧。羅兩峯畫。筆法奇妙。)

其九十五曰：江南好。梅好數能仁。覆水一枝纔破臘。出檐萬朵更爭春。雪月關精神。(能仁寺有覆水梅。)

其九十六曰：江南好。山雨擬飛花。遙憶雲光來鼓舌。遠收江影入檐牙。臨眺待昏鴉。(雨花台在南門外。雲光說法於此。有雨花台。)

其九十七曰：江南好。高座舊談經。優鉢曇花金燦爛。阿羅漢果鐵晶熒。頂禮入門庭。(高座寺在雨花山岡。寺有五百尊鐵羅漢。又有娑邏樹子能治病。)

其九十八曰：江南好。泉似永甯無。色向晴來煙比嫩。味當秋到露還腴。調水欲分符。(雨花山永甯寺對山為永甯泉。水味省中第一。秋試時。取水供主司。派官督取。防偽。)

其九十九曰：江南好。木末快開軒。香茗翠舒心葉嫩。春泉碧泛乳花圓。擎盞對江天。(木末軒。在雨花岡。遊人憩此聚茗。)

其一百曰：江南好。倉聖廟堪遊。使轉縱橫開八法。正行草隸衍千秋。鬼哭想啾啾。(在雨花台山麓。)

見綠藻朱魚。模糊在冰下。惜此石作黃冰糖質。不甚顯。朱魚綠藻之妙。然全體黃而有紅。則甚切印度佛國風景。

天馬西來。橢圓而扁。立景也。有馬昂首翹尾。馳於斜陂之外。故不見其足。但見目光炯然。應甚雄峻。非凡馬也。其一面作數層段。黃紅細紋。為長城邊塞形。有雁門紫塞雞田赤城意。與天馬可聯一氣。

楊柳渡頭。此石與下二石。方面皆等於靛藍山雨。計四景。皆綠或藍。為上色也。色極繁富。有空白處如水港。

曲院荷風。西湖十景之一。此石青綠，曲折之外有圈點。如荷葉田田白水間。

山陰積雪。前已有此名。此石尤肖。不得另立名號。惟此石之綠色與前不同。是黃綠甚鮮。偏于金石。一面有粗蛋白凝于凸窪間。令人遐想夏日山陰。

蘭亭序。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蘭亭之全景也。此石兼有之。故以為名。一面中間清白如水。左為茂林。右為修竹。一面崇山峻嶺。大瀑布黃葉村外。有黃色白色淡紅色細砂。懸於蛋白中。繽紛錯落如花朵。皆含笑未開之花也。故又可

狀之曰梅。而與松竹為歲寒三友。

日觀霜峯。辛未九月初一日余登山觀峯看初日。為生平樂事。更於石景得之也。先是質孫託人買石。不稱意而置之。曹某者得其一。謂之黃雲捧日。半畝曾一借觀。其後質孫復得之。與余交易。余前年編列秋景。有錢塘江湖諸勝。因名之以日觀霜峯。

雲岡佛窟。石如蠶豆大。有紋作長方而上銳。紋內有凹窪。嵌石渣。如佛之在石窟。

寒山拾得。石立景者。黑白中有若寺門。斜於山石間池旁。一僧黃面。一僧白面。

綠蝦蟆。東莞張次溪通函訂交。極誠懇。既贈余硯。又屢欲印各稿。余慚謝不肯也。己卯夏。客金陵。向之索石。寄五十枚來。一如蝦蟆者。側視有眼。因索余詩。詩末云。清清了了傍觀者。莫向汗邪險處爬。汗邪讀若窪斜。史記淳于髡傳。汗邪滿車。按汗邪二字滿車二字當各為句。斜車之韻。俱為麻字聲也。

鈞突泉。次溪所寄石。藕白色。溫膩無比。形又圓扁周正。微有凸紋。無以名之。因複。

△ △ △



# 中國四大美人考

楊火魂

## 小序

中國文人，描寫美麗之女子，輒以「沉魚落雁，閉月羞花」之詞句冠之，蓋本於莊子：「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而深入，鳥見之而高飛。」厥後稗官家流，謂西施浣紗，魚為之沉，昭君出塞，雁為之落，貂蟬拜月，月為之閉，楊妃醉酒，花為之羞；蓋此四美，並具傾國傾城之絕色，雖魚雁亦為之動情，花月亦為之自愧也。好事者且尊之為中國四大美人，遂使風流韻事，播美千秋。惟余博采舊聞，考據所得，若西施之以西為姓，王嬙之嬙作嫫，貂蟬之卽刁蟬，楊妃洗兒事之無稽，與世俗所傳，似有出入，爰成此篇，為四美人一辨白焉。

## (一) 西施

考吳越春秋云：「越王以吳王淫而好色，與大夫種謀，乃使相於國中，得

苧蘿山鬻薪之女，曰西施，曰鄭旦，飾以羅縠，教以容步，習於土城，臨於都巷，三年學服，而使相國范蠡，獻之於吳，吳王大悅。」又考王子年拾遺記：「越滅吳，貢吳美女二人，一名夷光，一名修明，吳寵於椒花之房，賁細珠為簾幌，朝下以蔽景，夕捲以待月，二人當軒並坐，理鏡靚妝於珠幌之內，竊視者謂之神人。」則西施固名夷光也。又考莊子天運篇云：「西子姓施，美婦人也，居苧蘿山若耶溪之西，故曰西子。」又考寰宇記云：「越州諸暨縣，有西施家，東施家。」然則孟子直曰：「西子蒙不潔，人皆掩鼻而過之。」而不曰「施子蒙不潔」何也？又國策云：「毛嬙先施」。枚乘七發云：「使先施徵舒陽文段于吳娃間娶傅子之徒。」則西施又為先施，蓋西先二字之音同母也。相傳之訛，似乎以西為姓，東坡詩云：「儂家舊姓西」，似非誤耳。吳亡，西施未知所終，杜牧之詩，有「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之句，世遂傳范蠡載

西施泛湖而去；今攷修文御覽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浮沉也。」子胥之被讒，西施有力焉，子胥死，盛以鴟夷浮之江，今沉西施於江，所以謝子胥也；范蠡去越，亦號鴟夷子，杜牧遂誤以胥為蠡耳。又考墨子云：「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沉其美也。」豈非明證哉。又宋之問浣紗篇云：「越女顏如花，越王聞浣紗，國微不自寵，獻作吳宮娃，一行霸句踐，再笑傾夫差，一掃還舊都，靚妝尋若耶，鳥鷺入松蘿，魚畏入荷花。」觀此則西施後還會稽矣，要之沉江之說為信。又毛西河九懷詞載：「宋淳熙中，勅封西施為土穀神，曰苧蘿村土地先施娘娘。」又潛邱劄記云：「蕭山土地祠為西施。」則姑存其說可也。

## (二) 王昭君

考漢書元帝紀云：「賜單于待詔掖庭，王嬙為閼氏。」匈奴傳云：「王嬙字昭君。」惟後漢書南匈奴傳作嬙。昔錢竹汀先生嘗言：說文無嬙字，左傳妃嬙嬪御，唐石經本作嬙；則匈奴傳作嬙不誤，而元帝紀之嬙，恐轉誤，橋字說文亦未收也。西京雜記云：「元帝後宮



既多，使畫工圖形，按圖召幸，宮人皆賂畫工，昭君自恃其貌，獨不與，乃惡圖之，遂不得見；後呼韓邪單于來朝，求美人以爲閼氏，上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爲後宮第一，帝悔之，遂誅畫工毛延壽。」又琴操載：「昭君本齊國王穰女，年十七，進之帝，不幸，及欲賜單于美人，嬙對使者，越席請往；後生子曰世遠，單于死，世遠繼立，凡爲胡者，父死妻母。（以母作妻也）昭君問世遠曰：汝爲漢也？爲胡也？世遠曰：欲爲胡耳，昭君乃吞藥自殺。」惟讀石崇王明君辭，有「父子見陵辱，對之慙且驚，殺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之句，則昭君又被其子污辱，非吞藥自殺也明矣。至於抱琵琶出塞，乃烏孫公主事，與昭君無干，傅元琵琶賦序，詳言之，載在宋書樂志，後人因石崇王明君辭序，有「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爾也。」數句，遂附會以爲昭君爾，不知此係石崇猜測之詞，安足爲據，杜甫詩：「千載琵琶作胡語」，殆亦本於石崇之說也。又按昭君，生於峽州，今有昭君村，卽今之湖北宜昌縣，漢書注作蜀郡秭歸人，非也。

(三) 貂蟬

三國志演義，言王允獻貂蟬於董卓，作連環計。考正史中，實無貂蟬之名。惟董卓傳云：「卓嘗使布守中閣，布與卓侍婢私通。」又李長吉作呂將軍歌云：「檣櫓銀龜搖白馬，傳粉女郎大旗下。」殆卽指貂蟬事，小說從而演之，卽升庵外集亦謂「似有其人也。」又漢書通志會載：「曹操未得志，先誘董卓，進刁蟬以惑其君。」此事異同，不可考，而刁蟬之卽貂蟬，則確有其人矣。又據淮安志云：「邳州有梳妝台，在古下邳城中，相傳呂布寵姬貂蟬，梳妝於此，遺址尙存。」史無可考，貂蟬之名，僅見此數則，則演義之說，未爲無本，但其爲妻，抑或姬侍，未可知耳。

(四) 楊太真

陳鴻長恨歌傳云：楊妃「爲弘農楊玄琰女。」實則妃生於蜀，非生於弘農，考樂史太真外傳云：「貴妃生於蜀，嘗誤墜池中，後人呼落妃池，池在導江縣前。」按卽今之四川成都地，灌縣之東。至於楊妃洗兒事，新舊唐書皆不載

，而溫公通鑑，乃采天寶遺事以入之，豈不知此種誣譏之言，何足爲典，清袁枚詩云：「唐書新舊分明在，那有金錢洗祿兒。」蓋雪其冤也。又事物紀原云：「詞子，抹胸之屬，相傳始於楊貴妃。貴妃與安祿山私通，祿山以爪傷妃之乳，妃泣曰：吾私汝之過也，恐帝見之，乃繡胸服掩之。」按此亦係傳聞之詞，不經之談也。考安祿山，本名軋榮山，雜種胡人也，母本巫師，從母適安氏，冒姓安，更名祿山，體甚肥，垂肚過膝，自秤得三百五十斤；恐絕世風流之楊妃，決不垂青此形陋體胖之胡人。又太真外傳載：「天寶十五載，六月，潼關失守，上幸巴蜀，貴妃從，至馬嵬，潼關力士賜死，縊於佛堂前之梨樹下。」唐書通鑑，俱無異辭，惟劉禹錫馬嵬詩云：「貴人飲金屑，倏忽尋英暮。」似貴妃之死，乃飲金屑，非雉經矣。按楊妃生於開元七年己未，六月初一日，二十二年甲戌，十一月，爲壽王妃，時年十六歲；二十八年庚辰，十月，爲女道士，時年二十二歲；天寶四年乙酉，七月，進宮封貴妃，時年二十七歲；天寶十五年丙申，六月，至馬嵬坡賜死，時年三十八歲也。



轟動清初的

# 「哭廟」「奏銷」案及其他

半 卷

歲暮風雪，偶經過蘇州城中的海紅坊，想起此巷得名之由，是因巷中有一株海紅花樹之故，却四覓不能獲，又知巷中的海紅小學，是民初的法政養成所原址，也正是清金聖歎先生故宅，很想去憑吊一下，但走進校門，滿堂小學生，正在讀着「小狗叫，汪汪汪！小貓叫，咪咪咪！」的國語教本，當年唱經堂的流風遺韻，彷彿已並無餘存，於是即惘然退出。

關於清代幾個大獄，金先生的「抗糧哭廟案」，因為案情奇特，又兼金先生是一位文藝批評者，所以特別惹起人家的注意與記憶，其它諸案，雖清末很多人記載，甚至有人從日本把此項史料販運到故國來，以為民族革命宣傳的一法，直到民國成立後，北平故宮博物院，還出版過「清代文字獄檔」好幾輯，只像哭廟那樣轟動世人的案件，畢竟沒有。

但，我們不會知道當初還有一件，

與哭廟有聯繫性的大獄在着，此獄的發生，是與哭廟同時同地，而且也是蘇撫朱國治所一手造成的。惟因「清華錄」等官書，既無隻字記載，私家著作，更不敢稍有涉及，因此二百餘年來，幾乎絕鮮有人能知道及此案者，此案非它，即「奏銷錢糧案」是！今從清代行狀，碑志



(像 肖 生 先 歎 聖 金)

中，旁見側出之文字，記述其案情如次；

當初，清廷雖已立國，江南志士，還不住的密謀舉事，主動者倒又以文人為多，因此清廷對於南方人；尤其是智識階級，深懷積怒，哭廟一案，吳郡諸生十八人，一夕駢戮，其遠因還不是由此而起？在順治十八年辛丑正月初七日丁巳，世祖甫經晏駕，同月二十九日己卯，突有諭下吏部戶部，定了一個「選

徵條例」，即所謂「新令」者是，「東華錄」中有如下的記載：

錢糧係軍國急需，經管大小各官。須加意督催，按期完解，乃為稱職。近覽章奏，見直隸各省錢糧，拖欠甚多，完解甚少，或係前官積逋，貽累後官；或係官役侵挪，借口民欠，向來拖欠錢糧，有司則參罰停升；知府以上，雖有拖欠，錢糧未完，仍得升轉，以致上官不肯盡力督催；有司怠於徵比，枝梧推諉，完解愆期，今後經管錢糧各官，不論大小，凡有拖欠參罰，俱一體停其升轉，必待錢糧完解無欠，方許題請開復升轉。爾等即會同各部寺，酌立年限，勒令完解，如限內拖欠錢糧不完，或應革職，或應降級處分，確議具奏！如將經管錢糧未完之官升轉者，拖欠官並該部俱治以作弊之罪。三月庚戌朔，定直隸各省，巡撫以下州縣以上，徵催

錢糧未分數處分例。

於是凡入奏銷案者，即謂之曰「結新會」，辛丑以後，官吏的追呼，士紳的戮辱，悉以此新會為陷罪，以致舉國騷然，紛與大獄，蘇撫朱國治，原以酷吏著稱，窺知清廷稍怒於南方人心之未盡帖服。既因抗糧哭廟而殺了金聖歎等，新令一下，頓便造欠冊達部，江南紳衿之列名冊中者，達一萬三千餘人之多，號為抗糧，一時概革枷責，紛紛不絕，可說是「衣冠掃地」，董含「三岡誌略」，有一則記及江南奏銷之禍，稱：「如某探花欠一錢亦被黜，民間有「探花不值一文錢」之謠」，作者進士董閻石，與其弟孝廉蒼水，正也是奏銷案中註名者，某探花者，便是葉文敏公方謁，國史本傳中，並未提及斯事，非止為「賢者諱」，却為清廷諱吧了。但在王應奎「柳南續筆」中，是清楚地記着「崑山葉公方謁，以欠折銀一釐左官」的。

註名奏銷案中的江南著名人物，遍檢私家記錄，有姓名可徵者，計有韓葵，王昊，吳梅村，王端士，黃庭表，浦聖卿，曹祖來，吳元祐，王子彥，顧贊，顧子咸，曹爾堪，彭孫遜，范必英，秦松齡，錢遵王諸人；現任官的降調者

，則有徐元文汪琬，諸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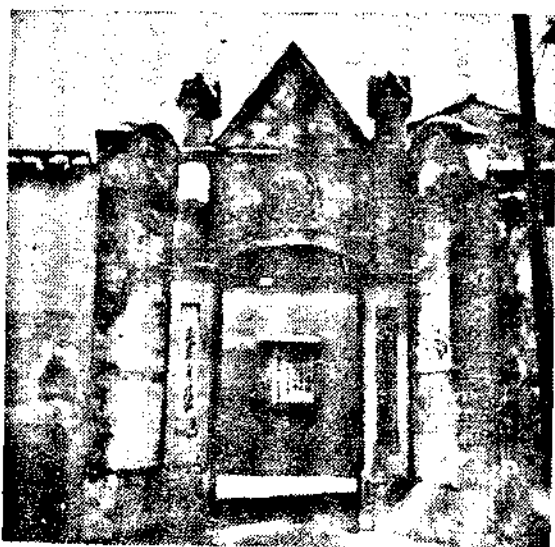
在此一萬餘的結新會者，所得的罪，也不盡同，其中有三千人，原須逮捕逕解京師，但甫過常州，即獲釋回，邵長蘅「青門簾稿尺牘」，與楊靜山表兄云：「昨見吳門諸君子，被逮過毗陵，皆銀鑰手梏拳，徒步赤日黃塵中，念之令人心悸，此曹不疲死，亦道喝死耳！……」讀此寥寥數語，當時江南士大夫們所遭受到的困辱，殆可想而知。

顧子咸，就是俠君太史嗣立的尊翁，父子同著有「溫飛卿詩集補注」一書，以詳博馳譽於文苑，原是金聖歎哭廟案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坐絞而得不死，却終因奏銷一案而落職，韓葵給他所作墓表，有云：「……及獄具，榜掠諸生萬狀，必欲引先生，不承，乃強入之，十八人者，竟傳會逆案，皆斬，坐先生絞，奉旨復官，尋入奏銷案，竟落職，嗟夫！直道之難明如是！……」

吳梅村先生，是終生以再出為一件大恨事的；所以在就徵之日，即有弔侯朝宗詩云：「死生總負侯贏諾，欲滴椒漿淚滿襟」。其悲痛可知，就徵時是順治十年，十三年授祭酒，奏銷案發生，才援回籍官革職例落職，這在先生，正是求之不得；可是因此也幾於破家了。

顧淵撰吳梅村先生行狀云：「……未幾，朱太淑人沒，先生哀毀骨立，復以奏銷事，幾至破家，先生怡然安之。……」

吳三桂的終於反叛，實從其幕客欲縣廩生方光琛之謀，起事以後，光琛即在軍事參謀一切，直至吳世璠敗，光琛方就擒，磔於市，按：方光琛也因奏銷案中後被黜，遂亡命至滇，投入吳三桂幕下，終於促成了三桂的叛變，但光琛是皖人，並不涉於江蘇的奏銷案內，但當時各省都厲行此事，不過不至像蘇撫朱國治那樣的酷毒吧了。



蘇州海紅坊金聖歎先生故宅（房內舊有一匾額，上書「金聖歎先生故宅」七字，民國初年，該房改建為法政講習所，近為海紅小學，原額已無存。）

這樣一個大獄，軒然興起，朝中諸臣，都「噤若寒蟬」，從未有人敢起而犯直諫者，事後，大司馬龔公鼎華，特上疏請寬奏銷，有「事出創作；過在初犯。」等語，大為人所傳誦，「東華錄」記其事云；「康熙二年八月辛丑，左都御史龔鼎華，奏錢糧新舊並徵，參罰疊出，那見征以補帶；徵因舊欠，而滋新欠，請將康熙元年以前催繳不得錢糧，概行蠲免！有司既併心一事，得以畢力見征；小民亦不苦紛紜，得以專完正課。下部知之。」在「貳臣傳龔鼎華傳中，此奏也錄入的。

因奏銷案罹罪者萬餘人，此止是辛丑一案之事，其實在辛丑前後，士大夫們橫遭鞭撻，甚至畢命焉；正不可勝數，是無怪當時邵長蘅要把自己家裏的田八百餘畝，在一月之間，却一齊送人，「不名一錢」，同時寫信與人道；「……竊見兩年來，新法如秋荼凝脂；縣令如乳虎；隸卒如獅犬；書生以逋賦管辱，都成常事，某實不忍以父母遺軀，受縣令擠曳入訟庭，被酷吏裸體乃受杖，憤而出此，為紓禍計耳！……」試思爲了紓禍之計，而甯願把家產八百餘畝田，白白送人，這所謂新法者，還不是「苛政猛於虎」麼？

清廷因爲積怒於江南士氣之不服，所以一再與江南的士大夫們爲難，爲示威起見，先之以金聖歎先生等十八人的哭廟案，繼之以紳衿一萬三千餘人的奏銷案，而兩大案的一手包辦者，是蘇撫朱國治；可是「天道好還」，這樣一個酷吏，終於也得到了「開膛臬示」的慘報，爰錄「研堂見聞雜記」所記朱國治一節於後，以畢此文；

撫臣朱國治，既以錢糧與大獄，又殺吳郡諸生一二十人，知外人怨之入骨，適以丁憂罷，故事，隸旗下者例不丁憂，守喪二十七日，即出視事，公守喪畢，具疏請進止，朝儀許其終制，另推新撫韓公世琦，尙未蒞位，朱恐吳人爲變，倉猝離位，輕舟遁去，吳中爲幸。朝議以大臣擅離職地，擬降五級，而嚴旨切責，革職爲民，後於康熙十一年，復撫滇中，值吳三桂變，提去開膛臬示。

以金剛子念珠壽寒翁用賓虹韻 莊玉坡

地肺掀翻見火蓮。杖鄉劫過鬼牛年。南來未拾安期棗。百八金剛祝壽全。(余入瓊崖。得特產金剛子念珠兩串。曾以一壽荒浪烟厓詩伯。)

己卯十一月望夕寫金泥石屑稿至子夜

適見月當頭口占廿八字 老寒

耐寒甯爲月當頭。文債催人不自繇。枯樹滿園無箇影。繁霜地白冷茶丘。

琵琶仙

馮乃駿

憶故鄉吳興有作

塵海勞勞，問何苦，孤負水鄉風物。曾記攜手桃根，浮舟過環碧。同載酒，水晶宮殿，柳陰下，舉盃邀月。漁唱三更，樵歌半嶺，清韻幽絕。又還憶殘日橫塘，鬧紅舞，田田亂荷葉。空牘滿谿芳草，恨王孫難覓。憑想見，紅窗翠袖，畫竹枝，露冷烟滴。人在清遠堂前，夜涼吹蓬。

點絳脣

馮乃駿

金碧輝皇，明燈燄壁浮霞綺。香肩並倚，俯士歌聲裏。一曲迴波，舞到天明未？鷄聲起，魚鱗雲細，明月沈江底。



堪鼠

### 爰居閣主謝祝壽電

己卯三月，江蘇陳省長惠農電祝行政院長梁爰居先生壽。實則梁之生日，在十一月初九日，且每逢生日，不見賓客，不受餽送也。梁即于來電後，借手批復云：「庚電爾悉。棟折榱崩之日，愧現官身，層冰積雪之辰，記吾降日。賓僚謝絕，廚傳蕭然。乃以遠道訛傳，遂辱故人遙賀。夫小弁逐子，始說我辰，哀郢放臣，乃言初度。每援斯義，不慶生朝。更何敢先事探支，以冒取交游光寵。特陳微意，還祝長年。梁鴻志，真。」

### 張次溪因范伯子文稿得妻

稿得妻

東莞張江毅，字次溪，與北江先生門下士，素志媚學，除典籍外，無他好。久居春明，足跡常寄于廠肆，遇異書或稿本，輒破囊購歸。一日，得通州范肯堂文集稿本，蓋未刊本也。北江以告海鹽吳蔚如，蔚如刻以行世，並以女雙雲妻次溪。次溪雙雲之名，皆有雙字，因名其居曰雙聲樓，且作雙聲因緣圖，一時傳為韻事。范肯堂夫人姚倚雲，仲實之妹，叔節之姊也。時尚健在，為之作詩作跋，蔚如自為序，初范集但有范伯子詩十九卷鉛印本，至此乃有木雕全集焉。

詩，而文蔚初耳先生名，則以文。憶少時隨宦廣東之陸豐縣，濱海地僻，慕為古文辭而苦無師，先君則為言范先生，蓋是時先外舅王欣甫先生方官江南，與先生為昆弟交，王氏羣從皆從之遊。先君之所期望於文蔚，與文蔚之所私自冀幸者，咸謂異日居甥館，執贄先生門下匪難也。光緒己亥歲，外舅權知上海縣事，先生液止，始獲一見，恩惠未遑請益。俾從王氏羣從，得聞先生緒論，觀其評點課本，若有所悟。是歲先君見背，既而外舅亦由上海投劾歸里，荏苒數載，先生遂歸道山。文蔚既不獲再見先生，深願得讀先生遺集。以為南通自治名天下，先生著述，縱其家無力刊行，彼中耆舊，甯容忍置。况先生門人徧於南北，必有為之刊布者。遲之二三十年，未覩成書。前年桐城吳君北江，以所刻晚清四十家詩鈔見貽，錄先生詩至百一首。乃更求之南方，得活字排印本詩集，而文集卒不可得。文蔚嘗告吳君，他日苟得范先生文集，當為刊行。今春吳君門人張子次溪，偶得寫本兩冊於天津書肆，吳君囑以見示，則真范先生文集也。證之卷首目錄，僅存其半，懼更亡失，謀為刊之。吳君復為求之其家，乃得范先生介弟秋門校定全本，蓋由先生手寫本遂錄者。文蔚竊歎先生下世未久，而其遺稿已在若存若亡之間。揚子太玄，以覆瓿。昌黎文集，弁諸敝篋。自古已然，况世變陵夷十倍於往昔之日乎。幸賴吳君與張子之力，猶得觀此完本，不可謂匪幸矣。回憶趨庭之日，耳先生名，忽忽遂已四十年。由少而壯，壯而老，卒未能受業先生，副先君之期望。俯仰今昔，彌為惘然。亟以此集壽諸棗梨；其詩集十九卷，行將繼續刻之。庚午冬，海鹽徐文蔚蔚如跋於天津寓廬。

夏蔚如范伯子集序云：「范肯堂先生文集十二卷，先生手定本也。先生行誼，具詳前序，世之稱先生者，尤重其所為。」

「後又批云：「此序作於庚午臘月，閱三年，遂以季女肇瓊適次溪。癸酉仲秋，成禮於北平，而續刻范先生伉儷詩集，

亦適於是告成。二姓之好，實以斯集爲之媒介。莫或使之，若或使之，遂爲兩家增一故事。更贅數言，以爲鴻印。甲戌仲夏，文蔚又識。

姚倚雲蘊素軒詩稿，次溪鬢雲兩公子，皆以肇名，爲雙肇因緣圖徵題，率成小詩，以奉雅教云；「關雎賦好速。治齊於婚姻。以其所關大。實致家國甯。萬福之造端。豈可徒因循。所以君子義。綢繆重彝倫。東莞張公子。翩翾委出羣。超然負所學。慷慨薄世紛。淑雅徐女士。家學濶淵源。椿萱詩禮教。貞靜胸無塵。高行兩美合。儒釋二難并。媿我窮且朽。無由接清芬。嗟我范伯子。抱道終其身。徐公敦古誼。辛勤刊遺文。郵書徵其稿。襄助賴吳君。遂令千秋後。斯文得以伸。引領望雲天。心香誌其仁。二子成佳耦。始介此緣因。遙知北平雪。雙肇樓中月。雪月本雙清。斯人更清絕。庭梅含春意。吟香猶寒澈。唱和吟佳篇。情愔鳴琴瑟。福

慧宜室家。相莊永愉悅。共證真空理。菩提空是色。我慚老不文。因風陳臆說。

倚雲又作跋云；「壬申之春，吳君北江自北平郵遞徐君蔚如伉儷書，徵取先外子肯堂先生之遺稿，將爲之付刊行世。北江且謂徐君徵稿既久不能得，嗣得之於東莞張次溪公子之所，雖非全豹，然徐君由是大奇次溪。以爲晚近少年嗜古文學者蓋寡，且又北江弟子，心益器之。徐君女公子鬢雲女士，工詩畫，不櫛之學士也。母氏王夫人，系出海鹽右族，本其家學，以授女士。女士所獲，自不儕於庸俗。北江爲之介聯兩姓之好焉。余惟海鹽王氏與范氏有通家之誼，次溪公子之尊公，亦嘗以文章受知於先外子，而徐君則又以深參內典名海內者也。婚姻之道，作合於天，以淑女配君子，其琴瑟靜好可知。而余尤感於文字因緣成佳耦焉。比者次溪來書，告以先外子詩文合集，將次雕成，屬余爲之跋。又重以徐

君之命。嗟夫，先外子歿且三十年，其生平懷抱瓌偉，未有以稍展其志，設逢盛世，天復假之年，其所彰豈祇文詩而已。然今之所不可泯者，亦惟文詩而已。外子嘗謂余曰，以子之天資，可學爲古文，余時委靡不自振拔，又困於米鹽瑣屑，未嘗從學，爲今之悔。且又

### 滿江紅

馮乃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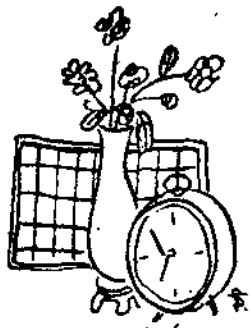
### 詠雪

卷起朱簾，只眼底江山粉飾。渾不似春陰庭院，楊花飄拂。病鶴舞風寒起粟，老龍噴霧酸侵骨。到夜深，倚枕聽稀聲，衾如鐵。將明月，比幽潔；攬冷雨，更騷屑。料天公敲碎，瓊瑤亂擲。萬里埋愁長路闊，一生飲恨斜陽溼。問鴻飛那復計東西，茫無跡。

### 虞美人

迴燈風散金銀闕，樓閣光明滅。步虛聲冷碧城寒。寂寞姮娥掩淚下人間。此時萬象營騰裏，漠漠天如醉。曲江殘夜起徘徊，只有邊鴻清響過雲哀。





# 鬧新房

无悶室主

鬧新房普通簡稱為「鬧房」；「在古時謂之「戲婦」（見抱朴子）又謂之「謔親」（見楊慎丹鉛續錄）近代各省方言不一，有叫做「暖房」的（見洪亮吉涇縣志），也有訛傳為「餵房」的。名稱雖然各殊，而主要現象則一。這普通的風俗，如果還要下個簡括的定義，那麼，我就說：凡在成婚期間任親朋戚友賀客，逾越禮法，把新人恣意嘲弄戲謔，此種風俗，便叫做「鬧房」。我只說「在成婚期間」而不指定確定的時日，因為各地的日期頗不一致；有在成婚的第一日，親迎儀仗尚在途中者，如六朝及隋唐時代是也；有新婚第一夜，送新夫婦入洞房的時候者，近代各省大都如此；有在成婚第二晚，新婦三朝廟見及歸甯之前的，這是廣東省通常的習慣；更有「自吉期至三日後來賓時赴新房看新娘，諧言百出，謔語橫生，謂之「鬧房。」主人不但無言，且愈鬧愈喜也。」這是安徽壽春的風俗。總之自婚

禮的起始，以至於完成，都可鬧房。不過也祇以這個期間為限，過此便各守禮法，不得再放肆了。又，我祇說「把新人恣意嘲弄戲謔」為的是「鬧房」固以新婦為主要對象，但新郎乃至於隨伴新娘的喜娘，許多時也不能倖免，故此也應當包括在鬧房的定義之內。再推開一點說，「聽房」或「聽新房」也是鬧房的一個形式，也應括入。

從橫面看，鬧房是全國普遍的風俗——不，實則世界上別的國族，也未嘗沒有；從縱面看，鬧房卻有很長遠的源流，我們據現存的文獻，典籍，可以直追溯到漢代。今請用回溯法，從現代各省先作橫面的考察，然後逆推而至於古。

作者客住粵省多年讓我先從廣東一般的情形說起罷。廣東首府——廣州鬧房的情形大致如此：俗語不叫鬧房，卻通叫做「反新婦」（註一）時間是在新婚的第二天晚上，婚筵撤去之後。按粵俗舉

行結婚儀式，至少有兩頓婚筵。新婚頭一天，專宴請近房親戚，及親交而又幫忙辦理喜事的朋友，謂之「存酌」，也可以說是家宴。第二天再廣設筵席，備邀親疏戚友，謂之「梅酌」。俗語叫做「謝酒」意謂酬謝親友送禮慶賀也。及梅酌散席之後，大家吃過茶，那便是「反新婦」開始的時候。眾親友先把殘席撤去，把大堂佈置停妥——佈置的形式沒有一定——然後推一位有體面的親友，到洞房請新婦出大堂與賓客相見。新婦明知惡運臨頭，自然免不了三推四搪，然而終竟是不能拒絕的，否則眾賓客便要怪主家不尊重賓客的面子，大家一哄而散，那時主家才真是丟臉呢！好容易待得喜娘（俗呼「大衫」）扶着新娘輕移蓮步踏出大堂，在一陣歡笑聲後，眾賓客中的「鬧房老手」便緩緩的起來，或念一首歪詩，或說一個笑話，或做一種動作，總之，必帶一點輕微的滑稽性，要新娘照樣做一遍，以博賓客一笑。這不過是個「開場白」以後你出一個主義，我翻一個花樣，越來越猥褻，越鬧越難堪，新婦必為所窘。因為花樣太多，此地實難枚舉，拙要言之，不外說些礙難出口的詩詞，歌謠，句語，故事，笑話；或做些猥褻的舉動，如令新人當眾接吻，或

哺酒飯，或相偎抱之類，狡黠者拿一個青燈，叫新人各啣一端；再不然便是出些難題，如對對，聯句，或用針刺肉之類，叫新人作。總之，務必窘着新人，方才快心。如果新人不能作，或不肯作，最後的處決，便是由賓客議罰——或罰水果餅食，酒席之類若干，或罰款次曰「唱八音」，「唱盲妹」，「唱盲公」(註二)之類。議罰時也有討價還價，新娘害羞，則由喜娘代表作答。爭價既妥，就限定「三朝回門」之夜照數繳納，讓賓客再集合樂一天。雖說是「反新婦」，其實新郎並非逍遙自在的閑着，就是陪伴新婦的喜娘，也不免受池魚之殃及哩。許多時，賓客太惡作劇，弄得賓主不歡而散。

「反新婦」之中，還有一個特異的形式，俗稱「題四句」。這就是念些半通不通的詩詞，詠當前的景物。通例是擺一張桌子在大堂中間，上面陳設餚饌果品，逐一題詠，然後令新娘複述。所題的四句，有由賓客自出心裁胡謔，但普通只是念誦現成的詞句。坊間有一種叫做「蘇州大四句」的刊本，專供「反新婦」者採用。初時所題的「四句」。還是祝頌新人的意思，以後便漸來漸穢褻，終至不堪入耳而後已。現在讓我略抄幾

首，權充舉例：

引燭

引燭之人好命婆。(註三) 引着光明小登科。引着嘉賓齊滿座。引齊樂奏響笙歌。引衆親朋來道賀。引同牛女會銀河。引諧伉儷前因果。引歸羅帳是初初，引成好夢投青鎖。引步巫山用手拖。引埋彼此交歡過。引起明秋有仔胞(註四)

酒

是杯美酒是紅啤。新郎飲得笑茄茄(註五) 今晚洞房花燭夜。兄台量廣飲多些。武陵溪畔逢仙姐。羅帷錦帳把身遮。可信雀屏當日射。帳底青鸞把鳳騎。

按，顧名思義，「題四句」本當是四句成篇的，後來因不能暢所欲言，才變成長篇了。這種風俗，自省會為中心，向各縣播散，讓我再舉北江的一個僻縣——翁源的「鬧房歌」來做代表外縣的例：

(一) 脚踏進新娘房。看見新人好嫁粧。衣裳首飾都齊整。早生貴子進學堂。(二) 新人房內四方。看見新人笑一場。列親問你笑何事。箱內檳榔缸打缸。(註六) (三) 洞房花燭享榮華。今夜新人來拿茶。此

茶並非別種味。正是王母番桃花。

(四) 手提酒壺重又重。新人酌出滿樽紅。今夜飲起杯中酒。明年喜酒又相逢。(註七) (五) 四角帳子四角牀。四角帳內結鴛鴦。枕上和合添福壽。早生貴子狀元郎。(註八)

據愚民君所說的看來，翁源鬧房的歌詞，固與廣州的「題四句」同類，但至多不過索飲索食，比之廣州府的浪蕩無禮，文雅得多了。語云「禮失而求諸野」，信然。

廣東東江方面，再引友人袁洪銘君的報告，作一隅之舉：「鬧洞房」為新婿中不可免的事。新郎預先請了四個至六個朋友，為鬧房的人物；這些人俗語叫做「送房客」。至彼輩「鬧洞房」的情形，除在鬧房地點的廳上或新房裏坐着吃些瓜子，糖果，落花生，茶，烟……的食品外，其主要目的是調戲新人的。因而這時發生笑謔之事，是難以縷述的。然而新人雖討厭「送房客」之無禮，總是歡喜忍受，沒有一些憤怒的。蓋以鬧房為吉利之俗，否則認為不祥也；(民間有「人不鬧則鬼鬧」之說)及至鬧者與鬧時，始由一鬧者手拿一串邊炮待新郎進入門，就把爆竹燃着進房裏去。在劈：劈：劈：的聲音中，便算這種

胡鬧——送房的結局。(註九)又據我所知，廣東西南部的開房風俗，極其野蠻。鄉間開房之夜，新婦如稍拂賓客之意，常有被爆竹圍攻之險。報載南海西樵鄉會生過一段開房的慘劇特剪錄於下：

……新婦歸來之第一夕，伴郎則倡議鬧新房。其例至苛，先以極難之條件，

會新婦答復：如不能答，即罰款數十元，以爲酒食之用，極爲野蠻。雖綠窗貧女，最低限度，亦罰款三十元，不能倖免。且先繳罰款，乃准新婦歸甯。故女家對於該項罰款，謂爲「嫁女債」。記者友人之女，嫁西樵某鄉，伴郎照例定條件難之，女不答，伴郎方欲議罰，女侃侃曰：「列位如此喜歡，區區數十元，絕無問題，但儂現有一聯，欲請教列位，列位能對得，當即如數奉上。」伴郎諾之。女即出聯曰：「野蠻待遇欲將爆竹鬧新房」。伴郎不能對，大嘩，即將一萬頭之炮竹，燃着，向女燒去，致將頸部燒致潰爛，月餘始愈：何淡如(註二)諸聯中有「席上有嘉殺何須要燒肉」，「此含有雙關之妙聯，可爲西樵

村落鬧新房之寫照也。

這一段事實的描述，的確可以代表廣東鄉間的情形。近年女子教育抬高頗有不少開通的新娘，不滿於野蠻的鬧房風俗，結果多半是自己做了犧牲，反到受婆家抱怨總而言之，城市的鬧房是穢褻，鄉下的鬧房是粗野，只此，二語可以概括廣東的風俗。

我在廣東停留太久了，現在讓我們把視線向北移動罷。跨過五嶺就是湖南，在這裏我願意舉出衡州來做例證，並不是因爲牠能代表全省，祇是因爲牠在各地的鬧房風俗中，比較上是最有意思的。衡城迎親，與各處大同小異，惟鬧房之風盛行。稍文明者爲「抬茶」其妻式不一。有所謂「和合茶」者，其式爲新郎新婦共坐一凳。新郎以左足置新婦右腿上，新婦亦然：時郎左手與新婦右手相互置肩上；其餘手之拇指及食指，合成正方形，置茶杯於中，親友以口飲之。又有所謂「桂花茶」，「安字茶」等名稱，不可勝述，無非爲戲弄新婦而已。此外又有「打傳堂卦」之名目，公舉親友中之滑稽者作堂官，以墨塗面若丑角。著滿清式外套，繡蔽以荷葉爲之，朝珠以算盤子爲之：頭上冠以大冠。紅羅帽爲頂，大蒜爲翎，旁立差役若干，

皆親友中之有力者。拘新郎新婦及翁姑跪堂下，命翁姑教新婦新婦以房術。新婦必再述一遍，否則鞭笞從事。願習俗若是，亦不敢出怨言。惟此事難人過甚，行之者鮮。(註一二)

少年男女成婚之前，由父母或親族先授以性的知識，此事站在性教育的立場，原無可反對的理由，但細察衡州人的舉動，卻不是發於這純潔的動機彼強今翁姑在大庭廣衆之中，說此祕事，又令萬分羞怯的新人，當衆複述，無非爲滿足其低級好奇心，或者借機會發洩其色情狂而已。這種行爲，可視爲民俗學上的一種「遺俗」其意義可深長思也。

安徽鬧房之風，亦至爲普遍，涇縣，六安，壽春，等處皆有之。洪亮吉纂涇縣志，嘗以慨嘆之筆，寫當地的情形道：

婚姻人道之始，……若「暖房」之習，婦未廟見，便忘擁蔽之義，賓朋雜遝，嫖狎於定情之所。至波及姊妹，於義何居？明楊升菴有垂戒戲婦之篇，當與顏氏家訓共陳座右。(見嘉慶涇縣志卷一)

這樣的抽象敘述，顯然非一縣一邑的特別情形。我們雖不能從此洞見其實在情形，但鬧房的時間地點，乃至於殃

及他人，我們卻得到了提示了。六安的鬧房，也是在進洞房之後，並且與廣東相似，也有詞，不過性質全是祝頌，卻無猥褻的色彩。

進洞房，新婦梳洗後，來賓便在新房中鬧房。有看新娘之手者，有看新娘之脚者。新娘站在床沿之間，閉眼垂頭，一任人玩弄。鬧房之時，有一種通行之吉語，一人讚讀，全體道好。其詞云：「上高堂，進洞房，燈燭輝煌。大家女，知禮節，就站起來，人人說，新姑姑娘可敬可愛，孔聖賢，女四書，讀滿心懷，夫今日，小登科，懸燈結綵，子異日，大登科，八扶八抬化一省，衆黎民，人人愛戴。三年後，遷調任，父老皆哀，千人上，一人下，權攬四海，七十載，歸田園。福壽無災。十個男，十個女，佳媳賢婿。四男孫，四女孫，繞膝稱懷。」（註二）這分明是洪亮吉所謂「……便忘擁蔽之義……嫖狎於定情之所」了。至於所唱的詞，絕不像廣州的以相關語作調笑，性質上與翁源同屬於一型，而且比較的雅馴。壽春之俗，已見前引，茲不贅。

在江西方面，請舉吉安萍鄉做例，以概其餘。

吾國鬧房之惡俗，蓋為至野蠻粗劣

之舉動，然未聞如吉安之甚者。當鬧房之夜無大小長幼之別，每呼一聲新娘即須向之下跪，受者不可不禮。鬧新房者以此為樂，而新娘之腿苦矣！

吉安的風俗，果真祇是如此，那祇苦了新娘的兩條腿，比之粵省的粗鄙橫暴，已是「文明」多了最可異者，萍鄉的風俗，竟以伴娘作替死鬼代表新婦受人調戲，這和廣東之「反大衫」恰是一個模型：

新婚之家，於未婚之前，必央求媒介，寄語女家，聘請伴娘一人或二人，擇容貌清麗，歌曲工雅者充之。俟親迎之日，肩輿而來。於是一般作客者，使酒縱情，任意調戲。甚至偷香荀合，無所不至。少則三五日，多或一二月，隨酒家之貧富為轉移，至親友好，無論遠近，一聞伴娘之美麗，必連翩而來，為伴娘者，亦志在獵取金錢，樂為應酬，雖聲名狼藉，亦所不惜（註三）這「僱桃代李」的辦法，顯然不是鬧房風俗的原形，必定是主家恥以新婦供人恣情玩弄，太過難堪，而又不能重違舊俗，才想出這個「替身」的辦法，轉移賓客調戲的對象，這辦法真難為他們想出！

浙江湖州鬧房亦在三朝，且與東莞抱同樣的迷信，主家縱容賓客胡鬧，不

但不以為忤，並且以為愈鬧愈發，喜可加倍。時間在新人合卺禮成之後，衆來賓一擁而入新房。玩鬧之法，或塗花臉面，扮成女裝，或裝成妖醜之態，戲弄新婦，總以引羞答的新娘忍俊不禁為主或者像六安一般，看手搦足：或則口講嬉戲之談，也無非要博新娘一笑，於是大家也跟著笑作一團，樂做一場。

江蘇儀徵，舊名真州其鬧房之俗。有清人厲秀芳的真州風土記給我們作一個簡明的寫照，他說：

……又次日（即新婚第三日）請親友看新娘，謂之「餽房」。少年豪客，必於新房鬧酒，索喜香。則其家之富麗堂皇，可不言而喻矣。

淮安鬧房的俗尚，形式頗多，據我所知，有兩種較為普通：——淮安鬧房之時間，則在黃昏之後，以送房為限制。是日婚家須預從男客中擇一能言者為招待員。惟鬧房者約分孩童與成年人兩種：（一）孩童之鬧房，其目的則在安息香各若干枝而散。（二）成年人之鬧房，其目的則在侮辱新娘及伴房者。淫詞戲語，信口而出。或評新娘頭足，或以新娘脂粉塗他人面。任意調笑，興盡而止。婚家則百般忍耐，聽其所為，而莫可如何也。

可惜此段敘述，仍嫌抽象，希望熱心採集民俗的朋友像葉德均等，再努力大量探問，作具體詳明的敘述，替人類學者留下些寶貴的研究資料。至若泮淮之間，其俗每與淮安略同：「以新房闈房之風甚盛。新婦未過三朝，無分長幼，團聚歡呼，毫不為怪」。又吳俗：

闈新房為不可免之事。諺有「越闈越發」之語。故笑謔之事，層出不窮。其闈之有秩序者，曰「擺將台」。其目的在作弄新人而已。故新郎必設法免脫，否則索鞋接吻，難以為情也。闈者既失新郎，而對於新娘又無可闈，於是不得不闈伴娘。故坤宅伴娘，必擇貌美年輕者；或故意延遲回男家之時，待賀客星散，然後放行。蓋皆所以減少新人之辛苦也（註一四）

出了長江以北，轉入黃河流域，闈房的風俗，似乎較為罕見了，茲姑舉魯北的風俗，聊見一斑。

娶昏為鄉間最大的喜慶事，俗說「三天無大小」，無論新郎是長輩或晚輩，均可開玩笑。尤其是對於新郎的母親或伯母叔母，有肆無忌憚的惡作劇。新昏三天每到男女家的賀客都走了，正是闈房的時間，青年男女一齊擠到新娘的房中，除要求新娘說話點煙等義務外，差不多各有尋求對方的作用。履寫既交錯，醜態自然百出，甚至故意觸息燈光，來達到他的一時的小目的。中年人

即假喝喜酒的機會，大索火燒（喜贈品）。無論給與不給，即羣起包圍了女主人，實行脫鞋脫繩足布，抬到牛背上，到大街上去遊行，或者將她的臉上抹上厚粉，頭上插上紅花，如同戲台上的彩旦一般，真是哭笑不得，受了難為還不敢惱。……這樣的闈喜，是除了階級性行輩性，是極浪漫的闈法，惹的人笑笑的不知怎樣了。……（註一五）

華北各省，倒是「聽新房」（或簡稱「聽房」）是比較上最通行的現象。這固然也包括在闈房之內，但作者認為有另篇詳論述的必要，所以關於現代的敘述，至此而止，作者手頭上還有許多材料，斷乎不是短篇論文所能包容，祇好留待編撰專書之時，再行列舉。右之所述，在地域上固不能包舉全國現行的習俗，但闈房的典型，却差不多全包括在內了。讀者如果了解前邊的敘述，是舉例的性質，那麼，我據此斷定闈房是我國全國普遍的風俗，就不嫌武斷了，當然這些材料，時期都不出清代以外，也就是近代一般的狀況，至於明朝以上，都劃入古代，且請讀者忍耐些時，再看下篇縱面的論述罷。

附註

（註一）「反新婦」粵語讀作「反深抱」；反者蓋玩字的訛音也，義即玩弄新婦。  
（註二）「八音」即帶清唱的鼓吹手，所唱者為整套戲文，所差者不化妝扮演

而已。「盲妹」即瞎歌女，亦謂之「替娘」，也是絲樂清唱的一種；所唱則為零段的戲曲。「盲公」即瞎子，往往單人鼓瑟，唱「龍舟」歌詞，或唱「木魚書」。

（註三）「好命婆」，粵語謂翁姑，丈夫俱在堂，且兒女成羣者；她是舊式婚禮中必要的角色。

（註四）粵語呼子為仔，「胞子」言懷孕也。

（註五）「笑茄茄」，粵人形容笑聲。

（註六）原注：「缸打缸」，不止一缸。即形容其多之意。

（註七）「薑酒」粵俗生子必以薑酒徧贈親友；以祝其明年生子之意。

（註八）慈民：廣東翁源的闈房歌，見紹興民間月刊第十二集，頁一三二——一四〇。

（註九）錄袁洪銘：東莞婚嫁禮俗之記述。見廣州中大民俗週刊，一一四期頁一九。

（註一〇）何淡如為粵中徐文長式的人物，惟著作「聯對」，而尤工於滑稽聯語，坊間輯有何淡如妙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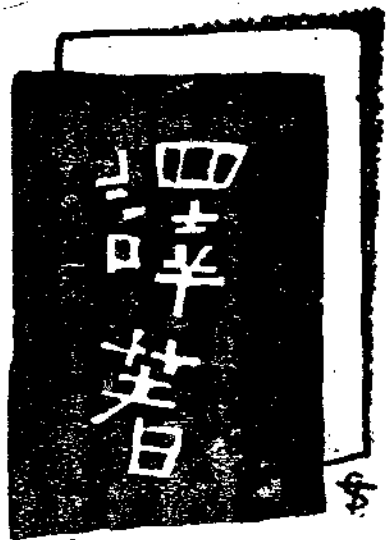
（註一一）此據中華全國風俗志下篇卷六，頁二六——二七，其書係雜湊諸書而成，未詳出處，今姑據之。

（註一二）見同上。

（註一三）見同上。

（註一四）見周振鶴：蘇州風俗，頁一九。

（註一五）王月香：魯北婚姻風俗，見北平晨報附刊社會研究周刊二十三期。



# 母與子

市橋一宏作  
美 彌譯

等了。」

臥在疊蓆上讀少年雜誌的昭兒站了起來。

在桌上記日記的充子，看了看鐘。

「啊呀！七點了，怎麼會這樣遲呢！也許要回來了，再等

一下吧！母親一定也餓了！」

「是呀！我把皮帶抽緊一點吧！姐姐妳看，這麼細呢！」

他把皮帶抽緊了，腰縮得挺細。

「啊呀！昭兒！……」

充子笑了一笑。笑時，腹內作響，肚內的蛔虫像暴動起來

。充子長昭兒四歲，在女學校四年級，今年十八歲了。她和中學一年級的弟弟食慾很旺盛，每天嚷着競爭吃飯。

「我們吃飯吧！」

「好！」

昭兒答應着就跑到桌邊。充子將添飯時，呀的一聲，大門

一、

蟬蟋瑟瑟地叫

。郊外的電車遠遠

地傳來輕微地輪音

。寂靜中桌上的鐘

刺耳地合着時秒的

節拍聲，電燈光下

擺好了晚飯，用雪

白的布巾蓋着，在

等待人們的來到。

「姐姐！開飯

啊！我餓了，我不

被打開了，姐弟相視而笑。

「大家好嗎？……」

「哼！」

充子聳了聳肩，昭兒噴的吐了吐舌，把碗伸了出來。酒鋪

裏的小夥計，進來告訴他們，說他們的母親打電話來，說她要

慢一點纔回來，叫他們先吃飯。

充子家裏的地方很狹，小夥計在門口說的話食飯室裏也聽

着。充子回到桌邊，見昭兒臥着凝視屋頂。

「——吃吧！」

她的聲音像失掉了食慾似的。

「不要了！」

「爲什麼？……」

充子很明白她弟弟的心情。但是。

「不吃要餓的，吃吧！我已添好了飯，起來吃吧，我不等

你了。」

她想放點兒醬油在冷了的八寶飯上，忽而停着，只拿了少

許的醬茄子，加上熱熱的茶水慢慢的吞了下去，先前那樣旺盛

的食慾完全失掉了。

充子把碗筷收集後回到客廳，昭兒面對着牆壁，壁上掛着

他爸爸的肖像，他父親是個新聞記者，七年前客死於巴黎，那

個肖像是他交好運時，有名的洋畫家給他畫的。

她想昭兒心中必定念着若有爸爸時定……。她心中噙

着，故意開玩笑地說：

「啊啲！又與爸爸瞪眼嗎？」

「爸爸恨呢！……」

「怎樣？」

「媽媽，太晚還沒有回來！」



充子一忽兒語塞了。

「有時事情忙的時候，也許要慢點兒的……」

「但是，明天我們要到郊外去玩，晚上不是要預備預備嗎？」

「忙的時候是沒有法子的。」

昭兒臥在疊蓆上，緘默了一會，獨言獨語地說：

我不願媽媽出去做工的。」

他爸爸的遺產，據他母親說，若省儉些可以維持到昭兒在大學畢業

他的母親菊子曾發願做一個女作家，也曾發表過二三篇小說，結婚後生了充子，做了一家的主婦，完全拋却了文學上的野心。過了好幾年，她的丈夫死後，昭兒也進了中學，沒有兒女煩累時，對文學的野心又復活了。她在她丈夫的親友，大學教授兼小說家的唐澤寬先生家裏當秘書，一方面繼續研究文學。

十八歲的充子曉得她母親的心事，對她母親的行動有點了解的，但昭兒嬌養慣了，還有小孩脾氣，不能離開母親一步。

充子，看見昭兒在疊蓆上睡着了。

「啊呀！」

她看見她弟弟小孩般的睡態，微笑地拿了一件薄薄的長衫蓋在他的身上。

門被推開了。

「好呀！」

不是的母親，而是在大學裏念書的表兄義則。

啊呀！昭兒在瞌睡。不要受涼，明天若不能出去玩是不好的呀！」

「我喚醒他吧！」

「好吧！」

「媽媽還沒有回來。」

「我曉得，我剛在銀座遇見她。」

「看見嬌母上我友茶館的樓上。」

「媽媽一個人？」

「不！與一個男人……」

「那麼！唐澤先生吧！一定是……」

充子雖無事似的說着，但心中忽然不舒服起來。

和先生上館子吃飯也是做工的一部分嗎？

因她沒有回來，弟弟不肯喫飯，她怨恨着她的媽媽。

## 二、

她的母親菊子，臉上的紅粉拍得厚厚地回來了。

「媽媽，太晚了。」

昭兒迎着她就尖銳地嚷着。

「恕我吧！事情忙了一點！這是帶給你們吃的東西。」

紙包裏是雞蛋糕。

充子無意識地和義則對望了一下。

昭兒打開了紙包，就亂咬亂嚼起來。

「啊呀！啊呀！這樣吃法會把肚子弄壞哩！」

充子驚笑地說：

「我不知……我還沒有吃飯呢！」

菊子蹙着胸氣看着昭兒。

「恕我吧！從此以後我當早一點回來但明天我想帶你們到

東寶戲院去。」

「看戲嗎？」

「對呀！妳看戲票既買了。唐澤先生請你們到東寶看戲後，還要請你們吃飯呢！」

「但是，媽媽！明天我們是不是約好去郊外玩嗎？」

「我與義則兄商量定了，由箱根灣到十國崎去的。」充子說。

說。

「下個星期去郊外閒逛吧！義則好嗎？」

義則不自由地。

「好！我不論怎樣都可以的……」

模糊地答應着。

「我厭惡看戲，我要到十國崎玩去。」

「那樣媽媽爲難了，我已經與唐澤先生約定了。」

「媽媽不對的！媽媽背了我們的約，會胡亂與人約下來，媽媽橫蠻了。」

媽媽橫蠻了。」

「啊呀！」

菊子吃了一驚而偷看她的孩子們的臉。

「你們討厭唐澤先生嗎？」

「奇怪！沒有的事！但那個不是一樣的呀！」

「媽媽常常說着先生先生，沒有記掛我……」

「昭兒。」

菊子不覺的生丁氣。但……的聲音帶着狠狠的顫動。

充子急急地。

「昭兒這樣說，趕快謝罰吧！」

「怎麼呢？」

「不論如何……媽媽拋頭露面出去做活。爲的是你。」

「這個是我最厭恨的，我不上大學也好，我也想換進工業學校呢。工業學校畢了業，就可以賺錢。媽媽也不用出去做工的。」



# 「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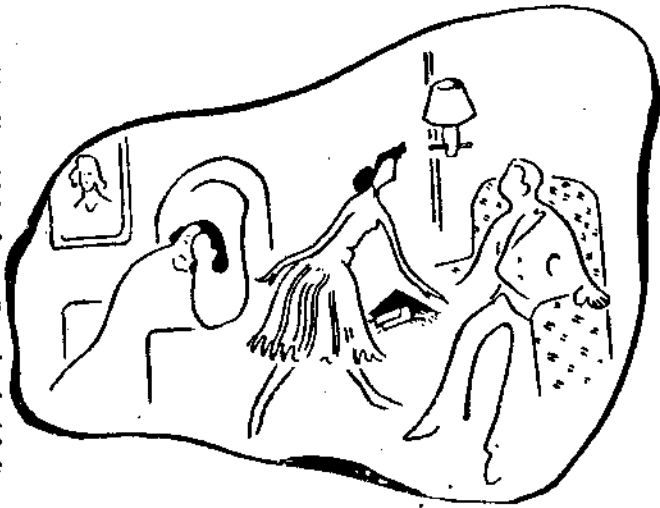
班相作  
斐譯

我遞了名片馬上就被引到「我結果也斷了念頭。」怎麼會客廳。坐了一會，她便出來「這樣煩悶呢？」

「對，我不大舒服嗎！」

「什麼？」我有點兒生氣。」「那麼我是——」

「不！不！」她用右手抑止着我說。「總之，你不是窮神，也不是餓鬼，我祇比一比說的，別多心。」



兒，女子大學第一名畢業的高材生。關於運動方面：網球，高爾夫，游泳都很可以，都有專家之稱，也會作時繪畫，尤其是對於音樂，她是個「薩甫拿那」的歌后。不知怎麼樣說才能表現出她的才幹，不論甚

「不要這樣說，像似非難媽媽一樣的。」

「但是！我當真這樣想呢！天天……」

「昭兒！」

「好吧！充子。我曉得了。那麼你們明天去郊外逛逛。義則煩你帶他們一同去！媽媽辭退先生吧！」

「菊子受了唐澤先生的求婚，他三年前失了偶。菊子對他的求婚有承諾的意思，但恐怕她的兒女不依。她沒有想到他們會這樣堅決地拒絕的，他心想他們雖不怎麼願意也會贊成的。」

「恕我們的橫蠻吧！」

「充子看見她媽媽失望的面色，由衷心說了一聲。」

「沒有什麼事，不用說……那麼明天勞你呢！」

「是！是！」

「義則點了一點頭，不自在地坐了一會。」

「我走了，明天再見。」

慢慢的站了起來。

三、

充子和義則沿着籬笆的樹蔭路，向着郊外火車站走去。

「嬌母真是可憐，我們應當同情她。設若她有再婚的想念不可用母性的名義束縛她的，母性同時又是一個人間，應當給她自由一點的……」

「這個我理會得，我也這樣的想，我曉得她再婚後，對她當與現在不同的，我沒有什麼束縛她的意思。但昭兒實在可憐，那孩子是神經質的，那孩子希望媽媽是絕對的，媽媽不是他一個人的媽媽不可以的，我有時也想犧牲一切來束縛她給那孩子。」

麼小說描寫的美人，也都沒有她這樣的幸福和這樣的才幹。」

「哦！」我睜開了眼說，覺得她講得奇怪。「這樣萬能的小姐，世上是真的嗎？」

「像這樣活活的女神，沒想到會自殺！」

「怎麼呀？」我驚了一下。「那位小姐竟自殺了嗎？」

「不過還沒有死哩！」

「真也奇怪！她有甚麼不滿足的呢？」

「其中有個很痛心的事情！」

「很痛心的事情——哈哈！我曉得了！怕婚後沒有好結果吧！」

「不！她原是獨身的哩！」

「奇怪呀！這麼幸福的小姐而會自殺，這種事怕沒有的吧！這樣有錢的人家，不怕沒有享受的，有這麼美麗的面容也不會失戀的——」

「決不是這個理由！」說着她變低了聲音，語氣很細。

「烤牛肉……」

「烤牛肉？」

「我不覺地大聲喊出來。『爲的是烤的牛肉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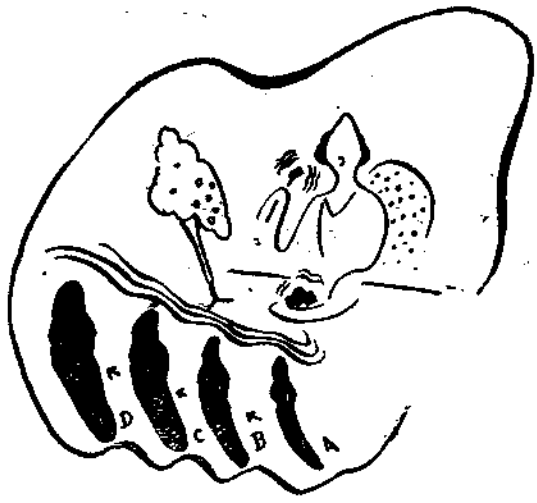
「對了！」

「好！我就不曉得了，難道急了要吃牛肉便嚼着自己的舌頭嗎？」

「你真傻！」她變成了很可怕的臉。「唉！不是這樣呀！」

「那位小姐很喜歡吃烤牛肉，她是很有錢的人，每天三餐都在第一流的菜館裏叫了頂好的牛肉來吃——」

「很可憐，她天天吃的牛肉對於他到底有什麼利！」



「不！她原是獨身的哩！」

犧牲？……」

我逃走則媽媽不能離開昭兒出去外頭做工。」

「妳的思想是極端的吧——若細心地說給昭兒聽，他諒必也會理會的。」

「但是現在是不可能的，再經過二三年恐怕可以理會——我們別說這話吧！」

「好！」

「明早新宿車站，七點鐘集齊。」

「別睡過了時刻好嗎？妳回去吧！」

「不要緊，我送你到車站吧！」

四、

早朝天陰着，三人換過箱根登山電車時下雨了。

「等到下星期就好了！」

義則心想以為是他所致的。

「下雨也好！」

雖鼓氣應了一聲，昭兒和充子的臉如天空一樣陰鬱着。

到大涌谷遠下着雨，公共汽車過了湖尻，乘白色的湖艇過

蘆湖的時候天也晴了，雲間漏下陽光來。參拜了箱根（權現神）

，過了古關的舊址，在箱根旅舍傍邊乘了往熱海的公共汽車。

車內的女車長說，天陰恐怕看不見富士山。但將到十國時突然富士山現出雲端上，車內歡呼了一會。

在十國時下了車，他們指着航空燈台而上，對面的高台上站着一個婦人對他三人招呼。

「媽媽吧！」

昭兒呼了一聲，像小狗樣跑了過去，充子和義則也在後面

害，連她本人也不曉得。」

「明白了！」我在沙發上

跳起來嚷了一聲。「因為牛肉

裏有基斯多麻病菌，肝臟生了

寄生虫吧！」

「什麼呀？」

「是牛肉中有的寄生虫，

把它吃下去

就會——」

不！不

是這樣容易

的事！別說

，聽我講！

好！曉

得了。」

「——有

一天忽然有

機會，她量

了量身體，

竟重了六斤多。」

「真是可怕啊！」

「對這個事情越來越奇怪

，她天天鬧着量體重，可是她

的體重日日只有增加，最後二

個月竟加了二十多斤，面龐胖

了起來，平時像百合花般的

美人，現在變成胖子了。」

「真有對這種悲觀而計劃

自殺的嗎？」

「對了！真的！」

「那麼她現在怎麼樣呢

？」

「現在，那樣喜歡吃的烤

牛肉也不吃了

。飯也少吃了

一半。一個月

以前喝的茶水

換了酸的醋了

。」

「真的！

酸的醋怎樣喝

？很可怕啊。

「真的！

因為要這麼瘦

，就喝醋了！

這樣喝醋，她的身體才會減輕

哩！」

「結果怎樣呢？」

「大概有點兒効力，自喝

醋以後一個月之內就減了一斤

多的體重。」

好，喝了一個月只減了一



緊緊地隨着

「媽媽！」

昭兒想不到忽而見了母親，把我母親緊緊地抱着。充子。

「怎麼媽媽也來了嗎？」

「我辭別了先生，不去他那裏辦事了，決定常在家裏！我想早一點告訴妳們，我想在此地必能逢着妳們，所以我由熱海先到此地。」

「對不起媽！」

「媽媽我們返到箱根去吧！」

討好似的與她的母親商量着。

不！妳們向妳們的路走吧！媽媽祇有隨妳們走的。妳曉得吧！」

「呀！曉得，我們走錯了時，媽媽會告訴我們嗎！」

「對呀！」

「那麼！照預定我們跑到熱海去！到爸爸與媽媽新婚蜜月旅行時所下的旅舍去洗溫泉浴。」

昭兒一口氣提了這個意見。

「贊成！好極了！」

「啊呀！你們孩子……」

菊子面龐粉紅着。

義則也愉快地高聲地笑着。

往熱海的公共汽車在山間隱現着走近前來。

斤嗎？那麼賠本了！」

「真可怕啊，要是這樣瘦下去，當然也不好的。」

「實在不知道她的心理，！」

在我想還是肥一點的好！肥了

也不算差，

對朋友的事

情，妳會這

樣的打門兒

，我想妳們

的友情是很

厚的，所以

才這樣關心

她吧。」

「但是

，原因不是

這樣。」她

複雜地笑了。

重，但——」

「但是怎麼樣呢？」

「但是我也重了三斤多了

！」

「真的嗎？」

「是的

！不過你不

要對別人說

，要絕對秘

密。」

「當然

，我當然不

對人講，然

而，往後你

要怎麼辦呢

？」

「假如

仍是這樣下去，我真駭怕。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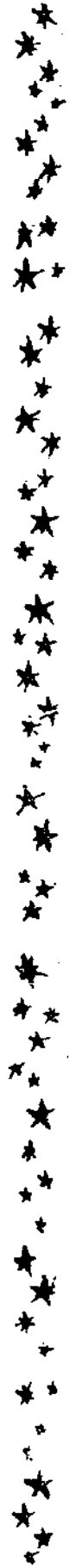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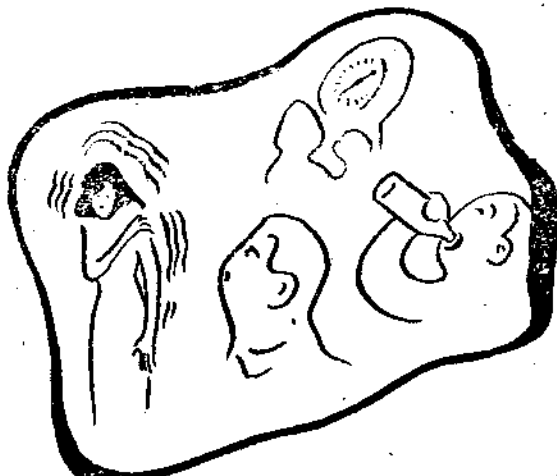
！我真是不得了呀！」

「怎樣呢！」

「——我實在不喜歡吃那

個「醋」。

(完)





# 可怕的一夜

斯提西、奧摩尼爾作  
柳 蕪 譯

「就是這個房子你看怎麼樣？」女茶房領導着說。

「是！這很好的。」

「此外沒有事了吧！」

「但是！太晚了還可以洗澡嗎？」她這樣的問着，怕被別人家看出她一付鄉下人的神氣，所以她特別留神地，她看女茶房並沒有驚奇的態度，她放下了心，一方面，她有點覺得累了！

「！」

「謝謝！今天逛了很多地方太累了，明天我要多睡了一點。」

「！」

「是！是！」

實在她累極了。

孤獨的她，一個十九歲的少女，打很遠的地方逃到巴黎來，這件事假使被她父親——小學校長，很硬直的人——知道，一定會生氣的。尤其是，她的未婚夫約克定不放心的吧！這也沒有法子。她還年青又漂亮。要在鄉下度過一生一世當然很覺得可惜。

她在浴池中伸着四肢，覺得很滿足。洗過澡擦乾了身體，穿了浴衣，拿着手巾和肥皂，回到她的房子去。開了燈，關上了門時門扭拉掉了。她用舌頭輕輕地「噴」了一下。她想把手中門扭按上去，但是反而把那扭心推出去了，這樣門就不能開也不能出去了。除非外頭把扭心推回來，是無法把門打開的。

如此一來不是自己把自己關起來了嗎？於是她把手巾肥皂放在地上，用兩隻手再將門扭弄了一下，仍沒有方法使它回到原來的地位，雖是已經到了睡覺的時候，門被關上也沒有關係的，不過她總是不放心，想找電鈴，望了一望房子的四周。忽然就看見一個男人，睡在床上。

## 二、

那個男人靠在枕上的頭面現出暗黑色，頭髮和鬍子很黑。她嚇得不知所措地喊不出聲，麻木地呆立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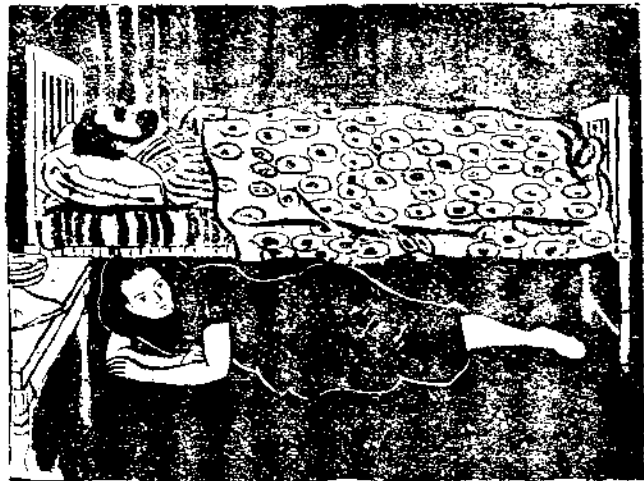
起初她想那個男人誤進了她的房子，但她馬上就曉悟是自己走錯了，這是別人的房子。房子裏頭，男人用的東西散亂着，看不見她自己的東西，而隔壁才是她的房子哩。她拼命用小指再弄那個門扭的洞穴，結果還是不中用。她一個不熟悉的男子彼關在沒有宿過的旅舍的一個房子裏了。她急急地把燈關滅，恐怕鬧醒他，若鬧醒了他，他定不講理由地胡來亂做的。敲電鈴嗎？則茶房們必定跑來，這是處女的本能的羞恥心所不許的，他們必定以為自己是一個有竊盜行為或不正當的女孩。這樣一來一切的將來都要破壞了。

時鐘響了一下，她想，到天亮只有四五個鐘頭了。在門邊站着是多麼危險的。她決意藏在一個地方，等他醒後叫女茶房開了門，出去洗臉的時候再逃出去。但她看了這房子的四週，除了床底下根本沒有任何地方可以藏她的，結果她俯伏着鑽入了床底下。塵埃很厚，但鋪着地毯還過得去，於是她祇好靜靜地伏在地上，希望着早一點天亮。幸而床上的男子一貫地熟睡着。「女人常常要瞧瞧床上的，男子不會這樣的吧，怎麼會遇着這樣倒楣的事情呢？」她暗暗地想。不一會突然她打了一聲



噴嚏，像着了一點兒涼似的。忽而驚叫了一聲，從床底下跳了出來。開了燈，靠着門，好像恐怕男子起來襲擊她似的擺着防守的姿勢，手掩着面。

看了一看，暗淡的燈光，冷森地，沒有動靜……他……仍睡着(?)……她駭怕地，走近一步……噫……他……死了。



下 底 床 在 藏 她

看死人這是人生以來頭一遭，他死了的嗎？  
「喂！喂！」她低聲地呼了一聲。沒有回答。生時很可怕的臉龐，死後變成很平安的面目了。  
「怪可憐！怎樣的人呢？」

她跪下代她祝禱，她現在平靜了，她不再像怕活人那樣怕他了。

天將亮，茶房們大概起來了，樓下有了聲音。忽而她想起了她自己的立場，與死人同在房裏。「殺人罪，死刑……」她驚怕着，「誰能證明自己沒有罪？會不會把這個事情登在報紙上去呢？年老的爸爸因有了這樣不好的女孩，在教育界必致大大的丟臉的，不論如何，人不知鬼不覺地跑得出這個房子是

最好的，怎能出去呢？」

情急智生，她在死者的枕邊找了一枝蠟燭和一盒火柴。將蠟燭點上火，一會把火吹滅，隨即把那技融化的蠟燭插進扭鍵的漏孔中去，扭心和洋蠟便膠着了。這樣，扭心終於被她拖回來了。這次她細心地按上了門扭。

轉了一轉，門開了。她輕輕地躍出了晨光流動着的走廊，回到自己的房中，放下心，倒在床上。

但她仍覺着不安，因為她的手巾和肥皂忘記得拿回來。她洗澡時用的是她自己的手巾，手巾上縫有她自己的名字，難道為一條手巾要誤一生嗎？不過第二次的冒險，在她覺着還是有點兒危險。她的心胸別別地跳着，恐怕被人碰見。最後昏頭昏地她鼓起勇氣再到了死人的房裏去，在絨毯上拿回自己的手巾肥皂來，回到了她自己的房裏，困累極了地倒在床上。嚶嚶地哭着。一會她陷入睡鄉了。



了 開 門 ， 轉 一 了 轉

四、

睡到正午她才醒來。太陽照着窗。昨天晚上的事真像一個惡夢。她也很希望是個夢。她心裏頭還被恐怖支配着。撥了一下電鈴。昨天晚上女茶房來了。

「少姐！妳起來了嗎？」女茶房好像壓制着胸內的興奮似的說。

「倒一杯茶給我！」

「是！」答着，她還沒出去。輕輕地掀起窗上的布簾，竟忍不住地跑到床邊來。

「小姐！我雖被人禁止不許對妳說，我們現在發生了一件很可怕的事呢！有一個男客死去了。早上很多警探和警官到來，還沒回去。很可怕，說那個客人是個很兇惡的人，在波爾多市殺死了一個女人逃到此地來的。他的暴行不是普通一樣的，他把女人殺死後，還把她的死骸寸斷地切碎，用兩個木桶盛着丟在江裏去的，真兇惡呀！天殺的，但是，他今天早上畢竟就死去了。或說他意反悔而自殺的，或說他患心臟麻痺病死

的。警察醫官還沒診斷出來！妳別說我告訴了妳。妳要喝茶是嗎？」

「對，要濃厚一點的茶。」她不能繼續說些什麼。這件事竟不是夢。

那天下午，由巴黎出發到鄉下的火車內坐着她。她的旅裝完全是昨天晚上到巴黎時一樣。拿着一隻皮箱。她憧憬着都會的生活，沒有目的地跑到巴黎來。受了一晚的駭怕。因此才起了回鄉的心。她想她沒有和那件事牽連着是很幸運的。臨走，她打了一個電報給約克，約克當然會到車站來接她。

她心中再現了和平的鄉下光景，眉膜上現出車站的月台上，微笑地等待着她回來的。



### 外人眼中之中國小說

鳳介

中國小說，本為取悅於民衆而作，所謂取悅於民衆者，並非只能使民衆笑樂而已，中國小說之目的，其一固在能使人笑，但余之所謂取悅者，係有能使人集中其精神，而以爲樂之意，由於描寫人生，由於表現人生之意義，以啓發其心靈之謂，並非由藝術而來的實地法則之敘述，乃是能將各時代之人物，化而爲作者之本身，以示之世人，藉此乃

能激勵人心之言也。其所表示之神話，亦惟有佛教徒能使人人心目中所存之神，一如其本身所存者互相感應，中國小說確能表現此種力量。但是中國小說之以俚語寫出之真正理由，係爲一般人民多不能寫讀，朗誦小說時，可使聞者無一不曉，所以不得不以俚語出之。試觀二百人之小村落往往有說書者一人，於工作餘暇之夜間，

表演各種故事，必有羣衆圍，聽小說開始以後，每分段落，告一段落，便以帽或上鉢斂錢，雖一文亦不厭少，謂之茶資此輩如有能力集錢，且有將本業停止，而專業說書者，彼所講之故事，自多本諸小說，然於戲劇的故事，爲華人所篤嗜，甚至若干年間，皆說一戲，並不改換，而聽者仍然不倦，故說書人所能說之故事件數，亦寥寥可數，惟於學者輩所寫乾燥無味之歷史年記中，長年與民衆接觸，乃益以豐富之想像力，不啻與已死之人以新生骨肉，幾乎返魂有術，彼等於朝廷生活，陰謀事件，亡國之途，寵臣之術，皆能於歷史中特別摘出

，又或於鄉村之所聞見，加以記述，以爲聽者增加興趣，彼等演講姿勢，固講求美化，但絕不關心於文學語句，反之時時爲吸收聽衆起見，亦取自己所愛之文句，以簡單潔淨之語禮出之，其用意只在聳動聽衆，故不惜種種描寫，絕不以民衆以外之人爲對象。

但是余之所謂講故事，並非毫無意義，而純然粗野之談，中國人並非盡人爲小兒，豈有以毫無意義之說爲滿足之理，中國人尋常談話，往往指小說中之人物爲喻中國有一長篇小說名水滸傳者，能將一百八人之個性格，各予特寫，此種人物之寫生，在中國小說中爲第一之要求，因其對於人物之描寫生動，再加以作者之說明，自然可予讀者以良好印象也。

此種小說，既可通俗，故一方面在民間頗具魔力，不但茶樓酒肆，多有講述，即街頭巷尾亦有不少聽衆，其最爲有趣者，堂堂皇帝之金殿亦曾有開講小說之事，據說可以藉此稍悉民瘼，因爲皇帝多深居九重，不與外間接觸，有此等善講故事之人，能將民間瑣事，上達天聽庶可藉以通達民隱，俾天下不平之事，得以設法消弭云。

中國小說，雖不如歐美之有小說專

家，如費爾汀，司摩萊，等等之名家，但是中國小說之傑作，並不劣於世界之任何國小說家，致使人疑及中國之作此小說者，必爲中國之一等大文學家，不然絕難有此驚異之作品。

近代之中國文學者，在此二十五年中，雖亦有欲探討此偉大之作品源泉者，但因受西洋大學之教育，久已卑視本國文學，故迄今未見有能仿其萬一者，蓋只就水滸傳而論，必須攷據其年代，其人物，其制度，其風俗習慣，而後再加以整理敘述，編輯，方能成此全書，其事多非現代生活，若拘拘於自己之見聞而寫古人之事，斷難有此佳品。

紅樓夢之作者，年代已晚，其言曰「不必言及漢唐事故，只寫我之時代」故此等作者，只寫自己之時代但其描寫人物頗極生動，故亦不失爲佳品，而能留傳於後代。與水滸傳之著作，最有關係者之施耐菴，曾言「我所說事故，希望人人能懂，無論讀者爲善人，爲惡人，有學問無學問，無不能讀，讀此書者絕無貽累之事，我早晚總有一死，我死之後，讀我書者作何感想，並不想及，縱然我本身死後轉生再讀此書，亦將不自知其作何感想，蓋其時能讀此書與否，亦不能預知，故我對此書並毫無

牽掛。」最可怪者，學者之中，有豔羨無名作者之自由，抱有不與人言之悲觀者，又有以自己創造之藝術，爲洩忿之計，用僞名發表而爲小說者，此種學者，實信小說家必須有技術之意識也不知所謂小說家者，全視其材料以爲斷，其所寫者必須與其材料適合乃得成一小說，若有小說家，必須用獨特之文體，以銜其技術，亦只適成其爲自己一派之好小說家，其實終墮於文學的技術家而已矣。

所謂好小說家者，據我自己在中國所學，在純任自然毫無拘束，確能完全驅使我能呈露之題材，持以柔軟性與變化性二點，小說家之義務須將自己生命置之書中，竭力選擇，關於時間，空間，物件，由此等無量數之片段中，以搜求其本質的固有之秩序與動律及形式是，以致我自己所讀之書，不知其爲誰寫，即自己所著，亦幾忘其爲自己所寫，何者，小說家之文體一經固定，則此文體便是枷鎖而加於自己身上矣，故中國小說家，時常選擇適當之題材，恰如音樂之有節奏將此題材變換以出之而已。

(待續)





### 編者的話

本刊通常在出版期之前半月發稿，所以創刊號出世時我們已著手編輯好第二期，甚至把第三期的稿件也準備好。第二期適逢春節，俗習不能免，工友們停工一星期，於是延擱下來，不能如期出版。希望愛護本刊的讀者諸君特加原諒。

創刊號出世以來，我們得到各方面許多鼓勵和教正的文字。本刊在草創中，內容編配及印刷樣式都難免有缺點。我們決定逐漸改良，力求完善，以求無負於作者及讀者愛護的雅意。

本期起，我們預備盡量多登新作家的來稿。不合用的當設法退還，或轉投其他刊物，免得歷久多勞投稿者懸望。

從外邊來稿看，初習文藝創作者多數愛寫新詩，所以編者私人方面就接到十六首詩。我希望他們不是以詩容易寫而是對於詩趣味特別濃厚。就編輯文藝刊物的一班人看來，選詩比選其他類作品較困難。不愛讀新詩者遇到新詩就根本不理會，並且認為是多餘的事，愛讀新詩者對於新詩就不免特別前求。所以似普通的新詩；文字欠精鍊，技巧欠成熟的，都不能公開了。

今文選三篇，文筆都很簡練蒼老，我們讀了以後，就引起欣賞壁畫，與想遊歷天橋，及商榷詞譜等的各種興味。

徐凌霄先生在報界雜誌界，早有盛名。這一次描寫江南文壇的兩大派，筆致輕鬆可喜。

淳先生的『文學與宗教』及徒子先生的『漫畫之認識及其藝術上之原理』是兩篇精細的論文，不易多得。他們兩位過去發表的作品很多，想來讀者早已熟悉，不用多介紹了。

王難先生的長編『流浪歸來』續載，前後雖一起貫串，可是却成一整體，兩獨立小體，所以分兩次載完讀來不至像一般長篇連載那麼冗長生倦。綠蒂先生的『愛渦』也能這般寫給讀者。

莎士比亞的兩首Sonnet在十四行詩中獨成一格。衡譯的兩首能保持原文的音節韻脚（原文係『莎士比亞集第卅三第（六十五）』而讀來仍能流利自然，沒有『澁』的痕跡。自己譯過詩的人們會知道這不是一件容易討好的事。

譯著的分量，比前期增加些。

馬二先生是評劇界的老前輩，本期將『寶蟾送酒』劇本編撰的經過，來說明編劇的困難，有趣得很。

弘一法師李叔同，和湘潭袁履庵先生相繼去世了，茲以遺墨刊入，使人景仰。

考證的文章最易流於乾燥無味，我們本期的考證文章都能免除這弊病。而且插圖豐富

，古色古香，很有保存的價值。藝林珍屑的材料，都是容易找到的。

單雲先生的詩話，是從各家專集中抉剔出來最菁華的一段，一家有一家的作風和個性，都能扼要舉出來。

馬午畫家的素描和漫畫，他的線條構圖，似乎比前更有進步。

本會和大阪每日各位記者的中日文藝座談會紀錄，已刊載于華文大阪每日第四卷第四期，留心文藝的同志們，請直接檢閱。

本期因稿件擁擠，字數激增，仍改為特大號。尚有名著數種，如衡先生的世界名作家研究『歌德』等，留待第三期排入。



## 徵稿簡約

- 一、本刊歡迎投稿、
- 二、來稿以未曾發表者為限、
- 三、文言白話體裁不拘、
- 四、來稿須用文格紙、直行繕寫清潔、並加圈點、
- 五、稿紙不得兩面寫字、
- 六、署名聽作者自便、但須註明姓名及詳細住址並加蓋圖章、
- 七、稿酬每千字自二元至十元、
- 八、來稿逕寄本會編輯部、(南京中山北路五五號本會月刊編輯部)
- 九、來稿例不退回、事前聲明並附足郵票者、不在此限、
- 十、來稿得酌加刪改、如不願刪改者、請預先聲明、
- 十一、譯稿請附原文、以資審核、
- 十二、書畫碑版金石照片、及各種藝術品、可用者、攝影後仍將原件送還、漫畫亦需要、報酬另定之、

### 廣告價目

| 附註                                                | 普通   | 日錄封面及 |     | 底封面  |      | 地位   | 墨色   | 全    | 面    | 半   | 面   | 四分之一 |
|---------------------------------------------------|------|-------|-----|------|------|------|------|------|------|-----|-----|------|
|                                                   |      | 前     | 後   | 一    | 二    |      |      |      |      |     |     |      |
| 長期刊登及特殊指定地位者價目另議廣告如用各式鉛字、均可指定、如另用鋅版銅版木刻等、須由刊登人自備。 | 一    | 一     | 一   | 二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                                                   | 套    | 套     | 套   | 套    | 套    | 套    | 套    | 套    | 套    | 套   | 套   | 套    |
|                                                   | 一〇〇元 | 一六〇元  | 九〇元 | 二五〇元 | 一五〇元 | 二〇〇元 | 一一〇元 | 二〇〇元 | 一五〇元 | 九〇元 | 七〇元 | 四〇元  |

## 國藝月刊

第一卷 第二號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二月十五日發行

每月十五日出版  
每册定價國幣二角五分  
特大號特價四角

編輯者 中國文藝協會編輯委員會  
發行者 中國文藝協會  
南京中山北路五十五號  
電話 二二八五〇號

總分銷處 中華聯合通訊社販賣本部  
上海虹口路九七二號  
電話 〇二二七九四  
三七六三

分銷處 全國各大書局  
印刷者 大中印刷廠  
南京八條巷十四號

### 定價

| 訂購辦法                 | 冊數    | 價格        | 國內及日本、香港、澳門、國外 |      |
|----------------------|-------|-----------|----------------|------|
|                      |       |           | 郵費             | 外    |
| 每月一册                 | 十五日出版 | 每卷六册全年十二册 |                |      |
| 零售                   | 一册    | 二角半       | 三分             | 一角   |
| 預定每卷                 | 六册    | 一元四角      | 在內             | 六角二分 |
| 預定全年                 | 十二册   | 二元七角      | 在內             | 一元八角 |
| 本刊每年有一二次特別增刊預定讀者另有優待 |       |           |                | 三元五角 |